

目 录

- 台人舆论 谢兴尧供稿 (1)
- 日军在武汉战役期间实行的毒气战 李力 (22)
- 翁松禅家书 黄玉淑等整理 (31)
- 天津租界史料 毕杰整理 (51)
-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下) 黄光域 (76)
- 海门教案始末 李性忠整理 (122)
- 蒙古事件 王栋译 (159)
- 天津贺家口等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
..... 刘富春等整理 (171)
- 北洋火柴公司早期档案选
..... 天津市档案馆编研处整理 (187)
- 五原誓师后军事纪实 沈家五整理 (199)
- 百战归田录 刘玉春 (234)

台人舆论

谢兴尧 供稿

说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清政府派怡良踏海赴台，以夷事褫夺台湾道姚莹及镇军达洪阿二人职。一时间，全台人士舆论哗然，士农工商伍各阶层人等奔走呼号，上书使臣，诉道署及镇军于鸦片战争中守台御侮、化风台岛之功绩及不可去台之义。恳请来使转达朝廷，收回成命。言辞恳切，情绪激昂。有“震无咎斋居士”者，“惜公之去，又喜台人之善陈其词也”，乃从数十篇金书中选出十五篇，编成《台人舆论》一册，付梓行世。该书颇能反映近代之初台湾风气、清廷中央对台湾的治理及鸦片战争中台湾人民的抗英斗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原稿为印本，封面上有“道光癸卯花月”及“板存台湾海东书院”字样。由当代著名史学前辈谢兴尧先生供稿。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台湾道姚公与镇军达公同时以夷事奉旨逮问，全台人士奔走惶骇，如失父母，至于农工商贾村老嫠妇，莫不咨嗟太息，相与堕泪。旬日闻，百十为群，环大府诉公与镇军守台功，及不可去台之义，吁求上达，冀挽天心，远近凡数十词。大府皆未许行，然每停舆受词，温谕以安舆情，而营中兵卒千人，亦持香伏行署而哭，翌日大府召试其技而赏之。噫！公与镇军果何所为而感动台之军民若是耶？余闻朝廷设官，大小各司其职，边疆之吏，尤重安民守土。台本海外危疆，乱民屡作，公与镇军皆即时讨平，间无扰；岁数灾歉，四民艰食，公随事设施安抚，民无失业，捕诛盗贼，尤不遗余力。其安民也如此。夷患数年，沿海四省遭其蹂躏。公与镇军练兵募勇，筹饷设防，复令民间自为团练，入籍者全台四万七千人，文武同心，官民一

气。夷尝五犯台湾，丧舟失众者二，击走者二，最后十九船至，分泊内外洋，以三船游弋，结草鸟匪船为羽翼。先尝及见守严，炮不能及岸，匪船又破，一夕遁去，台地以安。其守土也如此。夫夷之强黠所至，望风走溃，独台人无惧者，岂徒恃地利之险哉？亦公之智勇有以固人心而作士气也。公去而台之人心寒矣，其气丧矣，相率环诉于大府，何怪焉？且闻厦门人言，夷酋喋喋晤大府，亦言台湾姚道台好官，未尝不服其清，是直道之公，虽仇怨之夷，亦难泯也。惟深忌二公在台，不能得志，故以计陷之，此愚夫妇所共知也。乃知其情而莫如之何，是诚可痛也矣。台人诉公之词三十餘篇，余所及见者，皆就台言台，未敢他及，余既惜公之去，又喜台人士之善陈其词也，乃付梓以公同志。震无咎斋居士弁言。

—

具金呈：台湾府举人韩治、陈泰偕、林僕元、郑朝兰，前任训导杨有仪，拔贡生黄应清，副榜贡生苏廷仪，贡生韩高选、陈怀清、张克元、苏建邦，武举蔡际会、陈高超、林国渊，职员吴勉钦、陈廷禄，职廩蔡植楠、黄化杨、石耀宗、陈昌謨，廩生林春沂、许华、施捷南、黄仕泰、方叔望、翁守训、王汝霖、洪大杓、黄其盛、张士简、吴时敏、黄璜、杜兰、周维新、黄应、吴石嗣、庄叶、朝阳、许朝汇、陈善、廖玉峰、蔡开抡、王日新，生员黄龙骧、林宜忠、许龙驹、蔡元善、林士新、方忻、吴敦仁、黄化瑞、张肯堂、杜乃赓、方瀛、温如陵、魏缉熙、林国经、何廷玉、程式遵、张克先、蔡汝青、林星华、吴邦渊、王鏞和、吴尚孺、谢寅峰、姚在田、萧国香、杨中朝、刘国华、黄朝琼、郭寅恭、蒲上綱、余麟、黄通理、陈国英、苏捷魁、郑梅、汪咸、苏献廷、洪大櫆、林向辰、林开奏、施家润、谢天锡、徐朝衡、蔡观光、王重熙、林克昌、陈寿椿，童生蔡际凤、黄有庆、陈天

奎、程孚时、洪添诰、洪庆余、陈燮、黄良璧、王炳奎、黄景龙、戴殿元、杨为荣、林士希、陈畴、叶逢寅、颜图春、陈作肃、陈镜蓉、苏占春、姚际升、张逢庚、吴鸿基、王纯之、许绍昌、陈钟治、刘森銮、韩永晖、郭灿林、潘士杰、林克猷、陈耿光、黄绳祖、林卓伦、许廷进、郭淇、杨宜焜、林青华、吕化邦、林克谐、吴尚震、洪端本、韩清、洪惇庸、苏建名等，为贤能布化善教，早得民心感激，输诚直道，犹存斯世，不揣愚昧，乞恩察情事。

窃维台海孤悬，五方杂处，无赖棍徒不时蠢动，此次英夷滋事，浙粤枭张，隔年匪类勾通，疆闽豕突，鹭门失守。小艇之飞羽报闻，鹿耳戒严，大桶之埋钉设险，南北堤防，远迩周密。忽焉鸡笼、安港两处之夷艘来窥，虎踞狼当，一时之民心惶惑，幸仗朝廷洪福免受扰攘，海国效灵竟为擒获，而道宪姚督饬之勤，于兹可见矣。一旦据情入奏，请定庙谟，上为国家振威名，下为士卒鼓锐气，此固薄海同仇之际，台阳仰赖之官者也。

溯自莅任以来，于兹五载，旧宰重临，就道娴熟，平时率属，端方面斤，不徇阿比，临事整军，肃慎躬亲，不懈巡防。札饬营弁，分兵驻隘，淳谕绅士，募勇守城。又于海口险要处所，竖木为藩，乡村辽阔之区，联庄作卫，团练屯兵壮勇，设立竹筏炮台。郡城八十二境招集五千六百人，港路二十四条，分防一万三千戌，斯真捍御毕具义愤咸伸者矣。故虽南北匪徒竖旗响应，水陆奸细乘间纵横，而干戈一指，元恶就擒，江见之逆匪既除，张从之逃军就戮。厅县请饷，谨节制而不听虚糜，将备操兵，施枪炮而必求实力，自谓一身重寄，不敢寸晷偷安，每见带病巡行，常闻含哺筹檄。迨乎议和，乍报英国来书，百姓怀疑，寸衷成算，赴夷舟而往会，神色自如，望贤尹以回来，欢声载道。至若宣猷布化，纲举目张。祀事孔明，用礼乐以戢干橹，斯文为重，讲诗书以化愚顽。藻鉴衡文，冰清玉洁，绣衣按部，雪操霜威。捐廉以充膏

伙，督课授经；执法而戮金毛，卫民捍俗。胥丁作弊，片纸立提，赤子困穷，查名抚恤。和衷共济，接僚属而不厌谘询；谨饬为怀，对将弁而时加策励。通台之机务云繁，筹谋责重；数载之勤劳不倦，保障功深。斯则爵位超迁，殊恩叠沛，是圣主之褒嘉，而士民所爱戴者也。不意今日去官罢职，解任召回，士庶欷歔而泣泪，兵勇激切以眷声，商民辍业，农圃兴悲。且念清廉，相与刷金而送赆，不忘恩德，其为立传以流芳。此实感之者深，是以恋之者切也。今虽道光姚公忠自矢谦默为怀，引咎靡遑，虽劳不伐，而治等共见共闻，只此人心之未泯，无偏无党，同维直道以犹存，思表白之无门，爰沥陈而企恳。伏乞天宪大人中邦砥柱，掣海钩衡，俯念舆情，恩加体察。刍荛之祷祝倘得伸明，瀛海之讴歌更深不朽。冒昧输诚，惶恐待命，沾感切叩。

二

具金稟：淡水、噶玛兰二厅职员林占梅、林逢泰、杨仰峰、林平侯、林国芳、林元祥、周邦正、陈大彬、洪德梁、吴朝阳、林杏、郑用钟、周智仁、蔡志清、彭栋，举人刘献廷、陈学元、黄缵绪、刘桢，武举高腾飞、黄廷瑞、高国瑞，贡生魏绍华、郑谷松、郑用鉴、杨春喜、郑珮、陈嘉模、陈维藜、黄学海，监生林文章、林印卿、黄学文、陈逊言、陈克家、陈荣宗、张熙明、李锡金、潘玉甫、林国华、张思明，廩生萧国香、陈维英、郑用鍊、吴锡金、叶呈芳、李清瑞、钟尹楠、徐淦、张有光、陈缉熙、林宗衡，生员林祥华、林扬清、郭廷理、谢天锡、郑如璧、刘藜光、林清渊、李清珠、陈维清、朱希文、彭培桂、李联超、李联芳、陈种芝、林元会、郑琳、陈梦藜、谢振声、廖寿祺、彭廷选、曾腾、彭安仁、郑子癸、郭声闻、邱维清，武生林朝勳、林清维、林清华、郑大经、周奠安、陈登元、何国英，耆老张志盛、黄廷裕、谢阿吉、李昌和、苏长伯、洪献筹、吕志高、蔡阿三、林秀

二等，为沥情呼叩，恩恩明察事。

窃思官之与民岂必别存邀结，下之视上亦非有所偏私。然以其去也，或则鼓掌笑谈，有似虎奔而可快；或则牵裾裁道，群以从去而堪悲；实行政仁不仁，平居善不善者异也。若今日道宪姚公卸篆，洵足令人深慨，动世流连者。溯自道光元年为台湾县令，历署台防兰厅诸任，其时厚泽洽于人心，深思遍乎海峤，早相钦慕，弥切讴思。越十八年，为台兵备道，未尝不率，天从人愿，海有星辉，见熙朝遴选之公著域外屏藩之盛。及前年防夷告警，守海维艰，道宪独奖励民心，振作士气。联社联庄以团练，外靖而并内宁，自南自北以防，维家喻户晓。迨至鸡笼唱凯，贼胆皆惊，大安收功，夷魂尽落，洵可消天下之愤，为邦家之光。而论者复藉口帆之遭风，船之搁浅，斯亦可谓失计矣。夫寇仇之恨，不共戴天，英逆之贪，群思切齿。使当日军民怯顾，或以弭祸为词，将士逡巡，稍以招尤为虑，将纵游鱼于大壑，保不为鼓浪之鳞；放猛虎于深山，势必肆噬人之爪。即不然而壮夫短气，谁更斩馘而擒俘，义士灰心，势必款关而俘寇，甚未可以目前暂安之局，而坏异时久远之防也。况耻言战败，原夷鬼之奸心，即侈说天诛，亦我朝之盛事，而乃谓蜃波飘泊，未必寇穷，鲸浪冲礁，不关臣勇。则是攻宁波，陷乍浦，据厦门，戕定海，番鬼尚可称雄；而擒夷首、获奸民，夺器械，破洋舟，我朝断难言智。彼臣子至艰之绩，天朝莫大之威，不几一败俗子之言，再败夷人之口乎。犹可据者，搜来银物，皆为厦岛军需，拾得刀枪，尽是浙江营制，文书兵册不胜其多，旗帜军装难计其数，斯又非英国之商船而为，逆夷之战船可知也。今即圣天子抚驭多方，怀柔一体，已恩孚而信洽，亦摩义而渐仁。但蛮触无常，动多反复，犬羊成性，难保扰驯。今已以台湾为辞，后岂不以他端置喙，倘狼心复起，蜂虿重施，窥我空虚，乘斯摇动，将目前已阻锐气，日后必生馁心。纵严军令以率戒行，重赏貲以鼓乡勇，编氓穰穰，

谁复击鼓而争先，表海洋洋，孰为执戈而御侮。占梅等生履王土，共沐天恩，志切同仇，心专报效，不忍坐以待困，岂容隐而不宣。伏望钦差制宪大人镜察夷情，深心国体，当不独为道宪一人计也。不揣冒昧，金自抒怀沾叩。

三

具呈：台湾府澎湖厅生员方景云、陈玉珩、叶体元、蔡朝抡、陈廷方、陈大业、陈震甲、洪文衡、李拔英、蔡廷宜、宋希程、欧阳文、赵光昭、欧启晓、许志仁，职员翁照临，耆老萧士达、许培养、翁有年、郭永成、吴思启、黄天送、李趋翁、傅李能、洪换等，为力障岩疆泽流绝岛，乞恩垂察爱戴实情事。

窃维疮痍抱痛，资国手以回生，抚字知恩，验人心之不死。云等僻居澎岛，近隶台阳，唇齿相依，程止睽于一水，咽喉独控，庇尤托夫二天。前者道宪姚以鸣琴之旧谱，宣露免之新猷，竹马迎来，腾欢声于远溢；轓轩到处，访疾苦于穷檐。裁浮费，革陋规，躬行节俭，察蠹胥，平冤狱，政尚严明。廓清逸匪，南北路绝土棍之踪，收养游民，八千人编庄丁之册。强先拔薤，有弊必除；困即发赏，无灾不恤。遂使野多买犊，因而庭惟挂鱼。范公是龙图，老子亲爱呼名，汲黯为骨鲠，使臣便宜行事。迨夫元气渐苏，文风重整，减冰厅之鹤，俸给膏伙，而馆设翘材。量玉尺于鵠〔鷩〕丝，典岁科而衡持藻鉴。士贵通经，风追邹鲁，人争向学，类化粤闽。乃海邦之善教方深，而内地之夷氛忽警。羽书告急，刁斗戒严，四起谣言，一时惶惑。饬营县以分防，召衿耆而广谕，一十七处之要区，筑台置炮，万三千名之戍卒，据隘登陴。充水勇者，军号习流；练壮丁者，乡藏劲旅。论成局则坚如铁桶，合众志则固于金汤。而且镇宪达和衷同事，动中机宜；府宪熊应变随时，功资奠定。麻思受命，郡县皆符，刘晏运粮，舟车立备。所以鸡笼、大安之报获不事张皇，即如江见、张从之逆

谋旋加扑灭，此信全台之有幸，彰于案牍，而可稽者也。

至澎湖蕞尔弹丸，为台厦中流砥柱，虽鸡肋非所垂涎，而虎口岂容探手！况经七岁之凶荒，每虑一朝之滋扰，而道光姚念切痼瘳，势同指臂，几度捐廉施赈，活我泽鸿，连番檄哨巡洋，擒彼草乌。雄师将及二千，布满三十六屿，义勇更添六百，联络六十八乡，举环岛之安全，悉隔洋之调度。正喜酬庸宠命，大慰苍黎，忽闻去任好官，如失怙恃。爰是泛棹输忱，望尘布悃，哀乞天宪大人，载道福星，升霄卿日，俯照下情，恩垂明察。恕冒昧之无知，谨伏涂泥祷告，冀挽回之有策，敢忘复载生成。切叩。

四

具金呈：台湾府鹿港厅文开书院诸绅士生童，暨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笨郊金长兴、南郊金进益、糖郊金永兴、布郊金振万、染郊金合顺、油郊金洪福及各行商等，为防海切要请示遵行事。

窃谓慎重海疆，国家之至意，安全民命，列宪之深谋。如台湾僻处海隅，原为浙闽外藩，民情浮动，尤在调度得宜。念自英逆滋事以来，沿海要地多受骚扰，唯台湾仅隔一水，而夷船失利三番，虽诈商艘贸易，岂果无心窥伺。乃各处奸徒终不敢下船勾引者，实因沿海兵勇防备周密，惧为侦获讯办耳。盖皇上之神威既足潜消其奸宄，而道光复恭奉庙谟以奠安海甸，凡属绅耆士庶各遵札募义者，或官给口粮，或自备资斧，罔不志切同仇，各怀义愤，此众志所以成城，而夷船之犯境，并皆就擒也。今诸~~绅~~俱已效顺，皆以玉帛相见，而不以兴戎，薄海内外悉与无事之福，则前此募义从军防守口岸之乡勇，似可尽散而归农矣。即我鹿港绅士商郊所遵奉道光札飭招募义勇者，计千有余名，若可概行撤去，何庸虚糜军糈。惟念安不忘危者，老成之恃重，事宜善后者，防备之要图。况在海疆关切，愚贱奚敢自专，理合相率金呈，伏

乞钦宪大人电察指示，以便遵行。切叩。

五

具呈：台湾府台湾县童生苏占春，为渎陈宪聰，恳乞据情上达事。

窃谓夷逆滋扰，到处各遭残害，唯海外台湾独能侦船入港，计诱搁浅，擒获番鬼百余，解郡正法，略壮中国雄威者，实赖镇道府协恭和衷，宪训是式，善为策应，故各厅县营员咸理裕如，均堪臂指，顺天应人，当以能内地所不能者，为之铺张摛藻，润色鸿猷，奏慰廩念，冀壮国威，鼓将士而洩义愤，非敢稍存私见，并望躬膺上赏也。乃以去岁见功之地，即本年见过之端，至费钦宪远涉重洋，奉旨摘去翎顶，使士民借寇无繇，悲夫镇道招尤类宋之“莫须有”。劳瘁三年，仅邀一赏，未告蒇事，先于革职，咎由逆夷恨其鬼番被擒献俘，设法陷害。以彼之害我生灵，歼我官兵，未闻和后先黜番官以偿？何番鬼之大幸，镇道之不幸也。如以擒斩番鬼有过，其亦未思令斩者何人，禁者何必。若律以夷不乱华，试诵戎狄是膺诗词，则已人人得而诛之。况镇道任托岩疆，大敌当前，早奉上谕列宪眷黄分别赏拿夷船银数，鬼番名目告示乎！倘以夷逆无厌，借口商船遭风，试问彼屡次来台，先入郡港窥伺，何伤翁游击坐骂？继窜鸡笼，何又伤损炮台？果属商船，何载定海文报号衣营械银物？解郡讯供，何肯实吐绘图，缴出内应约信？若折以事在未和，杀不为多，尽令输服，何任诗张。胜为战舰，败认商艘，巧以遭风口实，力置镇道死地，显系调虎离山之计。诚以姚道宪筹划备详，兵民一气，虑及台地浮动数年，匪案迭见，亟先力行清庄联甲，劝养无业游民；并谕绅士增建土堡杉城，联络团练，仍亲自郡至淡，历尽沿海口岸，履勘要隘，建造炮台，招募壮勇水勇，分随弁兵备带火炮器械，日给口粮优赏，常川驻扎口岸，梭织巡防，谨守城垣堵捕，长街僻巷亦皆设

栅整栏，有备无患。犹幸府厅县筹军饷，铸银饼，备器械，权出入，遍历村庄点验，丁勇之各司其局，相与有成也。至于广开纳言，不弃刍荛，据报江见、陈冲群匪滋事响应，随商镇军，命将剿灭，先获张从正法，以绝夷人内应。屡拿草乌匪船接济各案定谳，又其余耳。如此殚精竭虑，四载勤劳，始期今日巩固。若因曲体人情，鼓励将士，偶涉浮夸入告，即以一眚而掩大德，在镇道食君之禄，黜陟惟君，生死惟君，俱亦甘心弗恤。第恐哲人勿用，覆餗者多，后来居上，尚难深入寤寐，反启英逆邪心。溯诸实政，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春忝读书，幸逢钦宪膺亶聰之重寄，作闽浙之屏藩，爰敢不揣冒昧，乞宥无知妄罪，聊以乱吠，而备刍荛，则道光得蒙一字之褒，似获再生之年矣。合无渎乞大人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恩赐俯顺鄙忱。据情上达，沾感切叩。

六

具金呈：台湾县学生员黄鼎飏，童生王炳奎，为直陈鄙见事。

窃惟台湾形胜，孤悬海外，与福、兴、泉、漳四郡而对峙，为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沃野千里，土地膏腴，鱼盐滋生，民番杂处，实肥饶险阻之域，诚海邦繁盛之区也。北自鸡笼山，南至沙马崎，延袤一千八百里，东枕重山，西临大海，港道共数十处，惟八里坌与鹿港及国赛港巨艘得以出入，余仅平底之澎船与杉板船可以往来，故呷板屡次窥伺，不敢轻进。前有由鸡笼港进者，放炮坏我炮台，被我军民捉获甚多，后又数次欲来报复，不敢由鸡笼港而至安平外洋，见我军民守卫森严，港外沙汕浅阻难进，姑在海面翱翔数日，皆由船之大，而虞其搁浅也。夫以彼之敢于纵横者，岂有他技哉，恃乎船之坚，炮之大耳。第以此攻他处可以成功，施诸台湾则难以幸胜，何也？炮大非巨舰不能胜，

船大非深水不敢泊，港外沙汕重重，彼自大船施炮远不及岸，若以小船入港，则载炮亦小，我以大炮击之，夫何惧焉。彼如登岸，则战斗敢死固台人之所长也。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台之地利固已得矣，所患者外患猝乘内变将作耳。何幸有达镇宪之教习谨严，团练精兵，足以敌忾御侮。姚道宪之德政明达，招募义勇，可以辑众和民；熊府宪同分宪之宽厚和平，能以相济有为。故他处呷板所到皆被攻破，独台湾得以安然无事者，此殆犹季良在随，楚不敢伐，三良在郑，齐不加兵者乎？风闻英逆在厦有出伪示，毁及在台文武官员各等谎言，为揣其意，实知我台有人，其势正未可图，欲用计离间耳。不然在广已从和议，胆复扰我福建及江浙诸省地方，何其巧诈多端耶。盖此种异类不知礼义，罔识廉耻，而心尤狡狯贪婪，胜则诛求无已，败则奔走争先，终久不犯。

考诸闻见录所载，海外情形，安南不过边隅海国耳，至于今不特不敢犯其境，且来往之船，尤以不见安南山为戒者，诚以安南之民善没水，一见呷板至其洋面，遂群相争赴挟其铁钉，带其铁索，曳潜其船，使之倾覆罅漏也。夫台地居民虽不一省，而漳泉之人为多，素习战斗，勇其赴义，忠愤之气最易鼓荡，有古同袍同泽之风，诚得善官长以统率之，岂出安南下哉？且台疆沿海皆是沙汕，变幻靡定，初非若内地港澳，深终定其为深，浅终定其为浅，可便出入也。况呷板之船大，大则在海可以肆行无忌，在边岸难以掣制自如，特患有草乌匪船为之先导耳。台之文武官员防御周密，去年勾引草乌数次来窥，经被捉获，正法甚多，而呷板因之胆落心寒，十九号大帮遂巡潜遁，计无复出。所以包藏祸心，为鬼为蜮，欲离间我文武，去其所忌，相时而动，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倘若思患预防，仍以姚道宪、达镇宪督率，在事诸公守兹片壤，既得地利，又得人和，无事则禁暴安良，有事则敌忾御侮，是台地有磐石之安，苞桑之固，金瓯永奠，长治长安。

矣。颺等微末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身为泥鰌之伏，国事诚非敢知也，然以欵宪大人遥临巡视，采风问俗，敢效刍荛之忱，聊备輶轩之采，直陈鄙见，上尘清听，伏望鉴察，沾感切叩。

七

具金呈：彰化县绅士教职郭开荣，职员陈克劝、杨建邦、戴纪南、林润泽、陈尚文，举人杨占鳌，恩贡陈嘉谋，拔贡陈荣文，岁贡方均和、杜开元、黄景彤、苏秉仁、林廷颺、杨名榜，监生王秉曦、林友贤、陈世辉、陈元吉、潘万选、王刚朝、陈元龙、黄松年、郑廷贵、黄隆锡、刘文辉、蔡登芳、黄芳运、黄国昌、黄国栋、吕卓英、郭汉锦、巫舜英、张金榜、许兼善、吴拔英、杨建轴、曾天保、杨建节、陈启元、黄成金、周元贤、汪安舒、许乃彬、蔡尚宾、叶朝瑞、蔡长隆、杨安然、林拔丹、林友业、林明谨、王瑞清、杨廷瑞、黄清元、林逢春、林开业、林深源、赖应耀、陈独占、林仕贵、林廷璜、林中和、蔡鹏捷、蔡凤翔、吴胜、詹志诚、卢世忠、林世铨、苏廷紫、洪纯錦、曾廷纪、简世教，廩生郭玉成、许茂材、王翰、郭磨图、黄廷扬、王孚三、梁温时、黄廷璧、黄际清、蔡凤起、张焕文、洪肇度、庄一枝、陈金华、蔡德元，生员郑崇范、王崇、王作礪、郭磨书、陈希亮、陈子璧、陈宗潢、林会图、林名榜、詹赞谋、吴献绥、林应熊、王祖培、梁滋时、蔡鸿仪、杨恒心、曾尚中、王廷昌、黄芸、陈江源、纪秉机、林化光、陈淑琳、李宗经、施杏、刘河源、白培英、王安澜、叶克全、游凤翔、李南邦、游上珍、苏家钦、黄廷丰、赖升中、施衍祖、王昌时、施衍义、杨名世、王廷辉、吴燧、谢拔茅、张春华、萧飞云、蔡定声、江钟岳、曾和中、庄振声、武生郭磨瑞、庄成章、谢鸿翹、林廷璜、郑维翰、万联金、杨名榜、蔡国梁、陈朝魁、林金科、陈学心、陈彩龙等，为沥陈下情，金恳察夺以固海疆事。

窃以台湾海岛孤悬，东南巨镇，为内地七省之藩篱，海外百峦之屏障，自康熙二十一年始入版图，百数十余年以来，深沐圣朝之雅化，屡蒙列宪之栽培，虽五方杂处，无赖匪徒不时蠢动，而各属士民，莫不知方向义，志切同仇。迩者兹英夷猖獗海疆，内地四省多受荼毒，独台湾一隅，几番到港，自取败亡，则皆圣天子之洪福，实亦道府两宪之善教得民也。盖凡绅耆士庶皆能凛遵札谕，招募义兵，训练乡勇，众志成城，而口岸遂得固若金汤矣。往者南北外洋，时有夷船游弋，安知其为兵船窥伺耶？其为商船贸易耶？抑火轮船之外兵船商船二而一耶？第查鸡笼港口该夷开发大炮，攻我兵房炮台，而大安又有起获宁波、定海营中之军器，所以未和以前擒者则奉命而枭其首，既和以后，获者则以礼而还其俘，不亦仁至义尽乎？自外来之奸细既已就擒，而内应之汉奸无从买诱，虽有在地巨匪屡欲乘机窃发以为响应，亦即擒获正法，全台皆赖以安，则道府宪之调度得法者可知矣。但英夷狼心叵测，反复无常，如粤东乍和，鹭门复扰，前车可鉴也。所谓烽烟已息，无虑死灰复燃，万一后此有变，窃恐仓猝之间措手不及，则善后诸事宜正望道府两宪预为防也。不意姚道宪今日罢职去官，即愚夫愚妇闻者莫不欷歔而感泣，况荣等生长海邦，身家性命，胥视此土为安危，团练防御，实赖道宪之成谋，亦冀上报国家，下安桑梓，良心犹在，爰敢不揣冒昧，金率沥情。伏乞钦宪大人恩准察夺施行，以固海疆，而慰民望，沾感切叩。

八

具金呈：台湾县大上帝庙境职员张达三，贡生苏建邦，廩生黄璜，暨总炉主郑青云，同众铺户民人等，为教化有方，防御有法，披沥上闻，以彰民望事。

窃维台地民心浮摇，善恶易感，自张逆乱后，匪徒沈几、刘籧，每于冬间肆扰，虽经先后殄灭，屡见踵祸旋生，幸逢姚道宪

前曾宰治台邑，熟悉民情，继复掌教崇文，深洽士志。迨道光十八年来莅道任，亲巡南北，严饬各属，兴学讲武。谕令总董清庄缉匪，收养游民，兼有镇宪训练精兵，入山搜捕匪首，游械生、胡布、张贡次第正法，自是四民相安，共歌孔迩。不意英夷告变，扰我内地，海寇窃发，屡引夷船到台窥伺，前因炮伤翁游击坐驾，维时道光早谕厅县，转着绅耆教习乡勇义兵，各处设栅稽察，以防内患，仍于大小港道增建炮台土堡，招募壮勇水勇，无论偏僻海隅，靡不加意严守。而且达镇又饬各营练兵整顿，府尊定铸银饼，以通民用，防厅专务沿海关津，谨严所有。全台士民赖有镇道两宪文武和衷，战守具备。辛丑之冬，英夷虽买张从以作内应，一旦陈冲倡乱于凤属，江见谋逆于嘉邑，倏忽之间，南北交警，大军一至，登时扑灭，及后夷逆到港侦探，而张从诸贼已伏诛矣。维我百姓方幸社稷有灵，国家有庆，设也当内变之作，而外侮乘势直入，将若之何？兼以前年水旱，是岁风灾，米价高昂，民不安业，苟非道宪悉心抚恤，会同镇宪先事预防，安能奠苞桑于永固，登斯民于衽席哉？岂知见功未几，见过旋及，兹蒙宪驾遥临，传摘道镇两员翎顶。兵卒哀号，如丧考妣，士民感戴莫表衷肠。不揣冒昧，胆沥情形，相率匍乞天使大人电核乎功罪之别，斟酌乎轻重之宜，俯怜民隐，察夺施行，哀哀上叩。

九

具金呈：台湾府台湾县东安坊耆民陈江水、施大德、张公道、吕必忠，西定坊耆民许振、陈留情、林心爱、许世泽，凝南坊耆民赖四安、侯三、沈万里、陈德智，镇北坊耆民谢海、尤得胜、吴知事、王恩宥，率四坊各居民铺户柯南海、谢言重、尤基煌、陈涛、陈文达、谢厅、王仲、曾文、洪永、陈市、廖洞、杨盛、郑顺、杨妈力、黄性、张和、桑英、黄元、林云、蔡贵、陈汉、陈绣、谢庆、高仲、高冀、欧旷耳、吴忠、张老、杨石、陈天庇、

黄怨、陈光应、许才、郭建、尤美、张占、林扶助、尤庆、黄大山、陈光雁、尤辉明、陈雍、周顺去、郑勇老、洪廷达、陈石、陈庶、黄圭春、洪文明、孙晚福、连捷生、谢清安、林安靖、林中门、蔡炎旺、蔡国顺、谢太平、谢尾吉、黄栋、陈妈喜、蔡笑、施仍二、曾如、郭盛、周文、黄友、吕居、邓桂彬、高碧玉、金天赐、邱露、庄旭、叶送来、姚如锡、姚桃金、刘葵林、林此时、潘江河、陈瑞玉、钟景、陈克敬、陈扬光、吴建章、林三槐、何三品、何三贵、何得平、戴允和、李安台、包果、朱孕等，为德政可歌，令名攸著，金恳转奏复任，庶安民望事。

窃闻台澎乃外邦之咽喉，内唐之右臂，四海聚集，五方杂处，俗多波靡，人常肆扰。忆自姚道宪、达镇宪莅任以来，守此土，治此民，风俗深知，民情熟识，布政施仁，威法一振，良善引领，暴恶寒心。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案无重轻，概亲阅之，排解民难，已饥已溺，清釐积牍，庭鲜沉冤，荒年赈济，澎湖灾岁，扶恤全台。由是远悦近来，地方肃靖，比户可封，所以昔多争扰，今变谦让，实可见礼而知其政，闻乐而知其德。至于英夷扰乱，姚、达两宪预备保卫之方，筹度防御之计，陆则严设险隘，招集义勇，分守五路；海则填塞港道，雇募水勇，派把四面，时时团练义勇，刻刻巡察地方。且又各乡联庄以弭内患，沿海埋伏抵御外夷，显见水陆齐整，奸民莫能勾通，夷匪不敢轻视。是其披星戴月，沐雨栉风，姚达两宪可谓鞠躬尽瘁，忧国忧民。况又仁政仁声，辙如阳春有脚乎。追思卧辙攀辕，自古有之，兹忽奉旨卸篆，亟沥冒死渎恳钦宪大人好生仁德，恩准转奏，保全姚、达两宪留任，以慰民望，而固海疆，沾感切叩。

十

具金呈：台湾府嘉义县安定里西保总理吴智周，副总理林鳌城，仔内庄董事苏高凯、庄耆黄天助，欧汪庄董事周德邻、庄耆

黃亨、周培苓，仔藔庄董事黃登、庄耆蔡受坎，头藔庄董事孙楫、庄耆黃摸青，鯤鯓庄董事王标、庄耆周涛，后港庄董事王治、庄耆金光义，中藔庄董事徐港、庄耆毛雍大，庭庄董事戴拔秀、庄耆林貫竹，仔脚庄董事曾辛在、庄耆陈松，后港仔庄董事李天仁、庄耆李仕檀，楨榔林庄耆蔡屋公，馆庄庄耆吴来，下藔庄庄耆黃爽番，仔厝庄庄耆黃猜，北埔庄庄耆吴裕，将军庄庄耆吴星，顶山仔脚庄庄耆吴钦，下山仔脚庄耆林成，顶藔庄庄耆王达，巷口庄庄耆林幸，口藔庄庄耆许挺角，帶圍庄庄耆王料中，社庄庄耆周景和，过港仔庄庄耆周福等，为仁政泽民，全台景仰，金恳转奏，危地复存，俾得留任，以安閭閻事。

窃思台地海外孤悬，俗多强悍，念自姚道宪莅任以来，案无积牍，民鲜沉冤，旌别淑慝，早树风声，革弊兴利，悉本善政。年荒薄税减赋，岁饥赈济穷民，守固地方，扶恤黎庶，通台倚赖，安耕乐业，处处感恩，人人戴德，此固薄海内外共见共闻，实亦皇天后土式凭默鉴也。至于英夷滋扰，姚道宪愈加关重地方，尽心竭力，不辞劳瘁，设法守御，算无遗策，举不废功。清庄联庄，招集壮丁，严拿贼匪，要隘港口，雇募水勇，防堵外夷，稽察巡查，朝夕谨守以防不测，夙夜匪懈以尽厥职。如此鞠躬尽瘁，古称社稷之臣，姚道宪其庶几乎？兹忽奉旨离任，百姓闻之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日夜悲泣，如望慈父母，不得不沥情金恳转奏，救民水火。合相率冒死叩乞钦差制宪大人俯念生灵，恩准转奏，俾姚道宪留任，全台黎庶感戴不忘，阴隣齐天，公侯奕世，銜結上叩。

十 一

具金呈：台湾府学廩生周维新，县学生员苏献廷、汪咸，暨镇北下坊铺户民人等，为处己廉正，驭众仁慈，恳请保全，以劝循良事。

窃维叔度迟来歌革起于百姓，东平骤去道莫禁夫攀辕。伏见道宪姚公兹瀛海，抚此台城，处繁剧之区，偏持体要，当扰攘之会，独振纪纲，清心湛乎冰壶，庭下时看麋鹿。妙用同夫玉尺，案前不爽燃犀，用法无私，不挫庖丁之锋锷，临文靡忽，偏穷旁午之繁苛。加以栽培，庶士藻鉴，人伦同子弟之乐父兄，后文艺而先器识，是以海东书院幸得桃李之栽，赤嵌人才，仰见蘋苓之贮泊乎。英夷猖獗，海澨纷纭，会同镇宪督率官僚，守各处之港，严五路之津。铁炮重排，兵丁壮气，木城远护，义勇齐心。创造栅门，若干夫之秉羽，编连村落，竟众志以成城，贼匪立见消亡，夷奸旋而弋获。如斯仁政，无愧循良。今闻卸篆待议，新等草野下愚，未识官司之典，唯深爱慕之忱，不揣冒昧，企乞天宪大人俯体众庶愚衷，垂念一方民寄，恩准转奏保全，俾循良得以有劝，合台永祝，一郡均沾。切叩。

十二

具呈：台湾县前征海总兵官戴名芳六世裔孙文魁，为谕旨当遵善政宜录，恳乞转奏以表忠贞，而固疆圉事。

窃台湾孤岛海外岩疆，关系国家东南半壁，镇道两员，若非万分谨凜，则萑苻生焉，奸诡起焉，前车后辙，历历可鉴。如我姚道宪者于道光十八年来莅是邦，则以风俗人心为已任，其振兴文教也，每于朔望课期，躬亲化导，与都人士互相讲明正学，阐濂洛之精蕴，开洙泗之渊源，使孩提之辈咸知涌诗读书，仿然邹鲁之风将成。其整饬吏治也，谨童仆慎关防，严胥役之骚扰，正己率属，草野共知讴颂，俨然渤海之政在斯。其备边也，与镇军协恭和衷，搜罗百计，广纳諮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设法守御周密，故逆夷草乌匪类虽游弋开炮，不敢登岸窥伺，全台所以免遭蹂躏之苦者，端赖斯人之力矣。而才膺上赏，正乡市讴歌圣明之未歇，忽焉道镇两宪摘去翎顶，实乃壮士负戟而长叹也。今

全台士女一闻其风，无论街衢路巷莫不咨嗟太息，若不据情声息转奏，则忠良憔悴，地方何依？国体何赖？魁也不才，不能继绍先志，为国宣力，幸得贤道镇之作国家栋梁，乃生灵厚幸，手额昂颂，欣欢忭舞，何能稍歇也？合冒昧敬恩叩乞大宪大人公忠为国，令名著于海邦，恩准将情转环上告，以慰苍生之望，不但镇道两宪蒙再造之深仁，而台中士庶亦受二天之厚德。切叩。

十 三

具金呈：台湾府镇北坊辅民林昭、苏君色、林对扬，暨众辅民等，为善政宜录，披沥上闻事。

窃以台湾俗动，地方辽阔，五方杂处，常有匪徒滋扰，乘机窃发。虽经道光十二年大加惩创，张逆以后，多有逸犯潜逃内山，每届收冬仍横肆扰者，如沈几、刘籐后先踵祸，岁无安日。幸自道光十八年姚道宪来莅全台，深悉猖扰情形，俱由无赖棍徒造谣煽惑，从而贻害。当即严飭各属，清庄缉匪，并劝佣养游民，仍着头人严行管束，由是斯民共登衽席矣。又蒙镇宪达加练精兵，亲入内山搜捕，尤碰生勘办，愈见盗息民安。迨二十一年，风闻英夷扰厦，民幸有恃无恐，实赖镇道府调剂得宜，随又谕令绅士增建土堡杉城，复招募壮勇水勇防守港口城垣，逐日给予饭食，街耆铺户遵亦整设栅栏。正乐有备无患，不意募船驾入郡港，炮伤翁游击坐驾。继又据报嘉邑江见、凤邑陈冲、彰化之陈勇、黄马，相继响应，藉非姚道宪虑周民隐，先事预防，焉能驰会镇军，克获通夷内应之张从正法，以次剿灭诸寇，团结民心。侦探夷逆窜入鸡笼、大安，伤损炮台，遂计诱搁浅，擒获番鬼解郡，大壮国威。是四郊多垒，外有英逆抵御，内有匪民滋扰频闻，幸期永奠苞桑，微道镇之力不及此，抑亦皇恩浩蕩庇我土宇，安我黎庶者也。兹蒙大人远渡重洋，摘去道镇翎顶，愚夫愚妇莫不黯然神伤，冀邀大人覆载生成，不致人民涂炭，昭等忝托字下，幸叩高

枕无虞，际此瞻依情切，爰胆披沥善政，叩乞钦差制宪大人察夺施行。切叩。

十四

具呈：台湾府武庙境炉主董事崇和号、赐德号、澄发号、顺德号、协兴号、渤然号暨众铺民等，为抚绥保障感戴情殷，謬抒仰慕，乞钦差大人垂鉴事。

窃台地土沃民稠，内地贸易争相趋附，而以杂处混淆，每多不靖为患。迩来冬情歉收，民力凋敝，更值英逆骚扰，山贼纵横。郡城乃根本重地，苟此际之防备不宜，则四方之民情奚赖。所幸道宪姚海邦熟识，自前宰治首县升署兰厅，早共推为廉明，宽猛相济，实为台人士所爱戴。故自钦奉简命兵备台澎学政，海疆重寄，时以整饬地方为急务，凡遇案件一秉至公，呈词亲批，毫不假手留滞。严家丁之出入，禁胥役之讹诈，厅县丁胥作弊，无论告发访闻，立即委员提究，各属敛迹，商民不致受其鱼肉。恨盗贼为最深，偶有窃劫，督饬文武限日搜捕，行李往来之人，无所戒心。又深知民之疾苦，念数年冬情不顺，病农即是病商，街市冷落，一切公事丝毫弗令科派。岁科两试，严加考覆，尝闻士子曰：进士官如此清白，所取皆真才矣。遇铺户失火，延烧所至，救护多扑灭，是其至诚所感也。见房屋被烧不起盖者，辄慨叹曰：是真民力薄矣，其保民爱民之存于心，而发于事者，难以枚举。

至若闻厦门之失守，日夜焦劳，防备周密，造炮台，设木城，铸炮子，置竹筏，备器械，埋钉桶，港路之险，一日三巡，观潮水之深浅，用木石以塞之。又以民心为重，愿众志成城，挑拨屯丁团练壮勇，联庄以卫城池，防海以绝勾通。传请绅士、郊商、铺户鼓舞锐气，一时城厢内外自募义勇者，至以万计，各备器械，沿街僻巷皆设砖木隘门防虞水桶以御之，一时郡城人称为铁国。鼓励各厅县义勇团练精壮四万七千人，不领官粮，各自为守，果

得堤防实效，两次在鸡笼头、大安港擒获夷匪不少，南北路勾通响应之贼目股首，均各就戮。我大皇帝明见万里之外，大为褒嘉，升官戴翎，是百姓所忻欢雀跃者也。何以一时摘去翎顶，召回内地，闻之不觉伤心，见者潸然出涕。盖去一好官，如去慈父母，为之子者，奈何不兴悲也。今有绅士立传志美，鸠捐送行，和等商贾别无文词，惟有质实，就其平日所行善政而直言之。且知清廉作官，平时不取于民之财者，今虽其献无几，亦聊自表一念之诚也。理合呈叩乞天宪大人统属文武，爱惜好官，俯念下情，据实上渎。愚昧之见勿责，真诚之意得伸，则海外感德，更无既矣，沾感切呈。

十五

具金呈：台湾府大铳街、总爷街、武庙后街铺户谢瑞侯、郑少才、林进财、洪知老，暨众铺民等，为贤能久著，爱戴真诚，金恳奏闻，以慎民心，而固疆圉事。

窃台湾孤悬海外，五方杂处，民情浮动，最易生奸，即如上年突闻内地闽、粤、江、浙四省辄遭英夷骚扰，官民并受荼毒，惨不胜言。而台湾弹丸之地，常有夷船不时游弋窥伺，恐其贿嘱奸细勾引，在地匪徒乘机响应，山海并发，以致民心汹涌，惊惶莫措，寝食不安。幸赖镇宪达、道宪姚和衷共济，尽心筹画，札谕绅士总董，鼓励联庄联境，义首庄耆团练乡勇水勇，沿山沿海一带紧要处所，派拨兵勇分段驻扎，星罗棋布，防范周密，终始不懈。直使内寇畏惧不敢窃发，外夷风闻莫能侵犯，台湾南北地方赖以安堵，四县士农工贾安生乐业，皆赖道镇两宪中流砥柱，勤劳王事，上为国家振威，下为万民保障，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奠定经理之力也。今闻一旦去位，百姓如失父母，莫不号咷痛哭而流涕矣。再四思维，惟有不揣冒昧，沥情哀恳制宪大人俯顺舆情，据实奏闻，地方幸甚！百姓幸甚！洁叩。

十六

具金呈：彰化县耆老李璇玑、刘有客、张金榜、甘廷辉、洪经、蔡英才、郭维国、潘万选、谢环、郑涌泉、黄世忠、蔡天庇、许良山、李国楷、林大深、卓惠、曹吉泰、许志、石球、林富、李九、李进、刘秉、张浦、苏金泰、杨仕来、林谦、杨金喜、黄三增、陈开喜、游振国、王荣宗、王甘元、郑寄宗、游国胆、赖文斌等，为盛德可歌，一时之舆情胥洽，编民知感，三代之直道犹存，冒昧沥陈，金恳鉴察事。

窃维台湾一岛孤悬，五方杂处，斯民虽享升平，且类不时窃发。前者英夷滋事，沿海戒严，道宪姚出巡地方，筹备堵御，札饬弁带兵守港，谆谕绅士募义从军，在营给饭食者固奋不顾身，即自备资斧者，亦愤激于义，此则道宪平时深得民心，而临事自有成算者也。当英夷之气势猖獗，而全台之人心惶惑，在海则草鸟洋盗出没纵横，在陆则棍恶匪徒乘机肆扰。南北外洋时见夷船窥伺，以结汉奸，而三次犯台，俱已失利，陆贼亦即就擒，洋盗从此敛迹，是以台湾一隅安堵如故，则皆我圣上之洪福也，而道宪调剂得宜，于兹亦可见矣。

窃闻英夷狡计多端，狼心叵测，胜则为兵船以扬其威，败则为商船以掩其丑。而我国家刚柔相济，未和以前，俘者则置以法；既和以后，获者则待以礼，可谓仁至而义尽矣。唯是夷情诡诈，难以逆睹，则意外之患尤当预防也。所以和议初闻，夷人来书邀见道府两宪赴会，各处士民恐蹈不测，咸思攀辕请止，及闻返旆，道路欢呼，是姚公者非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乎？不意今日道宪姚罢官去任，农商为之涕泣，里巷闻而兴嗟。虽姚道宪素笃忠贞，不矜劳绩，而玑等人心未泯，不禁共相输诚。幸逢钦大人慈祥乐易，自能体恤舆情，公忠廉明，定必爱重善类，以翊皇猷，而慰民望。不揣冒昧，相率金恳，伏乞钦大人恩施体

察，感戴弗谖，共勉刍蕘，不勝惶悚。切叩。

近代史資料總83期要目預告

- 宮崎寅藏存札 景芝 整理
 瞿鴻禡奏稿選錄 周育民 整理
 天津海關稅務司名錄（1861.5—1948.6）
 天津市檔案館供稿 張俊桓 整理
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
 黎仁凱 傅德元 整理
 鐵血會資料選編 王道瑞 整理
 卞調元赴吉拉林調查邊務日記 劉萍 整理
 甲子蒙難紀要 胡嗣瑗
 蜀游日記 孫毓汶著 李瑚 整理
 杨宇霆往來密札 辽寧省檔案館史料編輯部
 奉系軍閥的財政經濟史料選編
 辽寧省檔案館史料編輯部
 新發現的壯族三塊石碑 王熙遠 整理
 湘鄂禍亂記 韋天保
 參加洪門的親身經歷 劉騫
 北平舊式婚姻礼仪 張秀清輯
 · 史料發凡 ·
 凌十八出賣家產契據的發現 陳啟著 陳坤中
 凌十八生年考 陳啟著 陳坤中
 太平軍石鎮吉部山田屠墟辨 王熙遠

日军在武汉战役期间实行的毒气战

李 力

编者按：本文主要根据日本陆海军省档案胶卷REEL日文原件，1938年11月30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武汉攻略战期间的化学战实施报告》，1938年11月13日吕集团军司令部《汉口攻略战期间的化学战实施报告》，1938年12月1日丙集团军司令部《武汉攻略战期间的化学战实施报告》和1936年1月24日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部《从技术上看对汉口化学战的研究》等日文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实行化学战、毒气战的罪行。

武汉战役是日军在“七·七”事变后，第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大规模地把毒气作为主要作战手段的一次战役。它为以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进行毒气战制定了模式。因此，通过该战役中日本军队实行的毒气战可以概略地了解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在中国正面战场上使用毒气的规模和形式。本文拟就此加以介绍，并对日军公然违反1925年日内瓦国际公约的罪行予以揭露。

一、武汉战役前日军的毒气战准备

日本对毒气的研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20年的研制和准备，到“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已具备了进行大规模毒气战的能力。为了进行毒气战，日军设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研究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部和专门培养训练化学战人员的陆军“习

志野学校”，并建立了一支化学战部队。该部队分为步兵和炮兵。步兵称为“野战瓦斯队”，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约400人，主要进攻武器是施放毒气的毒气发烟筒和撒布毒剂的布毒车。炮兵称为“迫击大队”，以大队为单位，每大队963人，配有九四式轻迫击炮36门，以发射毒气发烟弹为主。日军使用的进攻性毒气主要有“赤剂一号”（刺激性）和“茶褐剂”（窒息性）等，其中以赤剂一号为主。1936年10月，日本建成了日产3吨赤剂一号的生产线。日军施放毒气的主要兵器有：步兵用“毒气发烟筒”，重20公斤，内装毒气4公斤；炮兵用“毒气发烟弹”，重10公斤，内装毒气2公斤，以及飞机用毒气撒雨器和化学战专用坦克等。日军在普通步兵部队，除进行防化训练外，还在师团设特种班，在联队、大队、中队内设有负责瓦斯事务的军官和下士官。并在联队一级配备了少量的毒气发烟筒。

为了准备大规模的毒气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立即派遣习志野学校的职员赴中国战场，训练指导日军普通步兵部队如何使用毒气发烟筒作战。同时，陆续派遣化学部队参加侵华战争。1937年8月，迫击第4大队被编入上海派遣军；1938年初，迫击第3、第5大队被编入华北方面军第1军。在淞沪、徐州等战役中，日军都曾小规模地使用过毒气。

1938年6月，在日本大本营“准许军在攻略武汉战役中使用毒气”^①的原则指导下，日军开始了大规模毒气战的准备。第一，将迫击第4大队第2中队和野战瓦斯第13中队的一个小队配置于台湾步兵旅团，在进攻安庆、马当等地时大规模施放毒气，以积累进行大规模毒气战的实战经验。第二，将日军化学部队的主力部署于武汉战役的第一线。参加武汉战役的日军化学部队有第2野战瓦斯队（下辖野战瓦斯第1、第2、第5、第6、第13中队

^①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武汉攻略期间的化学战实施报告》，选自日本陆海军省档案胶卷REEL。

第5大队以及野战化学实验部、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等共计和独立瓦斯第6、第7、第8小队)，迫击第1、第3、第4、8000余人。第三，为了补充化学战兵力的不足，在第一线各师团建立临时发烟队。除第16师团统一建立了一个临时发烟中队外，其他各师团均在每个步兵大队内建立了一个临时发烟小队，专门负责施放毒气发烟筒。其总数达83个小队另1个中队，共计5000余人。第四，在普通炮兵部队配备毒气发烟弹。武汉战役期间，日军除迫击大队携带了大量的毒气发烟弹以外，还把大量的毒气发烟弹配备于普通炮兵部队。其型号、数量分别是，三八式野炮用毒气发烟弹3974发、九四式山炮用毒气发烟弹9292发、四年式十五榴弹炮用毒气发烟弹1970式、三八式十五榴弹炮用毒气发烟弹2750发，共计17988发。第五，建立化学战资材补给基地和把大批化学武器部署于第一线各师团。为了储备和运输化学战资材，日军在南京设立了瓦斯总厂，在合肥、九江设立了瓦斯分厂，并根据战局的变化，先后在滁县、蚌埠、潢川、固始、商城、广济、瑞昌、码头、阳新、德安、武宁、木石港、武昌等地设立了瓦斯分厂办事处。在8、9月间，向第一线各师团下发了大批的化学武器。其中，有毒气发烟筒178255个，各种型号的毒气发烟弹73904发，八九式催泪筒5935个，九四式小发烟筒226712个，以及试验性放射发烟筒33000个，水上发烟筒22500个。其赤剂一号毒气的总量达976.5吨，比1936年1月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部在一份化学战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在进行第一次化学战役时需要使用赤剂一号毒气660吨的预想多了近百分之五十。

二、武汉战役中日军实施毒气战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证在进攻武汉期间大规模使用毒气的突然性和防止国

际舆论的谴责，日军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日军第2军司令部在战前制定的《保密事项》如下：

其一、使用特种资材的有关事项

- (一)为了保守秘密，应把赤筒、赤弹称为“特种发烟筒”、“特种发烟弹”，它们的总称与过去相同，仍为“特种烟”。
- (二)应事先削除筒及箱上的标记，然后再交付使用部队。
- (三)交接时应特别明确出纳数量，以防丢失。
- (四)使用时，应适当地与发烟筒、绿筒（即催泪筒）混用，尽可能地保守秘密。

(五)使用时，应不失时机地利用效果歼灭敌人，要尽可能地不留证据和痕迹。

(六)应尽量避免在城镇、第三国人居住地区以及同该地区交通便利的地点使用。

(七)不得使用土著居民或雇佣车辆搬运特种资材，尤其不得使特种资材落入敌手。为此，在运输和发烟过程中要有确实可靠的掩护，在可能落入敌手时，应立即发烟。使用后的特种发烟筒应埋入土中或带回上缴，要努力消除其痕迹。

(八)使用后，应迅速把使用的时间、地点、筒数等上报。

其二、教育的有关事项

- (一)要适当选定教育场所，尽量选择避人耳目的地点。
- (二)教育要以口头或实际演练为主，尽量避免下发印刷品。
- (三)实施教育期间要昼夜警戒，绝对禁止受教育者离开营区。

其三、宣传

在使用之前，应宣传敌方要使用毒气；在我方使用时，要特别宣传敌方正在使用。

宣传全部由军负责实施，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

三、武汉战役期间日军对毒气的实际使用情况

1938年6—8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把从日本国内和华北等地调入华中的日军化学部队有重点地部署于第一线各师团。其具体部署如下：

(一) 第2军

第13师团：迫击第3大队、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16师团：迫击第5大队。

第10师团：第2野战瓦斯队本部、野战瓦斯第1中队、野战瓦斯第2中队、野战瓦斯第6中队、独立瓦斯第6小队、独立瓦斯第7小队、野战化学实验部(部分)、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二) 第11军

第6师团：迫击第4大队(欠第2中队)、野战瓦斯第5中队、野战化学实验部(部分)、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9师团：迫击第1大队第2中队、野战瓦斯第13中队(欠一个小队)。

第27师团：独立瓦斯第8小队、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101师团：迫击第1大队第1中队。

第106师团：迫击第1大队第3中队。

台湾步兵旅团：迫击第4大队第2中队、野战瓦斯第13中队的一个小队。

武汉战役期间，由于多数战斗是运动战和山地战，风向多变以及地势险峻等因素，严重限制了日军毒气战的主要武器——毒气发烟筒的运用。除了在长江南岸进攻的日军第101、第106师团

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毒气施放外，绝大多数毒气施放的规模都比较小。一般是在大队攻击的正面以内，由大队长统一指挥。在战斗中，日军毒气发烟筒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在坚固阵地上掩体内的重武器和顽强固守阵地的中国军队，以及反攻中的中国军队和移动中的密集部队等。日军施放毒气的部队以临时发烟队为多，野战瓦斯队主要参加较大规模的毒气施放。一般施放毒气发烟筒的数量，临时发烟小队在百筒以下，野战瓦斯队在千筒以下。在武汉战役期间，日军毒气攻击的正面一般在二、三百米到四、五百米之间。毒气的构成浓度一般为每米0.3—1筒。日军在多数战斗里，把毒气发烟筒与催泪筒，小发烟筒共同混用。根据日军的材料，如果气象良好，在百米正面每米1筒毒气的情况下，毒气的覆盖面积纵深可达1000米；在五十米正面每2米1筒毒气时，纵深约为300米。

日军为了达到奇袭的效果，施放毒气的时间多为拂晓、傍晚或夜间。施放毒气发烟筒的位置，一般夜间距离目标200—300米，白天距离目标400—500米；根据地形不同，也有在百米以内的。鉴于毒气持续时间较短，日军特别强调第一线步兵要戴防毒面具跟随毒气突击。并提出在地势险峻、前进不便之处，可以进行中继施放，延长毒气的滞留时间，保证步兵攻占阵地。

日军炮兵主要使用毒气发烟弹进行毒气进攻。由于武汉战役中，地形复杂，道路险峻，日军野炮以上级重炮行进困难，所以很少参战。毒气发烟弹主要由迫击炮和山炮集中使用。炮兵的毒气发烟弹攻击主要在白天，其攻击目标除了与毒气发烟筒相同的以外，还担任压制中国炮兵阵地和后续部队的任务。迫击队每次发射毒气发烟弹多数为十几发，并时常与榴弹混用，有一定的毒气战效果。例如，9月4日迫击第1大队第2中队在瑞昌以东的一次战斗里，使用10发毒气发烟弹迫使在森林内的中国炮兵转移到开阔地，被日军炮兵歼灭。但是，多数日军普通炮兵对毒气发

烟弹的应用，仅仅是作为榴弹的代用品，没有起到毒气战的效果。

四、武汉战役期间日军毒气战 对中国军队的危害

根据日军的不完全统计，从8月21日到10月30日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期间，日军各师团共施放毒气375次。使用毒气发烟筒32207个，毒气发烟弹8667发，以及八九式催泪筒1276个，九四式小发烟筒17850个，试验性发射式发烟筒2428个，水上发烟筒98个。约使用赤剂一号毒气155吨。在武汉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每次战斗都把毒气作为进攻或防御的武器。从统计上看，从8月28日到10月26日的60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日军使用毒气的记载；仅在10月7日一天，日军就在8个地点施放毒气达11次之多。

全战役中日军较大规模地施放毒气（每次施放毒气发烟筒（弹）100个以上）共有57次。其中主要有：

1. 9月10日上午9—11时，日军第101师团第14联队第2大队和第149联队第2大队在西孤岭的两个地点分别施放毒气发烟筒900个和969个，前者混用小发烟筒200个、后者混用催泪筒350个。

2. 9月17日上午9时，日军野战瓦斯第1中队在潢川南城附近，施放毒气发烟筒885个。

3. 9月18日上午，日军独立山炮第3联队第1大队向罗山中国军阵地发射毒气发烟弹1009发。

4. 9月23日下午17时，日军野战瓦斯第6中队和独立瓦斯第7小队在罗山以西洪岩及东湾附近，施放毒气发烟筒1200个，同时混用小发烟筒286个。翌日，上述两支日军又分别在同一地区施放毒气发烟筒740个和700个。

5. 9月26日，日军第27师团驻华步兵第1联队在横港街东南

方，施放毒气发烟筒565个。

6.10月1日，日军野战瓦斯第6中队和独立瓦斯第7小队在罗山西部鸣凤岗西侧，施放毒气发烟筒705个，同时混用催泪筒150个、小发烟筒150个。

7.10月14日上午11时，日军独立山炮第1联队在信阳——德安之间地区，发射毒气发烟弹532发。

在武汉战役期间，中国军队的防化装备、教育和训练都极为落后。虽然有少量部队配备了防毒面具，但能有效使用者甚少。所以，日军的毒气战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其成功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说，毒气战对日军在武汉战役的进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所述，毒气战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压制在坚固阵地上顽强抵抗之敌，使我军以轻微的损害夺取阵地。”^①一方面可以在精神上给予中国军队以巨大的压力。以至有日军仅用一个小发烟筒就使固守山顶阵地的中国军队撤离和仅用3个毒气发烟筒就击退200多名夜袭的中国军队的战例。日军大量使用毒气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特别是日军为了不泄露使用毒气的真象，每次依靠毒气夺取阵地后，都残无人道地用刺刀杀死所有中毒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军人。以下是部分例子：

1. 8月22日清晨，日军台湾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3大队在赤湖北岸城子镇附近的朱庄，向驻守该地的中国第81师的阵地施放毒气发烟筒420个，使两营守军除4人外全部阵亡；据报告，日军刺杀中毒丧失战斗力者不下300余人。

2. 9月10日，日军第6师团在广济战斗中施放毒气发烟筒数百个，使进攻广济的中国第32师的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后退。

3. 9月19日，日军第9师团第19联队在进攻瑞昌南方大脑山西侧阵地时，施放毒气发烟筒200个，使中国第4师的部队被迫

^① 《武汉攻略战期间的化学战实施报告》

撤退，留下中毒失去战斗力者21人。

4. 9月26日，日军第27师团驻华步兵第1联队在横港东南大屋田村附近的战斗里，施放毒气发烟筒565个，击退了中国第16师第96团的反击，刺杀失去战斗力者数十人。

5. 10月2日清晨，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第3大队在信阳以东的一次战斗中，施放毒气发烟筒15个、小发烟筒6个，使中国第125师的一支进攻部队全部阵亡。

6. 10月8日下午13时，日军第3师团第18联队的一个中队在进攻信阳以东某高地时，施放毒气发烟筒15个，使守军大部阵亡。

7. 10月12日下午16时，日军第9师团第63联队第2大队和野战瓦斯第13中队在富河左岸脑风山东北的战斗中，施放毒气发烟筒60个，迫使中国第53军的部队后退，刺杀中毒失去战斗力者50多人。

8. 10月17日上午10时，日军第9师团第19联队第1大队和野战瓦斯第13中队在三溪口附近战斗中，施放毒气发烟筒100个，迫使中国第53军的部队后退，日军顺利渡河，中国军中毒死亡者50余人。

9. 10月30日上午11时，日军第3师团辎重第3联队第1大队在运输途中遭到中国散兵1200余人的进攻，日军施放毒气发烟筒8个，使中国军队溃退，有16人窒息而死。

武汉战役后，日军各部队在战斗总结里都一致认为，“毒气战对于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并且，日军的许多部队把临时建立的毒气发烟队固定化。在此后的几次战役中，毒气都是日军的一种重要武器。

翁松禅家书

黄玉淑 齐爱萍 朱小萍 整理

说明：《翁松禅家书》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稿本，系翁同龢于1876年夏至1877年春致其五兄翁同爵的22封家函。这些书函，是翁任光绪帝老师、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期间所书。

在翁的家书中，不仅是家务琐事、亲情互慰的倾述，而且也反映了他从政期间，对当时清廷实施的内外政策的态度和行动。

在这22通家函中，翁同龢表述了他对清廷外交政策的看法，多处提到德国政府为了扩张其在华权益，要挟修改《中德条约》，以及英国政府胁迫清廷签定《中英烟台条约》的始末，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上述屈辱外交的不满。同时，翁在书函中还提出对左宗棠西征以及朝野对“海防”、“塞防”之争的看法。另外，他在书函中还披露了清王朝内部官宦之间“空语搪塞，暗中掣肘”、“虚与委蛇”、互相倾轧的浮风靡气。

有的书函还涉及到“洋务”、“盐务”及反洋教斗争的情况。

总之，这些书函披露了1876年至1877年间某些历史事件的真实迹象，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五兄^①大人尊前：

得手谕并折差张得胜来面见，敬审一切。弟大意蹉跌，致三千里外梦寐为之不安，此后断不骑马，贻兄以忧也。此马景秋坪所赠，亦西边之良，而不免小失，事固有出其不意者，不可不

^① 五兄：翁同爵，号玉甫，荫生出身，由部曹出任监司，升到湖北巡抚，后卒于任所。

慎。况近来车骡皆可，何必冒此险哉。每日退直必在巳正。已自炎热，隔日入署，散时不能定，大略多不过十余刻，稍有头绪，尚不为同僚所厌。然窃自量所着意者，皆簿书期会之事，于国计民生之大毫无所补。三辅已成饥岁，而闽中又报大水，江浙粤中亦复多雨，计今岁下忙不过得半之数，而赈恤等事方在初办，未能逆料。万一饥民生事，旗兵不能度日，亦易生事，将如之何？洋务益秘，盈廷泄泄，令人浩叹！楚中公事顺手，举效得当，一祈得雨，岂独民生之幸。

尊体感暑已平，惟以多运动为鞠养第一义。荣侄暂归置妾，自是正办，且家乡诸事正当查考一番，所恐两月中料理不及，然来楚又不可迟。京寓均安，筹儿趋公甚勤，安孙诗文有进境。餘不缕缕。敬请日安，间合署好。

弟龢谨启同月十日

淮盐复引地疏，看其语气，必久于楚中分局者所为，否则批牍何其如此之详也。部议必准，尚未拟底也。

湖北从九叶培恭系弟之戚，即叶香谷之次子也，初到省试用，惟留意。

蒋铭勋是太仓人否？若是，则曾识之于清江转运局。戊辰回籍时，伊雇船极出力，可感！其父为蒋丹林，在荔峰家处馆。我等皆熟识，尽能忆之。

彼族要求无艺，口岸三处，宜昌、温州、又一处忘之^①各码头附近租界，此二事总署已应承。又长江厘捐同免，京中大臣往来，此二事未应，因此龃龉。则请将同案提京另问，正在迟疑。彼即借口葛维纳^②将到上海有事商量不辞而去，昨日屯报留之不住，已

① 彼族指英国侵略者。1876年春，英国胁迫清政府增开宜昌、温州、芜湖为通商口岸，并要求在通商口岸“租界内”对外国进口货免征厘金等。

② 葛维纳系英国驻华使节。

登舟矣。朝论谓：此去兵船必来，与其兵船来而后应承，莫如先允其请较为得体。然则一允无不允，不知所届矣。连日趋廷，起必五六刻，正为此也。

海君一疏去官，其迹虽愚，其情却无他也。求言而言者获咎，后当谁言。

今年亢旱，山东为甚，饥民连结数十百人道旁求乞，近于软抢，行旅视为畏途。烟台（烟台）等处同以均粮成抢案者有之。若再不雨，秋间如何过得？可虑哉！言者请赈近畿，部议拨十万于直，而豫东不能顾也。董公持之，故止发此数。

筱翁此次鞫案不免脱滑，廷论纷然，尤为总署所不喜。其欲退亦非无因也。马到南洋尝必逗留，意者南洋作一转关，部□公迟迟我行，不知何人当居此席，意在丁未，尚有人乎？郭公^①非真去也，假满当出。

居此郁郁，殊无顺阅。

阅疏全是淮商口气，部中承上文而言，遂力主其说，并定章程五条知川中盐井疏，滇黔边行议，于平苦坝巡缉，定期限整顿淮盐成色。吴君疏内，计算川厘称二百万，今以近年所报核之，不过百万，且部议折稿已定，此件遂以计数未的议驳矣。其实此事断断办不动，若川厘□而淮课未裕，此中绝续之交如何措置？况始则借川盐以裕楚饷，今乃斥川为私，而欲强民食价贵味淡之淮盐，有是理乎？将来与两江会议，必当彻底力陈。惟于楚北王府一州，楚南澧州之外，设卡巡私，亦属官事所当，然不必裁撤，致有袒川之疑耳。

君山茶极妙，惜无好水，□□诸□，享用不尽。弟近日不但不刻苦，且自奉颇丰。欲买董画一幅寄去，而议价未果。

^① 郭公：指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

二

五兄大人尊前：

昨信甫发，又得家函，甚慰驰念。署中稍寂寞，计七月中，荣侄必到，可慰。

目前兼篆经年，百事具举。近日甄别之奏，极憾人望，此时舍吏治更无第二义也。滇案^①千波万澜，令人愁绝。朝廷力持和局，委屈听从。奈当轴者以游移之辞，酿成决裂之势，又据其恫吓之语，转成要挟之端。昨闻津民通贴黄榜，攀留节相未审底里也。大局糜烂，吾辈居官真无足道。嗣后，德国换约^②，俄有责言，不堪设想矣！吾兄弟忝荷厚恩，指麾疏，亦不足报。义庄^③之举，闻之喜而不寐，此时办一件是一件，日后不知税驾之所。

弟日来抑郁，肝气作痛。一昨召对，亦尝论及时事，畅所欲言，止是脉接并无方法耳。

川淮盐事诚如所论，部议直是梦呓，弟争之不得，将来与江督会议时当有一篇大文字，不可草草。即川中封井事亦当痛陈之。西饷亦当分析辩论，不妨将一年出入款和盘托出，春间鲍抚曾有此奏也。南水北旱，滇又告警，部库下半年万支不去，弟本不通钩稽，近尤厌恶之，想不调一问曹耳。敬请日安，未及缕缕。

六月十六日弟龢谨启

① 滇案：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对中国西南边境久怀觊觎之心。1875年2月由柏郎和马嘉理率英国“探险队”近200余人全副武装由缅甸侵入云南。他们在蛮允附近遭到当地民众拦截，马嘉理开枪行凶被杀死，其他入侵者被赶出云南边境。此即“滇案”。英政府以此为由，迫使清王朝于1876年9月13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

② 指1876年德国政府利用清政府内忧外困的窘境，提出修改1861年中德条约有关款目，要求增开口岸、废除内地税，以及开放长江至宜昌航线等。

③ 义庄：指置田取其租以赡养宗族内贫户，其产出即由宗族中经理，作为一族之公产，称“义庄”。

三

五兄尊前：

火牌賚到数行。昨日闻折弁至，得家言，上下平安，甚慰。

政务殷繁，辖境甚远。伏惟静镇之中加以通变，期于兴利除弊，信赏必罚，以大慰士民之望耳。

江堤无恙否？今年蜀及吴越皆苦雨，惟北方旱甚。六月后，则移南天之漏，施于燕赵，云阴如梦，雷电无时也。此间寓中皆佳。两孙于廿六日录科，期于完卷而已。安孙另捐一监。深居不出，窈如深山，回想去年来阙之日，已如隔世。以推挤不去之身，强颜班里，甚无谓也。赵林派充陵工监修，近为人交银，颇滋物议，欲撤去而邸不欲，即此知用人之难。从来阳骄不是人才，任事皆平平，同人水乳，金吾翩翩，多所称荐，谨谢之，虚与委蛇而已。

醇邸屢有封事自五月起，初二、十六递牌，不外练兵讲武，调取各省将军入对，弟引嫌远避，不敢造门也。滇事恐非大李^①所了。若准通商万事皆了，后悉不可问；若议抵则彼中，更非折津可比。楼使君亦再造洱苍者，未可以一言弃之。三代以下御蛮貊之法，不尚忠信，而尚气概，气定而雄，辞直而简，思过半矣。

雨势如注，候如凉秋。草草。敬请福安，问合署好。

弟龢謹啓 六月廿三日午

(尚未见来信。因阻雨，送信极不便，且恐遗失也。)

四

五兄尊前：

前日甫发一函，今晨闻贺折，折差至，并有六月十三一缄，得审近体安和，能耐繁剧，至以为慰。幕需琳瑀，僚鲜龚黄，兼

^① 大李：即指李鸿章。

坼两篆，任在一身，知其匪易。然以兄贞固之力，深沉之思，定可有济。况事在安静，不在更张，履道坦坦而已。

楚中暑湿，弟意总以运动四支，习劳健步为第一义。饭后徐行二百步，然后见客办事，无不可者，盖二百步只消七八分工夫也。

迩来京寓极安。弟体亦善。工程处素所不顾，而求请者无虚日，益厌其烦。七月二十六、七，便当赴陵开工，积潦未收，难于跋涉耳。两孙前日录科，尚未见名次，秋试只图完场。

南中久无信。闻五月连雨将至成歉，邑有酷吏，苛政如虎，而均则一事，尚有并奏之说果尔，当再乞部议，必不能准也，吴中大姓哗然矣。今日万寿节，于乾清门外随班行礼，俯仰身世，不知此身在何所，亦旧侍之恒情也。草草。敬请福安，问合署安好。

弟龢谨启 六月廿八日午

五

五兄大人尊前：

此次面见折弁，询悉一切，远怀甚慰。衙斋寂寞，计此月内荣侄必到也。荣侄来函，措置家事皆有条理，其天性本厚，即识见亦甚靠实可取也。义庄事大须缓缓兴办。祠宇兴工，春秋致祭，得复旧制。吾先人庶几安之。此两事，弟所日夕属望，一旦得慰，以为吾生遂无事矣。自闻受国重恩，无可补报。书斋鉅任，力所难肩，数年之后，若精力不能支持，便可退休藏拙。不能则止，犹胜危耳，持颠不扶也。近状一例浑浑。朝房所谈，大都不著竊要。推而言之，亦莫不然，而一二贵人非私则讦，何以维此危局？浩叹而已。

明日恭上两宫徽号，典礼极崇。龢蒙派捧册宝，敢不祗肃将事。今日澧阴，必有大雨，丑刻即到班也。此次有非常礼所能该者，盖一分系先帝御名，故有宣读不宣读之别。执事者不得不倍于寻常耳大

学士须用十六人，不足，则尚书承之，又不足，乃及侍郎。穆宗诗文集闻颁及各省督抚，若奉到，自当具折陈谢。

京寓平安。三嫂屡屡感冒，大是老境。浙江一案，松侄主其事，甚难收束。安孙近已复元，其所作大段去得，为人训谨无过。汤伯述住此，吾却虑其染彼傲气。管近仁先生则太客气，且时文外无所有也。南信来，寿官已愈。余详筹儿稟，不贅。敬请福安，问合署安好。

七月初二辰刻弟龢謹启
(今日皆不入直)

六

前所寄奶饼，乃广君所赠送两匣，带一匣去，今得三匣乃真喀拉沁物矣。虎胫当觅，呈岁务不少，独居块然，看长江图，此身当在黄鹤楼下矣。长江图真是神物！近又得宋刊邵子观物论，聊以送日月耳。

初三典礼幸无贻误，亦未被雨，今照常入直矣。烟台尚无确信，威夷^①于牛庄遊历，于二十九日到彼也。欧阳道台来此，尚未一晤。闻其老子行阵，欲观其才识若何。沈福投老得所依，甚善。此人无才而平稳，胆小决不累人，声名亦若辈中之老辈矣。连日多雨，往往闷坐。不次。

七月五日黎明龢

七

五兄大人尊前：

得六月廿日函，承起居安胜，极慰意。公务虽冗，以镇静处之，无弗就理。伏日接见僚属，汗透葛衣，不如东华门客解衣弄

^① 威夷：即指英国公使威妥玛。

笔多矣。江涨堤完即是奇福。李公何行之迟？此事费措置。

中外权贵皆以允其通商为办法。果合理耶？且办案与通商果能划分二耶？案又果易办耶？朝政具邸钞中，海防及奉使两事，似皆从缓。每日叫起事下，均不过卯正。

召对廷臣咨询切至，诸臣亦奉公守法，粥粥无他长也。京寓平安。弟体中增健，惟酷暑从来所无，倒冠落佩百事懒散。工程处事甚简，近与魁君各添监修十二人（连前共二十三人），向来所无。邸及荣处有办事官名目大略亦廿余人也。真滥极矣！赵林干预解款，意欲撤之，此次不得不加慎，然其中仍有未识面及碍及情面不能推者，可笑也。浑河决口，通州东久被水淹。折差云：水过马腹，其难可知。弟等赴工，计在月杪，上水未归槽，尚烦跋涉。

丙孙平平，无甚进益，届时当租小寓俾得休息。刘永诗亦系官卷，明有照应，授德宦读之。王先生场期近，欲辞馆，此后接手者殊难其人也。稍凉，灯下草草，不次。敬请日安，问合署好。

七月八日弟龢谨启

八

五兄大人尊前：

信至得阅，近体安和，四境安谧，晚稻茂，两堤巩固，极慰意也。监利^①一案尚未见奏，外间人言，传令既在荆州养伤。然乎，否乎？涡阳^②鱼台^③等处教匪闻已扑灭，而宁国^④烧教堂事，言者籍籍。总署已得信，秘不宣示。它日芜湖、宜昌通市，能保无此波澜乎。节相已抵芝罘^⑤廿九日，威使业已晤面初三日，

① 监利：县名，属湖北省。

② 涡阳：县名，属安徽省。

③ 鱼台：县名，属山东省。

④ 宁国：县名，属安徽省。

⑤ 芝罘：山名，在今山东省烟台市北。

而此后寂然。但闻初见语不及时事，又闻专奏提案，入京八条再议。总之一误再误，恐到底误矣。总署不肯担，节相肯担而不知担法，嘻，殆矣！皖豫之交，田旱多匪，鄂为唇齿必先为之所，即厘卡等处亦宜严饬也。

弟体中尚好，内直事极顺，惟日击时艰，实形愤急。部事自卧雪去后，少一喜事之人，然亦少一任事之人。有司大率以旧例绳外省，惯坐空语搪塞，大农拱手受成，暗中掣肘不少如措饷、厘务、盐务、关税等。弟深嫉之，而无可如何。现在定隔日一入署。近来风气，内廷人员以趋衡为勤，每入对，亦殷殷以此为言也。近京一带可得八成丰景，连日极热最宜谷实。寓中安好。荣侄来一信，祥侄亦有信，皆好。安孙文章清楚，恐不尽已出。其身子渐愈，饮食渐复初矣。敬请福安。

弟龢谨启 七月十三灯下

九

分发湖北道潘其钤，漱石之内侄，随李中堂多年，李待之极厚，其人若其功绩，如背熟书也。

解饷委员李征棠一见未得其底蕴，其伯主镇远府任殉难。胡文忠待之极厚者也。

金黼臣来信，吾门卯金不甚谨饬，嘱为道达。此曾得之于董振夔、徐颂阁，于此而三矣。乞密之，若子胆则无间言也，千万留意！

日内当有折差来，盼甚。弟即日赴陵开工，往返约十日多，不过半月耳。始衙门本拟方城明楼，备极崇饰，顷又概行撤去。今年止刨开大槽，明年方能筑打灰土也。大暑已退，秋热未清。车二辆一太平，一蓬车，马五匹，敷用矣。

弟龢 七月廿四日灯下

十

五兄大人尊前：

折弁张某来，得手函，欣悉一切。荣侄挈眷同来，未免迟滞，然此月必达。楚中秋稼旱收，果得七八成足矣，恐他省皆不及也。监利案备悉源委，不发兵是深识。荆堤稍有漫决，而江防屹然，即讲求建筑之实效。愚意度之，楚中难办之事有二：一曰洋务。宜昌设码头，轮船既不能到，不过用华商之船装洋货卸载。第一恐民情不顺，其次则于厘局大不便也。一曰盐务。淮南章程咨商未协，而江督遂从部议，据为铁案。其实中外皆一手成。谕旨中既有极是之褒，部中本无举正之意，不过将川厘不止九十万，申说明白，又将淮厘每年约六十万，川省自抽之数又不下三十万，统计约二百万有余，以九十万包课遂足相抵，用咨文询两淮而已。此议江楚相连，则诸务掣肘，若竟迁就，则鄂中巨款接权于淮，且为数又不足两项抽厘之款，意必有绝大文字，彻底议论或为转圜乎？然未敢遥度也。边事扫地，沪渎精华拱手送去。滇中既开祸又催新饷。鄂中每月六千，亦不支之势。潘琴轩此等举动，不仅饷源难继，窃恐边患方兴耳。

弟身体支持，隔日入署，尚嫌太疏，今三日内间一日，不知所办何事，然亦推不开，其中缘故非笔所能罄也。

上性聪敏，古事记至百条，中庸半本，字号三千，诗句数百首，背诵者不遗一字，古事历举朝代人地若指诸掌。岂独诸臣之福哉！内直兢兢，当无失坠。子相仁而宣断，终是良友，终是善人，极相得也。

寓中无事。安孙痊愈，方料理入场。敬请福安，问合署安好。余具筹儿稟中，不赘。

七月三十日灯下弟龢谨启

十一

五兄大人尊前：

七月廿七日函至，敬悉一一。

昔热多汗，冠带案牍两者兼劳，至以为念。入闱百务丛集，又当讹言繁兴之时，一切以安静驭之，而仍不疏于备御，实已周妥。

长江数千里濒江之处，皆有教匪，意必散勇等所为。前年赣州，近日温州，其显著者矣。监利以轻笔扫之，遂成案诸，消此无形甲兵。至淮盐一事，部议与江督互相表里，鄂实受其削弓，实受其忧，当有大文字撑拄，非轻笔所了。如何如何？烟台之会，合肥不可谓无劳，疏中将总署已应各节尽情掀露，不免拂当轴之意。新定条约已有刊本，不日即知照各省也。京官往来已成铁铸，要做此官即行此事，司空见惯不必惊疑，亦惟以豁达慎密处之。

弟目直无他长，但能事事应手，现在一人承值亦无所苦，两署隔日一行，渐渐推在身上。惟滇铜创办大费唇舌，不曾以龙象之力扫除积习，局中尚听指挥，部中动至乖违。幸体中尚好，每日亥初必睡，食亦稍增，俗务一概不问。用度日阔，后难为继，常切儆省耳。安孙头场出场尚早，文字粗望肤廓，不得虚神，曲折难以望中。身体却好，今年早寒竟须皮衣。且遵声南皿一千一百余，共到一万二千六百余号，已占满矣。闽督与丁公^①交恶，督竟左迁，然无众著之过，而隐挤之于散地，恐不足厌人意，此缺又悬殊未喻，亦新样也。家乡久无信，闻教匪甚多。祥侄尝再通音信。荣侄未挈家眷同行，具有斟酌，一鹤高飞不愧学道人气，概真下视人间尹与邢哉，一笑。连日公事稍冗，肝气微不调，入时过早，专房须卯正以后而叫起，部在寅正，内廷者不得不听起，归而倦

① 丁公：即指丁日昌，字雨生，1875年任福建巡抚。

息。不尽一一。敬请近安，并祝寿祺，间合署好。

八月十二日弟龢谨启

杨谷者茹香之子，闻尚老苍无所求，但请知其人耳。景剑泉家意在告帮，请酌量送分。文相分极合极合，其友经纪其事者颇着意计较也。赵恩已吸芙蓉，恃弟傲物，不及沈多矣。刘玉随湘学使过鄂，当听见，养其疏懒已一年，此行不知讨好否？

十二

五兄大人尊前：

秋间安谧，士林称诵。鹿侄信来，知右足微觉麻木，必是湿气袭寒，亦缘气血不调所致。当以补药入黄酒渍之，每日少饮而多步，使和于身。虽事繁幸，拨冗行之，此老年第一段功夫也。

弟两署奔驰，特是余事，全力用在书房，口讲指画，心往交孚，不敢言劳，亦无所谓也。钱局以滇铜初到，稍费口舌。部务有主之者，半年来微得其概，尚不为人所厌而已。两楚之事，日盐，日洋。盐则笔舌互用；洋则刚柔并施。卸货之口岸愈添，居民之交涉愈众，防不胜防也。伤官一案想不日即当入奏，似以速为妙。幕府文书山积，曾得英妙之材佐理一、二否？此难于物色者也。

京寓皆安。南中无信。安孙稍不适，服宋医药见效，现今静养。季士周之子，年十六，诗文字皆佳，欲与祝官议姻，弟意以为甚好。户曹饭银优厚，复蒙赐以多金，亦太康矣，敬谢！敬请时安，并问合署好。

九月五日弟龢谨启、妾陆氏随叩

白让卿求替销淮盐帮办或川盐帮办。又其子白桂生系安徽差委，将求调派管带炮船或帮带轮船差使。来信若干言，其间至不

忍读，且不只一次喧聒不已，故持开呈。马绳武求将其兄马骥派署馆，又求将其侄马国瑞接充巡捕差使。此甚奢望，然以铜事屡通往来，且有交情也。

十 三

五兄大人尊前：

昨信甫发，今读阁中紫笔函，快若觌面。右足想平复，此时想发榜，佳士名篇窃响往之。弟体中如常。子松入闱，一人承乏，幸无过失，此后稍得息肩。重九听榜，谁是仙才不免怦怦。安孙大愈。南中都无消息。数日不得卧，临睡饮一杯辄颓然就枕，通体皆适，此颓然之时，犹提笔不知左右，梦在黄鹤楼前也。日年丈所求极琐屑，前面详之，至盐务则断未可委。昨新送宜昌府贾守来见，恐未足当此繁剧。草草。敬请日安。

龢谨启 九月八日二鼓

十 四

五兄大人尊前：

信至敬悉种种。体气虽充，而足疾犹未脱，然暖药得力即当常进，勿以为疑。看字迹无手颤痕，荣侄来函却云手颤。总之是肝血不足，必须大补也。

临淮回节，自是当轴一番作用。东阁诗人亦不愿与令戚共事，极悒怏。而令戚来函则云决意引疾，真短长家言哉！青莲此来极诋令戚，至逢人便说，果得宣房而去。惟蜀帅尚称得人，余皆不解何意。淮盐一疏中，一段未能一览即了，余极透切。此事定费口舌，即蜀中定能失此巨款，增彼大患邪。

弟极平平，部务无可著力，自向亦无此材力，内直则专任之，一切敬事而和衷自审，尚无大过。近来进见日稀，侧闻委任不疑，无可告诫耳。安孙渐愈，场后久住城外，便于调理。德孙

请俞幼兰课读，尚未开馆。余均平安。汤伯述落弟未行。管近仁在此，不至寂寞。弟本欲住头条胡同汤屋，以稍远不复措意矣。南榜尚无消息，惟寿官有几分可望。宗兄卧病，老态违和。江乡讹言多又稍旱，亦恐不靖。弟退耕之志一日不忘，南望楚云，怀思尤甚，终日碌碌，独居鲜欢，醉中握笔，不尽缕缕。敬请福安，并问合署均好。

弟龢谨启 九月廿三日戊正

十五

顷又得函，备悉体中向安，犹服煎剂，武间辛苦，极悬系也。斌孙获俊为之解颐，此兄与吾一段苦衷也！熊油、虎骨膏药十帖系伯玉所赠，云极真且好，盍试帖之。今年甚盼其来，可以静息，昨已专谕：饬其刊落矜气，以冀有成。专贺大喜。

弟龢顿首 九月廿九日

十六

五兄大人尊前：

手函乃知所悉渐减，惟病根未拔而案牍劳形，人事纷集，温补药虽效，终需气血调和，思之彻底不寐。病加于小愈不可不慎，此肝肾之病，心气亦亏，六十以外人非少年可比也。蔓枝^①以家中旧有者寄一两，当向吉林人一觅，然真者难遘，鹿茸则不难得，然祛风之药亦宜蓄，如蕲蛇酒似亦可服也。

斌孙得秀，为若年中第一快事，特虑其身体太弱，得名太早，曾两次谕以去矜自克，与兄所谕略同。吾乡陋习今其一概谢绝。今得寄赐之件，当不致渐染太仓一粒牙，亦前后筹给数十金矣。安孙服邵辛卿方甚效，干咳已稀，饭食亦可，现住城外调

^① 蔓枝：即人参。

理。万万不督责其用功，惟教以静养之法，当从方寸观起，不特去疾，兼可入德，此少年一大关键，不得不谨持之。弟近无病，新于城寓作暖室，起早不致受寒。

书房日日有进，即如前日。圣寿节，三日无书房，而上仍自读书不辍，且颖悟非常。意谓圣人出矣！曹事不能著力，自问亦不长于此。寓中一切平善。淮盐折极透切，且待署奏再议，江都沉浮未测其意。汴生请假，欲改京秩而杳然无信。闽抚固引疾，恐承其缺。西师得乌增^①，得屯兵于噶逊，吐[鲁]番未易攻取，而元老方气吞全虏，不知于何取给？洋务已无人谈，星使联翩，好事者扼腕而言电线、铁路矣。方搦笔而广司马来，比去，则亥初欲睡，匆匆作此。此意已在武昌柳桥边，惟珍重千万。此致近安，问合署好。

十月十三日弟龢谨启

李相再修威事，赖其转圜，申明条约一节，则其硕划。滇李虽就繁，然彦公若去何以告万世？曾与李相切言之。

远村交卸，闻诸何地山云，兄许为之设法，并嘱于家言中提及，弟思无法可设，漫应之。琴西吏本非所长，文章则盖一世，其人谔谔，必相与告成。

十七

五兄大人尊前：

武间校阅，手不停披，侧想辛勤，益深驰系。左足虽愈而根株尚未净除，讯询通医，类皆谓补剂中当投祛风之品。邵辛卿悬

^① 西师得乌增：指1865年中亚浩汗国在沙俄支持下入侵新疆。1875年5月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反击侵略者。左宗棠及其部将刘锦棠、金顺率领的西征部队称“西师”。乌增为新疆一地名，系1876年夏“西师”部队在新疆收复的失地。

拟之方，周蕲农自验之说，似宜采择也。

两署公事巨细无遗，吏安民悦，可对朝廷。李公履任当在子月，得以稍息仔肩，未始非益。疆吏将有更易者，曰闽，曰豫。闽犹未定，豫则恐及康节矣。昨日新疆易将，大抵金左不协^①，金有抵任字，则帮办当已暗撤。西林高自位置，果能与盲史合乎？乌增虽复，马纳未下，马纳即下天山达坂即噶逊城，仍未通道，然则吐鲁番易言克耶？元老气吞全虏，当轴意在耀我，竭我脂膏，填彼雪窖，岂长策哉？枢府各各主持，青莲等赋夜郎之诗，大非所欲，事势如此，情形可知。弟愈起愈早，十月难半夜啼，其斯之谓欤！农曹打杂颇有能名，至国计民生未尝参预末议，为政如来湿又如吹毛索瘢，俗吏当局，书生敛手而已！每年入冬子月便觉气象凄恻，南望墓田，归志如水，未知浮生当著几两屐也！亲寓均安。弟体亦健，惟望善自调护，慎重药物。不尽缕缕。

弟龢謹启 十月廿九日灯下

周蕲农屡次来言：大防风散必当服，虽防风等近于散，而灵妙处正在此。伊曾自医且手治数症皆奇效。又言以蕲艾十分、川芎三分，言每十分加三分也作小袄贴身著之，又做围腰，又做护膝，每月一换，则去风去湿大有效验。伊又求寄真蕲艾数斤，情不可却，酌之。

冬间应酬如金师、如桂莲舫，皆当推爱及之，何如？莲舫虽已外转，然拟添入。

十八

五兄大人尊前：

^① 金左不协：指左宗棠与部将金顺不和睦。

杨得胜来，面询起居，据云丰腴照常，坐作不须扶掖，饮食谈笑殊矍铄。读函示，则知手颤气体犹未和春，气一来加以补血去痰之药，当康复也。节钺之重并握两符，即坐啸画诺已不暇他及，矧每事躬亲，深思而善断之乎？新岁宾客又多，码头次第当立；案牍如山，惟勤加颐养，悬系非一端也。馈岁与上届正同，损益悉如来指，长安以此为重，自当斟酌。

弟每日寅初三刻起，有奔走之事，有口讲指画之事，最后则手不停笔，目不停瞬，以迨于暮，而客犹在座。嘻！亦苦矣！

圣学日新，部事无度，自返极忝，窃而居恒邑邑者，盖有非言可喻者已。屡见六花，数秋当稔，银价日腾，百物昂贵，独吾拥厚禄而仁不足及一夫，能无愧乎？家中音问稀，扬州久未通信。此中皆安好。肃此，敬贺新喜万福，合署如意。

十二月十六日弟龢顿首

十九

五兄大人尊前：

折弁来，得腊月九日函，知近体有瘳，风秘乃寿，征得苁蓉之润必奏效，补药中可否加祛风之品，获益尤多也。

武昌四达之国，过客如云，士多于鲫，虽陶公运甓，亦搬数不尽，只好付之不见。起跑断勿劳，可属人先苦客，客或不从，付之不答而已。宜昌开办伊始，要在约束严明。宜昌以东直至黄州厘卡几何？彼人欲普免厘税，殊费口舌。广济之煤，果否获利？可停即停。淮盐则专待湘抚复奏，大略部议不复执前说矣。旗昌一举，南洋受诬不少，并北洋官息而减之，孰为此谋耶？德国十七款闻于廿一日就商，连日未见当轴，未得其详。当轴只有推法，一推再推，彼之气焰日张，则唯命是听，近日袁侍郎建言谓：宜辑古今和局之失汇为一编。伤时之语，久檄置之矣！

立券三日内大雪凝寒，今日晴和无风，滴滴入地。书房须廿

八以后方少休，明春正月六日入学，旧例如此。弟体痊愈。安孙已照常，不加督责亦绝无过失。寿孙来，仍同朝夕同学。浙案平反，左验明白，问官尚能持平，自县官以上皆谓之误。西师自玛城复后，严寒不复进取。达坂、吐番重重坚垒，未易攻克，况小城哉？西林再起，非复豪气，即日将行。蜀帅所聚尚有识力，晋则汴生不免耳。岁月如流，今日午奠，博膺难及，他日得以无咎之身归依耄，幸矣幸矣！天道十年而小变，长安风气又非往年，朋友寥落，又为职事所迫，欲匹马一游而不得，大似樊笼。岁务一切不问，筹儿持家谨慎。辽参不易得，近得两枝，内一枝似佳，筹所新购一枝意态迥出，或非常草耳。九衢泥淖，刻即入城，草草致此。敬请颐安并贺新春大喜，问合署安吉。

十二月廿四日弟龢顿首谨启

二十一

五兄大人尊前：

得三月廿八函。来弁称，起身时稟见面貌甚好。函中谓手战可持笔箸，稍慰积想。前此请假，朝廷屡次垂问枢臣，假满能支持，自以销假为是，幸深思之。弟近来进见时稀，前日入对，论西师与台事，语多未之及，无足怪也。内直平顺，体中支持，鼻下肿块未见消减，终成一患。斌孙两试已过，亦甚亏他，字虽不佳，亦尚去得。今督其作朝考功夫。万事有命，弟已看得雪淡，但不入词林负此年纪矣。麦秋丰收，微嫌雨多粒不足。山右得雨，稍慰鸿嗷。新疆吐鲁番已克，当局者尚欲进图。圣意亦主恢复。昨论此事力陈中原财竭未谓然也。明日奏名未知谁得？灯下草草。敬请福安，问合署安好。

四月廿三日弟龢谨启

二十一

五兄大人尊前：

久未接家言，想望殊切，盖自杨弁一函之后，已有一日矣。侧闻体中渐和，销假有日，此恽松云来函云，然想确凿可据，下情稍慰。

杨弁携来上林铜壶、鹿壶、画轴、摩挲展对，如待左右。不独二物之可珍，况此壶此图亦不易得者乎？欣喜无量！湖目亦多且好，弟常煮食，今源源不穷，尤济所需。弟自服邵方，旧疾渐愈，惟齿断肿处结硬不化，他无所苦。

会议尚无就绪，诸邸皆持增室之议，其实恐非神道清静之义。前日集议，或主世室，或主别殿，或于后殿再添一后殿，或主增室。所增之数或一楹二楹，或四楹，礼部主两楹，具稿尚未商酌停当也。西师连捷，达阪已通，白酋及哈萨克皆未获，现尚进图喀喇沙尔一城。左公请部款二百万，拟拨百二十万应之，此真无底之壑矣！

寓中平安。斌孙朝考腾跃。其诗实足冠场江苏馆选九人，称誉者多，忌者亦复不少，已严督其收敛用功。安孙将考荫生，并不令其当差，以期稍有成就。管师馆送潘幼南，分部曹蕴生即用，惟管少陵向隅，竟师班矣。泮生颇牢落，云生还馆，职颇费龙象之力，而彼却萧然。稍旱闻雷，极盼雨也。敬请福安。

适欲寄函，闻轮船甚便，因寄此，余不写。

五月十三日弟龢谨启

二十二

五兄大人尊前：

正在盼信极切之时，予函适至，喜可知也。伏审销假视事如常。大约休沐时多，则体气易弱，数日运动则精神必健，但勿过

劳耳。感冒由于肺气不足，暖药断不可间断矣。来谕字小而笔头著力，迥非前函之颤笔可比，即此足征向愈。汗体怕热，却慎风寒，难于将息，千万珍重。茱侄调理复元否？亦甚念念！京寓均好。昨得轮船寄函，亦缘盼信不来之故，以后愿频寄函也。

连夕雷雨，环京门者已足。闻江北旱且蝗，仪扬间皆有之，吾乡亦微伤旱，未知楚境如何？天门案结，监利想亦早结，此间却无闻见。枫江形迹太热，惜乎！并局撤去，何不留此一、二千金之款，毕竟于经藉〔籍〕有传布之功也。宜昌无事即好，广济果有效否？郭公记程言之娓娓，为台官所劾，原折业已淹矣。德国巴使拂衣竟去，总署致书节相，俨然葫芦旧样，尚无眉目，所争者十七条中一两条耳。招商之利云多荐少，不过抛此，每十万国帑何利之可言！台事如荼如火，亦只闻鸡笼（基隆）一处。西师进图喀喇沙尔，借部帑二百万，不敢不许，速拨一百万洋税，二十万漕折以应之八成。协饷羽檄飞催，如何是了！

庙议未定，昨闻贵邸主八楹之说，果尔？又将筹巨款矣。内直如常，体中支持，大略亦有为难处，非言可罄。安孙今日〔考〕荫，其验放均在月底，验放后再具折陈谢。斌孙拜客稍多，便觉身倦。安孙则大胜于去年，其志趣亦颇不俗。过直后，乐与两孙闲话，销此永日。斌孙报到费用得此接济，成全者大矣。敬请日安，问全姑娘近好。

五月十五日弟蘇頓首妾陆随叩

天津租界史料

毕杰整理

编者按：本文所收有关天津各国租界的租约、租约延期报告、租界内所征税收规程等7篇史料，均系天津市档案馆编研处毕杰等同志由该馆所藏租界档案中编选整理的，对史学界研究各国在华租界史及租界这个“国中之国”的特殊社会的各方面情况颇有参考价值。

英租界皇家租约①

1861年9月25日

本契约系由英国皇帝陛下及顾慈两方于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所订立。

兹英国驻大清国直隶省天津代理领事官约翰·吉布森先生受命代表英国政府将坐落天津紫竹林境内之地段租与英国臣民。

本合同特证明：今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财产受让人）既已允诺按本契约规定缴纳每年租金并履行条件及同意事项，且该顾慈于本租约订立时及订立前已将租银（墨西哥银）壹仟贰佰伍拾伍元捌角柒分整交与英皇陛下之领事官约翰·吉布森先生转交英皇陛下使用（按该款已收到）。英皇维多利亚陛下乃立本契约，将坐落天津紫竹林境内十九号地段租让与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财产受让人）使用。其四至计开为：北至第十七号地，南至第二十一号地，东至河边，西至马路。

① 该文件系由英文本回译。

上述地段共计面积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平方英尺，连同地上附属物按本契约规定租让与上述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财产让受人），言明自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起九十九年内归其所有。在规定期间每年每逢九月三十日由彼付年租每中国亩壹仟伍佰文（该地段共十亩六分九厘整，计合共壹万陆仟零三十五文整）作为地租。而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代管人，或财产让受人）特于本契约中与英皇陛下（或其承继人，或后继者，或财产让受人）商得同意，并保证实行以下办法。

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代管人，或财产让受人）在本契约规定期间内必须按照上述付款方法及付款日期，将每年每亩壹仟伍佰文之租金不减分文逐年付与英皇陛下（或其承继人、后任者、财产让受人）。上述之顾慈在本契约规定期间内必须担负且缴纳排水、路灯装修及修缮，修路、修建游憩场所及警察机关所需费用，及本地区内租户委员会所征派之其他费用之一部（如此种委员会不存在，得由英皇陛下之领事官为居民福利计而征派之）。本契约当即明确规定：倘若上述规定之每年每亩壹仟伍佰文年租于规定付款日期后二十一天内其全部或一部有未付或拖欠情事，或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代管人，或财产让受人）对于由彼所应允而由本契约所规定之条件及同意事项有违反或不履行之情事时，则自彼时起英皇陛下（或其承继人，或后任者，或财产让受人）得有合法权力指定其领事官、副领事官或其他正式委派人员随时重行进入本契约所规定租让之不动产内，并代表英皇陛下（或其承继人、后任者、财产让受人）将该项不动产之所有权收回，一若本契约未经签订者然。嗣后上述之顾慈（或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代管人，或财产让受人）对于经由本契约让受之财产之一切权益、权利及权利上之要求均告无效。

倘若上述之顾慈（其遗嘱执行人、遗产代管人，或财产让受人）将本项不动产之全部或一部转租或转让与他人，或将租约过户与中国人民或其他外籍人民时，则于财产让渡之前必须由上述之外国人签立契约一纸，保证其本人（或其助手，或其雇用人员）于警察案件或一切英国人为原告之民事诉讼中，服从英皇陛下领事官或副领事官或正式委派人员之命令（该契约须经英皇陛下领事官或其他委派人员之批准）。否则上述之转让即告作废而不发生效力。而英皇陛下之领事官或其他正式指派人员得以英皇陛下名义并代表英皇陛下有权立即重行进入该项不动产，并收回其所有权。

兹由英皇陛下正式委派之英帝国代理领事官约翰·吉布森签立本租约，并于租约开端所载之年月日代表英皇陛下将彼所辖领事馆之官印加盖于本租约上，恐口无凭，立此为据。

立约人：	顾慈	（签字）
	代理领事官	约翰·吉布森（签字）
见证人：	道格拉斯	（签字）

**英商天津协会为延长旧租界皇家租约
租期事致伦敦中国协会密电**

1927年6月19日

请向外交部提出下列强烈建议：鉴于租界地现状之变更及因而产生之后果，我等冒昧陈辞，建议将皇家契约无偿延期至九百九十九年。英国政府在津出售大量土地获取利益，关于提高该空地达到所居住之水平，其费用均由承租人支付，英国政府并未耗费任何资金。除承租人之合理要求外，本会认为英国政府将这一要求付诸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既能避免日后之麻烦，消除对政府之要求，又能结束对皇家契约之争议。其理由如下：

第一，英国政府以地主身份要求实施地主之权力，是站不住

脚的。可以肯定中国政府会争辩说，允许英国政府占有租界地是仅仅使其获得居住权利而已。

第二，如坚持收取延期费，将被中国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利用条约所规定之居住权利进行经济侵略，该条约本不是中国自愿接受的。

第三，在津之中国承租人占有租界土地之百分之二十，纵使中国承租人不难交付上述费款，但在中国政府指令下，彼等无疑将对延期费拒绝支付，其结果连同占租界土地百分之十二之其他外国承租人也将拒付。

根据上述理由，依本会判断，如仍坚持收取延期费，则纠纷难望早日解决。

建议解决办法程序如下：

第一步为确保永租权，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之前即将现有之皇家永租契延长至九百九十九年。而后建议将此种已延长之永租契交回，换取中国之永租契，以便与英推广租界及在津其他外国租界、特别区暨在华其他地方之外籍持有地契人一致。如此即可消除英国政府中间地主之身份。

本会认为应将上述意见立即呈送外交部，至关重要。

天津中国协会(英译文)

英国外交部就天津旧英租界前途致英商中国协会函

1927年3月2日

迄启者：二月二十一日来函及转来中国协会天津分会强调天津港英租界皇家契约应无偿延长至九百九十九年之电文抄件收悉。兹奉国务大臣张伯伦阁下指示，通知贵会：关于该事件之争论政府已详细考虑，并于一九二四年作出最后决定——土地业主所提之要求不能成立。由于不久前在汉口发生之事件，此问题又经重新考虑，并再次决定：上述事件不能作为放弃一九二四年所

采取立场之理由。因此，似无烦请贵会来外交部讨论已完全解决之问题之必要。

其次，如在同中国政府进行关于租界地地位之谈判开始或终结前，已将皇家契约延长至九百九十九年，无疑将避免许多周折，并大大加强土地业主之地位，此事在汉口是不可能的。但须指出，如天津土地业主对执行现在存于英国工部局之皇家契约之延期计划进行合作，此事在津或有可能。此致伦敦EC 4 加农街九十九号中国协会主席。

外交部孟色乔治 启

(英译文)

英租界一九二七年各种捐率暨租金照费等

地亩捐

所有老租界新租界地亩及推广租界已垫地经过一足年之地亩捐，均按估定价值二百分之三征收。推广租界内其他各地捐，均按估定价值八百分之三征收。

估定房产租值捐：

所有坐落老租界新租界内及推广租界已垫地段房屋估定租值捐概按百分之十一征收。

建筑不足额地亩捐：

此捐率按老租界新租界暨推广租界经过三足年之已填地亩、各地所有房产建筑平均百分之六十为额定标准。凡有地亩之房屋建筑不敷上列额定标准者，应按照该地不敷数目百分之十一纳捐。

地亩转移暨抵押注册费：

地亩转移在工部局注册者，均按照本局勘估价值四百分之一收费。以二十五两为收费最低至百两为收费最高数目，概由新业主缴纳。地亩抵押注册无论产业价值一概收费十两。本局新契纸

每张收填发费十五两。

运载病人汽车租赁费

本租界内任何地点至本局所立医院之一，西人跟车六元，华人跟车四元；其他租界至本局所立医院之一，西人跟车十元，华人跟车八元；

本租界任何地点至其他租界之任何地点：西人跟车十元，华人跟车八元；其他租界至其他租界之某医院：西人跟车十二元，华人跟车十元；

本租界至天津城、天津城至本租界：西人跟车十五元，华人跟车十二元。

附注：特别一区、二区、三区暨佟家楼费率与其他租界同。

四至石柱费

三合土带字石柱费每条三元，设安放石柱于业主地亩，工资在内每条三元半。

建筑图样审查费

洋式建筑：（甲）房屋建筑容积勿超过二〇〇〇〇立方尺，六元。（乙）增加容积每五千立方尺或不满五千立方尺一元半。

（丙）已核准图样如有更改而于容积无所增减者一元半。（丁）房屋内部更改与现有墙壁无关者四元半，否则依照甲乙两项收费。

（戊）设某图所载系多所同样房屋，则第一所房屋图样审查费应依上列各条计算之，其他各所征收规定费率之半数，惟任何一种多数同样房屋图样审查费总数不得超过七十五元。

附注：任何单所房图之审查费不得超过三十五元。

华式建筑：住房铺面或商行，三所或不满三所附带下房，四元，十所或不满十所附带下房，七元半；每增加房间一间或房屋一所，半元。他种房屋十五元。每段房屋取费至多不得过七十五元。

附注：为便利计算上列费率起见，每一华式房屋所占平地面

积，除院落不计外，不得超过四百方尺。

卫生设备项下，核准图样费每一渗坑收费一元，至多以二十元为限。查验设备费第一次免费，第二次起每次每坑收费五元，至多以百元为限。

杂项、零碎建筑工程一元。

婚丧暨寿事牌楼五元。牌楼如宽至二十五尺横过街道者五十元。

建筑材料堆积公共道路占地每方码每月应纳费半元。

河坝系船费

轮船类：各式轮船凡系靠英租界河坝者，以注册净吨数计，每一吨征收系船费银五分。所有纳费轮船得停靠河坝三日（即七十二小时，由开到时起算）。如系靠时间须延长者，每增加二十四小时增收费十五两。

驳船类：凡系靠英租界河坝驳船装载货物，每百吨或不满百吨者收系船费五两。此项货物吨数以重量或容积计算，均依轮船货单为凭。凡有驳船每系靠河坝一次增加收费七两。上列各费概由各该船公司或代理人缴付。

河坝租费

凡有装卸轮船或驳船货物堆积河坝者，每吨以重量或容积计，征收河坝租费银五分。

附注：装卸轮船货物凡缴此租费者，得积存河坝七日（海关假期除外）。凡有货物逾此限期仍未提取者，本局得代行收存，一切危险暨费用概由货主担负。设本局准许该货物过上列期限仍堆积河坝者，则该项货物以包计或以担计，应征收按日计算寄存费。此按日计算之寄存费率，大概与津埠普通货栈按月计算栈费相等。

码头捐

凡有经过英租界河坝货物，均按各货物价值千分之一征收码

头捐。设系应纳税货物，则上列捐率约合海关整税百分之二。再者运货人或接受货物人应将该货物纳税凭证或应纳关税数目单据送交本局，以资考核是否适用（参阅本局条例第三十项甲）。

坟墓费暨下葬费

火葬费普通瓮值在内五十元，墓圹暨洋灰顶盖及下葬费在内五十元。（牧师费另计）

汽车夫执照考验费

汽车夫请求执照考验费一元。

捐照暨号码牌费

汽车暨电水自行车号码牌每对二元，人力车号码牌每个二元，载货车号码牌每个半元，犬牌一毛。

房屋消毒费

每房间三元。

电气项下费用

供给电力取费定例：用户安装电表一个，每月至少须纳用电费一元。缴纳电费时，任何项下所用电力均得列入纳费总数，例如某用户安装电灯、烹煮、暖气用电表各一，该户每月至少须纳用电费三元。设于暖气表并未用电，则所有电灯用电或烹煮用电亦得列为暖气电表用电电费。

（甲）电灯用电，每一电码二毛。

（乙）烹煮用电，一千至二千瓦特电气炉灶，每一电码五分；二千瓦特以上电气炉灶，每一电码三分五。

（丙）暖气用电二千瓦特以上，每一电码五分。

（丁）马力用电低压力以五十启罗瓦特为限随时用电，每一电码六分；五十启罗瓦特以上随时用电特别费率另议，以用户需要为准。

（戊）自有道路电灯：本局依照下列价单可供给用户自有弄巷街道电灯所有灯泡、电力、修理、维持暨总开关费用一并在内。

二十五烛光灯，每盏每年三十元；五十烛光灯，每盏每年四十元；一百烛光灯，每盏每年六十元。

(己) 电表押租费：用户接电按下列定价须缴纳押租费。

五安培电表每个二十元，十安培电表每个三十元，二十安培电表每个五十元。

每一电码合每小时用电力一启罗瓦特。

医院项下费用

维多利亚医院住院费：英租界住户或纳捐人特别病室每日七两，普通病室每日五两五，非本租界住户暨非纳捐人特别病室每日八两，普通病室每日六两五。

外科手术室：英租界住户或纳捐人重要手术二十两，次要手术十两，非本租界住户暨非纳捐人重要手术二十五两，次要手术十五两。

隔离病院住院费：英租界住户或纳捐人每日三两五，非本租界住户暨非纳捐人每日六两五。

注射药品、非药方谱所列药材暨专利药品、食物、汽水及酒类概另收费。

电器治疗：电气治疗器（外用）由病院职员施诊五两，按摩电机用费一两。

捐照费

汽车、载重汽车暨拖车每年八十元，每季二十一元；电水自行车连双坐或不连双坐每年四十元，每季十元零五毛。此为英、法、意、日各租界通行捐，包括特别一、二、三区，天津城里城外不在此例。马车每月二元；人力车每年九元，每月一元；自行车（全天津）每年一元；轻便排子车（小本营生）每月一元；装货排子车及大车每月二元二毛；装货排子车（自有）每月一两五；手车每月三毛；犬每年五元；小本营生每月一元二毛五；民船每日五毛，月捐六毛或一元；净水车每月三元；粪车每月二十

元。

旅馆：一等每月十五元，二等每月十元，三等每月五元。

图样费

英租界兰色影印全图每张五元。

公用营业汽车费

下列公用汽车租赁费率业经英工部局核准。

大汽车载客五人以上：在二十分钟以内最少租赁费每次一元五毛，首次四十分钟二元五毛，第一小时四元，每增加二十分钟一元；

小汽车只载客五人：在二十分钟以内最少租赁费每次一元，首次四十分钟二元，第一点钟三元，每增加半小时一元。钟点计算由预定时起至乘客离车时止，再加该车回车行需用时刻。

垃圾箱费

工部局规定式样垃圾箱每只二元五毛。

人力车价

每次最少给价辅币一毛，每小时三毛，每天以十二小时计一元五毛。

起重机费

每次起重至少收费二十两。若以吨位计算每起一吨收费二两五。

测量费

普通测量每亩收费五元。设上有建筑须画定界线者每亩收费七元。

天津英文学堂学费

每学期幼稚院三十元，九岁以下学生三十五元，十岁以下学生四十元，十二岁以下学生五十元，十五岁以下学生五十五元，十五岁以上学生六十元。学费可分二次预缴，每期第一次须在该学期开学前交付，第二次在下半学期开学前交付。学生缴付该半

学期学费，由本局领取入学证，呈交本班教员方得入学，无入学证者不得上班。每期学费虽可分二次缴付，凡入学学生既经于开学时入学，无论该生是否继续到校或中途辍学，该学期学费须全数缴付，除非该生家长或保护人于拟退学前给学校一个月之预告（该通知书之限期不得过下半学期开学日），则本局得斟酌情形免收该下半学期之学费。一家有学生二人同时在校肄业者，得减收学费十分之一；有三人者减十分之二；有四人者减三分之一。传教家之子弟得再特别减收学费十分之一。上列减收学费可于缴付下半学期学费时核减。每学期开学前应付之上半学期学费须全数付足。凡有学生设其家长非英国籍或美国籍者，并非本租界纳捐人，应缴学费比较上列加十分之五。

天津公学

本校设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两科。高等科二年毕业，国民科四年毕业。本校学年分两学期。高等科年龄自十一至十六岁，国民科年龄自七岁至九岁。

高等科学费每学期二十四元，每学年四十八元；国民科学费每学期十八元，每学年三十六元。非本租界住户或纳捐人之子弟，高等科每学年增收学费十八元，国民科增收学费十八元。一家有学生二人同时在校肄业者，得减收学费十分之一；有三人者减收十分之二；有四人者减收三分之一。本局无论何时有权拒绝收受学生或勒令学生出校，并无须声明理由。每学期学费均须于本学期开学前交纳。学生交纳本学期学费，由本局领取入学证，呈交本班教员方准入学，无入学证者不得上班。学生应用书籍及一切学生用品均须自行购备。

水价

依水表所记每千加伦收费一元。用户每月是否用水，每水表须纳费一元。设用户所装水表不止一个，则无论何表所用水量，均得列入月帐。

磅房收费

大车过磅每一吨或不满一吨五分大洋，每次过磅至少收费二毛大洋。

河北交涉公署英领署为英 新增租界业户换契会衔布告

1929年4月

为布告事。兹查围墙以内英国新增租界各业户，所执地契多不一致，遇事难免发生纠葛。现经决定按照推广租界换契办法，除外人所执领事馆与交涉公署联衔契纸勿庸另换外，所有新增租界各业户旧地契，须一律换领交涉公署带图联契，以凭管业。其换契手续如左。

一、所有新增租界之业户，应一律将所执之老契送交工部局，由工部局出具收据。

二、工部局即凭为绘具详图，倘查有不符之处，则为另行测勘重绘，所有费用应由业主承付。

三、工部局代向交涉公署呈领联契，契上附绘勘定之地图与推广租界之联契相同，由工部局发给业户收执。

四、工部局由交涉公署领到联契之后，即通知各业户，凭工部局所发之收据，连同换契费，向工部局呈领联契。换契费每份十元，不拘亩数。

五、新联契发出之后，其旧契即由工部局送交英国总领事署存儲。在未存储之前，所有该项旧契应由交涉公署与英总领事署会同加以注销。

以上自本布告实贴之日起，限六星期内换齐，逾限即予科罚。切切，比布。

右布告围墙内英新增租界地户知悉。

天津法租界应征收之各种捐税概表

1930年

捐税之收入

1. 各种杂税之征收（由秘书处征收者）

地税：

（一）地租税：按地评价之 $1/100$ 征收。

（二）租赁税：租地实价之 $8/100$ 征收。

（三）地产未报实价之附加税：租赁税与一次半地租税之差数征收。

营业税：

外籍商：每月2.00至10.00^①

华籍商：每月1.00至15.00

白盐商： 20.00

执照：

（一）公用洋车： 每月1.00

（二）二轮地排车： 每月2.00

（三）单轮及双轮车： 每月3.00

（四）送货小车： 每月1.00

（五）酒 捐：外人酒馆 每月15.00
华人酒馆 每月6.00→8.00

（六）肩 贩 商： 每月1.00

（七）固定小贩（警察许可）： 每月2.00→5.00

（八）果 市：由地位而定

（九）俱 乐 部：由商会定

码头税（固定的）：

（一）有定吨数之船舶

^① 以下现金计算单位，皆用美元计。

1000吨或1000吨以上者: 52.50

1000吨以下者: 45.00

牵引船、小汽船、载货船及驳船

150吨以上者: 15.00

150吨以下者: 7.50

(二) 以上之停泊税超过三日者应加之税:

有定吨数之船舶:

1000吨或1000吨以上者: 26.25

1000吨以下者: 22.50

牵引船、小汽船、载货船及驳船:

150吨以上者: 7.50

150吨以下者: 3.75

(三) 牵引船所牵带之船(无旅客及货者):

每吨收税: 0.075

每日货物停泊税:

普通货物每五包 0.02

重货物每20吨 0.02

危险货物每包 0.01

木料每一立米 0.04

杂物每一立米 0.02

棉质、麻等未压者每包 0.04

以上之税经停留一星期以上加倍, 二星期以上者三倍, 以此类推。

小船及艇停泊费:

小 艇 每停泊一次 2.00

大舢舨 每停泊一次 1.00

小舢舨 每停泊一次 0.50

常久停留之船只 每月 2.00

关税（由海关旁之公事房内征收）：

每千元之货物收洋一元

建筑许可税：

外籍人建筑 6.00—75.00

华籍人建筑 4.00—75.00

普通建筑 1.00—50.00

借用公地建盖房屋每月每平方米 0.50

筑汽油站：车房内者（存油处） 5.00

便道下者（存油处） 15.00

每年应付 12.00

拆除许可税： 1.50

地图出售价：

一号图比例 1 : 3000 10.00

二号图比例 1 : 1000 (地亩图) 25.00

三号图比例 1 : 1000 (建筑图) 25.00

四号图比例 1 : 1000 (沟渠图) 25.00

放大地亩图 (一份原图 三份蓝图) 至五亩 30.00

每亩加费 3.00

分界表 每份 3.00

买卖房产、转移、交换许可费 10.00

2. 各种杂税之征收（由警务处征收者）

捐：（一）汽车及电驴

汽车： 每三月 21.00 每年 80.00

电驴： 每三月 10.50 每年 40.00

开车许可证 1.00

（二）狗捐 每年 5.00

遗失重补 每年 0.50

（三）私用人力车 每年 12.00

(四) 三轮车 每年 12.00

(五) 自行车 每年 1.00

(六) 公共汽车 每三月 15.00

 租赁汽车 每三月 3.00

(七) 剧院捐 30.00

 消防捐 5.00

 警务捐 15.00

(八) 舞场捐 (更改列后)

(九) 当铺捐 10.00

(十) 彩票售卖处 15.00

杂项征收：

(一) 一月以下雇用警察：每日每人 1.00
 每月每人 20.00

(二) 私人警护人 每月 5.00

(三) 罚金

(四) 清扫班：住宅 每间 3.50

 浴场(澡堂)至少 5.00

 车辆 1.00

(五) 广告牌及布告税

 临时布告：至0.5方公尺每份 0.02

 0.5→1.0方公尺每份 0.03

 1.0→2.0方公尺每份 0.04

 2.0以上每方公尺应加 0.01

 永久布告：一方公尺以下者，每月 1.00；由1.0→
2.0方公尺每月 1.50；2.0以上者每方公尺应加每月 0.25；

 最高价不得超过20.00

(六) 救护车费：各租界及特别区每趟应收 6.00

 城内 12.00

3. 许可证费：

由道路工程领取者：建筑许可证、普通建盖许可证、借用公共场所及道路等许可证、拆除许可证。

由警察局领取者：卸货许可证、喜丧事通行许可证、营业许可证、法国坟地埋葬许可证、汽车开施许可证、载重货车经过万国桥许可证。

4. 关于地产买卖事项：

编辑及登记

关系各项地产之买卖、转移(在法租界以内)，须依照领事规则在法国领事馆登记。

各种转移、变卖地产之图样，必须有工部局代表签字，方可呈送法领事馆。

在法租界购买地产者，必须遵守法租界之各种规章及遵守各种税务事项。

各种地产转移及收买之申请书，一概免费由秘书处领取。

5. 法租界地产转让或出卖之手续：

(一) 卖主交到领事馆(土亩处)，申请书一份并要求许可，同时将以前收买时之证件及契约交领事馆查验。

(二) 调查。领事馆根据以上证件，派员调查业主呈报之地。此种调查转警务处，由警务处详细调查该卖主出让之原因，所定之售卖价，买主所给之价，将详细调查结果作报告，呈领事馆核办，由领事决定该地可否出卖。

(三) 买主方面所应遵守之规章：

买主应遵守法租界一切规章，买主为西洋人者，应由领事令其享受治外法权之章则；买主为中国人或无享受治外法权者，亦应由领事照准。此种出卖契约应共有四份，由各关系方面签字盖章。另有四张出卖地之图。

(四) 此项出卖案件再转至工部局秘书处，由秘书处审核：1.

是否遵守工部局一切规则；2.是否在公私方面皆无妨害；3.是否遵守工部局所议定之各种出卖规章，然后由秘书处将原件退还地政科，并附其详细之报告书。

(五)将该件呈清法国领事是否能给与出卖许可。

(六)该件许可否须登记于法领事馆，并由各关系方面签字盖章。共四份契约书应交于：1.卖主存守一份；2.买主存守一份，上注有“契纸正本”；3.法领事馆档案室存卷一份；4.法工部局存卷一份。

(七)手续终了后，尚须在前卖主之契约纸上注明后，送交工部局存卷。

请求许可证式样如下：

天津法国租界内不动产

转卖请求许可证

不动产地址
 街名
 第 号地
 第 段

现在所有人名称

应注明购买人(或公约)之内容：

1.姓名 2.国籍 3.住址 4.该公司曾在何官厅注册 5.经理人或董事之姓名

所有人或代理人签字

西历 年 月 日天津

承认法租界规则书式样：

我承认遵守下列规则

第一条 所有法国同中国，于西历一八六一年六月二日所议定之章程内载各节均愿遵守。

第二条 天津法界公议局所定关于现在租界治安及管理并居民安堵或将来规定一切之章程，情愿遵守履行无误。

第三条 由此日起，关于所买之地之地皮，所有地租暨一切税款均愿照纳。

第四条 若将本界自有之地皮或楼房转卖或租与中国人及无治外法权之外国人，非有驻津法国领事官允许之证书暨该买主预先呈文声明所有租界现在及将来一切章程均愿遵守之愿书，不得卖与营业。

第五条 非有治外法权之外国人，先将签押声明所有租界现在及将来一切章程均愿遵守之愿书，由其该管官宪认可转交驻津法国领事署存查者，不得卖与营业。

赌博场

赌博场在法租界一律禁止。遇有私行赌博者，赌场及一切顾客须完全负责交付罚款。各种彩票、花会等之组织，在法租界一律禁止。例外者为除有法领事官准许，且按照情形规定应收之税率及添助慈善事业之款数。

其请求书应由赌场主办者说明摇彩名称、性质、目的、所收得数之分配法、发票数、票价、抽签法等。领事官可根据该申请书派员查勘及参与抽签，并要求详细之报告，必要时由专门会计师查核。关于国有之各种彩票发行者，无须特别请求书，在法租界未得到许可者，不得任意发卖(虽在别租界或区域有许可者)。

在任何情形之下，领事官可指令停止营业及收回许可，以上之特别许可证为个人所有，不得转移他人，每月由警务处收费十五元。

舞 场

一、舞场执照为个人所有，绝对不能转借别人。

二、每照须在领照前付款，一等舞场150.00^①，二等舞场100.00。

三、舞场必须在屋内，在屋外或屋顶者另领特别许可，每许

^① 该处现金计算单位为美元。下同。

可证须另交原屋内照之100%。

四、警察人员可于任何时间调查执照之权。

五、舞女须有身份证明书，注明年龄、住址、贴有照片，每证每三月征收五元，另有一种舞女证亦收洋五元。在遗失时可补领一份，另收洋二元。

舞场执照有随时取消之可能性。

未得到工部局执照者，绝对不能开设或制造酒精及酒类，此种执照为个人所有，每照每月收洋二十元。

旅馆征收捐

在执照以外警务处尚有一种特别保护费，每月征收一次，按下列表征收：

旅 馆 种 类	西式旅馆	中式旅馆
二十五间房以下者	15.00	10.00
二十五间至五十间房者	25.00	15.00
五十一间至七十五间房者	40.00	20.00
七十六间至一百间房者	50.00	30.00
一百以上者	60.00	40.00

奢侈捐

各戏院、影院、舞场及饭馆在执照以外尚须外加奢侈捐。

一、戏院及影院：

门票在0.50→0.99收 0.05

门票在1.00→1.99收 0.10

门票在2.00以上者收 0.20

二、舞场：饮料之5%

三、饭馆：饭费在二元以上者收5%

奢侈捐所征收之款数皆归付慈善及卫生事项，有违反以上条例者罚金一千元。

交还中国政府之土地税由工部局转收

(一) 由巴黎道以东者每亩收洋0.70两

(二) 由巴黎道以西者每亩收洋0.35两

各种版权登记捐

(一) 外国商^①:

买卖种类	等级	每月征收
银号、船公司、工厂、会社	1等	10.00①
大批发厂、进出货、旅馆、饭店等	2等	7.00
商店	3等	6.00
报馆、公事房、货车处、建筑公司	4等	5.00
包工、照像馆、大夫等	5等	2.00
小手艺人、裁缝、产科大夫、教员等	6等	5.00
临时商		

(二) 中国商:

商人、手艺人、由房租而定

房租至5.00者	1.00
房租从5.00至10.00	1.50
房租从10.00至15.00	2.00
房租从16.00至20.00	2.50
房租从21.00至25.00	3.00
最高征收数	20.00

银号、借款号、公事房(无附带营业者, 最少征收数) 3.00

兑换处、彩票售卖处(有附带营业者应加征) 2.00至3.00

银号带公事房 10.00

旅馆、由房租之最高价 15.00

冰窖 10.00至15.00

盐商 20.00

无线电捐

强度 1/250瓦特 每日征收 2.00

强度 251/500瓦特 每日征收 4.00

^① 皆由工商部局规定, 各买卖公司应列入种类。

强度 501/1000瓦特 每日征收 6.00

强度 1001/1500瓦特 每日征收 8.00

建筑工程捐

(一) 外国建筑：以砖及石盖建者

面积小于100方米，不超过二层者 20.00

每加一层应加 5.00

每加十方米 3.00

更改图费 15.00

拆改旧屋 15.00

(二) 中国建筑：三间房 10.00

四间至十间 20.00

每加一间 2.00

其他 30.00

每间屋子不得超过35方米

(三) 其他：

小建筑物 5.00

纪念品 20.00

纪念品穿过7.50米之马路或以上 200.00

拆屋捐(许可) 5.00

房租捐

(一) 房租按四季缴纳，每季应在第二个月内缴清，不得迟误。

(二) 凡租出房屋其捐款按上季所收数目核算，其新建房屋已经租出者，照第一次报告之数，工部局加倍收捐。

凡业主或业主派之人须于每季第一个月内，将前季所受租金全数确实报告工部局，倘该报告未能于每季第二个月一号以前到工部局，或已到局而不完全(数目不全或缺少签字)等等，工部局即按估价册核算房租捐款。

(三)业主所收之租金总额当完全报告本局，不得扣除任何费用，即租房时一切额外收入亦当报告。

(四)凡报告之数查明系属不确，即可议罚，其罚款应以虚报之数与工部局档案所定多出之数加三倍，譬如：工部局档案所定之数系一千五百元，而虚报之数只一千元，则档案多出之数即五百元，三五乃一千五百元，按八厘核算，其罚款即一百二十元。

房客如有房转租时，本局有特殊权使其在报告单上补足多收之租金，或本局自行定其房租，如有房客自费建筑房屋时亦如此。

报告房租

其报告房租。据报本季所收以上注明之房租确实无讹，并未丝毫扣减其计洋元：

第一季	共计洋元	有事声明	签押
第二季	共计洋元	有事声明	签押
第三季	共计洋元	有事声明	签押
第四季	共计洋元	有事声明	签押

天津市财政局为报送本市新旧区域及各
特别区各租界面积亩数表呈市政府文
附：面积亩数表一份

1936年2月11日

案奉钧府本年二月四日第四四四号训令内开：案准河北邮政管理局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五〇号函开：查本局前交通部邮政总局通饬内开，奉交通部令开：本部为明了各地人口分布之现

状以供行政计划之参考起见，由邮局办理全国人口及面积之调查。以市县或设治局为单位，根据各市县政 府户口籍登记簿，或商请市县政 府等设法调查或估计之，各市县政 府区域之面积向省政府、民政厅、土地局或各省陆地测量局调查之，每年调查一次于四月底以前汇齐造送。等因。查部颁办法全赖各机关协助调查，合行饬仰遵照，函请各市县政 府及各相关地方机关调查办理，以期准确迅速。等因。奉此，查此项调查专赖各机关协助，历经函请调查在案。本年又届调查之期，除函请本省民政厅通令各市县政 府切实协助外，相应函请贵市政府将所属区域之面积及户口人口数目分别男女查明示知。如原无登记，即请设法调查或估计之，以便依限汇报，并希见复，至纫公谊。等因。准此，查上年邮局函请调查本市户口面积，曾令据该局呈复，以本市面积尚未测竣，遂依据本府令发之划界图，并参照前土地局测成之旧市界图计算填报，汇案转复在案。兹准前因，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局遵照，将本市全幅面积精确数目查明，分区列表具报，以凭函复。等因。奉此，查本局增设测量队测量全市旧市界地亩之工作尚未完竣，而由县新划入之市界正在筹拟计划之际，尚未实行测量，所有全市面积及户口等确数殊无根据，惟有仍依据府前于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第二号密令颁发天津市划界图，计算旧市界及各特别区、各租界面积分别列表，具文呈送，敬请鉴核转复，实为公便。谨呈市长萧

计呈送天津市新旧区域及各特别区各租界面积亩数表。

天津市财政局局长 常鸿钧

附表

天津市财政局造送
本市新旧区域及各特别区各租界面积亩数表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日

新旧区域别	面积亩数 (市亩)	备 考
旧市界五等区	62,456.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特别一区	2,304.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特别二区	989.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特别三区	5,334.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特别四区	484.926	所填亩数系将比租界收回后改为特四区换给新契之市亩数目
旧市界英国租界	5,630.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法国租界	1,815.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日本租界	1,946.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旧市界意国租界	700.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
新划入市界区域	18,162.074	所填亩数系根据天津市划界图比例计算全市共149.821市亩，除去旧市界81,658.926市亩外，计新划入市界面积应如上数
新旧市界 合计	149,821.000	所填亩数系根据天津市划界图比例计算

说明：

本市新旧市界区域合计十四万九千八百二十一市亩，内：旧市界区域占有面积计八万一千六百五十八市亩九分二厘六毫，新划入市界区域占有面积计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二市亩零七厘四毫。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下)

黄 光 域

大英浸礼女公会*(Baptist Zenana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Baptist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年代及本部未详。1893年来华开教，在大英浸礼会扶助下布道于鲁、晋、秦三省。1914年设青州、邹平、太原、忻州诸总堂，有西教士10余人。嗣并于大英浸礼会，成为大英浸礼会的组成部分。

基督徒公会(Christians' Mission)

浙江宁波英国基督教新教女宣传会。1893年*何姑娘姐妹(Miss E. A. Hopwood及Miss L. M. Hopwood)发起创立。无特定宗派关系及信条(或称属五旬节派)。1906年有西教士11人，华牧1人，设有若干支堂及男女学校。1920年代教务渐次不振。1935年仅余西教士2人，郭姑娘(Miss G. G. Metcalfe)主其事。

丹国路德会；关东基督教罗德会；关东基督教信义会(Danish Lutheran Mission)

丹麦基督教新教宣传会。母会原称“Danske Missionsselskab”。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哥本哈根海勒鲁普。属信义宗。1893年柏卫(Rev C. Bolwig)等奉派来华开教。初拟于内地与同宗教会商得一隅之地为布道区，未果。柏氏乃偕外得劳(Rev. P. C. W. Waidtlöw)等于1895年转赴关东，与苏、袁长老会协商，划得沿海若干地区布道。翌年首在旅顺及大孤山设堂。逐步推广至岫

岩、凤凰城、安东、宽甸、桓仁、大连、绥化、哈尔滨、通化、瓦房店等处。1913年始有华牧1人。1916年有西教士47人，华传道109人，受餐信徒764人，小学校24所，中学校3所。1917年与其它信义宗差会合组中华信义会。1933年有10总堂，24支堂，西教士48人，受餐信徒2,830人。在安东、大孤山、岫岩、绥化开办有医院、学校及孤儿院等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在沈阳与苏、哀长老会合办有学校等。

北美瑞挪会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美国瑞典挪威基督教新教宣传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1891年旅美北欧侨民组织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893年孙芝城 (Rev. D. W. Stenberg) 等奉派来华开教，驻长安。越二年即辟西安府、兴平、陇州、桑家庄、乾州、蓝田等6总堂。嗣与内地会协商，是会西北地区事业归属内地会系统。1916年有西教士58人。1920年代在秦陇两省有长安、兴平、陇县、桑家庄、乾县、汧阳、武功、邠县、长武、平凉、泾川、静宁、西峰镇、固原等14总堂。1935年有西教士30人。所有相关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瑞国路德会；中华基督教路德会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Det Norsk Lutherske Kinamisjonsforbund”。1891年成立，本部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属信义宗。1894年来华开教，驻湖北老河口。渐次推广至郧阳、均州、石花街、房县及河南镇平、南阳、淅川、邓州、鲁山等地。既重布道，又重教育。总堂支堂所在均开办学校。1916年有西教士62人，华传道173人，受餐信徒1,232人。1935年有11总堂，22支堂，西教士70人，华传道110人（其中按立职员10人），

受餐信徒2,213人，主日学校在校学生1,121人。在老河口开办有圣经学校、神学校、西童学校及福利医院，在均县设有中国盲人收容所，在邓县开办有女子圣经学校。监督韩明理(Rev. K. J. Sam-set)及干事狄来泰(Rev. A. Tiltnes)驻老河口。

奇山所基督会；奇山会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The McMullan Memorial Mission)

烟台英国基督教新教宣传会。1895年前内地会教士马修真(James McMullan)夫妇创办。初以实业布道，嗣更转向教育布道。所办培真女学校，收容中国女子半工半读。除基础教义文化外，授以刺绣、编织、缝纫等技能。学校工艺所生产花边、绣货、发网、茧绸、草帽、毛刷等手工艺品。至1917年，陆续开办女学校4所，男学校2所，孤儿院1所，印刷厂1所。据估计，当时山东省内依靠奇山会就业者达万人之众。1917年有总堂1处，西教士4人。1920年代马修真夫人去世后由理事会管理，内地会教士扶学富(Pev. A. H. Faers)尝任理事长。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

美国约老会(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传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ynod of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1856年成立，本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属长老宗。1895年梁多马及陈安德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初居广州习华语。越二年溯西江抵德庆设堂布道。渐次推广至都城、罗定、封川、云浮、太平等地。1917年有西教士24人，华传道36人，受餐信徒545人，主日学校9所，小学校11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德庆真理学校、爱理女学及神道学校，罗定真道学校。1930年代初传至关东齐齐哈尔。1935年有会堂4处，西教士15人，受餐信

徒452人。开办有德庆惠爱医院及罗定博爱医院、博爱麻风院。谢牧师(Rev. E. C. Mitchell)主其事，驻罗定。

*朝圣会(Pilgrim's Mission)

德国瑞士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Pilger Mission auf St. Chrischona”。1865年作为内地会分支机构成立，本部瑞士圣克里斯肖纳。1895年来华开教，驻上海。归属内地会系统。曾辟有江西樟树、临江、南康3总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西教士9人。嗣渐无所闻。

协同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in Mongolia)

美国瑞典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1891年旅美北欧侨民组织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893年孙芝城(Rev. D. W. Stenberg)一行来华开教。嗣归内地会系统，华名“北美瑞挪会”。1895年孙氏抵蒙古地区，别辟蹊径，称“协同会”。在张家口学习一年语言后即北向游行布道。越二年西教士增至6人。在鄂尔多斯沙漠以北购得大片土地，意欲向蒙民推广农耕。庚子之变死5人，仅费安河(Rev. N. J. Freidstrom)一人脱逃。1902年费氏携妻返回，艰苦创业，至1917年已有可灌土地近6万亩。其时有西教士6人，开办有1所蒙古小学及两所汉民小学，受餐信徒40人。1935年有白灵庙及扒子捕隆两会堂，西教士4人，华传道2人，受餐信徒75人。

美瑞圆教会(Scandinavian America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本部未详。1896年来华开教。

德女公会(German Women's Missionary Un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Deutscher Frauen Missions-Bund”。成立年代未详，本部马尔切。1896年吴香珠等奉派来华开教，驻四川。属内地会系统。顺庆及开县相继设堂。1917年有2总堂，10数支堂，西教士4人。嗣本部迁罗斯托克。1935年有南充、西充、临江市3总堂，西教士8人。与湖南立本责会及广州礼贤会关系至密。所有统计资料均包括内地会项内。

来复会(American Advent Christia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American Advent Mission Society”。1897年成立，本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属浸礼宗。同年慕向荣(Rev. H. Malone)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驻南京。1899年设来复会通学学堂。1901年后逐渐推广，安徽芜湖、巢县、和州相继设堂。1917年有会堂5处，西教士16人，华传道46人，受餐信徒939人，主日学校11所，小学校10所。所办南京工艺学校收男女生，教授家具、席垫、铜器、面包点心制作及织布、缝纫诸技艺。1935年西教士减为3人。所属中等以上学校仅余在芜湖与基督会合办的私立萃文中学1所。医务尚有巢县卧牛山普仁医院及几处诊所。干事兼司库华得柴(Rev. J. Wharton)驻芜湖。

金巴答长老会，根本论长老会(Cumberl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0年成立，本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属长老宗。1897年浦牧师(Rev. T. J. Preston)及罗感恩(Dr. O. T. Logan)等奉派来华开教，驻湖南常德。1902年开始接收信徒。1903年创办广德医院及女学堂。1906年母会与美国长老会合并，在华差会随之成为北长老会的一部分。1920年代复单独见于记载，主要活动于广州一带。母会设于田纳西州南纳什维尔，西

名“Women's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苏格兰福音会女公会* (Church of Scotland Women's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Missions)

英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1897年来华开教，附属于苏格兰福音会。除布道外，主要经营女学校、孤儿院、妇婴医院及女子圣经学校等。所有统计资料均包括在苏格兰福音会项内。

瑞蒙宣道会 (Swedish Mongol Mission; Halong Osso and Urga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venska Mongolmissionen”。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斯德哥尔摩。无特定宗派关系。1898年来华开教，驻蒙古西北部。翌年于大马群哈拉乌素设堂。施医兴学以辅布道。尝设汉蒙学校一所，培植人材，以图发展。1917年有西教士3人。嗣教务逐渐推广。1934年有总堂3处，西教士8人，受餐信徒6人，主日学校学生16人。义牧师 (Rev. Joel Eriksson) 主其事，驻张北。

恩典会 (Grace Mission)

浙江塘栖镇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99年金乐德 (Alexander Kennedy) 夫妇创立。无特定宗派关系。初在水北地方购地建堂，得美国浸礼会信徒陈纪昌相助，引导程镜湖进教。程氏嗣后成为恩典会第一个华牧师。教务逐渐推广，雷甸、杨家桥、下舍、徐家庄、博洛、永泰等村镇相继立堂布道。1917年有1总堂，5支堂，西教士3人，华传道13人，受餐信徒393人。1923年因经济困难而归并于杭州美长老会。

大美复初会；复初会 (Reformed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1838年旅美德侨及少数法国瑞士侨民为恢复新教初期教会组织制度而成立，本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属长老宗。1899年派旅日牧师海维理(Rev. W. E. Hoy) 来华开教。翌年海氏抵湖南岳州，施医兴学以辅布道。至1917年，先后辟有岳州、辰州、湖滨诸会堂，设¹支堂。有西教士31人，华传道89人，受餐信徒289人，主日学校8所，小学校17所。长沙及南京尚有相关事业。曾与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其它长老宗教会联合，组成湘北长老区会。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1年有2总堂，7支堂，西教士22人，华传道155人，受餐信徒1,765人，主日学校15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岳阳私立贞信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湖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及普济医院护士学校，沅陵私立朝阳初级中学及私立贞德女子初级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武昌私立华中大学，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及私立雅礼中学。所办医院则有岳阳普济医院及沅陵宏恩医院。干事宝翰臣(Rev. K. H. Beck)驻岳阳。

挪华盟会 (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Det Norske Misjonsforbund”。1884年成立，本部克里斯蒂安尼亞(奥斯陆)。1899年来华开教，归属内地会系统。1903年王耀基(K. Vatsaas)首于陕西商县龙驹寨设堂布道，嗣渐推广至孤山坪及蒿沟。1921年商县城内立堂，山阳、雒南、商南相继开通。1935年两总堂有西教士5人。所有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遵道会；美国遵道会 (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Home and Foreign Mis-

sionary Society of the 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1838年成立，本部宾夕法尼亚州彭布鲁克。属卫斯理宗。1900年德慕登(Rev. C. N. Dubs)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初居汉口学习汉语，1901年偕内地会刘佐霖至长沙赁屋布道，翌年即购地设堂。嗣渐推广至湘潭、醴陵、攸县、茶陵等地。1918年有教会堂9处，西教士31人，华传道85人，受餐信徒610人，主日学校24所，小学校20所。开办有长沙遵道女子学校、醴陵遵道中学校及遵道医院。1920年代初与福音会合并，改以福音会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母会为本部，西名“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在华差会更西名为“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添辰州、辰谿及贵州铜仁3总堂。1936年有教会堂33处，西教士12人，华传道48人，受餐信徒2,002人，主日学校27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醴陵私立遵道初级中学及铜仁私立明德初级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及私立雅礼中学。所办医院则有醴陵遵道公医院及铜仁布道医院，均附设护士学校。会督戴一真(Rev. C. C. Talbott)驻长沙，干事顾乐(Miss J. E. Granner)驻沅陵。

立本责信义会 (Liebenzell Miss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Liebenzeller Mission”。1899年成立，本部符腾堡立本责(今译利本策勒)。1900年来华开教，归属内地会系统。初在江苏、山西、湖南诸省游行布道。1906年始定于湖南一省。长沙、宝庆、沅州、湘潭、衡州、武冈州、靖州、桃花坪、湘乡、洪江、新宁、两头塘先后设堂。1916年有西教士61人。嗣又推广至衡山、永丰司、晃县及贵州三江、水口诸地。1935年有会堂17处，西教士72人。与德女公会关系至密。会中费尔康(H. Witt)为内地会中国议会代表，驻长沙。所有相关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公信会 (Faith Mission)

芜湖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1年贺氏姐妹 (Miss G. Oviatt 及 Miss M. Oviatt) 创立。1934年西教士仅余贺姑娘 (Miss M. Oviatt) 一人。此会《中华归主》称“信公会”，与常见者异。同时，英文版记作美国教会，中文版记作瑞典教会，莫衷一是，特并志备忘。

芬兰信义会；湘西北信义会 (Finland Missionary Society; 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

芬兰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uomen Laketyssäura”或“Finska Missionssällskapet”。1850年成立，本部赫尔辛福斯。属信义宗。1901年石约翰 (Rev. H. Sjöblom) 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初驻上海，复转湖南西北路澧州，西名“Finland Missionary Society”。嗣得喜渥恩 (Rev. E. Sihvonen) 相助，津市、慈利、永定、临澧、石门、安乡、永顺相继立堂布道。其势奄有澧水上下千里之地。1913年更西名为“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1916年有3总堂，31支堂，西教士22人，华传道42人，受餐信徒1,200余人，小学校20所，中学校(附设师范)1所，妇女学校1所，传道书院1所。开办有津市济澧医院。1917年与其它同宗差会合组中华信义会。1920年所属华人教会亦随之加入，称中华信义会湘西总会。1935年有4总堂，29支堂，西教士24人，华牧4人，受餐信徒1,500人，主日学校20所。在津市开办有津兰医院；与其它同宗教会合办有渡口信义神学院。中国大议会会长兼大庸区会会长梅先春 (Rev. M. Meedar) 驻慈利；津市区会会长斐立根 (Rev. A. Flink) 驻津市；永顺区会会长柳德荫 (Miss I. Leppiniemi) 驻永顺。

南直隶福音会；南直隶会 (South Chihli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属信义宗。1896年侨美挪威侯牧师(Pastor H. W. Houlding)夫妇抵天津，得知南直广平及大名府属20县尚无布道事业，遂决意往探。翌年10月17日路遇一久居大名的伦敦会信徒，恳请侯牧前往布道。此一偶然因素决定了南直隶会以大名为本部谋求发展的前景。初，侯氏游行布道于南直隶及鲁西南间，推销圣书8万部，广泛散发解经小册子，同时学习汉语。1901年侯牧与来自7个不同宗派的14名教士组成南直隶福音会，暂居保定。1902年大名府建堂，次年本部迁大名。教务逐步发展，渐次推广至沧州、威县、曹州、临铭关、广平、开封等地。并在大名府建立了有名的福音村。福音村占地600余亩，内有果园、牧场、菜地、本部事务所、教堂、印刷所、圣书经销处、男女学校、招待所、牧师训练所等及数以千计的树木。1917年有西教士27人。1920年代渐无所闻。

鸟丝菴长老公会；纽丝菴长老公会(New Zealand Presbyterian)

英国新西兰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Zealand”。1869年成立，本部达尼丁。属长老宗。1880年起即在新西兰广东华侨中布道。1901年麦沾恩(Rev. G. H. McNeur)奉派来华开教，驻广州。为南半球来华之第一教会。初接办美国北长老会在广州的三座教堂及两所男学校，嗣渐推广至人和、三华店、高塘一带。1916年加入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有西教士16人，华传道33人，受餐信徒350人，主日学校7所，小学校7所。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为广东议会第七区会员。1935年3总堂有西教士14人。开办有广州江村普惠医院、普惠医院护士学校；与其它差会合办有广州协和神科学院。干事麦沾恩驻江村，戴蒙光(Rev. H. Davies)驻芳村。

北京藏蒙宣道会*(Peking Thibetan and Mongolian Mission)

北京及库伦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国别及本部均未详。1901年前来华开教。*大那牧师(Rev. O. S. Nostegaard, Sr.)驻北京，*小那牧师(Rev. O. S. Nostegaard, Jr.)驻库伦。未几即无所闻。

万国协和宣道会*(International Unio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1年成立，本部纽约市。一度在我国湖南省布道。

遵道会；挪美遵道会(American Lutheran Brethre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Mission Board of the Evangelical Norwegian Brethren”或“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Church of the Lutheran Brethren”。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属信义宗。1902年齐能(Rev. R. Kilen)等奉派来华开教，驻湖北枣阳。嗣渐推广至河南桐柏及平氏镇一带。1917年有教会堂4处，其它礼拜所28处，西教士14人，华传道38人，受餐信徒309人，主日学校3所，小学校12所。1930年添设唐河总堂。1934年有总堂4处，西教士10人，华传道20人，主日学校4所。监督聂呼褫(Rev. A. E. Nyhus)驻枣阳，干事吴亚拿(Miss Annie Holm)驻平氏镇。

瑞华盟会(Swedish Alliance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venska Alliansmissionen”。1900年*傅兰森(Rev. F. Franson)创立，本部荣彻平。1902年来华开教，驻山西丰镇，布道塞北，同时负责资助该地区7名前宣道会瑞典籍教士。1916年有西教士18人。1935年有丰镇、归化、包头、萨拉齐、毕克齐等7会堂，西教士20人。所有统计资

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雅礼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0——1901年间耶鲁大学毕业生在学校当局支持下组织成立，获公理会赞助，旨在推进远东文、理、神、医各科高等教育，本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无特定宗派关系。1902年德牧师(Rev. J. L. Thurston)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首至北京。翌年湖南十三差会会议邀雅礼会赴湘兴学，择定长沙为基地。德氏因健康欠佳1904年返美后去世。盖牧师(Rev. B. Gage)及德牧夫人德本康(Mrs. M. C. Thurston)等继至。1906年雅礼学校成立，嗣发展为雅礼大学。附设中学及医科、神科。1908年开始医务工作。为强调雅礼会工作特性，1913年更西名为“College of Yale in China”，并与湖南育群会合作组织湘雅医学会，获北京当局及美国罗氏医社支持，开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及新湘雅医院。1917年有西士30人。1930年代参与开办的事业有长沙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私立雅礼中学、湘雅医院护士学校、湘雅产科学校及武昌华中大学等。董事部代表兼司库何钦思(F. S. Hutchins)驻长沙。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General Conferenc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Denomination”。1863年成立，本部华盛顿。为一世界性团体，属基督复临派及安息日派的综合性派别，以星期六为安息日，强调基督复临的道理。1902年来华开教，首抵香港，旋转广州。翌年即至河南。1905年设印刷所于上蔡县，同年6月发刊《时兆月报》，刊载世界新闻及安息日会教义，读者甚众。嗣设亚属总会于上海，教务日兴。1917年有教会堂58处，西教士118人，华传道365人，受餐信徒5,722人，主日学校131

所，小学校83所。1934年除上海设中华总会外，分设有“华中”、“华东”、“关东”、“华北”、“华西北”、“华南”、“华西”诸联会及若干省会，有郾城、汉口、九江、桥头镇、南京、上海、杭州、温州、沈阳、张家口、北京、济南、长安、兰州、广州、香港、南宁、厦门、福州、成都、重庆、打箭炉、昆明等20余总堂，243支堂，西教士215人，华传道659人，受餐信徒14,546人，主日学校668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除桥头镇中华三育研究社及济南、广州、四川大堡私立三育研究社外，尚有郾城及汉口两校。所办医院则有上海圣心医院及上海疗养分院，惠阳安息日会医院（惠安医院），南宁安息日会医院，广州疗养卫生院，张家口华北疗养卫生院，郾城安息日会医院及疗养卫生院，打箭炉西藏基督医院，沈阳疗养卫生院及兰州男女医院等。所办上海时兆月报馆出版发行《时兆月报》周刊及中华总会会报《通音月刊》，前者流传甚广，销75,000份。会长米勒尔（Dr. H. W. Miller）驻上海宁国路；华中联会监督汪和仁（Pastor M. C. Warren）驻汉口法界，辖豫、湘、鄂、赣诸会；华东联会监督吴德（Pastor K. H. Wood）驻上海愚园路，辖皖、苏、浙北、浙南诸会；关东联会监督巴文宝（Pastor Nathan F. Brewer）驻沈阳，辖吉、黑、辽、松及间岛诸会；华北联会监督瑞赐义（Pastor W. J. Harris）驻北京大方家胡同，辖察、绥、冀、热、蒙、晋、鲁诸会；华西北联会监督爱培尔（Pastor G. J. Appel）驻兰州，辖青、陇、宁、秦、新诸会；华南联会监督许华钦（Pastor A. L. Ham）驻香港，辖粤、桂、闽北、闽南、汕头、客家诸会；华西联会监督韦更生（Pastor G. L. Wilkinson）驻重庆，辖川东、黔东、川西、黔西、西康诸会。

挪威信义会，信义会，中华信义会湘中总会 (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Det Norske Misjonssel-

skap”。1842年成立，本部斯塔万格。属信义宗。1902年戈德白(Rev. J. A. C. Gotteberg)、原明道(Rev. N. Arnetvedt)二教士及戈尔普、倪尔生(Dr. J. E. Nilssen)二医生来华开教，驻长沙。次年即建成长沙南正街及益阳五马坊两总堂。嗣艾香德(Rev. K. L. Reichelt)及赫资伯(Rev. A. Hertzberg)等踵至，教务日兴。渐次推广至宁乡、桃花巷、新化、东坪及东乡、崩嘞诸地。1916年有6总堂，49支堂，西教士35人，小学校60所。1917年与其它同宗差会合组中华信义会，辖境为中华信义会湘中总会。1924年支堂增至62处。1935年有7总堂，78支堂，西教士55人，按立华牧14人，受餐信徒4,479人，主日学校32所。开办有益阳桃花巷私立信义初级中学、信义医院及护士学校，新化信义医院，长沙信义女医院；与其它同宗差会合办有溆口信义神学院及《信义报》。此外还经营有瞽目院及孤女院等慈善福利事业。监督石城基(Rev. E. Smebye)兼中华信义会副总监督及湘中总会会长，驻长沙。

华南圣洁会 (South China Holiness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本部未详。1903年文玉堂(Rev. E. R. Munroe)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驻广州河南。1918年有西教士7人。嗣渐推广至陈村及高明。1920年代末并入远东宣教会。

神的召会 (Tsehchowfu Mission)

山西泽州府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3年前中国内地会“江桥七子”之一司米德(S. P. Smith)等发起创立。无特定宗派关系。1935年有教会堂5处，西教士5人，华传道7人，受餐信徒316人，主日学校1所，孤儿院1所，小学校2所。巴恩德(Miss B. E. Bastard)主其事。

循理会 (American Free Methodis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General Missionary Board of the Free Methodist Church of North America*”。1882年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属卫斯理宗。1904年安培生 (Rev. C. F. Appleton) 及苏斐尔 (Rev. G. H. Scofield) 奉派来华开教，驻四川学习汉语。1906年复派李安东 (Miss Clara Leffingwell) 等女教士至郑州。部署初定，李氏即患病身亡。差会遂命安、苏二牧放弃四川，同至河南开辟教区。郑州、荥泽、开封、杞县相继设堂。1917年有3总堂，6支堂，西教士17人，华传道45人，受餐信徒160人，主日学校6所，小学校8所。嗣陆续传至河阴、荥阳、陈留及江苏清江浦诸地。1934年有6总堂，20支堂，西教士22人，华传道43人，受餐信徒616人，主日学校23所。开办有杞县格理倪兰纪念医院及开封圣经学校。会督谢可法 (Rev. E. P. Ashcraft) 及司库白美德 (Miss M. J. Peterson) 驻开封，干事司崇德 (Miss M. G. Sayre) 驻杞县。

圣道会 (Evangelistic Prayer and Missionary Union; Evangelica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加利福尼亚洲奥克兰。属正宗派。1904年来华开教，驻广东肇庆；1917年有西教士5人，华传道18人，受餐信徒167人，主日学校1所，小学校1所。嗣本部迁圣安娜。1934年有西教士3人。干事毕贤荣 (Rev. E. P. Burtt) 驻高要。

福音会；北美福音会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成立年代未详，本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属卫斯理宗。1904年来华开教。

1906年于湖南辰州设堂。1913年推广至贵州铜仁。1917年两总堂有西教士11人，华传道24人，受餐信徒74人，主日学校1所，小学校4所，工艺学校1所，医院1所，印刷所1座。1920年代与美国遵道会合并。

信义会，北美信义会(Augustana Syno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China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Augustana Synod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1902年成立，本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属信义宗。1905年易德文(Rev. A. W. Edwins)夫妇奉派来华开教。翌年即于许州设堂。嗣逐渐推广至河南府、汝州、禹州、郏县、宝丰诸地。1917年有西教士34人，华传道73人，受餐信徒33人，主日学校23所，小学校22所。同年与其它同宗差会合组中华信义会，为选民会员。1923年母会改组，更西名为“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Augustana Synod”，迁本部于明尼阿波利斯。1933年有许昌、洛阳、偃师、禹县等6总堂，12支堂，西教士31人，华传道155人，受餐信徒1,781人，主日学校36所。在许昌开办有信义会医院、美国信义医院护士学校及一所普通初级男中学，在洛阳开办有福音医院，在禹县开办有孤儿院，此外，与其它差会合办有鸡公山美国学校、汲口信义神学院、汉口中华信义会书报部及信义会公所等事业。会长贝约翰(Rev. J. L. Benson)及副会长孙维德(Rev. V. E. Swenson)驻许昌；干事艾期乐(Miss E. M. Akins)驻禹县；司库康尔伯(Rev. G. Carlberg)驻汲口。

孟那福音会，福音会(China Mennonite Mission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西名原称“China Mennonite Mission Association”。1905年成立，本部堪萨斯州希尔兹巴勒。属浸礼宗门诺派。1901年有包理志(Rev. H. C. Bartel)夫妇代表

一旅美德侨门诺派公会来华开教，驻胶州，是为孟那福音会来华之先声。1905年孟那福音会成立，包氏夫妇即代表福音会在曹县及单县设堂，以次推广至曹州府及河南虞城、柳河、睢州、宁陵、开封等地。1917年有8总堂，15支堂，西教士27人，华传道74人，受餐信徒258人，主日学校2所。在曹县开办有孤儿院、瞽目院、工艺学校及女学校。1934年6总堂有西教士16人（来自门诺派4个不同公会），受餐信徒1,000人，监督包理志及干事包忠义（Rev. L. H. Bartel）驻曹县。

传道会(Emmanuel Medical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苏格兰格拉斯哥。1906年前后来华开教，驻广西南宁。以医布道，创办经营以马内利医院。1916年有西教士3人。祁理扶（Rev. H. L. Clift）夫妇主其事。1923年由圣经差会接办。

新约教会(China New Testamen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洛杉矶。属浸礼宗。1907年来华开教，驻广东北海。通常仅有西教士数人。1920年代渐无所闻。

救恩会(Ebenezer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威斯康星州沃特敦。近卫斯理宗。1907年来华开放，驻河南泌阳。柳心良（Rev. W. H. Nowack）主其事。1917年有西教士7人。开办有救恩会孤儿院等社会福利事业。1930年代中改组为华人教会，以华牧为会长，西教士充合作者及顾问。此会库寿龄（S. Couling）《中国百科全书》记为南直隶福音会之分支会，本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循道公会，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United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1907年英国卫斯理宗在华布道之三会，即直鲁的圣道堂、甬瓯的偕我公会及滇黔的圣经基督徒会联合组成，本部伯明翰。1917年北部、东南部、西南部三大治域有唐山、永平、武定、朱家寨、天津、北京、宁波、温州、昭通、东川、威宁、石门坎、四方井诸总堂，381支堂，西教士47人，华传道357人，受餐信徒15,128人，主日学校71所，小学校43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温州艺文学校及宁波斐迪学校；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北京汇文大学神学院等。所办医院则有朱家寨循道施医院、武定循道施医院、永平循道医院、温州白累德医院、宁波普仁医院、昭通福滇医院等。1932年与循道会等合并为循道公会。

肥柏基督教会(Mission Help)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7年来华开教，驻江苏砀山，独立布道，初无会称。1924年由于发展需要启用现名，德文原称“Missionshilfe”，本部肥柏（今译费尔伯特）。1934年有西教士5人，华传道15人，受餐信徒723人，主日学校学生150人。出版发行有德文双月刊。干事谷约翰（Rev. E. Kuhlmann）驻砀山。

长老会(Metropolitan Presbyterian Mission)

上海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7年前新教中文年鉴《日用指明》主编赫显理（Rev. H. G. C. Hallock）创立。除在上海市内布道外，经营若干主日学校及走读学校。中华普益书会为赫氏主持的出版事业。据1935年统计，西教士仍仅赫显理一人。

万国邮电基督会(International Postal Telegraph Christian Associat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0年代英国某邮局职员创立，本部伦敦。无特定宗派关系。1907年，赫尔 (J.A.Heal) 夫妇奉派来华开教，设支会于上海，以在邮电局所职工中布道为事。翌年发刊四季福音报，印1,500份，寄赠全国邮电局所。至1915年，每季印发9,000份之多。同时以圣经寄赠各局。嗣于汉口及光州增设支会。1920年代后期渐无所闻。

万国改良会 (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

国际基督教新教社团。成立年代未详，本部美国华盛顿。1907年派代表来华，设支会于北京。“编书籍、刊图画、规政府、警社会”，宣讲福音，鼓吹禁止烟酒嫖赌。前北长老会教士丁义华 (Rev. E.W.Thwing) 总其事。1915年北京支会更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表示经济上已然自立。附设福音研究社。

基督公同使徒教；基督公同使徒在郇会 (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伊利诺伊州郇城(今译宰恩城)。无特定宗派关系。1908年来华开教，设东方总部于上海。以罗安德 (Rev. F.M.Royall) 为总长老，惟经福 (Rev. C.F.Viking) 为长老，霍思经 (Miss E.Hosken) 为女执事。1917年有西教士8人。1920年代后期渐无所闻。

信义公理会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of the USA”或“Den Lutherske Frikirkes Hedningemission”。1899年旅美北欧侨民组织成立，本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属信义宗。1908年来华开教，驻豫东。归德及睢州相继设堂。1917年有西教士5人。嗣渐推广至柘

城，鹿邑及北京、汉口诸地，加入中华信义会。1935年4总堂有西教士7人，华传道23人，受餐信徒307人，主日学校73所，主日学校学生2,057人。尝与加拿大圣公会合办医院。干事孔思德（Rev. P. T. Konsterlie）驻归德。

美普会（Methodist Protestan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1880年前成立，本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1900年派两名女教士来华开教，未果。1909年再派海宁尔（Rev. C. S. Heininger）夫妇等来华，接办公理会1860年代在张家口地区开创的教务。初有青圪塔及蔚县两支会。嗣蔚县改隶挪威福音会。1914年前宣道会教士生得本（Rev. C. G. Soderbom）在宣化所创教会归并于美普会，教务渐次发展。1917年有教会堂3处，西教士4人，华传道22人，受餐信徒356人，主日学校4所，小学校6所。1925年母会与美普会女公会合并，更名“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本部迁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35年有教会堂14处，西教士5人，华传道18人，受餐信徒2,409人，主日学校3所，小学校1所。开办有张家口长城神道学院及万全惠济医院等文教卫生事业。司库生得本及干事魏好仁（Rev. H. S. Williams）驻张家口。1939年与美以美会及监理会合并为卫理公会。

神爱馆（Angarrack Christian Mission; Japanese Christian Mission）

上海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9年*施姑娘（Miss France M. Smith）发起创立，以旅沪日侨为布道对象。/*赫姑娘（Miss L. Hill）及*贝姑娘（Miss R. J. Bellinger）等先后与其事。1920年代渐无所闻。《中华归主》英文原版记此为英国教会，而中文版却

径称之为日本教会，莫名其妙。

海面传道会；海面布道会（South China Boa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9年成立，1911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设本部。无特定宗派关系，以华南疍民为布道对象。其会事业当以1912年杜先生（E. Drew）及杜玉兰（Miss Florence Drew）创建“启明福音船”，发起“广东河南布道团”为起点，该船可容百余人坐而听道。嗣得长老会刘英杰医师相助，辅以赠医施药，添“义旭福音船”。1914年更添“义学船”，称“水上基督义学”，招疍家子弟上船读书。1917年仅西教士3人。1933年有广州、陈村、曲江、清远、梧州5总堂，西教士10人，华传道5人，受餐信徒200人，主日学校2所，15只福音船泊于沿江各处。李士（Rev. E. W. Raetz）总其事，驻广州东山。

使徒信心会；使徒信道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

国际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美国阿肯色州霍特斯普林斯。为一极具分离倾向的团体，属五旬节派。本世纪初来华开教。上海、大同、太原、阳高、宁波、杭州、榆林，苏州、平定州、丰镇、大名、正定、宣化、北京、天津、云南府等地先后设堂。1919年有西教士45人。1936年仅上海一堂见于记载，蒲姑娘（Miss E. L. Brown）主其事。与神召会及英五旬会等关系至密。

坎那大圣公会；河南中华圣公会（Canadian Church Mission）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1883年成立，本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属圣公宗。1909年福州安立间会

（大英教会安立甘）教士怀履光（Rev. W. C. White）被选为坎圣公会主教，奉派至河南辟布道新区。翌年抵开封，设主教座堂。力倡教育布道，主张自立、自养、自传。旋即推广至归德。1912年与英、美同宗各会合组为中华圣公会，辖境称“河南中华圣公会”。1917年有2总堂、7支堂，西教士17人，华传道71人，受餐信徒133人，主日学校13所，小学校16所。所属中等学校有开封马利亚女学校及圣安得烈学校；所办医院则有开封圣保罗女医院及归德弥赛亚医院。此外在开封设孤儿院1所，授以手工等生计教育，留院生40余人。1935年有2总堂，4支堂，西教士17人，华传道25人，受餐信徒1,054人，主日学校19所。开办有开封私立豫中中学及归德圣保罗医院等文教卫生事业。主教郑和甫及司库宋作诊（Rev. Canon G. E. Simmons）驻开封。

辅道福音会（Christian Faith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本部未详。属五旬节派。1909年来华开教，驻广州。开办经营辅道女校，“齐姑娘”（Miss A. Lee Chiles）主其事。1930年代渐无所闻。

. 圣洁会；坎圣洁会(Canadian Holiness Movement Mission)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属圣洁派。1910年来华开教，驻湖南常德，旋即推广至安乡。1917年有西教士7人，华传道4人，小学校2所。1937年仅余西教士3人。干事查四教（Rev. A. A. Caswell）驻常德。

友爱会（Church of the Brethre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General Mission Board of the Church of the Brethren”。1884年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

埃尔金。属浸礼宗。1910年库範恪（Rev. F. H. Crumpacker）等奉派来华开教，驻山西。首设会堂于平定，嗣渐推广至辽州、寿阳、太原、沁州一带。北京及上海亦曾见其踪迹。1927年后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5总堂有西教士28人，华传道44人，受餐信徒2,065人，主日学校4所。开办有平定友爱医院、辽县友爱医院及寿阳友爱男女医院。干事梅尔思（Rev. M. M. Myers）驻太原。

神的教会；上帝教会（Church of Go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Missionary Board of the Church of God”。1909年成立，本部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属基督复临派。1910·胡惠廉（Rev. W. A. Hunnex）夫妇等奉派来华开教，驻江苏镇江。嗣渐推广至上海、南京及张家口诸地。1919年有西教士7人，1937年仅余上海一总堂，王姑娘（Miss B. M. Watson）主其事，驻长浜路。

太平洋布道会（Pacific Coast Missionary Society）

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温哥华。1910年来华开教。上海、杭州、西兴、义桥诸地先后设堂布道。1934年有4总堂，20支堂，西教士7人，华传道20人，受餐信徒1,000人，主日学校学生200人。干事汉福思（Miss F. O. Hamilton）驻杭州羊市街。

通圣会（National Holiness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National Holiness Missionary Society”。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系跨宗布道团体，强调训练本色教士以播福音，会制近似美以美会。1910年来华开教，或以为系南直隶会之派生会。首批

教士德维复 (Rev. W. Taylor) 及陶纯虾 (Rev. C. W. Troxel) 等驻山东南馆陶，渐次推广至东昌府及桑阿镇。1916年两总堂有西教士 9 人。嗣添阳谷及天津诸堂。1935年 5 总堂有教士 22 人，华传道 62 人，受餐信徒 1,211 人。开办有馆陶教会施医院；聊城及天津设施诊所，天津设圣经学校。会督陶纯虾驻天津特一区吉林路。

神召会福音堂；神召会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属五旬节派。1910年来华开教，驻山西。先后辟有大同、岱岳、崞县诸堂。1928年有西教士 8 人。1930 年代中渐无所闻。

自理会 (Mid-Yunnan Bethe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10年(或作1915年)自养教士甘素珍(甘素贞，Miss C. Morgan)创立，本部云南楚雄。布道区包括楚雄、姚安、牟定、盐丰、大姚等滇中 10 县。1933 年 6 总堂有西教士 5 人，华传道 5 人，受餐信徒 300 人，主日学校 2 所，幼稚园 2 所，施诊所 2 处。华教士谢静柏总其事。驻美代表处设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

德国学生传道团 (German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s)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西名原称 “Studentenbund fuer Mission”。1905年前后成立，本部及来华年代未详。据·赫牧师 (Rev. H. Hermann) 1911 年报告，团内有医士 5 名，女医士 1 名、牧师 6 名、技师 2 名、科学家 2 名。其后渐无所闻。

万国四方福音会 (Emmanue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11年来华开教。先后于上海及山东泰安设堂布道。1935年两总堂有西教士3人。开办有学校等文教福利事业。与使徒信心会及神召会关系至密。监督陆慕德（Mrs. Emma B. Lawler）驻上海。

孟那浸信会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oreign Miss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Mennonite Brethren of North America”。1911年成立，本部堪萨斯州希尔兹巴勒。属浸礼宗。同年卫英士（Rev. F. J. Wiens）等奉派来华开教，驻福建上杭。1920年代推广至永定。1929年停止活动，西教士转绥远参加卓资山福音会工作。1934年恢复在闽活动。西教士仅数人。卫英士主其事。

清洁会，美国清洁会 (Mennonites of North America; Mennonite General Conference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Mennonites of North America”。1880年成立，本部堪萨斯州格塞尔。属弟兄派。1911年薄清洁（Rev. H. J. Brown）夫妇等奉派来华开教，驻直隶开州，辟东明，长垣为布道区。1917年有西教士5人。嗣渐推广至清丰、南乐、大名诸地。1934年濮阳（开州）及大名两总堂有西教士16人，受餐信徒849人。在濮阳开办有洁金医院（清洁医院）及清洁会医院护士学校。会长薄清洁驻濮阳。

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

国际基督教新教联合宣教会。1912年4月由美国圣公会、大英教会、安立甘会及坎那大圣公会等在华圣公宗差会协和组成。凡11辖境，即江苏、四川、山东、鄂湘、福建、港粤、浙江、桂湘、河南、皖赣、华北11布道区域。各设会督，各有议会。每三年合开总议会一次。1930年代中华圣公会名下有5西差会（前述4会外，增“圣经差会”），1自立教会。辖江苏、香港、浙江、华北、四川、汉口、山东、福建、桂湘、河南、安庆、陕西12主教区。有教会堂739处，西教士569人，华传道970人，受餐信徒34,612人，主日学校457所，医院27所。全国总议会设于北京象坊桥。主教议会议长及全国总议会委员长鄂方智(Rt. Rev. F. L. Norris)，干事史多马(Rt. Rev. T. A. Scott)，书记蒋翼振及罗德培(Rev. W. P. Roberts)；代表议会议长沈子高，副会长严奇清。出版发行中文会刊《圣公会报》。相关事业详见组成各差会。

中美信义会，福音道路德会，路德会（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Synod of Missouri, Ohio and Other States”。1893年成立，本部密苏里州盖洛德。属信义宗。1912年来华开教，驻汉口。1917年有西教士6人，华传道9人，受餐信徒26人，主日学校2所，小学校5所。嗣本部迁圣路易斯。教务逐渐推广至宜昌、沙市、施南、系马口，以及四川夔府、万县，河北阳襄等地。1934年8总堂有西教32人，华传道104人，受餐信徒707人，主日学校10所。在汉口开办有协同神学院及西童学校，在施南开办有孤儿院及施诊所。干事崔美满(Rev. E. C. Zimmermann)驻沙市。

女执事会(Friedenshort Deaconess Miss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Friedenshort Diakonissenmission”。1912年成立，本部上西里西亚梅胡维茨。同年来华开教，驻贵州。属内地会系统。主要活动于安顺、大定、毕节一带。1935年两总堂有西教士4人，影响有限。相关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光州信义会(Lutheran Syno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United Norwegian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1890年旅美挪威侨民组织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属信义宗。1912年来华开教，驻河南光州。嗣渐推广至光山、息县及鸡公山等地。1917年有西教士13人。同年与鸿恩会及美瑞路德会合并，是为豫鄂信义会。

英五旬会(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for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09年成立，本部伦敦。属五旬节派，与上帝教会关系至密。1912年来华开教，驻云南。云南府、丽江及甘肃贵德厅相继设堂。1917年有教会堂17处，西教士27人，受餐信徒441人，主日学校9所。嗣渐推广至阿墩子、富民、宜良、文山、思茅、开远、芷村、弥勒、广南、剑川、泸西诸地。常深入彝、苗、佤等少数民族中布道。1935年有10总堂，西教士19人。干事兼司库武建勋(Albert Wood)驻昆明东关露水河。

五旬节圣教会；神召会(Pentecostal Holiness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General Mission Board of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成立年代未详，本部佐

治亚州富兰克林斯普林斯。属五旬节派。1912年来华开教，驻广东。香港、北海、那人相继设堂。1934年有西教士11人，卢亨利（Rev. T. H. Rousseau）总其事，驻香港。

苦力车夫会；上海力夫福音会；上海基督教车夫听道处 (Mission to Rickshaw Men)

上海国际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13年6月公共租界福州路老巡捕房前总巡，英商玛达生洋行主人玛达生（G. Matheson）发起创立，以上海人力车夫为布道对象。无特定宗派关系。初设于开封路，嗣迁阿拉白司脱路。白天教人识字，演讲卫生，晚上解经布道。冬季往往为车夫提供住处，兼施粥、施衣、施药。且每周为车夫家属讲道一次。1915年即有领洗者35人，记名者200余人。后因听者日众，又于嘉兴路设一分堂。玛达生自任会长，伊约瑟（J. J. Evans）及力为廉（W. H. Lacy）先后兼任司库。1920年代初迁本部于仁记路。1939年尚见于记载。会长为宇林报社长·戴维斯（R. W. Davis）。

皮斯堡圣经学校差会；布道会（Pittsburgh Bible Institute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Pittsburgh Bible Institute”。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宾夕法尼亚州皮斯堡（今译匹兹堡）。1913年来华开教。驻湖北来凤。1915年推广至施南府。1917年有西教士3人。1922年后转移至四川万县、巫山及湖北郧阳一带布道，更西名为“Evangelization Society of Pittsburgh Bible Institute”。1935年3总堂有西教士8人，主日学校4所。在万县开办有圣经学校及女子慈善院。监督·巴牧师（Rev. E. O. Parker）驻万县。

喜信会(Swedish Independent Baptist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ribaptistsamfundets Mission”。1888年成立，本部蒂达霍尔姆。属浸礼宗。1913年（或作1918年）来华开教，驻陕西榆林，有西教士4人。1935年榆林一堂西教士仅倪尔逊（Rev. A. Nelson）等2人。

便以利会(South China Peniel Holiness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Peniel Missionary Society”。1895年成立，本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属五旬节派，以坚持城市街头布道为特色。1913年前后李顺（Rev. A. K. Reiton）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初驻肇庆，嗣转香港。1914年11月首设会堂于九龙上海街。渐次推广至南头、西乡、深水埔、九龙城、官涌、长洲、阳江诸地。1936年3总堂有西教士11人。监督李顺驻油麻地。

上帝教会；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来华开教年代未详。与五旬会、使徒信心会及英五旬会等关系至密，有关统计资料常相混淆。1914年于阿肯色州霍特斯普林斯成立总议会，本部西名原称“Foreign Missions Department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c.”。1919年有正定、枕头、希马、康庄、高邑、涞水、栾城、北京、新乐、天津、上海、怀集、广州、白泥、西南、王水、横江、香港、澳门、太原、泰安、济宁、西安、各沙土等会堂，西教士近50人。嗣迁本部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1934年有青海、甘肃、华北、华南、云南及关东6区，添湟源，明噶尔、拉卜楞、岷州、张北、宁波、大常镇、榆次、青岛、蒲圻、钟山、贺县、都城、南海、开建、芦苞、台

湾、开远、凤县、路南、维西、昆明、沈阳诸会堂，有西教士75人，华传道21人，受餐信徒6,258人。青海区牧师柏立美（Pastor V.G.Plymire）驻湟源；甘肃区牧师·韦尼亞（Pastor J.A.Vigna）驻岷州；华北区牧师韩森（Pastor H.E.Hansen）驻北京；华南区牧师伟琳信（Pastor W.R.Williamson）驻香港；云南区叶淑贞（Miss G.C.Agar）驻开远；关东区牧师匡马丁（Pastor Martin Kvamme）驻沈阳。

宣圣会（Chrch of the Nazarene）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General Missionary Board of the Pentecostal Church of the Nazarene”。1897年成立，本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属五旬节派。1914年4月5日首在山东朝城设堂。1917年有西教士6人，华传道14人，受餐信徒31人，主日学校1所。1919年于直隶大名府设驻华总部。主要活动于鲁西北及冀西南。1935年有朝城，大名及永年3总堂，33支堂，西教士14人，华传道65人，受餐信徒1,321人，主日学校15所。在大名开办有宣圣会医院及圣经学校。监督魏义绥（Rev.H.A.Wiese）及干事费济中（Dr.R.G.Fitz）驻大名。

五旬会；神召会（Pentecostal Missionaries）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来华开教年代未详，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属五旬节派。与上帝教会关系至密，有关统计资料常相混淆。1917年有西教士35人。主要活动于两广及港澳。1935年有西教士15人，分布于河北涞水、栾城、石家庄、新乐、元氏及山东德县诸地。

坎那大五旬会*（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Canada）

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安大略省伦

教。属五旬节派。1914年来华开教，驻广东。1935年有香港、清远、四会诸总堂，西教士7人。马理信（Rev. J. E. Morrison）主其事，驻清远。

协力公会（Norwegian Mission Alliance）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Norske Allianceemisjon”。1890年成立，本部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1914年来华开教，驻直隶。至1934年，已辟有龙门、保安、张家口、赵川、赤城、怀安6总堂，西教士14人，受餐信徒400人。在张家口开办有一所医院。

恩典会（Grace Evangelica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纽约州布鲁克林。为独立差会。1915年前来华开教，驻河南固始县鸡公山。1918年设第一总堂，有西教士5人。施锋德（J. U. Stotts）主其事。1920年代渐无所闻。

希伯仑会（Hebro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Hebron Mission, Inc.”。成立于北美之希伯仑（今译希伯伦），具体年代未详，本部加利福尼亚州巴巴拉。为独立差会。1915年（或作1911年）来华开教，驻广东官山。嗣推广至沙头南。1917年有西教士4人。除布道及主持十余乡镇教堂外，尚开办有孤儿院、工艺学校及圣经学校。1934年官山一堂有西教士3人，华传道22人，受餐信徒593人，主日学校学生300人。总理兼司库何义思（Miss Ruth Hitchcock）。

自立信义会（Independent Lutheran Mission）

河南唐县（涉源）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15年柏牧师（Rev.

E.O.Bœn)创立。为美国独立信义宗之宣教事业。属信义宗。仅有西教士2人，影响有限。1930年有唐河县一总堂，柏牧师主其事。1934年停止活动。

瑙威福音会；挪威福音会(Norway's Free Evangelical Mission to the Heathen; Fre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Union of Norway)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Norges Fri Evangeliske Missionsforbund”。1915年成立，本部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实为独立五旬节派教士的松散联盟。1916年金宝立(Parley Gulbrandsen)及金宝森(Henry Gulbrandsen)等奉派来华开教，驻直隶新保安及蔚州。1920年代渐次推广至宣化、沙城堡及桃花堡。1934年联盟解散。原有教士分别获挪威、美国及当地教会资助，自愿结合继续其布道事业。1935年新保安有9支堂，西教士3人，华传道18人，受餐信徒224人，主日学校5所，金宝立主其事；蔚县有西教士4人，华传道10人，受餐信徒240人，主日学校5所，金宝森主其事；宣化有2支堂，西教士3人，华传道3人，受餐信徒40人，主日学校3所，裴德森(Miss R.E.Pedersen)主其事；沙城堡有西教士3人，华传道5人，受餐信徒20人，主日学校2所，石崑玉(Miss M. Askje)主其事；桃花堡有西教士2人，华传道5人，受餐信徒102人，主日学校2所，儒德孚(Pastor W.Rudolph)主其事。

南云南会；滇南教会(South Yunnan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15年前内地会教士富勒敦(J.D.Fullerton)等发起创立。首在云南思茅厅设总堂，渐次推广至普洱。在彝、苗村寨中布道。教务发展，信者日众，计百余寨中总有千户以上，乃不得不分立新堂。其后迁总堂于猛烈，遂以猛烈

为布道中心。所属各支堂多以华牧主持。1930年代渐无所闻。

澳洲基督会、基督徒会(Churches of Christ in Australia)

英国澳大利亚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ederal Foreign Missionary Committee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ustralia”。1902年成立，本部南澳大利亚州安德莱德(安利区)。1916年来华开教，初驻上海，嗣转四川会理设堂。1930年代初有西教士6人，受餐信徒40人。尝于上海昆明路设基督学校，会理设医院。1933年3月所派教士全部撤回本国，仅以专款资助其它教会在华布道。

救世军(Salvation Army)

国际基督教新教团体。1865年英国牧师卜威廉(普斯，W. Booth)创立，总部伦敦。1878年仿照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分将、校、尉、士诸等级，卜氏自任“大将”。1880年(或作1878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注重在下层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1916年遵创建人卜氏遗命派员来华，初抵烟台，旋设本部于北京西堂子胡同。开办语言学校、女子工艺所、男学校、培训中心、礼拜所及粥厂、洗澡堂子，出版中文会刊《救世报》。事业迅即推广。天津、保定、正定、通州、大沽、圈头、任邱、胜芳、南口、定县、高阳、张家口、石家庄、丰镇、烟台、济南、泰安、福山、大同、太原、太谷、上海、南京、沈阳先后设军营。1930年传入华南，树军旗于香港，嗣在广州东山设营，发展华南诸地事业。1935年有西教士65人，华传道177人，教徒4,065人，在定县开办有救世军医院，北京及上海设有培训中心，男女学校及收容所、感化院等。华北本部指挥官边卫德(Lieut-Commissioner A.J. Benwell)及总干事卢雅哲(Brigadier A. Ludbrook)驻北京王府井大街。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南区本部

迁香港九龙塘，指挥官达维廉（Brig. Wm. Darby）驻香江。其后更扩展至重庆、成都等后方城市。

湖南圣经学校逐家布道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Book Distribution Work）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先是，1910年长沙内地会发起创建逐家布道团，组织人员赴穷乡僻壤挨家挨户宣讲福音。首任干事为内地会美籍教士葛荫华(Dr. F. A. Keller)。初仅一队6人，未几扩大为6队，定名“湘桂赣逐家布道团”。1917年得洛杉矶圣经学院赞助，于长沙设立湖南圣经学校，培养布道人员，正式启用“湖南圣经学校逐家布道团”会名。1935年有西教士4人，葛荫华总其事。据载，由此而信教者数以万计。

豫鄂信义会（Lutheran Unite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Norwegian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1917年由在华布道的鸿恩会、美瑙路德会及光州信义会三母会合并成立，本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属信义宗。三会在华事业随之合并，统称豫鄂信义会。布道区域包括湖北樊城、太平店、滠口，河南汝宁、鸡公山、新野、确山、罗山、正阳、遂平、光州、邓州、息县。其时有教会堂43处，西教士77人，华传道328人，受餐信徒4,482人，主日学校31所，小学校100所，中学校4所，师范学校1所，医院1所。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济南齐鲁大学及滠口信义神学院。同年，联络鄂豫同宗教会，发起组织中华信义会。1935年有西教士53人，受餐信徒5,260人，主日学校学生2,514人。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樊城私立屹北初级中学及信阳私立义光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汉口信义书局。所办医院有潢川信义会医院、信阳协和医院（豫南大同医院）及确山慈仁医院。监督胡立

美(Rev.G.O.Holm)驻确山。

中华信义会(Lutheran Church of China)

国际基督教新教联合教会。1917年8月经鸡公山会议议决，由部分在华信义宗差会联合组成。先后参加者有豫鄂信义会、北美信义会、芬兰信义会、挪威信义会、湘北瑞华信义会、德长老教会、巴陵信义会、信义公理会、丹国路德会、粤南信义会及鲁东信义会等。总部开办有滠口信义神学院、青岛中华信义女子神学院、汉口中华信义会书报部及信义会书局等。据1933年不完全统计，组成各会有总堂92处，支堂374处，西教士256人，华传道714人，受餐信徒21,853人，主日学校190所，中学校7所，瞽目学校7所，孤儿院2所，医院8所，麻风院1所。1934年6月大议会总监督朱浩然；副总监督祖起舞、石城基(Rev.E.Smebye)；书记陈建勋、贝约翰(J.L.Penson)；司库胡立美(G.O.Holm)、毋振民；统计干事安保罗(P.P.Anspach)。

基督会女公会*(Christian Woman's Board of Missions)

美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1874年成立，本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来华年代不详。开教后驻安徽庐州府，嗣推广至江苏南京及南通。1919年与基督会合并，其时有西教士5人。

湘北瑞华信义会(Church of Sweden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venska Kyrkans Mission”。1874年成立，本部乌普萨拉。属信义宗。1918年来华开教，活动于长沙一带。嗣加入中华信义会，为选民会员。1934年长沙总堂有支堂9处，西教士8人，华传道4人，受餐信徒187人，主日学校1所。会长查师德(Rev.E.Dahlstrom)驻长沙。

自由挪威会* (Free Norwegian Mission)

山西平定州挪威基督教女宣教会。使徒信心会挪威籍教士史兰德 (Miss E. Søyland) 等发起创立。与使徒信心会关系至密。1918年前后见于记载。

信义长老会(Norwegian Evangelical Lutheran Free Church Mission.)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Norske Evangeliske Lutheriske Frikirkens Kinamision”。1915年成立，本部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属信义宗。1918年夏明华 (Rev. O. A. Sommernes) 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初驻湖北枣阳。旋转陕西兴安府，赁市房开堂。该地回汉杂居，加之内地会先至，诸多窒碍，只得沿街游行布道。嗣有军人张名校进教，热心宣传，信者日众。乃于南门外购地建筑总堂，开办学校。其后内地会事务亦移归信义长老会治理，会务日渐兴盛。恒口、蜀河、洵阳、汉阴、石泉、平利诸支堂相继设立，称“陕西教区”。1934年安康及恒口两总堂有西教士9人，华传道11人，受餐信徒40人，主日学校4所。监督夏明华驻安康，干事汉义达 (Rev. E. A. Hannisdal) 驻恒口。

伯特利会 (Bethe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母会宾夕法尼亚州日尔曼敦。1920年开教，驻上海。1934年有西教士3人，华传道5人，受餐信徒600人，主日学校学生2,100人。开办有上海伯特利男女医院、伯特利药房、伯特利产科学校、伯特利医院护士学校、伯特利圣书学院及孤儿院等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华人石美玉 (Dr. Mary Stone) 及胡遵理 (Miss J. V. Hughes) 主其事。

直接浸信会 (Baptist China Direc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0年成立，本部肯塔基州萨默赛特。属浸礼宗。同年来华开教，接办美国浸礼福音会山东泰安总堂。嗣渐推广至大汶口。1935年两总堂有7支堂，西教士5人，华传道15人，受餐信徒600人，主日学校2所。在泰安开办有圣经学校。前美国浸礼福音会教士白泰理（Rev.T.L.Balock）主其事，驻泰安。

信爱会（Faith and Love Mission）

广西贵县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1年开教。1935年西教士仅施天恩（Rev.W.G.Smith）夫妇2人。开办有1所瞽女学校，施天恩夫人任校长。

瑞典国浸礼会（Orebro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Orebro Missionsforening”。1918年成立，本部厄勒布鲁。属浸礼宗。1921年来华开教，驻山西。初与内地会系瑞华盟会协同布道，嗣渐独立。先后辟有神池、五寨、宁武诸堂区。1933年3总堂有西教士10人，受餐信徒151人，主日学校学生150人。会长王给宪（Rev.N.Waglin）驻五寨。

粤南信义会（Schleswig-Holstein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chleswig-Holsteinische Evangelisch-Luther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reklum”。1876年成立，本部布雷克卢姆。属信义宗。1921年裨克仑、若辛（Rev V.G.Roessing）及阿白曼（Rev.F.Oppermann）等奉派来华开教，以接替德国长老教会1900年后在广东北海、廉州及南康一带开辟的教务。嗣加入中华信义会，为选民会员。1933年有3总堂，7

支堂，西教士7人，华传道6人，受餐信徒360人，主日学校3所。

归正基督教会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Mission)

美国荷兰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1884年旅美荷侨组织成立，本部密执安州大拉皮兹。属长老宗。1922年来华开教，驻江苏如皋。1934年如皋总堂有5支堂，西教士10人，华传道15人，受餐信徒67人（？），主日学校36所（？），主日学校学生1,510人（？）。开办有如皋长老会医院及如皋麻风诊疗所。干事戴厚德（Rev. H. A. Dykstra）。

东亚基督教道友会(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 in China)

挪威瑞典丹麦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uddhist missionen”或“Den Kristne Mission blandt Kinas Buddhister”。1922年前挪威信义会教士及浸口信义神学院教授艾香德（Rev. K. L. Reichelt）发起创立，本部埃利森贝格。属信义宗。同年在华开教。初于南京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附设学校及僧道招待院，选收改宗和尚道士宣讲基督教义，盛极一时，1927年遭兵燹，损失严重。1930年迁香港沙田，开办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设宗教研究院及道友招待部，接待四方僧道居士，培植基督教布道人材，出版中文半年刊《道风杂志》，编著丛书及布道小册子。南京设分会。1935年沙田总堂有西教士8人，受餐信徒50人，主日学校学生12人。监督艾香德及副监督兼司库田莲德（Rev. N. N. Thelle）驻沙田。至1941年，先后增设有上海、重庆、大理三分会。

福音公理会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Evangelical Congregational Church)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1922年来华开教。属内地会系统。

卓资山福音会 (Krimmer Mennonite Brethre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2年成立，本部堪萨斯州利哈伊。属门诺派。同年来华开教，驻山西卓资山(嗣划归绥远)。1936年卓资山总堂有西教士6人，华牧师2人，受餐信徒150人，主日学校学生200人。开办有施诊所及药房。卫牧师(Rev. A. K. Wiens)主其事。

德国妇女圣经会 (German Women's Bible Un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Deutscher Bund Der Mädchen-Bibel-Kreise”。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巴特萨尔茨乌夫伦。1922年来华开教，驻四川。属内地会系统。1935年合川总堂有西教士2人。

西藏宣教会 (Tibetan Forward Mission)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1922年白约翰 (J. Bell) 夫妇及白嘉礼 (G. A. Bell) 奉派来华开教。驻甘肃。翌年于巴燕戎格厅设堂布道。越二年推广至贵德厅。两堂分别由白约翰夫妇及白嘉礼夫妇主持。不数年即无所闻。白约翰及白嘉礼夫妇遂转隶内地会。

信乐会 (Hephzibah Faith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Hephzibah Faith Missionary Association”。1896年成立，本部衣阿华州泰伯。属五旬节派。1922年来华开教，驻山西平地泉。1934年察哈尔集宁总堂有西教士3人。会长和力礼 (Miss Lilian E. Harm)。

柏乡会·，神召会 (Pai Hsiang Mission)

河北柏乡县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2年费瑞德 (Jens Fjeld) 创立。属五旬节派，为神召会的一支。1935年有西教士2人，华传道2人，主日学校1所。1934年一年施洗41人。费瑞德主其事。

圣经差会 (Bible Churchmen's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2年由圣公会中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福音派创立，本部伦敦。属圣公宗。1923年来华开教。初居四川，嗣转两广及香港布道。1934年有武鸣、南宁、钦州及香港4总堂，西教士17人，华传道16人，受餐信徒175人，主日学校6所。接办有传道会创办的南宁以马内利医院等卫生福利事业。干事施戴德 (Rev. W. Stott) 驻南宁。

藏族会 (Tibetan Tribes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希思菲尔德。1924年来华开教，驻甘肃岷州。前宣道会教士麦约翰 (J. MacGillivray) 夫妇主其事。1930年代渐无所闻。

瑞典自立会 (Free Church of Swede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本部所在及来华年代均未详。河北正定有其布道事业。1935年有西教士4人，‘施皮拉 (Rev. Carl Spira) 主其事。

瑞典自立会 (Swedish Free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venska Fri Mission”。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斯德哥尔摩。1925年安世普 (K. Asp) 等奉派来华开教，驻云南腾越。渐次推广至顺宁等地。1935年3总堂有

西教士13人。1931年受餐信徒为661人。干事·蔡利生(Rev. Z. Zakrison)驻腾越。

加拿大联合会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1925年6月10日由加拿大长老宗、卫斯理宗及公理宗数公会联合组成，本部多伦多。先期在华布道相关各会，即坎阿大长老会及英美会亦随之结合，统称“加拿大联合会”，辖河南、华南、华西三教区。1934年有21总堂，西教士231人，受餐信徒万余，医院17所。详见“坎阿大长老会”及“英美会”。

中华基督教会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国际基督教新教联合教会。1927年10月在华长老宗、公理宗及浸礼宗诸差会协和建立。旨在“联合中华基督教各教会合力进行”。参加者有美国公理会、大英浸礼会、苏格兰福音会、伦敦会、大英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纽丝卷老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南长老会、基督同寅会、纲纪慎自理总会、美瑞丹会、苏革兰长老会、归正教会、大美复初会、加拿大联合会、友爱会等19会。各会形式上同意共同采用长老制，但仍接受原属差会经济上的支持及人事上的控制。1935年有16议会，1,161区会(内含558自立区会)，受餐信徒123,043人。全国总会设于北京。总干事诚静怡、执行干事高伯兰(Rev. A. R. Kepler)及崔宪祥。出版发行会刊《公报》。各项事业详见组成差会。

原道堂 (Fundamentalist Mission)

上海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8年成立。前上海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校长兰金(Rev. G. W. Rankin)主其事。开办有真如

私立华夏大学等文教卫生事业。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万博格宣道会·(Vandsburger Miss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马尔堡。1929年来华开教，驻云南。归属内地会系统。接办美国长老会所属滇中布道事业。1935年有安宁、峨山、昆阳、易门、新平等9会堂，西教士23人。相关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挪蒙宣道会·(Norwegian Mongol Mission)

察哈尔张北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29年前后欧乐森(Rev.K.B.Olsen)夫妇创立。既算不上正式公会，也不归属任何宗派。仅有汉蒙教士3人助其布道。开办有一所孤儿院，收容5人。

远东宣教会(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01年成立，本部洛杉矶。为一靠自愿捐款维持之圣洁派公会。1918年前东来，驻日本东京。1920年代末传入中国。以北京为总部，辟有北京、上海、广州三教区。1935年有西教士22人，华传道62人，受餐信徒619人。在北京、上海、广州均开办有圣经学校。总部出版有中文会刊《暗中之光月刊》及英文杂志。吉博文(Rev.E.L.Kilbourne)驻上海；伍牧师(Rev.H.F.Woods)驻北京；文玉堂(Rev.E.R.Munroe)驻广州河南。

帕尔梅托长老会·(Palmetto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帕尔梅托。属长老宗。1930年前后惠更生(Dr.J.R.Wilkinson及Dr.L.L.Wilkinson)等奉派来华开教，驻苏州大马路。开办经营更生医院，

有病床50张。

甘氏浸礼会* (Sweet Baptist Mission)

杭州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30年前后原大美国浸礼会真神堂教士甘於朋友 (Rev. W. S. Sweet) 之夫人甘师母 (Mrs. W. S. Sweet) 发起创立。属浸礼宗。1935年有西教士5人，甘师母自任会长。

循道公会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32年循道会、循道合会及微斯理老会 (Primitiv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合并成立，本部伦敦。属卫斯理宗。先期在华布道之循道会及循道合会全部教务皆由其承袭。凡湖南、湖北、宁波、华北、华南、温州、华西南（云南）七教区，有长沙、祁阳、邵阳、平江、益阳、永州、安陆、钟祥、汉口、汉阳、石灰窑、随县、大冶、武昌、武穴、宁波、唐山、天津、武定、广州、南海、曲江、温州、昭通、糯米、东川、昆明等近30总堂。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汉口私立训女中学，武昌私立博文中学，随县私立粹文初级中学，唐山私立丰滦中学，南海私立华英中学及私立华英女子中学等；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宁波私立浙东中学，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协和神科学院及崇基圣经女子师范学校，武昌私立华中大学及华中协和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邵阳普爱男女医院，汉口普爱医院，随县普爱医院，钟祥普爱医院，大冶普爱医院，武穴普爱男女医院，安陆普爱医院，宁波普仁医院，惠民朱家寨循道施医院，武定如己医院，曲江循道西医院，南海佛山循道医院及循道施医院，永平循道医院，昭通福滇医院，温州白累德医院；与伦敦会合办有汉口协和医院。会长黎伯廉 (Rev. A. H. Bray) 驻香港；干事施荻华 (Rev. D. H. Smith) 驻天津。

自立福音会·(United Free Gospe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United Gospel and Missionary Society”。1916年成立，本部宾夕法尼亚州特特尔克里克。属五旬节派。1930年前后来华开教。布道于山西及广东。山西太原及广东南海、白泥、从化太平场等地相继设堂。1937年有西教士5人。祁立德(Rev.A.Kehr)主其事，驻白泥。

鲁东信义会；中华信义会 (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 of Shantung)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United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1918年成立，本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属信义宗。1935年1月1日来华开教，接办巴陵信义会1898年开创的山东教区，继为中华信义会选民会员。有青岛、即墨、胶州3总堂，38支堂，西教士18人，受餐信徒1,897，主日学校40所。开办有即墨私立信义初级中学，与其它同宗差会合办有湖北滠口信义神学院及青岛中华信义女子神学院。在青岛开办有信义会医院及信义会医院护士学校。会长安保罗(Rev.Paul P.Anspach)及副会长邵约翰(Rev.T.Scholz)驻青岛城阳路；干事宋白琼(Miss E.Strunk)驻即墨；司库穆美丽(Miss E.Moody)驻青岛济宁路。

荣耀会，中华基督荣耀会(Gloryland Mission of China; Glory Land Mission)

上海康脑脱路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30年代中始见于记载。荣耀会特备“福音车”一辆，内容书籍图片、电影放映机及无线电广播设备，开赴乡村布道。曾沿沪宁线游行布道至南京。蒲雅各(Rev.J.G.Peponis)主其事。

基督教播道会；播道会 (Scandinavian American Christian Free Mission)

美国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为美瑞丹会的后身。原驻广州河南，抗日战争爆发后迁港九地区布道，启用现名。九龙侯王道设会堂，详见“美瑞丹会”。

龙背会 (Lungpui Mission)

广东和平县赤磡基督教新教宣教会。前独立宣教师祁笃信 (Rev. R. C. Crane) 夫妇创立。1930年代中见于记载。

上海希伯来会 (Shanghai Hebrew Mission)

上海圆明园路犹太基督教新教宣教会。前自养教士·吉约翰 (Rev. J. W. Guimby) 及内地会教士纪律芬 (Rev. H. M. Griffin) 等发起创立。有西教士 6 人。1930年代后期见于记载。

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939年美以美会、监理会及美普会合并成立。本部未详。属卫斯理宗。三会在华差会亦随之合并，是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设华东、华中、华南各年议会。1941 年合10年议会组成“中国中央议会”。1949年有452牧区，牧师487人，传道214人，女传道239人，信徒102,693人。相关事业详见各组成差会。

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S. Cott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1917年上海出版)

鲍引登：《1936年中华基督教运动指南》(C. L. Boynton: *The*

1936 Handbook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1936年上海出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料研究》（上、下卷，油印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司德敷：《中华归主》（M.T. Stauffer,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年上海出版）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及第三期，1915
年及1916年上海出版）

海门教案始末

李性忠 整理

说明：海门教案发生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是浙江近代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但史载不详，材料稀少。

1965年，浙江图书馆从杭州古旧书店收购了一批材料，据说是高英后人出售给书店的。高英，字羽卿（禹卿、豫卿），号伟卿，1899年4月至10月署台州知府，是经办海门教案的主要官吏。因此，这批材料中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海门教案的卷宗文稿和来往信件。本资料正是对上述卷宗文稿和来往信件的整理辑录结果。

原稿个别地方已虫蛀，字迹不能辨认，以“□”代之。有的原稿系抄件，以“△”代替称呼，一仍其旧。

1. 海门法教士李思聪函黄岩县令赵曾槐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天王里老四分下梁等处教民李松茂、李小松、梁麻面四，又上塘港教民梁凤鸣，又二荡教民徐甫法、徐成根，又杨家卫教民王日灿，又罗家池教民王叶长等家被应万德党与梁楚心、武举陈殿元、上保局董陈岳相等带同匪徒肆意毁抢，李松茂、梁凤鸣、徐甫法、王叶长同子公鉴并被拔禁拷讯，即日又欲毁烧泉井、茅林等处教堂，请即弹压拿办。

2. 法天主教主教田法服、李思聪面交

宁绍台道李清单一份 三月二十五日

今将各处教堂先后焚毁及教民被抢开列于后：二月十八日，洋屿教堂捣坏三间。三月十一，太平城内教堂楼房九间被烧。三

月十五，二塘庙教堂毁坏楼房三间。廿二，新河教堂楼房四间捣拆。又附近房东楼房四间拆坏。又附近教民三妹先楼房三间拆坏。又廿四泉井教堂五间拆毁。至各堂内所有衣箱银洋什物等俱被焚抢殆尽。各教民遭难被逐在外者计百余户。教民田业所有收成花麦尽被刈割而去，春季又不得种计壹千余亩。各教民被拔拷讯核计英洋三千余元。各教民被抢什物、银洋、米麦、烟、浆、衣、被、牛、猪等不计其数，容再查明。

至各处滋事毁抢闹教著名匪首开列于后：应万德，为首纠众闹教，办酒聚会，近于月初投进耶苏教俞牧师收录，住黄岩花门甘蓬。子载庚^①，新河烧堂带匪三百余是伊为首。夏金甫，著名讼棍，绰号东方王，前曾纠众洋枪会。经堂内函请周前宪拿办在案，后投耶苏教俞牧师收，住长浦。陈希园，即岳相，住上堡地方，拔去教民两人，尚未放回。陈殿元，住下新屿，拔去教民一人，尚未放回。苏明酮，即斐堂，住下新屿。应万育、应万焕、应万登、王克忠、徐贤春，以上住花门。梁虞亮，住下梁，拔去教民一名，未放回。颜谷顺，住太平二荡庙，绰号大将军，拔去教民两名，许洋四百元。颜子云，住太平二荡庙。陈兆奎、武举，住同上。林鸣野，住太平寺前桥，系耶苏教人，绰号副将军，素系著名讼棍。方鹤汀，烧太平堂为首带同匪徒三百余，住太平下叶。颜金清、夏修茂，二荡庙后人。陈义圣、陈又升、下钗洋人。吴天火落，耶苏教人。崔打镴，耶苏教人。陈蛇眼、王立培、项梅头、储兴旺、黄毛，以上俱太平人。

太平烧堂营兵开列于后：谢福林，张德保即哑老张，陈大妹、癞头三（为首拆屋，小泉村地保）、茶房杨，三人拔蔡先生。癞头四（为首拆屋）、癞头四父，二人鸣锣聚众。郑德舜、王德高，放火捣抢。陈天继，放火捣抢。以上俱在营。

各匪首滋事旗号开列于后：花门应万德红边鸟心旗号。下册

^① 文中有时称再庚、载耕。

港白旗。南新屿乌边白心旗号。下梁乌旗号。老墩林七星旗。港南岸二荡庙红旗。旗上写明“护国除教，义民巨献”字样。至旗共计三百余杆。

3. 赵曾槐稟台州知府郭式昌 三月底

奉查卑邑城乡共有天主教堂九处，……至应万德前为下花门保甲局董，性非驯良，平时小惠及人，村民乐为驱使。凡其村中与天主教民偶有龃龉，应万德必出头干预，教民遂因此见恶。内如管小本即赞清，本属无赖，入教后愈肆横行，择般噬诈，控案累累。与应万德彼此嫉忌，积不相能，结连同教党类于李教士前信口簧鼓，屡欲中伤。应万德自本年二月在海门为教民窥见，图拔到堂，万德逃脱。而后教民愈欲嫁祸，致教士愈不见容，凡事涉及教民，无论细故微嫌，非称毁抢即云拔禁，无一事非应万德所为，无一人非应万德党与。而应万德以李教士与之节节为难，无非管小本等暗中倾轧，遂逞私念，于三月二十五日煽动素与管小本有隙之张宝荣、王元立即元方二头、尤和尚等多人哄至管小本家毁闹。时管小本正在外勾党持械，欲赴下花门寻斗，途遇张宝荣等，因众寡不敌，被擒至二荡地方抉目砍足。复乘势至其兄教民管旭东所开南货店毁抢，并将管旭东拔赴应万德家诈洋释放。卑职据报即诣勘验，管小本家门窗木器被拆烧毁，并未累及邻居，管旭东南货店亦被毁抢属实，并验明管小本两眼睛挖伤，右眼珠挖去无存，顶心及仰面两脚腕各受刀伤，筋已砍断。斯时也，谣言纷起，人心惶惶，而从教之李宅山借保教为词，制旗集众，屯据路桥，情势汹汹。蔡桂柴即跛脚六又招集无赖七、八十人在茅林教民阮朝楷即秉忠家门首扬旗摆队，开枪耀武。乡民始而惊惶，继则群起而攻，附近村民王元立等亦闻风救援，顺至阮朝楷家毁扰，几成巨祸。……

伏查卑邑天主教民多非善类，平日籍教肆横，颠倒是非，蛊

惑教士，甚至拔人赴堂，私刑勒诈。如朱立齐即焕南、徐贤春、罗天培等被禁被诈，均有控案可稽。而教士不知，反为偏护，乡民横遭荼毒，敢怒而不敢言，其积怒由来，非伊朝夕。即如应万德与洋人何仇，若非教民从中唆耸〔怂〕，何致事事归罪？应万德之仇视教民，似亦有激而成。此次泉井、苏林两处教堂搬毁火烧，经卑职亲诣勘讯，并无外人入村，众口佥同。教民李松茂等与梁楚心查系各有衅端，并非平空闹教，亦无毁抢之事。惟是应万德不候查办，恣意妄为，日下自知罪无可逃，因结村众负嵎图抗，实属法所难容。

4. 应干城（即应万德）知单 三月

传知事。念仆被天主教士李思聪、阮振铎逼难，迭经众百姓怜悯，一体保护，未致丧命。文武官长洞悉冤情，总因事关民教，未能两全。现据众百姓联络一气，守望相助，原与天主教民恨同切齿，但祸首罪魁的在李、阮，即助虐教民亦不合概与为仇。除面告尤恐不周外，理合招帖传知，以免混冒滋扰。每村各有明理之人，自然各遵名分，倘仍有滋扰等情，准来函告知，以便究黑白而专责成。并监督内地二公会，专在行教，真实劝人为善，尤宜格外保护，以明区别。用敢传知，特此布。光绪廿五年三月日花门局董应干城知单。

5. 驻杭英主教慕稼谷致海门镇军余宏亮 四月五日

弟上月二十二日由省起程，按临台属一带教堂，蒙地方官按约派兵护送，籍慰平安。月之三日抵清海陶教堂巡视，附近居民稀少，四方间有蠢动，如李宅三、跛足六等于初一日聚兵骚扰情形。敝堂孤立可危，爰请拔兵驻防，以备不测，幸甚。敝会之间道友应万德父子已有数月来堂听道，既经查明，确实为花门局董，执有历任县谕，均系端人，惜被仇家逼害难堪。弟一路而来，

闻得街坊村落无不道达冤情，地方官亦有来告。众心殊为不服，未免酿成巨祸，尤恐生民涂炭，请烦三思而行。

6. 高英①稟李幼梅 四月十日

叩别抵沪，旋即往拜法国总领事白君藻泰，不获晤面。访问旧知英会审翁令、法会审朱令，皆云必须先行订期照会，始能如约。初八日该领事无暇，爰函订初九日相晤，当接复书照允。是日十二点偕同法会审朱令前往，接晤后，自领事谈及台事云，日来叠接赵主教电极，称黄太乱民烧毁教堂七处，且伤我教民，事体重大，伊已由电达驻京钦使并照会浙江抚院。其意嫌浙江派兵五百名驻札海门，未经入山捕拿乱民，兵力过薄，似未竭力保护，至少应添一两千人，否则我国即需派兵自行保护。于是令翻译贺君，亦法国人，用洋纸亲笔写一应万德名字交与卑府，告以为首倡乱即是此人，必需拿获斩首云云。察视该领事款接，礼貌虽恭，词气颇不驯良。卑府答以甫经奉委赴任，尚未得知滋事原委。总之各国教堂，我等地方官叠奉谕旨保护，断无漠视之理，俟接台篆后详访属实，无不秉公查明惩办。至宁波调赴海门之兵专驻海门未经入山搜捕者，本省抚宪系为保护海门贵国洋教堂起见。至于缉拿匪犯，地方营县自当另行派兵上紧拘拿到案，讯究确实，照例严办，但请放心。该领事闻之乃云，贵府到任后务须将为首乱民应万德拿到斩首，其于赔款并未提及。所有台州耶苏教堂，访之有隶英国者，有隶美国者。昨往拜英总领事璧利南君，时以游历长江未回，令翻译官梅君、英国人尔思出见，语甚谦和冠冕。谓两教教民交讧，同为中国子民，应请贵府公断，尚无强词夺理之语。……英会审翁令极为关切，言法国新放江浙安徽三省苏总主教人极谦和，与之在江南素相友善，约定初十日下午两点钟在会审公堂聚宴，籍此联络交谊，缘赵主教与之有堂属之分，苏君

① 高英，时新任台州府知府。

倘一言相助，诚属釜底抽薪。卑府因思此辈虽豺狼成性，有时亦略讲外交，不得不强与周旋。

敬又稟者：适晤苏主教继昌，人甚和蔼，满口仁义道德，所说全是官话。自称在江宁县城传教十余年，十八年分安徽江北教案无不持平为之了结。其穿著居然开气袍套马蹄袖、尖头靴，俨然中国冠服，所稍少异者只不过纬头上仅空帽梁，无顶戴耳！所有送茶让座，悉与中国仪注一式。该主教亦知台州黄、太教案，云：日内与赵主教通信，必请与贵府和衷商办，总需亟早议结，外办易了，若达知京城，诸不便当云云。据翁令延年云，该主教颇为好名，果肯真心帮助，定可速了。

7. 高英稟李幼梅 四月二十一日

叩别后，于十九日十点钟展轮东渡，二十日未刻即抵海门，往拜镇军并接见临海王令、黄岩赵令、办理渔团韩令及绅士杨定甫给谏，询悉教案启衅缘由，虽所说微有异同之处，然与宪台在甬所闻大致不甚悬殊。天水公递交节略内开除毁失教堂估计数目信口开河外，其摺中历叙各情尚非全行捏造。目下所难者，海门附近遍地固是天主教民，亦遍地皆是耶苏教民，而各衙门堂役兵丁人等则不但闻多入此两教之人，且与应万德父子呼吸相通者亦不乏其侣，官场一动一静，三面隐相窥探者实繁有徒，商筹办法若非刻刻留心，加意慎密，立时谣言蜂起，直是荆天棘地。……顷与镇军密议机宜：一由杨定甫诸绅设法劝令投案，许以从轻发落；一派伊亲信之人劝令仿照跛脚六成案，自求耶苏堂幕教士送府，解赴宪台衙门，一讯即释；一请镇台责成中府刘君设计获案；一由赵令令其亲信之人怂恿暂避省门，一面于临海，天台道中侦探四出，于要路而擒之。……倘法计俱穷不获已，只好内伏隐线，外籍兵力，以围捕之。此下下策矣，非必不得已断不出此。日来海门西式教堂得以风平浪静，谣言稍息者，赖吴吉人镇军派

来刘营一旅之师驻守于此耳！连日忽有奉宁防调回之信，不但教堂洋人惶惶无恃，而民情浮动，人心思逞，实亦在在可虞。李思聪谓标兵大半与应相通，断不能捕治，语虽过激，实非无因。

8. 高英稟李幼梅 四月二十四日

△△前于十九日自宁波展轮时，通过镇海，曾登岸往晤周令，商拿应万德之法。缘周令昔宰黄岩，应充亥董，驾驭得宜也。周令云：家丁中有郝性〔姓〕其人者，前在黄岩派司门稿，凡应万德获匪领赏，郝纪向不从中染指，因此应甚信服。爰遣令该纪即搭“永宁”船一同东渡。△△因轮舟搭客极多，耳目甚众，乃于夜静更阑之时将郝纪招赴官舱，密授机宜，嘱其晤应时诱掖奖劝之镇计。郝纪心地明白，颇能一一领会。次日，“永宁”抵海门，郝即速赴应处，言明晤应后如何说法，回至海门等候，详细面稟，俾得相机筹办。△△亦即于21日午后轻车简从，驰赴黄岩。邑绅杨定夫给谏，江数峰孝廉，管惠农部郎乔梓等闻△△到黄，均相率表拜。于是历指应万德籍仇教为名，号召党羽，竖旗聚众，负嵎抗官各罪状，倘竟照例科罪，直有灭门之祸。诸绅等或与素识，或与村邻，宜嘱令赶紧乘此机会到府自首投案，或可代为乞恩，稍从末减。倘犹执迷不悟，一旦大兵压境，在应万德咎由自取，固不足惜，而地方无知协从，势必玉石俱焚。并将抚宪电谕仇教即是抗旨，罪岂容诛等告知。复将在沪与法总领事白藻泰及宁波总主教赵保禄，台州司铎李思聪半月来办论各语检点述知。总之非应到案，西人固断不干休，△△亦决不肯答应。我等官绅当此国家强邻迭乘之时，苟力所能及，虽赴汤蹈火，自应设法消弭，免贻君父之忧，何可视同秦越。该绅等以应万德现博尚义之名，协从颇众，万一绅等劝谕不遵，仍行抗拒，日后或致牵涉，不免心怀顾忌，首鼠两端。△△因推诚相与，勉以大义，告以此次重入天台，偏值时局艰难之会，早已置吉凶祸福于度外，诸绅尽可

放胆前往，急令解散自首，休戚当与其之，但需剖示利害，晓以顺逆。测观目下应之举动，虽曰刑驱势迫使然，第振臂一呼，附从万众，实已显于大逆无道情状。幸朝廷有自首之条，果于此时感悟，来府自首，当必为之略迹原心，上乞恩施，贷其一死。惟自今以后，凡台地教堂，务嘱各庄董父诚兄勉，辗转规劝，不得再出事端。诸绅闻此一夕之读，义形于色，咸相感动。管绅作霖乃慨然曰：准令儿子生员管穰，即协同江孝廉青今日亲往应处，传述谕言，剀切开导。遂各毅然而去。

△△即于22日黎明督同黄岩县赵令曾槐、委员韩令铨先诣黄属茅林庄踏勘焚毁之教堂，讯据地保供词，饬承绘图存卷以为将来拟结地步。该教堂实只焚去华式瓦屋两间，墙垣隔间窗扇确有毁损痕迹。后至泉井村勘查，该庄离茅林约十里许，周围细视，仅不过窗扇门壁略有伤裂，所损甚微，亦讯取地保供词，绘图存卷。……于二十三日八点钟驶到〔太平〕。太平县陈署令闻△△到此，亦即出城，立时与之同看。烧毁城内之教堂比茅林、泉井情况较重。其屋系金绅之产，当谕陈令速与议明修复。其时城中男妇迎舆呈诉者多人，谓太平烧堂之由，实起于营兵教民口角，与夫教堂司事平日鱼肉百姓所致。旋督同陈、韩两令驰赴离城三十里之新河镇教堂察视，该堂系属租赁，每年租金只十七千文，屋瓦稍有脱落，椽柱一无损坏，亦仅不过门窗隔间木器略有撞损形迹。当谕地保召同瓦木匠立时估值，次第修整。总计太平城内及新河并黄岩境内之茅林、泉井四处教堂全行修复果旧，所费不需千串。此外，李主教所称另有三处，或损一桌一椅之微，似不得称为毁坏教堂。查新河为太平一巨镇，闻入天主教耶苏教者，实繁有徒。△△复照茅林、泉井等处所谕民教一番言语，大声疾呼，重复申明，察视民情教士，均尚贴服。因思距廿六日受篆之日期甚迫，遂不复耽搁，漏夜赶回海门，已在三更之后矣。

抵行馆后，询问郝纪已自应处回海门，住在韩令局中静待。

当传郝纪细询旨应万德家见面情形，历历如绘，直是困兽在槛，预备抵死抗拒。附从之匪类前半月专与各村教民为难，凡在教者，几莫不讳言在教，甚有出洋伪为除教以馈送应者，其情势之嚣张可想而知，而应几亦莫能禁遏。即如管小本挖眼抉脚筋一事，据云亦系附从者捉到应家硬做、实非应有心主使。△△查阅应致周令专函，外附被冤节略，声叙各案缘由，其言虽不能尽信，似亦不尽无因。据郝纪云，应亦知此时势成骑虎，罪无可逭，其意以西主教李思聰、华司铎阮某平日皆信服周令，能得周令来海门与教堂解释一番，伊方敢自首云云。……24日清晨，黄紳管、江两君亦到海门来见，备言到应处所谈一切，与郝纪所云大同小异。……郝纪云，昨途遇海门天主堂阮司事之胞兄，谈及此案，阮云应如出来认罪，堂内亦不定要他性命；复云话虽如此，也得要主教答应。近日该堂闻△△到海门后即诣黄、太各处查勘教堂，谕诫民教，务要相安。又知镇台札饬太平营参将，定须滋事兵丁全行押解来海门讯办，堂内司事口气，却已松劲。倘此际周令显言奉旨随同吴观察前赴海门办理此案，隐为两面调解，此间韩令与应万德、李思聰亦先皆熟识，周令议有端倪后，其琐屑之事即可由李思聰、韩令居间调解，周令未始不可原轮回镇。倘钩意谓然，即可电达省宪，请周令即乘初一“永宁”轮船前来，盖夷性燥急，拟结教案实愈速愈妙，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矣。

敬再稟者：据郝纪云，昨至应万德家，见其屋外挖筑深濠，密插竹签，屋内聚集死党，林林总总，身畔皆藏有洋炮利刃，来往梭巡，不离应万德左右。自言卧室一日须更置数地，防范甚严。似此情形，激之固恐生变，纵之盖长凶锋，万一捕拿被逸，必率党四出诈扰在教之家，甚至拼却一死，铤而走险，猝到海门，焚毁洋教堂，竟将李思聰劫去，效四川余蛮子^①故态，所关实非浅鲜。

① 1890年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领导的大足起义。

9. 恽祖翼电李幼梅 五月六日

今早谒抚帅，交阅稟摺，奉谕：应万德畏罪自首，尚可贷其一死，惟须主教暨各教士不至籍口生波，方为妥协，即与高守等相机妥办。

10. 吴挹清函高英 五月八日

兹将弟之所拟办法谨为阁下撮要陈之：

一、将首从滋事各犯由地方官会营逐一指名拿办。
 二、各处被扰教堂由地方官出资照旧赔修。
 三、教民弃家远遁报称田亩荒芜数在千外，但近日在各教堂附近勘视情形，只见田禾葱茂，可知所报难信。惟台州府高在花门地方巡察，曾见荒田二十亩有零，查的确系教民之产。姑念该教民等以田为生，拟请高太尊饬员查明田户名姓及真实亩数，酌给补种资本，以示体恤。

四、教民被人敲诈掳掠，地方官只能代为饬拿匪类追还赃物。

弟以此四条面告李教士，据言有数处教堂可任地方官赔修，有数处却又未便，并云高太尊前在严州时，教堂被毁一经赔修，匪徒遂置不问，虽由于高太尊交卸之故，然亦因教堂一经赔修，地方官即以为卸责焉耳，故赵主教曾谆谆以此为戒。今若欲赔修教堂，须先捉到匪徒。又云管小本已成废人，一家数口无以为生，须有以抚恤之。弟谓此系台州风气使然，即如昨在箬横江杏春家，亲见其表兄某被族侄挖去双目，凶手不能到案，尚至弟处喊冤，其一证也。如何令地方官出资抚养？或者看贵教士面，酌量捐助若干，其不足之数只好由贵教士任之。李无以应，旋谓去年预购米五百余元，今已尽行供给在堂避难之教民矣，今各教民尚不能回去，每日食米约在三十元之谱。弟云此地方官亦不能认赔。曾

致弟一信，兹特译呈台摘。其所称应万德捉去教民一人，据余镇台谓已经谕令释放，但弟在该堂遇有被捉教民之喊来堂续报，声言其人至今未释，惟已移往海滨断其手筋等语，言次潸然泪下。二荡庙教堂复有颜姓二人逻皂之举，殊为可恨，不知是否确实。拟请当道派员经查，并为拿办。至李函内所谓能拿应万德之人，盖指周令之旧弁某及游击某耳，弟请其姑俟周令到时与之密商。

闻夏金甫匿于台州城内著名讼棍彭申甫家，祈饬密防果有其人有其事否。二荡庙事及应之重复拔人虐待，大碍弟等商议之事，如何如何。弟濂又及，可否仰求尊处速行札饬，令立拿二荡庙颜性二犯予以惩治，不胜盼祷。初九日又注。

11. 韩铨、王熊曾、程忠诏稟高英 五月九日

卑职等于月之初四日随侍吴道宪约同李教士自海门起身，由旱路赴黄、太两邑查看被毁教堂处所，并请余军门拨派小队四十人护从以行。计李教士开单共十一处，勘得以太平城内为最，茅林隘顽次之，新河、泉井又次之，其余各处或门窗户壁略有伤损，或打破一缸一桌，甚为细微，并有一无损坏者。李教士亲睹之下，亦觉无从饰说。旋于初七日二鼓转回海门，顷谒吴道宪，谕以即日与李教士开谈，并拟照会条拟底稿与之逐条面商，俟李教士主见如何，议有端倪，即当随时稟闻，以慰宪廑。

12. 李思聰诉词十条 五月九日

一、刘游击与应万德甚有交情。每告地方官，曰：如派兵往拿，该匪人等必致激成大变等语，此虚罔也。黄、太二邑交界处一片平原，断难起事，盖以叛乱者既不能躲身，又不能筑垒故也。

二、应万德势力不到之处亦有虐待教民情事，则系赵县令、汪巡检二人酿成，缘彼等嘱保甲局董等勿必保护教民也，该教民

等逐致处处被抢被拔被诈，此固保甲局士倚官势而为之者。

三、匪犯交去，赵令释之，是不啻激之使与我等为难也，是不啻隐令他匪以扰教民也，盖匪等所为彼固甚以为是也。

四、应万德之众邻未必出助，如不递知消息而密地往拿，则渠所能集之人至多不过四五十人。

五、凡有殷富之家俱与我等相好，但今则不敢昌言矣，缘系地方官激令匪类滋事故也。

六、只须官府稍形振作，地方立即平安。太平陈县令即是榜样，拿到匪犯数名，其境已不啻全行肃清，现在去任，匪类始又昂首而出。黄岩则适为相反，送去匪类，县令释之，其何能漱。

七、实有二百亩未之插种，其八百亩并非由教民自行插种，乃教外人见教民远循，遂尔占种。本教堂在茅林左边有田十三亩被人占种亦即在此数中。假如地方不能从速安谧，则教民不敢回家收割，势必致颗粒无收者有六千亩之数。

八、自二个月以来，五百教民窜居于此，日由本堂供给饭食。

九、刘游击劝令匪类拔人为质，该匪等遂致用尽计策，以捉有声望之教民。

十、如派兵捉匪，最好将刘游击暂行遣开（倘未革职），使之不能将捉匪兵数及动兵时日通风匪类。

13. 台州教案善后章程

一、台州海门教堂，为法籍李教士思聪驻扎之地，总理合属教务。此外，各处教堂原为推广教务，便民礼拜起见，但土匪窃发，在在堪虞，地方文武虽竭力保护，终有鞭长莫及之势。会议定由李教士察看地方情形，教民多少，酌量归并裁撤，以节经费而杜争端。

一、台州民情刁悍，每有冒充教民倚势招摇恃强拘讼者，实

于传教声名大有关碍。除李教士与台州府高约定，嗣后不得有教民字样外，倘有人自称教民，鱼肉乡里，准受届之人稟明教士，无论是否冒充，由教士函送地方官，秉公惩办。

一、教士竭诚劝善，离乡去国，挟资来华，开堂传教，无非体上帝救世之苦衷，以拯愚民。俾登觉岸，是以历奉我中国大皇帝谕旨准行，通饬地方文武优加保护。但台州民俗良莠不齐，良者固真切皈依，安分守己；莠者即不免倚势妄为，招尤招怨，大负各教士传教本意。会议定嗣后已入教之民如有不端，被人指控，即由教士查明斥革；其欲入教之民应由教中端人四名互结环保，倘入教后为非作歹，即由教士向保人是问。

一、民教相安，全在地方官之保护，有方各绅董之维持，于下各教友即教堂司事之约束教民。今拟将此乱民滋事地方得以化险为夷之绅董教友，由地方官会同教士查明，开单汇请大宪赏给顶戴，以示奖劝。嗣后地方文武官能于境内三年不出教案者，拟请由大宪查明，酌给优保。绅董教友一体照此办理。其有教案之处，随时将保护不力之文武各官严行撤参，并将绅董罚锾，教友撤换。

一、传教以劝善为本，应请教堂除诵经礼拜外，广设实学书院，照外洋章程裁成后起英俊，无论教内教外子弟，一体并蓄兼收，籍收化莠为良之效。此外如医院施医等种种义举，尤宜一并兼办，俾知天主教实于地方有益。

一、以上五条用汉文、法文各写二份，呈请浙江巡抚、驻宁波主教批准施行，后由台州府及驻海门教士彼此分执，以资信守。

14. 离英致杭关道时蓬仙 五月十日

顷接吴挹清观察五月初四日自海门来函，谓李主教又添增拆毁太平境内教堂六处，添增打毁黄岩教堂一处，其实均是教民住屋。平日倚恃教势欺压平民，而平民积忿不平，遂仗应万德一时

气焰，群起于素日在教有仇之家撞毁，以泄其忿，却属有之事。后教民因添砌情节，诉之天主堂，动称拆毁教堂。刻据教士开单，谓教民被应党诈去洋□五千余元，烧去各房屋又约五千余元，数目已在万外，此索赔款数目之大概情形也。至指索滋事之犯，近又以应万德年老目暮，无能为役，其子应再耕难于轻恕，内中宜间以大辟者，惟夏金甫及挖眼割筋某某。所谓夏金甫者，早已为耶苏教中之神甫，入教多年，本黄岩一讼师，现在耶苏教堂极为器重之人，今欲我们饬拿，亦万分做不到之事。……台州近半年从教者人数有兼万之多，该天主堂内司事拔人狡诈、欺负平民之事，指不胜屈，几乎人人切齿、无不思以地雷火炮轰击之，特无药线引火以燃之也。适于四〔三〕月初九日有太平营兵与教堂口角，竟将教堂司事拖至校场。是时营中正奉抚宪札饬练习洋操，兵丁咸集于此，一傅众咻，堂中司事颇为受窘，于是乡民观者如堵，一时人心大快。此际如太平营参府斥责部队，有理讲理，不应拉拔教堂司事，而将滋事之兵丁薄惩，立可相安无事。乃计不出此，一味呵叱教堂司事。乡曲小民视营官如此声威，以为平日积怨可以大伸，以致十一日清晨一唱百和，登时将太平城内教堂焚烧净尽。彼时参府虽知事已闹大，而人数众多，亦莫能阻止矣。故△△谓民教平时积怨，犹之埋伏地雷火炮也，太平兵丁拔教堂司事于校场大庭广众之间，是设药线于地雷火炮之上也，参府于兵丁将教堂司事拔至教场时不责备兵丁玩法，而专呵斥教堂司事，不啻于已设药线之地雷火炮傍边助以洋火也，故一击即燎原矣。从此，黄岩之茅林、泉井及太平之新河遂闻风相继撞毁。此黄、太两邑教堂肇衅之实在缘由也。……日下镇军虽略有所闻，饬拿太平营营兵谢福林一名移府发县讯供究办，而徐参府总以为初九之与教堂口角虽起自营兵，而十一日烧堂实与营兵无涉，极口呼冤。而△△溯本寻源，以为事从根脚起，似不得以烧堂之咎全诿之于百姓也。不特此也，赵主教递呈节略谓：营中

私济应万德火药弹子铅丸，乍视之，以为任意诬陷，昨到海门明查暗访，而应万德亦称营中私假洋枪火药与教堂之语，而仔细访察，两造所云似皆不为无因。此案头绪纷繁，即使与洋人将教案迁就议结，而肇衅之兵丁与夫挖眼及索诈在教匪徒及打毁教堂之人势不得不择尤惩办一二，以儆其余。

15. 高英函韩铨、程忠诏 五月十四日

据宪所拟办法四条甚为简明，惟第一条将首从滋事各犯由地方官会营逐一指名拿办云云，将来与之立合同签字时，管见此条中应参以活笔，譬如由地方官下加“访实”二字，较有退步。否则洋人持此以为凭据，将来罗列无数之人，责令逐一全办，恐做不到又生枝节。兹将上年龚、肃、陈三君了严州案合同并弟复龚信一片抄呈台览，阅后希固封掷还。其余三条，宪虑周详，无任钦佩。不知李思聪已肯首[首肯]否。

16. 李思聪递交吴挹清要求惩处首犯名单 五月十五日

计开黄邑闹教首犯名单：应万德、应再庚、王元方二豆，正法，坦田王人。应招田，正法，著匪，干蓬人。陈仙坤，正法，著匪，下雀洋人。张保荣，正法，著匪，各自姓人。余成龙，正法，螺洋人。陈老七，正法，户豆宫人。夏金甫，永远监禁，不准保释。王梧臣，永远监禁，不准保释，坦田王人。陈世园，永远监禁，不准保释，上保人。林子痴，永远监禁，不准保释，中庄人。蔡佩斋，永远监禁，不准保释，并豆林□家人。吴哑老，永远监禁，不准保释，南新市人。应万育，干蓬人。应万有，干蓬人。王才亨，干蓬人。王福元，即老麻，干蓬人。卢三鸟，干蓬人。王寅生，坦豆人。

计开太邑闹教首犯名单：颜国顺，新场庄人。陈文星，下蔡泽人。林鸣野，寺前乔人。陈义信，下蔡泽人。颜国祥，蔡泽庄

人。王立培，三至王人。谢福林，营兵。癞豆四，营兵。

以上俱要正法。

麻汝鳌是否指使，须与二兵对质，方能水落石出，故在此单不列其名。

颜子云，小家乔人。方鹤汀，下叶人。瞿心旺，三至王人。蔡破腰围，莞渭人。陈兆魁，二荡庙人。陈蛇眼，二荡庙人。曹鹤树，隘顽人。潘光渔，即乌尚，林头人。陆九官，泽国人。林米金，著匪，箬横人。张道凤，郎岙人。黄毛，著匪，莞渭人。

以上俱要永远监禁，不准保释。

17. 吴挹清照会李思聪 五月十二日

为照会事。照得本月初三日由贵教士开来被毁教堂计十一处，经本道会同贵教士随带委员亲往勘验，除将各处实在情形另缮清摺备案外，所有应行办结各节，兹拟四条先与贵教士商妥，再行稟请抚宪示遵；一面咨照宁波台道李、台州府高，会同持平办理。所拟四条附录于后：

一、为首闹教匪徒，除谢福林、麻汝鳌、癞头四之父已经到案候惩外，余如应万德、应再庚、夏金甫、颜谷顺、颜子云、林鸣野、癞头三、癞头四等，当由台州府高札饬黄、太二县加差兜拿，一俟提到在案，要犯先行审实，再按大清律例从重严办，作为榜样，以儆效尤而安民教。

二、所勘被毁各教堂惟太平城内为最，其次茅林、隘烦，再次石桥头民房一所，余皆房屋完整，片瓦无伤，即有一二处伤及一窗一物，为数甚微。以本道主见，拟请抚宪札饬该管地方官鸠工购料，悉遵旧式，一律兴修，俾远近乡民知官府出资代为修整，有所畏惧，不敢再来滋事。此亦保护之先事预防一法，于贵教大有裨益，嗣后自可免生事端。

三、据教民所报，被匪刈割花麦、不能耕种之田千余亩，本

道与贵教士所经被毁处所田亩茂盛，并无尺土荒芜，可见传闻之语不足为凭。惟据台州府高履勘黄邑之花门地方确有未曾播种之田二十余亩，查系教民避应犯凶锋，致误耕作。惟念小民仰事俯首，全靠收成，一旦流离失业，情何以堪？拟请台州府札饬地方官查明各该业户，酌给补种资本，以示体恤。至各户所报失去衣服物件，俟黄、太两县提到各该犯讯实有无抢掠情事，再令各失主开明颜色记号，以便返赃给还。

一、教民呈控被各该犯历年讹诈洋共三千余元，此乃台属恃强凌弱相沿成习之习风，本道检查档案，黄、太两县档案在教民均所不免，在贵教士亦深知本地情形。拟稟请抚宪先行出示晓谕严禁，一面札饬地方文武严密访拿，从重惩办，俾知敛迹。苟能化莠为良，各安本分，自然民教相安。地方靖谧。此本道与贵教士同深厚望焉。

以上四条请贵教士熟商示悉，以便驰稟大宪，并函知府道，照会赵主教，妥商结案，是所盼祷。

18. 吴挹清函高英 五月十三日

昨周令在李处，弟亦适往，当悉其初意原欲应父子逮案，周令止许一人，李乃点定其子。今晨李先送一洋信，九点钟偕阮亲来，即曰：昨晚已与阮从长商议，查得应子为人直爽，平日不与匪伍，且成婚未久，尚无子嗣，故现拟仍以老者到案为妥。弟曰：如此甚好，请告周令。继出各匪罪名姓和住址单一纸。弟告以华例杀人偿命，若并未杀人，实难处死。李曰：有数匪本有他案可查，即定死罪，亦不为宽。如高太尊见此能一言以决，则各事皆易就议，请以此单寄去，俟复再定云。弟揣其意，原不必尽行照办，但将罪无可逭者数人正法以谢之，亦无不可耳。姑将原单寄上，祈查收酌示。现在各乡教民群窜海门教堂，终非了局，且恐为将来加索赔偿地步。观李诉词，情已显露，兹将诉词照译

奉呈。

19. 刘树堂电李幼梅 五月十三日

李道台鉴：据赵主教电：台地文武有心刁难，致吴道无从办理，若非立撤黄岩县令、海门刘游击，案终难了，并请另派钟道会办等因。查黄、太教案节经调派营员弹压保护，并特派吴道前往办理由在案，该主教何得哓渎？至钟道现驻石浦，责任綦重，断难离防，并黜陟用舍弟自有权衡，尤非教士所得干预。希即钞送吴道知照，并会同高守督饬印委秉公从速办结，以绥地方而杜口实。

20. 赵曾槐稟高英 五月十六日

王英敖与万应德同村居住，与教民王全湍即王子贤素有嫌隙，初七日王全湍先带十余人图拔王英敖，致被王英敖纠人将王全湍捉住，送至应万德家关禁，当经王全湍族人王彝明等往理，于初十日释放回家，并闻王全湍臂上受有砂子伤一点。

21. 太平县令孙鼎烈稟高英 五月十七日

……新河地方十五日会期，乡民麇集，又有王立培将开丝线店之天主教民王朝中拔去一事，立即饬差查明押放，并函嘱新河丁县丞维庚就近排解。去后，十七早接丁县丞来信，言已会绅开导，将王朝中释回。起衅之由，因颜谷顺、颜子云、陈文星、王立培等恃耶苏教为护符，足与天主教相抗。而天主教民近复口头大言，声称此辈尽列入名单，请饬按名查拿，将来必要重办。王立培等心不能平，复怀疑惧，与王朝中等片言不合，如矢在弩，一触即发。……闻高洋地方日来又有口角，亦因教民夸口所致，旋即解散。……

22. 李思聪函高英 五月十九日

周大令往看应万德，曾言如不自首，官将往捉等语。该匪于地方官未动手前竟欲先行发动，昨日、今日，已将从前二百五十桌筵席宴请之人按名传到，现有千余人已在其家。据闻专俟二荡庙党羽到后即于今晚来海门。报信者亲见各匪之匆匆而往。该匪等自言亦谓注重在海门云。

23. 高英稟李幼梅 五月二十二日

应万德负嵎抗拒，抚驭之术已穷。周、赵、孙三令自黄、太来，厉言海乡一带顽民以万应德妄作妄为，地方官莫可如何，犹复多方安抚，群相艳羨。其党羽中有张宝荣者，本系捕拿未获之土匪，竟公然效法应万德之所为，其家内亦挖濠筑垒，肆无忌惮。此案若不急图捕治，后患恐在眉睫。……李思聪自烧堂后所请凡三事：一请撤黄岩县；一请拿犯重惩；一索赔款。迄今三月之久，赵未撤任，犯无一获，款未议赔。彼之被拔被敲杠之教民，虽则张大其词，有一报十，△△明查暗访，却非无因。刻下此三事权可操之自上者，惟请赶将赵令调开，揭晓后即乞藩宪电谕接任者迅赴新任，免再转折。

24. 高英致赵曾槐、孙鼎烈 五月二十三日

廿三日晨间又闻贵治黄岩海乡应万德党羽复有拦路拔人，冀图勒赎之事。又闻有十六曲方姓被顽民欲图截拔，幸方姓秉马飞奔而逸情事。……务祈阁下查照单开各犯，访明属实，果系著名滋事匪犯，务即雷厉风行，严拿务获，得能于日内捕获二、三人，不特教案较易议结，即地方顽梗知惧，亦大有裨益。否则刁风日长，必致滋蔓难图。

25. 高英稟李幼梅 六月二日

张宝荣一犯……今得获案，不惟教堂心快，亦地方之幸。

26. 应万德致张弁函 六月五日

启者：奉读瑤章，敬悉一切。深念高、雷二大人仁恩高厚，已铭肺腑。□奉传唤，理宜应命而前，况君要臣死，不死非忠；父要子亡，不亡非孝；地方官长，一君父也，不以忠孝之心事君父，子臣之职既乖，倘何可以为□。弟虽伏处草茅，颇亦不欺暗室，但自遭李思聰听唆逼难以来，冤气填胸，目疾复作，颠沛之状，万倍寻常。日前兄台在舍当亦深知灼见，非偷生以苟安。奈连月来实在不获少痊，户庭亦不能步履，何有于他。如若相信不深，请派亲知降舍□□，庶不致疑弟诈术相欺。弟之心迹，兄台早已了然，与其死法人之手，不如伏官长之辜，馨香于后世，为计之得也。况英国已抱不平，有监督公会者不以问道友见弃，欲超脱弟于苦海之中，前次函致余军门、郭太尊、赵县等请散会营一节，已见一斑，并以驻宁英领事轻听法人物，详告北京驻华大臣，稍加责备。而英领事变羞成怒，转与慕主教意见相左，请主教再详北京，恐时日迁延，又函告上海总领事，一面电达英国宰捕，有执法国赵主教函称飞饬李思聰招募平民，会合教民，与弟首先对垒，再不成功，赵主教自行带兵通剿等语作为笑柄。揣其意见，布图骚扰中华，因烦请旨定夺。驻华大臣亦以此情照会，专稟英主，均未奉到纶音。初三日又接到省垣之信，慕主教称上海总领事已经函达抚部院，准饬各衙门，以弟实非匪逆者流，未可听从乱拿。札文现已备好，不日可到，惟谨防天主教私害，切切等因。据此，两教相持，官府转可以作中人秉公调理，请烦兄台代为吁求高、雷二大人宽缓数日。上宪札发究竟如何，倘得大英怜爱，在各大宪亦可以谢责成。此次英国廷议，未知如

何，必有消息。否则请容日疾稍有明见，即当趋诉冤衷，俾数十万生灵托命之由陈其大概，弟即就鼎鑊〔镬〕之烹，亦含笑于九泉下矣。在官府亦须念弟为笼中之鸟，网内之鱼，弋获易易，如敢与官府抗违，其能保绅耆士庶之心始终不复变动乎？弟具有身家，粗知大义，希兄台代为善辞稟复，不胜雀跃之至。

27. 李思聪函余宏亮 六月十九日

敬启者：太邑横河庄地方教民施达端田稻被林鸣野唆使颜子云、颜谷顺率同王立培、陈有文即洋枪会首陈老五等强抢稻禾，互有殴伤毙命一案，昨经凶手业已自行投案。本应匪徒抢割田稻，死有余辜，今凶手业已自行投到，应有地方官秉公讯究，事本可嘉。讵昨晚突出劣生陈少儒经赴下塘港哨请勇，不料该哨官于今日黎明带同兵勇六十余人，复经陈少儒、颜子云、颜谷顺等喝同土匪陶五老司、王立培、陈义信、陈文星、瞿心旺等四百余凶哄至横河庄，将施达端前后邻居四十二家所有钞洋、衣物、猪牛等拼为抢掠一光。查该处滋闹哨官当场理应弹压，以凭地方官究办。兹该哨反以今早事复带兵到地，任伊等掳抢，显系助匪为虐，揆理殊属不合。

再者昨承尊嘱，着令各教民回家割稻，不料南新写地方陈殿元喝令匪徒吴哑老等二十余人各执器械，将所归家之教民徐成根、徐鼎盛、王日灿等追拔强收稻禾，并欲擒拔拷讯，幸得知风，当即隐避，未遭毒手。特此布恳军门大人饬查革究。

28. 刘树堂函高英 六月二十日

自来大乱之起，无不由于地方官因循迁就，柔软怕事。台案初起，应匪到案即了，其时能缚应匪，直一夫力耳。乃隔府调一现任知县与之恳说，匪势安得不张。现又生出英教士一番枝节，愈弄愈坏。弟疑有授之方略者。官如此怕匪，在应匪尚可不必出

此也。其复张弁函隐有恫喝挟制之意，阁下称其慷慨激昂，语似恭顺，诚所未解。总之应匪若自我获之，自我释之，匪焰或可少戢；若明日张坦由英教士保护而出，诚如该匪函中所云，官府祇可作中人调理，台事尚堪问乎。在阁下等之意，以耶苏抵制天主为出奇之计，而不知我所固有之权已暗暗授之外人，直不啻为匪助焰，弟深恐台非我有矣。愚意英教士既已出头干预，宜一面将匪犯罪状照会该教，声明该匪因案投教，有碍贵教声名，我仍当推贵教体面格外保全。且总署开该国来文，内称官兵围拿应万德，必致波及吾教中人，彼仅以波及为虑，并未阻止拿获应匪，烦其不必干预，不然两教果至相持，不特非地方之福，且恐上贻国家之忧。若因此时与慕教士已有成约，不便翻悔，宜与之言明该匪即由该教士保而出，贷以不死，亦应由该教士保而去，从此不再为匪，若仅粉饰敷衍，徒贻隐忧，非弟所愿闻也。

29. 汤丕生函高英 六月二十二日

兹因万德一节，不得不陈颠末，以供台下之核。当闹教之初，即经敝公会函稟敝主教，察阅起衅缘由不无疑义，所以四月间亲赴贵治下体查，接见官绅士庶，咸化白冤，悉如原稟。时敝主教颇为不平，实恐该教怂恿险害，未免迅雷不及掩耳，不得已从权设法分函，驰告文武衙门缓办。旋省之后，即函达贵抚宪，又稟告北京驻华大臣及驻沪总领事，缘法人屡与敝教滋事，不得不预为之防也。吴观察宗濂来理此案，幸官绅均以实在情形稟请，所以迁延至今，保全无事。奈李教士惟以阮振铎之唆是听，密求赵主教函请，必致万德于死地。但万德无罪枉陷，昭著遐迩，必欲急于罗致，窃恐众百姓激忿成仇。未免肇为乱阶。如果敝公会教民咎有应得，断不敢曲徇以招物议；若无辜而必欲害之，地方官长从而勉强听命以求法人之安，窃恐敝邦之不安亦旋踵起矣。弟实有难以明言者。然重以台下交浅言深，不能不告。

究之敝总领事函达贵院札饬贵藩司转行台下持平办理等因，意在言中，台下尽可宽心，敝公会自能主持其事，勿复偏听为难，酿成巨祸、不胜幸甚。

30. 高英稟李幼梅 六月二十五日

本月十七日又有太平天主教民施永梅将地民陈士锦致毙一案。缘陈士锦幼子挑担误踏于施田之内，将其田稻压倒数丛，施即倚仗教民，邀集多人，即将陈士锦致毙，复伤陈士锦家两人。乃李思聪不分皂白，听信彼教一面之词，公然函致府县……硬指此案又为耶苏教民颜谷顺、颜子云启衅。

31. 刘树堂电李幼梅 六月二十六日

台案不能再缓，前据元电，经照准限十日由英教士交出应匪，刻已逾限，该匪已否到案，速复。

32. 刘树堂电李幼梅 六月二十七日

应匪借仇天主以摇惑人心，身入耶苏以违抗官法，凶顽狡猾，已可概见。该地方官无胆无识；为所扶持，殊负委任。夫天主、耶苏同为洋教，入天主者可仇，入耶苏者独可义乎？若一面设法拿捕，一面宣暴应匪之奸，解散协从，案经早结，何为出此下策，授权于外人。英教士之出头干预，本部院早经料及有人指使，不料此策果出于余镇、高守，致为英领事来函所讥。本部院此时只求于事有济，无论该镇道府如何设施，再予限十日拿应匪到案，倘逾限不报，决以白简从事，不再姑容。将此电送余镇、高守同阅。

33. 浙洋务局电李幼梅 七月十日

应事由英领事与局商办，暂缓围捕，请转知余镇军、高守。

34. 高英、余宏亮会稟刘树堂 七月□日

敬稟者：窃△△等节奉电催限拿应匪一案，本应急图围捕，诚以应万德事起仇教，恃耶苏为护符，更借黄、太之民积怨于天主教堂土著教士者甚众，△△等原欲先散胁从，使应匪势孤，无难就获。不图人心团结，暗地扶持，彼得负嵎不出。若遽加兵力，一经拒捕，多累无辜，势必激起巨变。一再筹商，总以善获应匪为万全计。讵料始终抗避，有负宪恩。既奉严催，弥增悚惕。昨接探报，该匪已知大宪限拿，心怀疑惧。十一日雷副将所驻茅林之勇三棚至花门放哨，应疑围捕，实出数百人将其军装号衣并勇丁十余名悉行劫去。职镇、卑府闻报正在饬查问，雷副将由石桥来报，已据一勇逃回报信，所称无异。十二日复接黄岩韩署令函报，应匪信至黄太绅士，有令其迁避之语，该令恐其入城扰害，请兵防范。职镇此思海门所扎两营中除留防内地三哨暨北岸游巡外，所存仅止一营，有教堂、军装药局之重，万一该匪分途蹂躏，不敷遣派。即一面飞调前敌后旗副左右三旗回椒，一面派路桥一哨暨岩头所扎之前旗开赴黄岩县城保护。乃路桥及前旗之勇均未赶到，应匪已率党羽约二千人先进黄岩。县署亲兵四十余名及马都司兵同时开枪毙匪数名。该匪退走出城，复被云字营左哨勇丁追及毙匪十余名。时在初更以后，各匪星散，无从穷追。黄岩县署于应匪进城之时，监犯汹涌，要犯张保荣冲监突出，立被亲兵开枪击毙，戮尸枭示。

35. 韩铨稟高英 七月□日

本月十二日……，酉刻时分，该匪率同千余人直抵城下……无如卑县营兵仅十余人，卑职自雇亲兵亦只五十名，众寡不敌，且城塌门朽，关闭难坚，转致监所，劫去教案要犯张保荣一名，班房押犯多有因变逸出。卑职亲督兵勇，奋力追夺，适驻扎大溪

云字营防勇闻信赶到，合力兜拿。该匪放枪迎拒，我兵亦开枪还击，当场格毙六名，受伤者十余人，夺获洋枪十八杆，旗帜一面，张保荣亦当时枪毙。该匪见势不敌，纷纷逃窜。卑职查点押犯，失少稟准羁押十年或二十年之王老五、罗存其、项小美、周启梅、阮下堂、罗启定六名，并在押候审之张通海、张光熙、张左林三名。此外并无疏失，居民铺户亦无骚扰，地方教堂尚称安谧。

36. 淳洋务总局电钟念祖 七月十六日

宁波道送钟道念祖：台匪应万德胆敢率众出而劫营劫犯，叛迹昭彰，惟有痛剿，以伸国法。即烦该道带所部一营用超武轮运送赴台协剿，其驻扎石浦各营距台不过百里，现在海防已松，如嫌兵力不足，尽可任便调遣。温州一带尤当预为布置，防其勾串。至海门余镇麾下各营，闻与匪相识者甚多，殊不可恃。望即会商余镇、高守，迅赴机宜，毋再贻误。

37. 余宏亮稟刘树堂 七月十八日

十六日复据探报，应万德于住居四围坚修卡门，召集死党约六七百人，煽惑愚民周近皆是，若不趁早殄除，更滋延蔓。雷副将芸桂因驻郡防护，遂密调驻护太平县之后旗副右旗，授以机宜，令十七由花门南路进兵，又调海门左旗哨半勇丁并副左一旗，由花门之西北两路进兵。△△率亲兵四队至杨府庙调度，均令十七(日)下午四点钟齐进围捕。其处南路直通海门，地势稍险，路系水堤，宽不数尺，两旁皆系河港，沿岸民屋均种茅竹密绕，不意应匪先于距花门卡外七、八里竹围中埋伏洋枪，望之并无形迹，而左旗副左旗进兵略早，分途前往，行至竹围密处，突被匪党施放排枪，堤路毫无遮蔽，左旗阵亡勇丁三名，受伤六名，彭管带、余勇伏地开枪，毙匪数名，伤者不少。副左旗一路

黄管带弹伤右手，哨官李家有弹穿右手臂，伤甚重，亦余勇伏堤对击，阵亡勇士什长五名，受伤八名。鏖战约两点多钟，时已昏暮，大雨倾盆，弁勇通身透湿，因防匪等包抄，遂用连环收队。△△闻西北路受敌，挥令南路两旗猛攻，毁卡捣巢，当将旁边炮屋放火，匪方抽南路之党一齐来扑，初约二千人之谱。两旗枪炮齐施，毙匪甚多，渐战匪即渐少。应匪父子混众奔逃，冒雨撵追，夺获舆马并洋枪二十余杆，大炮一尊，旗帜八面。追出田垄，遍地禾稼竹树丛杂，月暗不明，匪忽溃散无迹，其为周近之人可知，因未穷追。二更后收队，令后旗副右旗住宿匪巢，△△仍回杨府庙。十八早将应匪巢穴全烧，其中所藏子药未经搜出，随火焚尽者似亦不少。但计匪党一时隐遁，安禁死灰不燃，十里内外多系党羽，骤难搜缉。仍令该两旗暂扎其地，出示解散，协从者罔治，应匪随身死党如其复聚，即时捕剿。△△暂留海门之勇为活兵，一面广发线探，遇有确耗随时往拿；一面会府余县，重悬赏格，期在殆尽匪类，以遏乱萌。

38. 黄岩县告示 七月二十日

……若能拿获应万德父子送案者，赏洋二千元。

39. 刘树堂电李幼梅 七月二十日

李道送余镇军鉴：现海防事松，该镇兵力足以办贼，应责成迅速筹办，克日扑灭。如再游移养成贼势，定即从严参办，勿谓言之不预也。

40. 牟藩稟报高英 七月二十二日

前日晋谒，嘱探应某消息，但应某近与官军迭次拒捕，应某屋已经官军烧毁，乃窜入附近太平一带之黄茅山，种种情形，想早在于洞鉴之中矣。现在泽库、唐岭一带莠民均与呼吸相应，且

探月之十九日已遣胡西河即西桃二头密到决要及温州之深谷坑，仙居之小金坑等处勾引陈老丙、小金坑六等出巢与之合股。生意西乡山里诸匪早与应某通而未合，经此次西桃二头之通款，定必有大股土匪趋并于应某也。敝处殷户牟同明、牟永庚均已夜眠不敢贴席，欲将茅畲保甲略行整顿一番，以收事先预防之计。生乘机与之商酌，而茅畲之保甲似乎尚属顺手，特恐团防章程尚未议妥而诸匪卒然已到，未免应手不及耳。抑生更有言者，敝处保甲，生当再行函禀韩公。惟当保甲未办成之先，似乎宜拨勇若干驻防茅畲，倘应某经官军击败，应某窜入敝处山上可收兜之用（该处匪若败，定必携死党以窜西乡；欲窜西乡，定必从敝处山上佛岭旸谷岙经过。）。万一应匪近于黄、太交界一带尚能立定，则西乡山里诸匪亦必由敝处以投效于应匪，如果先有兵在，亦可截之，使毋相合也。且俟二三旬后茅畲保甲办成，足以与诸匪接仗，便可择急他调矣。愚昧之见，未知有当与否。

再者生昨与王致伯师商酌，嘱王得标投入应某党中，嘱有紧急便须回报，否则乘其可图当效力以回也。西乡山里诸匪情形生现亦遣妥人前去探听矣。惟是欲剿应某非选练乡兵似终不足以收实效耳。

41. 驻扎杨府庙曹管带移文 七月二十三日

窃敝旗于昨廿三日黄昏开上花门地方械斗，随会同后旗陈管带各率勇廿名，驰赴该处弹压。讵料追军至，两军业经判散。查悉彼此伤人不多，惟教民王孟年一名被民枪毙。熟悉肇衅情由，有该处贡生王燮鼎，其子详索前年入泮，伊公祠奖赏粮田数亩，今春种亩被夹实望地方教民王孟年等强割缴，王燮鼎控县，乃王孟年恃教拖搁，尚未了案。昨见应万德因仇教被访，愈肆虐，欲乘势向王燮鼎父子敲索英洋一千元。不允，则统教党数十人摇旗展令，执械持枪赴王燮鼎家，计图拿伊父子，毁伊房屋。比王燮

鼎惊觉，不得已集地众抗拒，因枪毙教民王孟年一名。据此情节，此实缘王孟年恃教迭次欺压王燮鼎父子起衅，孽由自作。且王孟年于敝旗方扎杨府庙图拿应匪，据地紳云，伊即有到处敲诈之事。似此教民每每勒索殷实，凌逼乡愚，穷恐居民不能安生，仇教愈深，恐巨案酿成尚非仅目前一端也。

42. 王莘所书事略 七月二十六日

生员王莘，原名洪元，年三十二岁，系仙居县西四坊月塘庄人。于本月初十日下郡考试观风，于十一日夜同堂兄洪思往黄岩县巢豆，不料应匪万德于十二日进城，生闻风往观，只见驳子如雨，心内恐惧，逃走出城。此时天色昏黄，不辨东西南北，应匪将生围去，共二十余人。此夜在庙内住宿，离城约二十里。次日天色未明，抽身而起。随路抢掠民家二户，焚毁者亦二户，乃于戌时天气至伊家内。十四日将围去的人一一查问，愿助力者在；不愿助力者回家，各给洋三角，谕伊不要吃粮，不要在教，以后上阵者，看见立斩。及问于生，生说读书为业，幸已入泮，遂出旅之事题目试生，以后待生亦好。是日造丁册，收钱粮。至十七日军门大人兵临之时，早二个时辰有信通知，系海门人。此时应匪将生共十一人送至别处藏身，约五里许。是晚应匪不满一百，执枪者只五十余人，一同往黄茅山而去，毙命者二十三人，受伤者三十二人。于十九日说自温州人送进洋枪二百枝，米五十袋，英洋八百元，各国人进助，要生写信十封。信内云：字上某位老将军知悉，缘晚〔生〕痛被天主教逼走，约于八月二十日由海门至黄岩，二十一至台州府速拿一班污官问罪，其各懔遵毋违等语。叩思生朝廷士子，原欲学古入官，尽忠报国，乌肯与逆匪为党？千思万想，不得脱身，再四恳求，说以家中父母兄弟妻子告别后回来效力。应匪要生写立凭书花押，方准回家，生只得应允。遂于二十三早有一人送生下山，赠钱二百，洋二角，谕生于八月初

一日申时至路桥石路曲庙内伺候，接生转山。生思此事案重如山，于二十四日午时至天主教堂诉后欲往各衙门通知，天主堂领事相留。今得见军门大人，生故将本末书就一纸，伏乞大人申鉴，生欲今晚回家，以慰父母家人之心。所书是实。

应万德，统带各营旗。包万胜，统带三千人。叶万顺，管带二千人，临海人，即小五。许万具，管带五千人，温州人，即洪元。鲍万利，管带一千人，仙居人，即太楚。林万年，管带一千人，太平人，即元和。戴万寿，管带一千人，黄岩人，即小王。王万春，管带五百人，宁海人，即六顺。应万发，管带六百人，天台人，即肇基。高万杰，管带二千人，乐清人，即相从。

43. 应万德上书余宏亮、高英 七月二十七日

数年前正月间，李教士至敝邻教民徐维熙即水洋四家吃饭，观之者甚多，惟罗仙培、徐贤春二人则云教士面上出毛，即时维熙唆督教士。续后去年六月间，仙培、贤春挑猪路桥出卖，路经长浦，被教民王子贤、徐维熙、青皮五、杨兆河、昌丙四妹等将猪担去，并仙培、贤春拔到海门天主堂吊打，勒写洋票，未订数目，先将花押指印书去，难军功到天主堂抱〔保〕回。军功原说不到天主堂抱〔保〕，愿到官府衙门抱〔保〕，教士教民恨军功大言，订恨一也。正法著匪杨宗岳之子兆河亦投入天主教，颗抢潘池贵家，当夜池贵奔军功家求救。即遣局丁追逐，不及。后兆河投案押责班房，认抢实供。后李教士抱〔保〕出，订恨二也。敝亲姐夫胡吕春入继嫡堂叔，得有房屋数间，后继母听唆，将房屋出卖天主教以作教堂。当有阮振铎之兄鸣斋嘱敝亲出洋百元，代为归转。当付洋八十元，因契未缴，故少念之。不想继母听唆不允、互控在县。军功原抱不平，订恨三也。关钟衡任事时，路桥教堂系李泽三、跛脚六等自己烧毁，诳称路桥绅士烧毁，县尊谕军功查察，军功原将实情稟复，订恨四也。本年正月初一日，平民李

帝训与教民王善河争风斗角，两边聚众，怪军功不出弹压。时当日疾太损，不想李教士赴县，说军功不平。后赵公询问，原将实情稟上，订恨五也。关、周二公均谕军功查禁海口偷米出洋，李择三将米千余担载在军功涂头落海，护送者约有五六百人，各执军器。军功阻之，恐酿大祸，报县，路隔六十里，实属不及。后周公查问，原将细底稟白，周公发书巡廉，巡廉戒叱择三，择三怪军功稟县，不代隐瞒，往往唆息李教士，说军功不降，不好，订恨六也。上年下水车地方有一客船，不知某匪将客打死，客系长浦下曹氏。恰海门城外有一荔枝船被抢，刘中府谕军功拿匪。时买线一人，带同局丁至丁岙路庙，获得土匪徐崇炳。时恰赵公下水车勘验回转，遇敝局拿获一匪，即时在路问供。徐匪即供荔枝船在内，又供下水车命案系伊弹伤身死，不料教民管赞清将下水车命案移报长大汇头地方（路隔二十余里），挨户扰诈银洋千余元，现付者有之，出票者有之。二地方因正犯获住，赴县呈控者多人，票洋一并注销。管赞清怪军功拿匪，害伊得洋不成，订恨七也。上年获得罗舜臣出洋米，同练军哨官陈方策解辕，阮振铎兄鸣斋向军功归船，军功原说候军门发落，如是鸣斋恨军功不准情面，订恨八也。二十年内奉谕，每至冬令办理冬防。迄关钟衡任事时，任郑二哨官至敝处探听匪迹，接至下阮地方，上下两处聚匪二十有余，看见县亲兵七八之数，遂与争胜。幸哨官遣人奔至敝处讨救，即同局丁百姓二百余人追救，将匪赶到海头。杀得著匪四名：阮道吉三、阮仙槐、保长儿、阮仙和四，活擒一名尚显富，沉没死者三四人。嗣后东山头寡妇家被抢烧屋一案，奉关公谕，获得正犯阮余德，赏格洋六十元。又获葛大焕一匪，赏格洋百元（均破东山头案）。又获著匪陈仙勺，赏格洋八十元（破下岭案，街排头等处）。又获土匪刘宗尧（未正法，天主教取保）。周延祚任事时获匪夏序管，赏格洋五十元（阮振铎兄鸣斋取保）。又获王林江，赏格洋二百元（破数案）。又获罗昌焕号太平王，蒙

周公行文廖抚宪，保举五品。

本案原情：军功素患目疾，久未出门，二月间太平有线到舍拿匪，军功只恐多事，来辕请示，被天主堂知风，约令教民百余人，围禁刘中府署内半日，幸军功托百姓带归。不数日，四方百姓知风，咸抱不平。即各处教堂拆毁，与军功毫无干涉。茅林教堂先移什物，四更起火，可见自烧可知。泉井教堂近地百姓拆毁。新河、太平等处与军功路隔太远，不知何人在事。伏乞军门大人、本府大人电怜下情，不可将别作之事归咎军功。谨诉。

44. 高英稟刘树堂 七月□日

敬稟者：窃司员于五月十九日曾肃寸丹，以台属腹地空虚，匪风日炽，专求飭催新统领来台，嗣接蓬仙观察回函，谓当即代呈，荷蒙首肯，无任欣感。惟当此疆务殷繁之际，理宜静候钩裁，是以数目〔日〕以来，不敢再为渎请。乃现在台地情形，自黄岩土匪应万德猖獗后视五月鼎沸愈甚，倒悬危急，又不得不以救标之计呼吁于我大中丞之前。查台中六邑教堂最横，而临之海门及黄、太两县尤受鱼肉，该匪前以仇教为名，故愚民多为蛊惑，其附近村庄与天主水火者尤甘心为该匪捍卫，非一朝夕。……由是匪焰益张，忽谓将攻郡城，忽谓将攻宁、天、仙、太等邑，一日之间风鹤数警。昨有人自海门来述，悉宪慈调兵两营来台助剿，归镇军调遣，并勒限严拿应匪。兵力之厚，责任之专，非我大中丞深体民艰，曷能雷厉风行若此。台民闻之，莫不鼓午欢欣，群歌大德。惟内地防兵自办理意防后早经全调健跳，现闻意防虽稍松，仍未将防兵抽拨分赴各县要隘。所有防营六旗一营以及镇标之兵并新调来台之两营，约计逾四千人，悉聚于黄岩、海门方隅百里上下，其余临、天、仙、太、宁五县更无原驻一兵，仅有府署于七月初一日新募成军之缉捕一营分布各处。郡城只一哨守临海监狱并军装局、火药局等处，实只四哨驻四县。兵力单

薄，为历来未有。当无事之日尚不足以资镇压，况值此应匪横行，人心摇动，乌能有济。是以目下抢风四起，商旅难行，太平、天台劫掠频仍，日日请兵。其尤甚者，临、仙两邑，临海北岸如上盘、连盘、小雄等处，聚党至数百人。近畔如涂下桥大镇先后罢市，土匪刊刻名片，分送殷户，索借巨款并强借保甲民团洋枪，声言赴应匪之招。七月二十四、五等日各殷户将原片呈送海门，镇军遣两哨前往追捕，擒十余人，解至海门惩办，而积年有名头目如包万胜、陈候庚、金永晋、小老耶、大龙等并未在内，两哨亦即于是日仍调回海门，现北岸仅恃新招缉捕营一哨而已。仙居本盗匪渊薮，三十三都等处均有洋枪会名目，光绪十一年会匪自日攻城后该县向派一营驻扎，迨后减为一旗。自余镇军接手，亦仍派符仕扬一旗驻扎，乃自四月将符军调往健跳后，该县寂无一人。昨应匪事起，府署派缉捕营一哨前往驻扎。应万德原籍仙居，闻早已潜与洋枪会勾通，约为援应，万一篝火狐鸣，岂新招一哨弁兵所能禁遏。近日应匪胆出伪示，声称中秋攻取郡城，虽狂悖之辞固无足道，若竟以北岸著匪及仙居洋枪会一齐并起，为应万德犄角，则此事亦大可寒心。讹言所至，民心惶惶，为今之计，力图救标，惟有吁恳宪慈速即另派一营驻防郡城。

45. 高英稟恽祖翼 八月四日

应匪万德、万林兄弟已于初二日由余镇台购线就擒。……李教士思聪犹以尚有余党未获，且云必候请示赵主教，驻沪总领事为言，不肯遽行开议。查该教堂于△△未到任之先即由宁道宪亲交该教士递来一单，开载应拿之犯甚多，及△△到任以后又由宪委员吴道宪交来该教士开来一单，内请正法者十四人，永远监禁者二十四人。另又交太平县孙令一单，计有一百数十余名之多。昨八月初三日又迭接该堂李教士来函，以△△前日所出解散示中有专拿应万德父子，余从宽免为非。

46. 余宏亮、高英电稟刘树堂 八月四日

杭州抚宪钧鉴：应匪获案后，密察乡愚仇教之心甚固，若就地惩办，诸多不便。职镇宏亮、△△△再四筹商，除详细另呈外，拟恳宪恩俯准，将该匪兄弟送省或解宁惩办，乞速电示。

47. 刘树堂电李幼梅 八月六日

李道鉴：应万德、万仁行同叛逆，即行正法，枭首示众，以招炯戒。树堂。微。

48. 高英给其幕僚范春汝函 八月六日

此案弟仔细思之，断不能贸然在台惩办。……初五日晨，又有驻沪英领事来见，仍是不干之干。……今年忽据报称，有数千乡民持香，手中别无长物，来椒乞保万德。弟赶即会同镇台出郊堵截，不准入境，盖恐恃此人众之际，顺便拆毁教堂也。自未至申，弹压时许，多方开导，告以案情重大，非本府所能专主，容代稟乞恩，安慰数言，陆续散去。

49. 余宏亮、高英会衔稟闽浙总督许应骙、
浙江巡抚刘树堂 八月七日

探闻该匪率败党遁入黄茅山，该山岐通温处与太、黄、仙三县，东西三百，犬牙交错，处处毗连，向为盗匪出没之所。……查太平镇塘当乐清之冲，塔岙系永嘉要道，仙居上张、朱溪、三十三都皆达缙云，黄邑乌岩则入柵溪，亦永嘉必由之径，路桥居黄岩之中以策应，四方小坑在乌岩之西以联络，上张、朱溪一带仍与乌岩、塔岙、镇塘呼吸贯通，花门本属应巢、三甲殿附近花门直通海门之路。以上各处相距二三十里至十余里不等，均关紧要。当派云字中营左哨正哨官苏瑞廷，副哨官许裕泰率该哨驻镇

圹，右哨正哨官袁忠和、副哨官彭继陶率该哨驻塔岙，前旗参将符仕扬率该镇驻上张、朱溪、三十三都，黄岩新前军左营游击刘继泉分两哨扎乌岩、派海门新前军右营副将王立堂以两哨合新后军统领雷副将芸桂扎路桥，另由雷营分拨一哨驻小坑，副右旗副将曹世华、后旗副将陈胜珠仍驻花门，左旗副将彭邦达驻三甲殿。并因探报该匪有由海遁逸之信，适浙洋统领李丞文慧巡洋来台，商派永福小轮管驾外委傅嵩龄同中路练船统领署海左营游击黄文琮率带练船二艘，新前营管驾千总吴琦钓船二艘在于黄、太附近洋面认真巡缉。北岸土匪包万胜、尤大龙、小老耶各匪曾为应匪所招，经派副左旗守备黄金贵、右旗游击陈得昌暨卑府英所派缉捕营守备沈平和一哨随同击散，驻彼游巡以防该匪南窜。此职镇宏亮亲历黄茅山相度地势，调队设防暨商派水师在洋巡缉，会派旗哨击散土匪之实在情形也。旋派帮办营务分台差遣候补县丞邹鎔驰赴各处觅购确线，买应死党，于中取事。卑府英饬委黄岩县韩署令铨，补用县丞、候补主簿李成绮，分先典史肖寿春邀同绅士王梦兰、张凤威、沈沆等分赴各乡传谕绅董，尽诚开导，晓以大义，喻以利害，使乡愚悔悟，不得随声附和。地方亦有明理之人互相劝戒，其非仇教之徒即经解散，自少复合，故该匪初聚二三千人，一战之后索然顿减也。七月三十日，据邹县丞鎔密称，会同副右旗曹管带世华，帮带余秋藩，练军中营哨官郑伟彤、陈方策，云字中营哨官谢德胜，共挽绅士罗富年，买通应党袁则仁等二十余人，用为内线。惟因水陆围逼，应匪之子应载耕在逃。……八月初二日黎明，应匪率党由新塘下山进村藏匿，该线民等分赴各防飞报，而镇圹相离稍近，苏、许两弁立率哨勇扮作乡民隐于镇圹村口。该匪兄弟偕至，弁勇突出，应万德，应万仁二犯奔避不及，一并就擒。其党冒死来援，该弁等即将二犯缚闭民屋，合队抵御，当被拒伤勇丁十三名。及海门得信而派往督令之帮带余秋藩率亲兵一哨适已赶到，冲入该村，该党虽退，尚图劫

犯。时塔岱袁、彭两弁，花门陈、曹两管带，三甲殿彭管带皆先后带兵驰到，各匪始分路窜逸，村民亦惶惧奔逃。余帮办麾令总查庄得胜持大令传谕各庄，只拿应氏兄弟，以外并不惊扰，民心方定。雷、王两营随后赶到，同将应匪兄弟于是晚解到海门。……初八更逢市日，必将愈聚愈众，不胜弹压。海门无城可守，倘百密一疏，匪徒乘机生变，则洋教堂岌岌可危。职镇、卑府等故于事机危迫之时，密将应匪兄弟牢缚，塞其口，于夜静时派兵以巡夜为名，用肩舆由僻路送寄艇船，载之出海，俟过市日，众民散后即将该匪兄弟正法。……请电达总署，咨商法国大臣，迅将台州华神甫阮振铎酌量更调，以顺舆情。如其固执不从，则将来之大祸横生，殆有不堪设想者矣。

50. 刘树堂电李幼梅 八月十日

李道、海门余镇、台州高守同鉴：应案如与英副领事未能说妥，即将应万德、万仁兄弟解省讯办，顷选派委员，多带兵丁，由超武兵轮送至乍浦，再由内河晋省，以期妥速。

51. 高英函韩鋐 八月十一日

(应万德)于十一日黎明绑赴市曹正法，自应将首级解赴该县地方悬竿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该犯当时由何门入城，即悬于何门示众可也。

52. 法天主堂所开议办台州教案九款 八月二十九日

- 一、拟将匪首应万德之子应再庚务获正法。
- 二、拟将毁太平县教堂之营兵癞头四按军法处斩。
- 三、拟将应党夏金甫、林鸣野二名褫革流徒。
- 一、拟将海门游击刘贤斌摘顶撤任，否则降一级，永不叙用。

一、拟将太平徐参戎撤任。

一、拟将葭沚姚二尹撤任。

一、拟将长浦汪巡检调任，罚俸一年。

一、拟将王梧臣监禁一年；又太邑武生慕叙虎褫革功名。

拟将焚毁教堂十一处并黄、太二县教民被劫遭害各节赔偿英洋十二万元正。

再、黄、太二县既经撤任，毋庸置议。

索赔十二万元所列十项名目如下：

一、焚毁教堂共十一所，洋一万零七百元零。

一、抢毁堂内装饰祭器物件，洋八千八百三十元零。

一、抢夺堂内教士，洋八百元。

一、海门总教堂自二月至今被难教民衣食，洋五千五百元。

一、教士教民上落川资并邮电费，洋七百五十元零。

一、各堂司事衣物现银被抢，洋五千一百四十元零。

一、各教民之伤毙者医养抚恤费，洋七千二百元零。

一、各教民被应匪抢掠诈去，洋四万三千五百元零。

一、各教民家产房屋被应匪焚毁，洋二万八千七百十元零。

一、各教民荒废田亩一千三百三十亩，洋九千三百六十元零。

以上总计赔款洋十二万零四百九十五元零。

53. 滇巡抚部院复总理各国衙门 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为咨复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准贵衙门咨：查浙江教案一事，并照抄贵衙门与法使来往照会函件咨行前来。查台州教案之起，实由于应万德兄弟煽惑愚民与教为难，当其焚毁教民房屋，伤残教民管小本两眼之时，尚在该匪未作乱以前，迨至聚众拒敌官军，并未再有毁伤教民等事，岂非地方文武保护之力。若照该使所云松懈膜视，试思应匪自聚众以后，营县尚敢攻劫，

何有于教士教民而卒毫无伤损者，此何故欤？本部院之于民教一视同仁，而伤属保护教堂尤为不遗余力，亦该国领事教士所深知，本署且有领事、主教谢函可按，横被以“膜视”二字，殊所未解。揆该公使之意，殆指各案而未能速结而言。夫各案之不能结，实出本部院意料之外。缘各案所毁之房屋，名曰教堂，实皆华式民居，并非洋房，所称伤毙之人，皆漫无稽考，仅有一人教之华民管小本被残两眼，并未致毙，此外绝无命案。而因仇教滋事之人已诛戮应万德、应万仁二名，枪毙张宝荣一名，以三命抵一管小本之伤残，尚有何说。且该案初起之时，李教士思聪、赵主教保禄皆声言应匪到案，案即可了，即驻沪之领事官、驻京之公使，亦只以请拿应万德为言，本衙门案据俱在，可以复按。其时万德叛迹未著，并无死罪，该国领事主教亦无致死万德之心，只求万德到案而已。至万德既诛，满拟各案不烦言而解，讵料赵主教忽开出惩犯赔偿九款，当饬令署理宁绍台道李道辅耀与之和平商办，旋改委万道福康，续又催令诚道勋赴任，数月之间，先后三易其人，再四婉辨，乃赵主教惩犯赔偿之见牢不可破，且语多恫喝。本部院办事持平，如果犯系当惩，款系当赔，岂愿故为胶执？若不当惩而惩，不当赔而赔，在该教纵不恤敛怨于人，而在本部院决不畏强御以曲徇其请。法使远驻北京，或于此案始末缘由未能深悉，兹将该主教所开要索各款目与本部院先后派员按款逐细查明情形汇抄清折，呈请鉴核，酌量照复法公使平情查证，但取赵主教所开各款目与委员查复各情节两两相证，即可知本部院办理之为难，而前案不能遽了之故矣。

蒙古事件

王 栋 译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北华捷报》编辑部1892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1891年中国的排外暴动》一书的第一部分——“有关暴动的报道”。该部分主要搜集了各地传教士、教会报纸通讯员的信函稿件，对1891年间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大规模教案作了直观的记述。本文摘译的蒙古教案部分，主要集中了有关电文、官府奏折、报纸报道及部分当事人见闻，对研究、了解发生在1891年，在内蒙朝阳、建昌、平泉等县的教案的起因、规模以及大致的始末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因这些文献的著者大都是外国传教士和参予镇压教案的清朝官员，因此其观点和报道，颇有偏见和失实之处，这是在引用中当注意的。

本文原题为《蒙古暴乱》，每页脚注系译者所加，特说明。

— 电 报

伦敦，11月27日

《纪事报》称锦州的基督教徒全部惨遭杀害。暴乱正蔓延及北京北部地区。

二①

以下报道发自铜山，日期是11月28日。

朝阳是热河将军治下承德府的六个州县之一，位于直隶省东北部，南接长城，毗邻满洲。距朝阳城北约七十里，有个地方叫北窑，那里多山，历史上曾是游牧部落的堡垒。此地易守难攻，

① 原书目录标题为“朝阳起义”。

防御坚固。直到现在，只要土匪盗贼呆在要塞内，就很难对他们形成太大威胁。目前的首领较年轻，名叫郭海，据说他最初大约有一千名装备精良的追随者。朝阳城中，驻扎着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队，在张将军的指挥下保护城池。八月的某一天，张将军带人袭击贼穴，成功地摧毁了这座堡垒。贼首当时恰巧不在要塞，张将军从他的女眷中挑出一个小妾，把她赠给了在朝阳县衙门的朋友。除此之外，所有贼首的其余家眷不是被杀就是逃跑。至此，一切都很顺利。这次勇猛行动使张将军感到得意，他获得了成功地捣毁一个反官府多年的顽固帮派巢穴的荣誉。本月九号，在每年一次的军事巡视中，直隶提督叶将军^①来到朝阳附近，骑兵队出城受阅，朝阳城内守备空虚。上次被打败的郭海风闻此事，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已到，于是纠集一些匪徒袭击朝阳城，制服了留在城中的少量防卫部队，杀死县官，救回了他的被抓走的小妾，并且威吓胆敢反抗他的人，自称是一城之主。为了报复，郭海掳走了县官的两个女儿。事已至此，别无他择，郭海公开宣布起义，竖起“平清王”的旗帜。控制了县城以后，郭海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并且召募新兵，在很短时间就聚集了六、七千人。叶将军发觉敌众我寡，退到一个进行电报联络最为方便的地方，向李总督报告所发生的情况，要求增援。同时，他指挥现有力量警卫所有战略点，防止乱军扩大控制范围。总督一接到消息就立即派出他训练有素的骑兵、步兵各1,500人赶往出事地点。有铁路的地方部队就乘坐火车，这是此段铁路修建以来第一次用火车运送作战军队。至于镇压结果，那自然毫无问题，因为似乎再没有比这支几天前由火车运来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更强大的军队了。这支部队拥有最近现代化的精良武器。总监决定一举平息刚刚发生的暴乱，因而一开始就派出一支大部队。双方力量悬殊，贼匪不堪一击。所以，双方第一次遭遇的消息传来，就是

① 指叶志超。

叛乱已被平息下去的佳音。这次行动一个好的方面是四周乡村相当平静，秋作物丰收，没有贫困饥寒，因而人们不会轻易地参与暴乱行动。

几乎与上面提到的暴乱同时，11月14日一种自称“在礼教”（俗称，即“在理教”——译者）的新秘密宗教和平泉州的基督徒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平泉州在朝阳和热河之间。在礼教是一种新宗教，因而人们对它知之不多，它的信徒主要来源于本省。它有一条教义禁止酗酒、嗜烟。虽然有这些善良的限制，但是他们似乎与基督教徒关系不好——这些基督徒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尚不清楚——相互仇视，势同水火，最终酿成了两派之间的战斗。基督教徒处于劣势，有人被杀，据说其中还包括一名外国传教士。事实究竟如何，尚无法验证。在礼教徒因胜利而得意洋洋，从居民中搜刮了约五千两白银，同时许诺不侵犯居民人身及财产。他们害怕官军从热河赶来，就逃到东边约四百里外的朝阳，参加那里的暴乱。

以上报道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准确无误，提供消息的人刚从朝阳返回。当然，对于这种事，往往是道听途说，每一次重复就会被歪曲夸张，到最后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并不认为以上报道的每一细节都准确无误，但我们笃信主要方面是完全可靠的。

三

前据热河副都统德福奏热河朝阳匪徒滋事。当饬李鸿章、定安（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钦差大臣）、盛京将军裕禄各派弁兵分投剿捕。旋据直隶提督叶志超奏在建昌县三十家事^①等处剿匪获胜。兹据定安、裕禄、李鸿章同日奏报迎剿教匪屡获大胜情形，10月20日至27日（阳历11月21日至28日）等日，奉天所派总兵聂桂林、耿凤鸣等在朝阳县界连获胜仗。生擒匪首郭溝渭、杨明。

① 今辽宁凌源县三十家事。

歼毙教首杜哈什^①，阵斩贼匪千余名，余贼败溃。现复添派总兵张永清等前往彰武台门一带会剿。叶志超所派各队在建昌所属五官营迎剿教匪。格杀大头目傅连信、彭太和。并毙异服诵（咒）道匪多名。贼尸枕藉。夺获器械马匹无算，平建昌一带贼匪顿息。现由建昌至朝阳节节攻打，并派马队由喀拉沁王旗西北一路兜剿，办理尚为得手。每战皆捷，深堪嘉尚。仍著李鸿章、定安、裕禄分饬诸将领，速将朝阳踞匪一鼓歼除，毋留余孽，以靖地方。

吏部奏遵议处分一折。热河副都统德福^②著降一级留任。热河道廷雍降二级留任。承德府吉绍降二级调用。均不准抵销。

（据12月6日《京报》译出）

按：原书此部分标题是“热河暴乱”，此部分系按《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P.3006至3008页回译，两者有出入处，按英文原文译。原文日期均转为阴历。

四

叶志超等奏官军进剿榆树林等处教匪获胜情形一折。前因贼匪滋扰，谕令叶志超分兵防剿。该提督派令副将潘万才由五虎、马梁一带逐节进剿。10月29日（阳历11月30日）行抵榆树林地方，与贼接仗。该匪二千余名，堵塞街口，抵死抗拒。鏖战四小时之久，最后贼匪四面受围，只得投降。将该匪悉数殄除。夺获马匹器械甚多。附近各庄之贼，闻声来援，各队分投迎剿。阵毙黄衣贼目数名，击毙马步贼匪一百余名，包括伪王李妖师及其它四名匪首。潘万才由榆树林进剿西桥头踞匪。匪首刘怀将巢穴迁至建昌以东，劫掠隳突四周乡村。本月初三日（11月3日）提督聂士成督队进剿，夺获枪马车炮旗鼓多件，贼众纷纷败溃。聂士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为“杜把什”。

② 德福，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受任为热河都统。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因热河金丹道起义受降职处分。

成现率各队驰往黑水等处雕剿零股贼匪。现在建昌等属要路、通讯依旧疏通。

仍著叶志超督饬各营将弁乘胜进攻，合力兜剿，务将窜扰蒙旗各股匪悉数殄除，毋留余孽，以绥藩服而靖地方。（同上，12月11日）

按：此部分原书标题为“上谕和奏报”，对照《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页数3014回译。

五

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钦差大臣定安、奉天总督裕禄^①奏热河朝阳县匪徒滋事。奴才等前于得报后，即经令商派兵堵剿，会同恭折由驿驰陈。奴才裕禄10月21日（阳历11月22日）奉到电寄谕旨，并将大概情形先行奏明。复于10月25日（阳历11月26日）钦奉寄谕。又经钦遵恭禄分饬各营实力^②会合援剿各在寨。兹于10月24日（阳历11月25日）据记名总兵聂桂林电报。10月20日（阳历11月21日）至朝阳县，探得该匪在八角山地方与朝阳练勇接仗，即统带各队驰往夹攻。先后毙贼二百余名，生擒十数名。贼众逃窜。21日（阳历22日）追及该匪于朝阳东六十里之桃花吐地方，尽力攻扑，毙贼五十余名。清军一下级弁员阵亡，另有一人身受重伤^③。该匪乘夜逃窜。22日（阳历11月23日）聂桂林仍督队追剿。该匪聚约二千余人，胆敢列阵迎敌。聂桂林当饬清军分三路，一路由东路攻打，一路由西路攻打，一路由中路攻打。自辰刻接仗^④，鏖战四时之久，我军奋力迎击，至未刻，贼势不支，大败奔溃。枪毙贼匪七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夺获抬枪长矛等械二百余件，大小十字令旗二十余杆。收队后查点，受伤兵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第三册，总页3005，没有“裕禄”二字。

② 指丰升阿等。

③ 指六品军功张万禄、外委王富贵。

④ 原文为“早上七点至下午两点”。

丁七名。贼匪往北逃窜，天黑未能穷追。

10月23日、25日（阳历11月24、26日）据记名总兵耿凤鸣电报——22日晚（阳历11月22日），带队行抵朝阳界距清河门六十里之老崖沟地方，遇另股贼匪约三百余名。清河门在满洲与直隶交界的柳条边上^①。耿凤鸣当期带同各队直扑而前，毙贼四十余名，生擒贼首郭溝渭（郭万昌，即郭海。）等二十九名，烧死百余名，夺获旗械甚多。余贼奔逃大庙、珠勒格歹等处。又于24日（阳历11月25日）追至珠勒格歹。贼复聚约一千四百余，各执武器迎拒。该总兵督率各队由辰攻打至申^②，贼始大败。毙贼数百名，余贼抢山逃窜，现仍追踪探剿。

又据义州城守尉、知州^③于11月28日稟报。该尉州等探闻边外有贼东窜，已令派军队沿边探缉。行至水泉屯地方，适遇贼匪七八十名，内有女贼随同执持枪械，格外引人注目。贼匪蜂拥而来，分队迎击。贼势少却，退入院中，混战中把总^④被贼砍伤左手，扎兰^⑤亦受重创。当时击毙男女贼匪各一名，并将教首杜把什打毙，又连毙贼匪九名，包括女贼二名。贼首杨明乘隙逃逸，生擒其五名扈从。

又于10月27日（阳历11月28日）据佐领依桑阿电报。该佐领于25日（阳历11月26日）与贼接仗，杀死贼匪七、八十名，生擒二十名各等情。所有派出各队，勇往直前，各有斩获，所办尚为得手。此项教匪，朝阳、建昌、平泉三州县伙党正众，处处响应，股匪甚多。奴才裕禄现复于10月22日（阳历11月24日）添派总兵衔山东补用副将程楠森带领所部步队一营驰往朝阳。惟现据

① 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清顺治年间开始分段修筑，至康熙中陆续完成的一条柳条篱笆，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或放牧。

② 原文为“从拂晓到傍晚”。

③ 指义秀、陈荣昌。

④ 指张超德。

⑤ 指科兴额。

探报，北路附近新立屯、哈拉套力改等边外，亦有股匪焚杀抢掠。该处切近奉省广宁、新民厅，诚恐纷窜肆扰。添派提督衔记名总兵张永清带领所部步队及调到东边马步各队。除俟得有续报，再行随时具奏。报闻。——（同上，12月12日）

按：此部分原文目录标题为“上谕和奏报”，照《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第3005—3006页回译。

六

上谕。叶志超等奏官军进剿毛家窝铺贼匪获胜及剿除高爾礮一带贼匪各折片。本月初二、三等日（阳历12月2日、3日），西桥头之贼退并毛家窝铺一带，纠合道匪共有二千余名，负固死守。初四日经副将潘万才饬营官蒋广栋等率队分路攻击，杀贼甚多。贼始退入庄内，官军复三面攻击，当将贼巢击破。阵毙伪大王赵金贵、徐小枝及伪领兵侯陈忠等十余名，并马贼三百余名，道匪一千余名。夺获枪炮马匹旗帜无数，并生擒伪大王刘献堂，正法枭示。复于11月初六日（阳历12月6日）在二十家子地方将起事贼首王廷照、宋学智、宋老大三名一并擒获，均经讯明正法。又，建昌县属高爾礮等处匪徒盘踞，经总兵曾腾芳等率队迭次获胜，毙贼多名，并起获金丹道盟簿符咒等件。生擒著名贼匪八名，均已正法。并将道士吴广生一股悉数殄除。又据总兵蘭福山^①稟报。在建昌附近将伪平西王佟杰拿获，交县审办。高爾礮一带现已平静，剿办甚为顺手。仍著叶志超督饬各营将弁乘胜进攻，合力兜剿，毋留余孽，以靖地方。

定安奏官军击散朝阳窜匪续获胜仗一折。热河股匪前在朝阳县界滋扰。经定安等派出各军会剿，迭次获胜。该匪窜至朝北营子占据。经总兵张永清等于11月初三日、七日（阳历12月3日、7日）督马饬步队进剿。擒斩千余名。复乘胜进剿照树沟贼匪。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为“蘭福喜”。

生擒匪首李教明正法。统领丰升阿由大庙、贝子府进剿。擒获贼目陈洛溟、道士盛信沧等二十名正法。总兵聂桂林追贼至兴隆洼等处，斩贼约一百五十名。复分队攻击。又毙贼六百余名，生擒贼目侯可均讯明正法。各队剿办情形均属得手。仍著定安、裕禄等督饬诸军会合直隶官军迅速进剿，务将各股窜匪悉数殄除，毋留余孽。

按：以上部分照《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020、3022、3023页回译。

直隶提督叶志超奏为官军剿捕大股贼匪屡获胜仗，恭折驰阵。平泉州街东距热河一百八十里，北距喜峰口一百九十里，西距建昌一百八十里，南距蒙古喀拉沁旗二百余里，实属适中之地，足堪四面策应。逐日饬派官军四出搜捕，战无不克，现已生擒窜匪百余名，均经讯明正法。兹于十月二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三十日）据参将韩照琦等稟称，于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丑刻据探报贼匪二千余名在建昌东南之瓦房店盘踞。官军协同起程迎击贼匪。贼匪蔽野而至，执竖五色大旗，势甚猖獗。我军奋勇争先，并力抵御，相持三时之久，贼势不懈。并见有贼首著道巾彩衣，执剑作法，状若疯颠。经参将韩照琦等奋不顾身，督队直进，将该逆击毙。贼众惊慌，复经两翼攻击，该匪腹背受敌，当经聚歼五百余名，骡马百余匹。该匪缘山奔逃，我兵跟踪尾追，复经击毙贼匪三百余名，遍野横尸，血污满地。生擒数十名，询悉击毙贼内有贼首十数名。我兵亦有阵亡二名，受伤二十余名。此股贼匪自起事以来妄称妖术，煽惑愚民。始则烧杀蒙古教堂，继则强抢良民，杀伤日甚。现在平泉郡街及附近各台渐就安静。市井安复如常。该匪等经此一番惩创，即零股谅必闻风胆落。奴才抵平泉之初，深虑贼众兵单，剿捕恐难得手。幸经督臣李鸿章调派各处马步队伍各选精锐，克日拔队，前来相距七、八百里之遥，四、五日之内皆能先后到平泉。叶志超并奏报布置队

伍情形，及分别存记，汇请奖叙异常出力各员弁兵丁情形。（同上，十二月十七日）

按：以上部分据《宫中档光绪奏折》第六辑页690至692回译。

七

下列总结可能会有意义：

《京报》，12月6日

在朝阳击毙贼匪一千余名。

在五官营死尸遍野。

官军损失没有报道。

《京报》，12月11日

在榆树林击毙贼匪两千余名。

贼匪在建昌以东溃败。

官军损失没有报道。

《京报》，12月12日

朝阳一战（见上），官军一名小军官阵亡，一人受重创，七人轻伤。

在老崖沟、水泉屯^①击毙、烧死百名贼匪，官军两名军官受伤。

《京报》，12月17日

在毛家窝铺击毙贼匪一千三百名。

在高尔磴击毙贼匪甚多，另一股溃败。

在朝北营子一带生擒、击毙贼匪两千余名。

在瓦房店^②击毙贼匪八百名。

官军两人阵亡，二十人受伤。

《京报》，12月21日

① 疑原文有误，根据上、下文推断应为“老崖沟”、“水泉屯”。

② 疑原文有误，根据前、后文推断应为“瓦房店”。

贼匪获胜，官军死亡二百三十名，击毙贼匪二十名。

《京报》，12月24日

在黑城子击毙贼匪一千名。

官军三人受伤。

在大障子击毙贼匪一千三百余名。

官军十人阵亡，二十五人受伤。

《京报》，1月4日

最近两次接仗，击毙贼匪八百名。

官军损失没有报道。

排除某些情况下数字的不精确，到十一月中旬为止，官军大约损失三百人，击毙贼匪约一万五千名，这一估计不包括据说已被监禁的大批俘虏。

上海，1892年1月25日。

按：此部分原文无署名，原文目录标题为“各路将领奏报”（概述）

八

给《教务杂志》编辑：

亲爱的惠勒博士(Dr. Wheeler)^①，北京城内及四周万事俱宁，热河亦如是。几天来，城内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但后来《京报》上登出的谕旨，又足以平息所有恐惧。叛匪占据的地方均已收复。我听说几天前从天津向北又增派一支骑兵，清政府似乎要采取各种措施阻止新骚乱爆发。

在写这一评论时，我与一个刚从朝阳县返回的伦敦会中国传教士作了谈话。他说一切都已平息，贼匪已被击溃。根据他的叙述，似乎八沟^②和朝阳两地骚乱同时发生，但两者之间没有联系。

① Wheeler, Lucian Nathan(1839—1893)，惠勒，卢西恩·内森，美国美以美会教士。1866年来华，在福州传教，1867年创办《教务杂志》，(《The Missionary Recorder》)该杂志1915年改为《The Chinese Recorder》。

② 八沟，即平泉州，现河北省东北部、老哈河上游。

八沟附近的骚乱根源于未入教的中国人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仇恨，而且给我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最直接的原因是，在一次争吵中，几个天主教徒杀死了“在礼教”成员。“在礼教”教徒说服其它秘密宗教，如金丹道、学好教以及密密教，联合造反。结果毁坏八沟和九十里外三十家子天主教徒的全部财产，许多人丧生。

对朝阳县的袭击，我认为没有宗教意义，是旨在劫掠的武装叛匪们干的。

伦敦会的巴克牧师 (Rev. Mr. Parker) 从城中逃出，后来安全抵达天津，只是在途中深受寒冷之苦。

最近发生骚乱地区的地方政府，似乎急于铲除叛逆的秘密宗教，业已处死两个教派的大批教徒。据估计，在与骚乱有关的所有事件中共有两万人丧生。

霍普金斯博士 (Dr. Hopkins) 和 W. T. 霍巴特牧师 (Rev. W. T. Hobart) 最近访问了滦州 (原文为 Lanchow)^① 和遵化，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但是，他们听说人们对基督教徒明显抱有敌意。人们似乎把发生骚乱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徒，并指责他们给社会带来恐惧。人们对天主教和耶稣教不加区别，一律称之为“天主教”。前面提到的那个伦敦会的中国传教士在古北口被一名官员拦住，当他证明他是一个耶稣教徒而非天主教徒时，才被允许继续旅行。我们的传教士在遵化受到当地官员最为周到的照顾。当地官员还答应，如有必要，可以把他们接到衙门内，尽力予以保护。传教士们离开时，这位官员保证他们一路平安，还派了一名卫兵跟踪，并且答应保护教会财产和中国教民。他派一名士兵警卫院子，并让中国传教士德瑞与掌握该城军队的军官保持联系。骚乱过后，这位官员又邀请传教士重新回来工作。派克牧师 (Rev. Mr. Pyke) 及家人和特莉小姐 (Miss Dr. Terry) 正在归美途中，这是他们早已计划好的。由于天气寒冷，携带婴儿不宜于长途旅

^① 今河北省滦县。

行，所以霍普金斯博士一家将在天津呆到中国春节以后。黑尔小姐(Miss Hale)到他们回来时才返回。现在，工作正在中国传道士的指导下继续进行。

L.W.皮尔彻 北京，1892年1月7日

天津贺家口等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

刘富春 李淑萍 整理

编者按：《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是一本农民血泪控诉书，它揭露了津门大地主、大盐商亿寿堂李千方百计夺取佃权的罪恶活动，以及反动政府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

《哀告书》反映的是天津郊区贺家口等五村农民反对亿寿堂夺取佃权的斗争。这个斗争起于1915年至1929年。傅茂公（彭真）同志曾参与并领导过这个斗争。《哀告书》为北京海淀学校教师段西侠、段一洪兄弟二人所写，当时为配合斗争只印五十册。这里刊出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特藏印本。

天津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西楼村、东楼村等五村全体佃农，对亿寿堂李非法讹夺佃权事件向全国痛切宣言。

全国的同胞们：

“请你们忍耐些，把这血点缀成的字句，泪线织就的文词仔细地看它一遍，”这是我们首先要恳求诸位地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垂死地弱者之群的最后地哀吟和临终地惨叫。我们要将数万血肉狼藉的残骸，陈尸于全国同胞的眼底。假使能对于这穷凶极阴毒险狠的大奸慝——亿寿堂李善人与以精神上的制裁，那更是德被九天恩泽如海了。现在把我们冤屈哀恫地事实原委，报告如次。

最初我们的远祖，是与国内大多数农民一样地勤苦辛劳，拓荒辟莽，竭尽毕生之精力从事屯垦。多少年总是用汗珠代雨，木

叶为粮，才养成像现在肥沃的土地。可是在这星星地园土里，不知埋葬着多少生命和劳力。呵，一直到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他的宗室王公遂施行“跑马占地”地红胡子式的霸占。于是我们祖先多少世的血汗的结晶——自己的土地，遂变成八旗地。我们就这样地失落了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而形成了佃户。他用发给永佃权租札以缓和被害农民的愤激情绪，农民们只得含着满腔悲苦凄惶的热泪，紧紧地抱着这永佃权的租札。把整个地家族的血统——后世子孙的生命，都郑重地卷括在里面了。又加上当时地生杀予夺，都任凭他们皇家的喜怒哀乐。像这种遭遇普遍地在全国农民的血管里，尚残存着无限地愁恨和惨痛的记忆！尤其是在华北，我们天津农民就这样地负痛忍辱，按期缴租，接受了这无情的宰割。八旗为向其佃户收租便利起见，遂委托一人专司收租事项。这种代旗收租的人普通称之为“揽头”。可是这种揽头，并没有什么权力，不过只是一种不定期的雇佣而已。八旗可以随时任免他们的职务，所以由清初到现在，历任的揽头已经有四姓之多。在最初为赵姓，后为二号李姓，为董姓，最末才落到亿寿堂李家。由他接任揽头到现在不过七十余年，现在天津八十余岁的老农们，都分明地记忆地。我们做了二百多年的佃户，胼手胝足，含辛如苦，拿我们佃农的血汗，供他们揽头的膏粮。一方面是咬紧牙关做着牛马；一方面是恣情享乐，酒地花天。虽然是这样地不调和的两面，也能在二百年里相安无事。

等到亿寿堂李善人接任揽头的时候，我们佃农们在沉郁的脸上，因为“善人”二字的预感，都现出了微笑。在我们每一颗心上，都预告着将要来临的幸运，我们铭谢着苍天降给我们这样慈善地揽头。有时我们还常常替他想：“他将怎样的做他‘善人’的事业？”有谁知所来到的并不是济世的观音，而是噬人的魔鬼。他的“善人的事业”就是在数万穷苦地佃农们的四周，铺设着漆黑地一条死路。不管你前进或是后退，都会得到同样地结果——灭绝。我

们虽然在死前地一刹那——在这汨枯神离的时候，我们迷惘的也曾想像过，“打算超拔这种命运”。除非天神下降，施大法力，震碎他们那铜墙铁壁的圈套，揭露他们那偷天换日的阴谋。也曾痛悔以前所受到的欺骗和愚蒙。可是在沐猴冠带的他，在高高的头顶上，显示着“善人”的招牌。又谁能认出他是衣冠禽兽呢？况且他——亿寿堂李善人的“虺蜮为心，豺狼成性，包藏祸心，处心积虑”。又加上玩弄国法，淆乱黑白的时代刀笔，想以只手掩尽天下耳目。无中生有、造伪讹词、巧翻机智、斗媚争妍，行使各种手段杀人肥己。可怜我们蠢如鹿豕的佃农们，只知力织勤耕，靠天吃饭，艰苦地在生活路上挣扎着。披星即工作，月上犹未归地忙碌着。所以对于自己的周围，已经布满了残酷噬人地魔鬼这件事，我们是一点都没感觉到呵！可是我们又怎会知道呢？我们没有时间来锻练我们的智力，我们又没有大量的金钱可以引诱律师们做那伤天害理的事项，我们在这不能抗拒的大难当前的时候，只有等着毁灭之神的招手。但是我们也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决意要在我们能开口的当儿，依然要竭尽残力去狂喊，准备在虽然是最后地一丝气力，也要去反抗，公布他们那弥天的罪恶，一直到力竭声嘶，颓然倒下为止。以下就是他们魔鬼集团的阵线和阴谋。

清末海禁大开，沿海多辟通商口岸，因此天津遂形成华北经济中心。商务繁辏，华洋荟萃，地皮之价格激增，而奸人遂得以乘机渔利。我们佃种的地界，紧紧地连接着津市，因为这个，也就成了他们魔鬼集团们觊觎地焦点，这就是此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现在我们的园地，每亩的价值已经超过一千元以上。假订每亩能建房二十间，每间每月赁价至少三、四元左右，总计每年可得八百余元的赁价。这样比佃租每亩只收固定租金十数元相较，不是有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之比吗？所以揽头亿寿堂李蓄意已久地谋夺佃权地夙愿，在这种机运到来的时候，他当然要迅速地抓着它，就好像是被冤鬼所凭地兴妖作怪起来。当他想到千数百亩

租金可惊的收入地时候，那巨万金钱的幻影便在他的眼前跳跃着，引诱他那像饿虎似的馋吻，于是他遂硬着心肠把成千累万的头颅，堆成一座华丽的宫殿。又加上那些蝇营狗苟之徒，玩法弄权之辈，献策上疏，以图稍沾膏血。他们的诡谋机诈，至严且密，层出不穷。

他谋夺佃权的第一步，即以增租作初次的要挟，施小惠行第二次的欺骗，然后则进行蚕食鲸吞、囊括席卷的最后手段。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务使佃权到手，得以填其无厌的欲壑。故于民国四、五年间，揽头亿寿堂李遂向我们佃农著手实施第一步增租的要挟，佃农们因佃租金额原系数百年固定的数目，不应妄自增减。又加年年荒旱，兵连祸结，实属无力增纳。遂群起反对，以致亿寿堂李第一步要挟政策未获实现。可是他就趁此机缘，更得行使其更残酷恶辣、阴狠险毒地手段。直到民国六年时，洪水泛滥，津沽水灾惨重。灾黎遍野，田舍为墟，佃农们率皆播种无从，嗷嗷待哺。而馋涎欲滴的豺狗，吸髓吮血的恶魔，则认为时机已到千载一时的时候。他们便立刻在他们狂嗥狞笑的欢乐中，披上那骗人地伪善者的外衣，换上一幅菩萨般慈悲的面具，先布置上天罗地网，再拿这个涸辙之鱼。在我们数万佃农危急一发、生死关头的时候，他便得以乘危逼难，遂把增租的要挟，旧事重提，并声言假如允许增加佃租，即在发给每亩粪伙钱百元名义之下，作为救济灾农之用。可是个中的谲诈实非痴愚佃农所能想像者，这种交换条件，我们气息仅属地垂毙的佃农们接受了。在内有生活的重压，死的恐怖；在外则有甘言的蛊惑、重币的诱人，只得先后领款，并签订增租字据，立有纳租之札折。可是永佃权的折札，则仍归佃户各自保存。在佃农们就知道“只要有永佃权的契纸，这土地就算是我的。”这种观念普遍地、单纯地、根深蒂固地盘据在农民的脑海里。所以我们总觉得，只要死命地抱着这张永佃权的契纸，便可有所恃而不恐。所以至民七、八年间，所

有不欲签订增租字据者，亦在“你虽然不接受这壹佰元退粪伙钱，你也必该增租，以兹统一”地强迫口吻之下陆续地屈服着。

孰知那灭绝人道、违悖天理的亿寿堂李更意想天开，得寸进尺，从容设计，鱼肉乡愚。遂于是年起，每值佃农上租时，他便使其管事人佯言主人去南京或是去上海，暂令把租札存放于此，等下期付租时一并带回。这些话等到下期上租时，他依然是这套话。先之以小户、懦弱者，以后渐及于大户。他就这样把所有佃农租札陆续扣留。他的用意是要把佃租事实改变成普通租赁关系，以作抢夺佃权的根据。直至民十八年，已将五村数百户佃农租札悉数扣齐。在他以为彼等所酿地阴谋已达成熟时期，遂将佃户刘魁元等所种的园地纠工铲垫，破坏耕地百余亩，离散佃农五十多户，无衣无食，无家可归者达千余人，这只是他实施第一步的蚕食计划而已。自此以后，因彼獠谋佃之心愈急，而其所行使的手段亦愈酷。

民二十二年间，他又积极地作他第二步囊括工作。于是遂从事伪造契约、改涂字句、牵强附会、捏造事实，想以只手覆天来把是非倒置。竟敢指鹿为马，把增租字据改为退佃字样，以欠租为口实解除契约，他就这样无端向佃户于宝林等五家提起欠租及解约之诉讼理由根据。因系伪造涂改，故率皆荒诞不经。马脚毕露，明眼人勿庸置辩，即已洞如观火。然而所以缠讼至今，民生凋敝者，要不外他以金钱万能地神威，破坏了法律尊严地阵容。对反抗他最力的佃农们，他会依据其个性的好恶，施行分化政策，破坏佃农之团结。随时随地改换他欺骗的手段，好利者则诱之以重金，懦弱者则恫之以武力。用技务求精工，施谋尤须狡展，方法则五花八门，各极其妙。居心叵测，丧心病狂。佃农们当此万难临头的时候，已经感到啼笑皆非，手足无措。又加上这重利的围困，暴力的威挟，真是呼天不应，向地无言。诉诸法律吗，法律对他业已失去效能；呈控官府吧，官府也成了他的议事机关。

那么佃农们只有顿足捶胸，呼吁无门。因此颠狂疯癫者有之，伏首引颈者有之，有的狂号惨叫，有的苦笑哀吟，形形色色真是不一而足。被害者一但命脉断绝，固然要辗转街头，妻离子散。而将被害者亦皆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股慄以待无常的降临。所以佃农们对李獠，人人皆具有“时日何丧”，“灭此朝食”的激情，痛恨已极，万民切齿。

可是李獠凶顽狞恶，酷烈异常。对这样惊心荡魄地惨痛事实，不但无所感动，放下屠刀，反而更上一层，进行他席卷鲸吞地最后和最毒辣的手段，大有挤井下石，务使其万劫不复而后已之势。民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李獠复有迫使令佃农交地腾房的提讼，他就这样把数万佃农的祖坟和数世居住的房屋一概铲除净尽。灭绝了我们的生机，斩断了我们的宗嗣和香火，可恨彼【獠】的狼子野心，就虽然是我们佃农的几堆祖先的枯骨都不肯轻轻放过，也随着我们的生命被他抢夺了。佃农们本应在最后的残喘中饮恨终古，回避着这不可抗拒地凶锋毒螯，可是在像这种毒蛇猛兽集团血吻之下的佃农们，何止千万。当我们想到这些与我们同一命运地不幸地人们的时候，不禁使我们在将死而未僵地尸骸里，擎出一颗历尽灾难破碎凄惶的苦心，摆在全国人士的眼前，看看他内里蕴蓄着多少悲仇愤恨，想想李獠的行为，是不是罪恶滔天。佃农们虽在彼獠金钱万能影响之下屡遭败诉，但是佃农们为维护祖先的枯骨和后世的香烟起见，绝以劫后残生，跋涉千里由津沽辗转至京恳诉最高法院。我们认为真理他一定在最终的幕后出现，这是使恶魔的万能金钱失掉威力的地方。在这里才真有神圣的司法、神圣的法律，才能带出神圣的真理来。我们永远坚持着真理一定会战胜恶魔的信念，就虽然是他有多少万能的法宝。除这以外，我们还给真理以极强的后盾，务必使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准备竭最终地急喘、作最后地挣扎。以数万黧黑而碎裂的头颅，筑成我们坚强的堡垒。以无数寸断焦枯的心肠，当作团结佃农们意

志强韧地铁索。拿数百斛沸腾着地鲜血，对李獠作“背城借一”的尝试。我们还要训练我们的青年斗士，与李獠作持久战的准备。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战期，要延续到最后地一颗心、一滴血、一架骷髅的消失为止。我们要把我们的哭声和李獠的狞笑，像无线电一样的广播到全国人民的耳鼓。我们希望着所有廉洁地机关和法团，站在维持正义的立场来援助我们。渴求着所有地正直地人们，秉承拥护真理的意志来同情我们，在临死的战士是需要精神的安慰地。

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请求，就是对于提倡救济农村事业、复兴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会秩序地最高行政当轴，一般注意农村经济结构的经济学者和一般忧国之士，请求他们严重的注意到这种事件。因为这是最普遍地农村社会实况，是主要地农村经济结构的一环，对于我们农民切肤的痛苦，是值得检讨而解除地。因为这正是对农村事业救济的实施，也是复兴农村的先决条件，又是建设农村的初步手续。况且在佃农占大多数的农业国的中国，若不设法将水深火热中的垂死的佃农们与以救济，还谈什么复兴、建设？更谈不到农业生产的增加了。再说救国之道，首须巩固国本。在我们中国的国本，就奠基在最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假如农民们都在这深渊火窟里挣扎着、辗转着，国本如斯，那么还说什么救亡图存呢。最后我们希望真理和正义普遍地散布到每一个人的血管里。

谨此宣言。

附录：

在厅讯时已经陈述而未被采录的几点主要事项：

当厅讯时，双方代理人所提供的理由和言词都应采录，然而有利于佃农而有害于李獠者，率皆弃置不录。每次当厅上提供宣布后，都非常的使我们悲愤，就是我们主要的理由和对方提供的

破绽都被一笔抹杀而不过问。现在，我们检出最重要的两点揭露于大众的眼前：

一、当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河北高等法院民三庭推事于公稼问李獠代理人律师陈少龙，谓：“民法内有买地后必须于六个月内税契，过期无效，而李某于民国六年买地，为何直至十五年才税契呢？”陈律师答是“旗地”。于推事又问“那么你们双方对这土地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律师答“我们是租户，照片上都载有”。像这些都被摒弃不载，因为这正是他诈伪失败的主要部分，是诈伪的铁证。然而，他们都看在金钱的面上给摒除净尽了。按对方代理人陈少龙律师既供认确系“旗地”，而李獠在身份上是“租户”等语。假如此话属实，当然他没有直接接收买佃权的权利，况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所立之买沈留余者又大相矛盾矣。观此则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所立买沈留余之契约纯系伪造者无疑矣。

二、与（一）项同时，于推事又问其代理人陈少龙律师，谓：“这些退佃字据既是有民国六年立者，又有七年、八年、九年、十年立者，至今民国二十三年其间相历十数年之久，为何纸张簇新墨迹宛如才写完者；其它如纸张的大小，墨色的浓淡，代笔人的字体的丰腴莫不相同如出一辙是什么理由呢？”陈律师则答以“本律师接此案未久，故关于这点一概不知”等语。并有本日商报记者法院旁听记一文可凭。观此则于推事已经分明的看出纯系伪造的破绽，并且毫无疑意的承认着。可是，以后判决主文并未提到一字。不但这样，就是以前在其他推事的庭讯时，也永远没人曾提示出这极主要的论点来，就是我们代理人特别的提示请庭上注意这点。可是，也一样置之不理。这很明显的可以了解。在他们与他们之间是经发生了怎样的关系了呵！

关于李獠伪造契纸部分地马脚的揭露

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真的自然是真的，决不会假

的，要是假的也自然是假的，也绝不会真的。只要是伪造的，就无论你多么精明的高手也得露马脚有破绽。何况李獠的伪造契纸好像是毫无隐蔽的裸露着原形呢！假如眼睛不是被重重的支票给蒙蔽住的话，恐怕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分明的看到它。他的伪造契纸分两部分，现在让我们分别暴露如次：

一、伪老契部分——下为伪造老契照片原样，民国三年粘验之契尾及河北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证明书一纸：

立杜绝卖田地庄田文契人沈留馀，因泛用将旧置庄田一处，坐落贺家口、班家楼，共园地四顷陆拾亩；另道东园地二顷，另种养地三顷七十亩，另官房十六间，佃户纳租，官房树木壕坑道路俱随卖在契内。卖主寸土皆无，弓口地段，另有清册图一纸为凭，今烦中人说合，情愿卖与亿寿堂李名下为业，三面言明，时值卖价足纹银一千四百两整，其银笔下眼同中人亲手收足，毫无短少，并无私债，拆准另星等币，同中人两家当面言明，以上拖欠钱粮，并元年的钱粮，卖主自纳，与买主无关，立契以后，买主过割税契，更名纳粮，自卖之后，倘有远近长幼亲族人等，并叔伯兄弟侄，以及地邻佑人等，争竞妨碍者全在卖主，并中人陈乡选等一律丝毫不与现实主相干，此系两相情愿，各无反悔，欲后有凭，立此杜绝卖契存照。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

立杜绝卖园田庄田文契人 沈留馀

同中人 陈乡选

张玉庭

崔永泰

董有康

庄头 魏兆林

地方 李永昇

官经记 杨兴旺

契尾及河北？天津？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证明书各一纸。^①

“立杜绝78、79两页”^②

^{①②} 原件如此。

契买

买主姓名	不动产种类	坐落	积落	面積	卖	原	立契年月日
					契税	应纳	
亿寿堂李	房二百八十六间	天津贺家口村	十一顷五十五亩	一千四百两			
中人	卖主沈留余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民国三年五月四日							

不动产登记证明书

地字第491号

登号	收件时	记人	日期	数	因置	日的
不动产登记簿第十一册第三〇五号	十八年二月六日第三三四五六七号	亿寿堂李	乡五区东楼村小河北土地一大段计地十一顷五十五亩 亩价买直隶全省官产旗产荒地清理处之地 所有权保存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现在我们请检阅该契纸上明书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买自沈留余者，可是在民国三年的所验的契尾记载则为“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所买，在买地的日期上竟尔不符不通，孰甚！这是第一点。

又伪老契上据称之亩数为“四顷六十亩”另“二顷”另“三顷七十亩”共计为十顷三十亩；而不动产登记证明书上与民国三年所验之契尾上所记载，则皆为十一顷五十五亩。据此，则亩数前后亦颇不一致，这是第二点。

又伪老契上明书“旧置庄田一处座落在天津贺家口班家楼”。按贺家口是一个庄名，班家楼又是一个庄名，两庄相距有七八里之遥，这种“庄田一处”而座落在七八里之两地实属荒唐之甚。假如是解释为贺家口庄的班家楼，那么贺家口就根本没有一个班家楼。这种无中生有的把戏委实可笑，更希罕的是在民国三年所验之契尾上则又只有贺家口，而班家楼又形不翼而飞矣。而民十八年之该不动产登记证明书上，则又改为“乡五区东楼村小河北土地一大段”，准此则贺家口、班家楼俱皆无形消灭矣。再则伪老契为“旧置庄田一处”而登记证明书上，则为“土地一大段”。种种谬误荒唐杂乱无据之事项，满纸皆是。这是第三点。

又伪老契系于同治元年买自沈留余者，而该不动产登记证明书上则载系“民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价买直隶全省官产旗产荒地清理处”之地。这种买时年代和卖主谁属都是具有绝大差异和异常矛盾的。这是第四点。

再则，既有老契原纸，何不直将原契献出呈交厅上，据实证检。只以照片为据，实难凭信，因为像各种墨色纸张都不是仅从照片上所能记验者，造伪者自觉心虚，假制的难免胆怯。这是第五点。

该项文件有以上五点之淆乱错纵滑稽离奇的记载，更可洞见他的不真实，纯是张冠而李戴伪造不实矣。“请参看后附之地图”。

二、伪新契部分——下为伪新契原样及真正增租字据原样各一纸：

真字据

立退粪伙字佃户某某，今因手乏，将坐落某村某地多少亩，情愿退与亿寿堂李，收养粪伙。当面议定园地每亩银洋壹佰元，其钱笔下交足，并无短少。自退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竞为碍增租者，有退粪伙人一面承管”，欲有凭，立退粪伙字为证。

立退粪伙佃户某某

庄头魏世珍

民国六年 某月 某日

假字据

立退粪伙字佃户某某，今因手乏，坐落某村某地多少亩，情愿退与亿寿堂李，收养粪伙，当面议定园地每亩银洋壹佰元，其钱笔下交足，并无短少。自退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竞为碍者有退佃人一面承管”，欲有凭，立退粪伙字为证。

立退粪伙佃户某某

庄头魏世珍

民国六年 某月 某日

注一：“粪伙”乃园地上历年所积蓄之肥料，非地权之别称。

注二：请注意真伪字据上之文理：

(一)真字据结尾原系“如有亲族人等争竞违碍争租者有(退粪伙人)一面承管”等字样。

(二)伪字据结尾系“如有亲族人等争竞违碍者有(退佃人)一面承管”等字样。

注三：此种退粪伙字据专为增租而立，恐佃户后人及其他族人对于增

租发生异议，立此字为证，与佃权毫无关系。

按原增租字据起首即为“立退粪伙佃户某”一直到最末依然是退粪伙字样，这是无懈可击的真契约。再看伪造的新契，则起首为“立退粪伙佃户某”，到末后居然会突如其来变成“有退佃人一面承管”之字样，粪伙不是佃权，这是千真万确的，本不必详为注释。可是，他硬要说风马牛是一件东西。就是退一万步来说，假如粪伙就是佃权的话，那么为何不始终如一的连起首也写成“退佃人佃户某”的字样，为何非要把起首写为“退粪伙佃户”某，而在末后才改为“退佃人一面承管”，这是何所取意呢？这样不是与起首用“立典房人某”，末后则用“有卖房人一面承管”的字样一样的不通一样的糊涂吗？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真原契纸上签署时，均于个人名下捺印指纹，而伪新契纸上则有画“十”字者，有捺指纹者。最离奇的最巧合的是：凡捺指印者皆已物故；而画“十”字者俱皆健在。死者概用指纹，使其无法验证；生者俱画“十”字使其无从考据。心计之工，运用之妙，险毒狡猾至此已极。这是第二点。

第三，就是真的增租字据，系于民国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相继定立者，至二十三年已历十余年之久。关于纸张大小、墨色浓淡、笔体丰腴皆有差别，但是在伪新契中纸色墨气是崭新的，纸张大小，笔体软硬，墨色浓淡，无不如此出一辙（此点庭讯时于推事已经问到而未被采录）。这是第三点。

据以上三点论证，就足以证明他的伪造事实毫无疑义矣。

对河北高等法院判决主文乖谬的各点
应分别加以驳辩的几项：

在当庭讯双方相互提供问难驳辩时，我们都非常的顺利的畅快的在理由上和事实上击碎了敌人的防地，占着绝对优势。可是，在判决的主文上总是失败的，这是不难想像的结果。他们——推

事们在眼前金光缭绕时，不能不昧着天理良心来作这种抢词夺理、牵强附会、曲解掩饰的工作。现在，我们在该判决主文上详密的分作六点，来驳辨他的谬误和揭露他的掩护工作：

一、主文内有“各在被上诉人处立据领受每亩一百元之代价”，此是在开头便将一百元作为永佃权之代价矣。在未说到字据内容的时候，竟直呼之为永佃权代价，未免武断偏颇。在字据上立有“退粪伙佃户某”，我们只知一百元是佃户们退粪伙的代价，而是增租的交换条件，怎能说是永佃权的代价呢？那么，河北高等法院一定是认为永佃权就是粪伙，这种信念不知是何所依据？按“粪伙”二字，在我国北部一般农村中并无此项名词，尤无以粪伙即认为是“永佃权”者。在天津之所谓粪伙者，乃历来所施于地面上肥料灰火也。退粪伙，就是将地面上的粪伙层退与被上诉人，以为增租的条件，而永佃权仍归佃户们所有。又粪伙是流动的，而佃权则为固定的，根本就不能牵混在一起的。此系应驳辨之点一。

二、主文内谓“上诉人于宝林在原审陈述有‘那字据不错’‘那字据并非卖田字据’‘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摹录’之语……并未攻击其为伪造”。查上诉人于宝林所供之“有那字据不错”者，系指上诉人等曾立过的增租字据而言，并未承认那伪造退佃字据。再者，对于伪造部分实系本案双方所争的焦点。所以在历次庭讯时均曾引证据实积极攻击原判之谬误指为“空言主张”，真是抹煞事实、黑白倒置矣。此系应驳辨之点二。

三、主文内谓“查另案刘魁元等亦系被上诉人以一百元一亩收买佃权”“上诉人于宝林之父于凤鸣又系该案当事人”等语，按二十年四月十一日最高法院所为之上字第70七号判决，真拘束力仅能及于该案上告人刘魁元等及被上告人李典臣，绝不能影响于该判决以外之当事人，且本案被上诉人系李典臣，该主文不查，反复牵混援引不顾事实。又另案当事人于凤鸣，并非与本案当事

人于宝林有关，而于宝林之父因当时垫土，并未波及他的佃地，故并未参加诉讼行为。何况世间同姓名者在在皆是，法院不察，便认为与本案当事人于宝林有关，又何所根据？况在一、二两审于此点，并未问及丝毫，仅于主文内加以攻击，毫无根据缺乏理由的判定，实系我国法律上的污点。此系应驳辨者三。

四、主文内谓“查上诉人收受每亩一百元代价……并非同在一年上诉人谓系救济民国六年水灾之说亦属无稽”查自民六立增租字据者，系因水灾关系，以后的立字据者，虽不关于水灾，然被上诉人对于增租一事迫令全体佃农一致行为。故于民六水灾后，复郑重声明：“如不愿领款立字增租者，亦得按增加之租金收取。所以，在民六水灾后仍有领款立字者，就是这个的理由。而主文谓为“无稽”似有深怀成见之嫌疑耳。此系应驳辨者四。

五、主文谓以上诉人秦凤起代理人韩永清在原审供称：“向自扣去租札后付过租金否？”答“以后仍然付租，到十八年冬季以后就没有”各语，其意系谓自十八年春季，起初并不知被上诉人有意扣留租札，遂接受了他的欺骗，故至秋季又依然去上租，迨至同年冬季仍未发还，这才明白他的扣留租札是出于阴心谋佃。所以才停租未付。此情此理概可想见，主文内对于这种欺骗把戏不但不加以阐明，反认为佃农的故意拖欠。这种愚蒙的裁判，使佃农们万难甘服。此系应驳辨之点五。

六、原判主文根据被上诉人提出之伪老契“照片”，即认定上诉人等之房屋归他所有。按被上诉人所提出之伪老契“照片”之登记证明书所记载者，代无房间，又伪老契“照片”上，系十六间，至民国三年五月四日所验之契尾系载有二百八十六间；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被上诉代理人声称“再查被上诉人有老契‘照片’在于民国十八年于地方法院登记过，对于佃房二百七十间，亦载在文契以内”各语。准此。又与他提出之伪老契契尾及登记证明书之数目均不相符，是该项文契所载之房间实难证明，即为上诉

人等所住之房屋矣。查各佃户之房屋均系为一二百年前之远祖自行建筑者，因年久失修现多倾圮，但被上诉人由接任揽头，议至今只七十余年耳。所提房屋显系无稽与事实皆相差甚远。又上诉人呈案之老租札，亦有房屋之记载者，缘于上诉人等之祖先，于佃种地上一定范围内每自行盖房一间，在每年另纳房基金一角，并非交纳房租。如为房屋系被上诉人所有，而被上诉人何以未曾加以修缮和辅助呢？所有交纳房捐警捐等税款为何向来由上诉人交纳呢？这都是很显然的证明。此系应驳辨之点六。

有此六点，就根本破坏了这判决的成立和效果。所以我们佃农们誓死不敢接受，否认它，反抗它，一直到最后的一丝气力为止。

外附本案关系地带略图一纸(略)。

北洋火柴公司早期档案选

天津市档案馆编研处 整理

编者按：北洋天津火柴公司是我国民族资本在华北开办的第一家火柴企业，在同行业中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本文选辑的这一组关于该公司初创和早期发展的档案资料，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业在民国初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状况。对史学工作者研究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该档案选自天津市档案馆，由该馆编研处毕杰、于学蕴等同志整理。

伊廷玺等集银开办北洋火柴公司 注册立案事稟请津商会转详农工商部

宣统元年二月十九日（到）（1909.3.10）

具稟职商伊廷玺，年四十五岁，住天津城西，稟为创制火柴公司，恳请转详注册事。

窃查天津为通商巨埠，人烟稠密，四通八达，而火柴一物，乃民间日所必需，每年外洋进口行销我国者甚夥，实为绝大漏卮。

职纠合同志，凑集股本银三万两，专造火柴，销售内地，以扩充中国工艺，挽回利权为宗旨。业于上年冬间，稟明工艺总局，又由天津董事会承租芥园以东空地，作为制造之所，名曰北洋天津火柴公司，刻已庀材鸠工，落成有日。遵照商律章程，恳请贵会转详注册，以便早日开办。

今将拟定注册条规、办事简章、股票式样并注册费银八十三两，一并呈送查核。所有恳请转详农工商部、直隶督宪立案各缘由，理合稟请商会宪台大人，据情转详，实为公便。上稟。

附呈股票式样二纸，注册费银八十三两，注册条规办事简章

清折二扣

附件：

北洋火柴公司办事简章

具呈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芥园东北洋天津火柴有限公司，为呈请注册事。

窃公司照章程内载，所应声明各款，呈请注册，伏乞农工商部注册局查核施行。须至呈者。

计 开

- 一、本公司名号为“北洋天津火柴有限公司”。
- 一、本公司乃有限公司，专造各种火柴。
- 一、本公司即以注册之年月日为开办之年月日。
- 一、本公司设在芥园以东，并无分处。
- 一、本公司股本，每股一百两，统共银三万两。
- 一、本公司股本一次交齐，并无零星等事。

一、本公司创办人为伊廷玺，查察者为姜文选、石光斗，二人均天津人。伊廷玺住天津城北三道街，姜文选住天津东门内二道街，石光斗住天津北门西。

- 一、本公司遵照章程办理，并无合同。
- 一、本公司条规章程一份。
- 一、本公司布告股东之法，一概通信。

谨将制造火柴有限公司简章十八条录呈鉴核。

计 开

- 一、北洋天津制造火柴有限公司。
- 二、制造火柴，行销各处，以保守利源推广中国工艺为宗旨。
- 三、本公司已招足中国绅商三百股，每股银一百两，统共银三万两。款系一次交清，并无洋股东，现银已存在殷实钱庄。

四、本公司乃有限公司。股东交足股本后，设有赔累，无论如何不得再令股东出资。

五、如一人购买多股者，或给总票一张，或分若干张，均听其便。每票付给息折一扣，官利周年八厘。第一年以收到之日起算至次年正月初，以后每年均以正月初结算。

六、如股票转售于人者，当先到本公司声明，如众股东不买，方准转卖外人，惟不准售与洋人，须到本公司声明注册另换息折股票。

七、倘息折股票遗失，须觅妥实铺保写立保单，登诸报章，两月后无人过问再为换给新折新票，日后倘再有谬误仍向铺保是问。

八、本公司帐目每周年一结。除官利及一切开销外，再有余利，酌作一百五十分，众股东提分六十分，总理十分，兼理八分，查察二人十六分，董事五人十六分，众同人二十分，临时应由总理、兼理酌给，其余二十分提存公积以厚资本。

九、本公司举伊廷玺为总理，举杨书田为兼理（杨书田住天津城内武学后）。

十、总理常川住在公司之内，担任全部一切责任，每月薪水银元三十元。

十一、兼理随时到公司襄助管理公司全部一切事宜，每月薪水银元二十元。

十二、任用一切同人工匠薪水，以及去留应由总理主持。

十三、总理不得自专另作他项生意，倘有与本公司有利益者，或关于地方公益者不在此例，惟须商明董事许可方能照办。

十四、总理及诸同人，不许长支分文，更不准用公司图章代人担保等事。

十五、董事，本公司以一千两股份以上之股东，举为董事。公举罗文华为正董事，纪鉅汾、王成林、陈宝彝、姚光祖四人为

副董事。董事局至少以三人到会可以决议，倘不足三人当改期另议。

十六、董事每月会议一次，查核制造买卖是否合法，如有要事可以随时会议。每年正月股东大会一次，查看帐目，并将清单登报，以供众览。董事以三年为限，至期公同另举，如众股东多数以旧董事合宜，仍可续充。

十七、本公司应登告白，定准登载商报。

十八、本公司议定章程，悉从简易，凡未指明之处，悉遵部章办理。

宣统元年二月 日

创办人伊廷玺(光明正大)

天津商务总会为职商伊廷玺设立

火柴公司事稟呈农工商部

宣统元年二月十九日 (1909. 3. 10)

敬禀者，窃查前奉宪台悉定公司注册章程第七条内开：凡公司设立之后，业经举行商会者，须先将注册之呈，由商会总董事盖用图记，呈寄到部，以凭核办，等因。兹据职商伊廷玺稟称云云，一并呈请转稟农工商部，查核立案注册，并颁发执照，以便遵办等情。职会查该公司所拟章程，核与部章均尚相符，自应加盖关防以昭信守。除饬该商候示外，理合检同章程、股票并注册公费银条，一并呈请大部查核立案，注册赏发执照，以便转给遵办，实为公便。肃此，具稟恭叩勋安。

附呈注册章程清折一扣，股票式样一张，注册费公砖足银八十三两。(附件见前，此处略)

农工商部准予注册批文

农工商部批：

稟悉。职商伊廷玺集股银三万两，承租天津芥园以东空地，创设北洋天津火柴有限公司，呈到注册规条简章、股票式样并公费银八十三两。查与定章尚无不合，自应准予注册给照。除咨饬保护外，合将执照、收单各一件发交该商会转给具领可也。此批。

附执照、收单各一件。

右批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宾、协理宁世福知悉。

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日

直隶总督杨为保护北洋火柴公司

事札饬天津商务总会文

宣统元年五月九日（1909. 6. 26）

为札饬事。宣统元年五月四日，准农工商部咨开：本年悉定公司注册章程内载，凡商人经营贸易，无论何项公司，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等语。兹查有北洋天津火柴有限公司，遵章到部，呈请注册，业经本部核准，注册给照在案。相应开列名号，咨行饬属妥为保护可也，等因，到本大臣。准此，合行札饬。札到该商会即便查照。此札。

计钞单：

北洋天津火柴有限公司，设立在芥园以东，并无分处。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日注册。股份共银三万两正。创办人伊廷玺，天津人，住天津城三道街。查察人姜文选，天津人，住天津东门内二道街；石光斗，天津人，住天津城北门西。

北洋火柴公司陈述开办经过及产品

销售情况呈请津商务总会转寄备查

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 9. 7）

敬启者，兹准来札领悉。各商赴东考察实业团前奉上海实业

团事务所调查各机关开创历史各等因，相应遵示开呈：敝公司创办人高振镛、李宝恒，总理人伊廷玺，协理人杨书田，查察人姜文选、石光斗，董事长罗文华，董事人纪鉅汾、王成林、姚祖光、陈宝彝。由宣统元年七月初五日开办，至本年七月共造火柴一万五千五百箱，行销本埠及西御河等处。曾于宣统二年蒙劝业道宪第一次考工，赏给直隶全省超等第一金奖牌一面，专此抄呈贵会，以便汇寄备查。敬请大安。

**北洋火柴公司伊廷玺为在南开择地
建造北洋第二火柴有限公司事呈津商会文**

民国四年八月初三日到（1915.8.3）

具禀北洋火柴有限公司伊廷玺为扩充实业分设工厂，恳请准予区域年限以凭专办立案事。

窃公司自创办以来，造货实属供不应求，拟请设立分厂，以资挹注。且各属贫民无资养生者实繁有徒，若认定宗旨，提倡国货兼养贫民，不惟有俾于民，且使利不外溢，富国之道亦寓乎其中。近来南洋群岛华侨目注祖国所造火柴出口行销，热心爱国急于购求。奈原造不敷外销，犹有憾焉。商等纠合同志凑集股本银币五十万元，分厂制造安全火柴，即行销南洋群岛及英属新加坡。兹择定天津南开地点为制造分厂，定名曰：天津北洋第二火柴有限公司。所集股本今已收足将及半数，理应开办，谨遵照商律章程，详请贵会转呈注册立案，并恳贵会转呈农商部恩准，援照清宣统三年六月间经天津华昌公司北洋第一公司成案，呈请直隶总督转咨前农工商部，援照江苏义生公司专办区域年限于该公司距离三百里以内专办二十五年，及汉口燮昌公司、京师丹凤公司专办各成案等情，惟当日奉部批。查火柴专办一节，燮昌、丹凤各公司均经本部批准有案。北洋、华昌两公司事同一律，应准于天津距离三百里以内专卖十年，不准他商再设公司，以示提倡。

俟十年期满后再行查看情形，酌核办理等因。理宜照案遵办，曷敢冒渎。但商等所创之第二火柴公司工本甚巨，筹画极难，若限以十年，不过事方就绪，所得之利仅敷开办之费，不足以鼓励实业。应请大部恩准仍给予二十五年限期，俾得从容展布免促利权。且商等此次制造火柴，拟仿照赤磷安全火柴造法，工料大费手续与红头火柴性质究属不同。且此项安全火柴，不但行销内地，且能运诸外洋各国。仿西人行销之法，扩充极广，缔造更需时日，较华昌、北洋等自不相侔非十年之限所能尽其能力。且民国二年七月经直隶都督冯宪第四七四七号指令：饬各县知事并城镇各乡一体知照：查文明各国禁造用红头火柴，专使用赤磷安全火柴。民国此项专章尚未规定极应仿办以重卫生，仰候指令各火柴公司遵照办理。此批，等因。奉谕后再四思维亟宜改良，而研究未精何敢遽行操作，幸近日已研求有方，制造赤磷已有端倪，而事关谋始，对于制造完全方法，以及机器材料、商标各项，犹需悉心研究精益求精，不敢率尔从事，又非十年之限以偿其经营惨淡之心，应恳呈请农商部恩准，专卖全省区域并以二十五年期限，一面出示严禁仿造冒充等弊。所有拟定规条、办事简章、股票格式暨注册费银以及呈验银币二十万元一并送呈贵会查核转详农商部、巡按使立案保护，实为公便。

附呈：简章二扣

规条章程二扣

股票格式二只

**天津县公署为北洋火柴公司建造第二
分公司专办二十五年事咨复天津总商会**

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915.8.21）

咨 天字第一百二十五号

直隶天津县行政公署为咨复事。案准贵会函开：敬启者，现

据北洋火柴有限公司伊廷玺陈称云云，即希贵公署详细赐复以凭转致遵办等因。准此，查该公司所请定限专卖一节，应专案稟候详奉部示饬遵方为正办。至公司注册应查照公司条例及注册规则各条，造具各种妥册各四份，连同应缴注册费，由该公司稟县存转以符定例，相应咨复贵会查照转知。此咨天津商务总会^①。

似锡章

**北洋火柴公司伊廷玺等为本公司
实业发展状况及设想事稟津商会文**

民国四年（1915年）

说明书。

敬启者：敝公司自清宣统元年二月间纠合同志，开设北洋火柴有限公司，曾经稟请前农工商部注册，基本金三万两在案。后由屡年得利项下拨归预备金十数万元。似此发达速力全由勤苦耐劳而得之。宣统二年十二月前直隶勤业道孙，第一次考工取九十七分，发给超等奖牌，奖语：“该公司制造火柴销路颇畅，久擅佳誉。今观所呈物美价廉，足资抵制外货，特予褒许，望益扩张”。等因。宣统三年九月天津县似，考第一次地方物产，会考给一等奖凭，均各在案。查火柴一项，乃日用必需之品，我国向无此产，概由东西洋输入。自通海以来，计之金钱外溢，巨似恒河。自有内地仿制洋式火柴创办以来，虽药料购自邻邦而夺回工价非浅，计十成之三四耳。

天津一埠居中国西北，上游洋货溯大沽而上，直灌输直隶全省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外蒙古等处，故火柴一项，经天津销售各处者，从前七万箱，价值二百万金有奇。自敝公司创办后，入口洋货销路稍杀，至今核算犹有五万箱，入口价值一百数十万金之谱。若再添分场，扩充产额，不遗馀力，数年间必能

^① 中间有删节。

抵制洋货来华，且济贫民生计为艰。现在敝公司内外工人男女不下数千名，人所共见共闻。时遇欧战影响，工商界失业者困苦万分，若任其流离无依，将来何堪思及。由此焦思，敝公司尚拟分设第二工场，一则安排失所流民得其生活；再者争利于洋商，增荣于国体。现招有头绪，股本三十万两，俟来春再择相当地点，另行禀请列宪维持施行。为此，据情钩鉴，恭叩宪安。

北洋火柴有限公司总理伊廷玺、协理杨书田谨启

北洋火柴公司伊廷玺等为国内各关
统一华洋货税例事呈请津商会转呈

民国四年（1915年）

说明书。

夫我国商务困难，工业凋伤，此中隐忧莫大，受国税未克统一之影响也。

敝公司创举仿造火柴，原期挽回利益，精益求精，昼夜不辞劳悴，至今稍获进行。每欲推广销路，殊觉滞肘，不但难期抵制外货，骤增国税，反困于税率，影响之中何也？自清李文忠提倡工业于先，大总统袁前莅直隶督宪实行于后，于是而有实业之创举。设立工艺局，凡有出品，悉予免税运行各省，而火柴实居其一，业经奏准有案。嗣于宣统元年，敝公司成立，援例而行，从无阻滞。厥后国家取消洋药税，惟恐赔款无着，始行提议，将机器仿造出品，概征正税一道，磋商日久，始议决：仿造洋货子口单办理。无论边疆内地，凡属中国地方落地行销，概免重征。前北洋大臣杨转咨税务处奏准亦有案，故今时津海关监督所出机器仿造洋式货物税单即此也。查税单内载所有机器仿造各货，除有专案奏准，暂免出口税者不计外，其余机器仿造洋式货物，凡运入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准由经过第一关完值百抽五正税一道，给单持赴沿途关卡，查验盖戳放行免征。倘查出货少于

单，即注明单内仍盖戳放行，等因。洋火柴出口起子口单，完值百抽二五半税遇关验放，概不重征。而敝公司造货出口，在经过第一关，纳值百抽五正税一道，援例不论过境落地亦不重征，照章验放。不意今时大谬不然，叠受各关卡留难，不胜枚举。惟张家口、临清两处税关犹甚。枝节横生，巧立名目，遇有公司货到境，借口土货故意加征，或谓销场税，或谓落地税，其张冠李戴任其支腔。然而有时亦放并不加征，变化百端。商不敢与较，虽屡经稟请列宪维持在案，转饬该关照章遵行，无如仍行违法税例，夕改朝更，只得俯首听从而已。似此困难，不特商业无所遵行，即于成案亦多不符，若不国家明定税则，实业前途必至于冰消瓦解，转溢外人以无穷之利益。况内地仿造火柴所需原料，大半购自外洋，入口时已纳正税，制造成品出口，复完正税，较之洋货来华者已增正税一倍。查洋火柴税章，每箱估价十八两五钱，内地造火柴，每箱估价二十一两，其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又，洋火柴物劣价昂，人所共悉，而各商贩反行踊跃销售。虽为关税少完，然而营业艰难，锱铢之利不能不计。敝公司造货，料精价廉，虽承各省欢迎嘉许，然行商不肯贩运，缘屡被津税单之误，沿途不能取信，逢关节节留难，加税层层，故生阻碍。由此推思，我国实业无日发达，已有之于焉消灭未来之惮于创举。再回推敲，非洋商攘我利权，实我自甘拱让不啻开门揖盗之一流。倘蒙国家提倡实业进行，必须将内地造火柴与洋货同一税例，不分畛域，不数年间，外货来华者不杜自绝。各省税关，悉系中国领土之税卡，岂能判若两途。机器仿造洋式货税单，较与洋货子口单，理应相同效力，方不负我大总统维持实业之心也。理合据此实业困难情形上陈。恭叩宽绥，伏乞垂鉴。

北洋火柴有限公司总理伊廷玺、协理杨书田谨启

附录：

北洋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沿革（节选）① 北洋火柴公司

本公司于前清宣统元年间由李子赫、高载门、罗治安等诸君创办，由经理人伊长庚筹备，于宣统二年开业。资本纹银两万八千两，为开业筹备费用。彼时制造火柴，本公司为华北首创第一家。于宣统三年间，复因出品优良，蒙第一次地方物产会颁发奖状。同年招考学徒三十余名，由技师蒋济清、张厚庵、阎济安等分担传习。至于火柴原料及轴木杆子并各部门机构均购自日商武斋洋行。当时每日出品三至五箱，迨至民国五年，逐渐扩充，每日制造火柴已达一百箱。于民国八年间，附设南分厂，两厂每日产量已达二百箱。两厂男女工友共约八百三十余人（职杂盒工均不在内）。至民国十五年间，本厂遭大火灾，全部机器房间均被烧毁，仅仓库、宿舍未被波及，停工三日。由于职工之努力，一面日夜积极修复机器，一面整理房间器材，继续复工。工人工作时间为早四时上工，下午八时下工。民国二十年间，股本增为银元三十三万元。溯于民国十五年间，火柴业受日人压迫，在津设立工厂，开始尚未显露暴行，至民国二十年以后，积极开展。是年日人在津开设工厂多处，东北威胁海口与国营火柴竞销。于民国二十二年间，中国厂受日人压迫，营业不振，日人以集中走私伎俩及军警助桀为虐，中国官府无法制止。二十六年沦陷后，更受日人及伪政府种种摧残，赔累日深。民国二十三年间，中日美联合在上海筹备火柴产销联营社，防止走私。统计全华北销量全年约二十万箱。民国二十六年，伪政府在天津正式成立火柴产销联营社天津分社，并于当年本厂被迫停工。民国二十七年三月间，日人一郡现迪岛二男勾结华人徐礼夫突将本厂强占，并迫令

① 本件成文年代约在1949年4至5月份。

开工造货。嗣经全体理监事据理力争，施复被收归民有，是年仍继续营业。下半年火柴产销联营社天津分社，由中日联合，按旧章程仍继续办公，初尚能维持生产，及至民国二十九年间，完全受日人配给原料，减低生产，中国厂已无自由之权。独日人经营工厂不受限制。因此，本厂无力维持，彼时职工只十余人，看守工厂困苦之状，达于极点。民国三十四年，敌伪降服后，本厂在缺乏各种原料及无周转资金之状况下，以私人友谊关系分向各方借用原料，借贷资金，及于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复工。是时，只有职工十余人。一年后，职工扩充至三百余人。民国三十六年间，每日平均生产量约四十六、七箱。民国三十七年，伪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面价高涨，火柴价低，赔累日深。复以八月十九日限价关系，在三个月之间，因原料高涨，成品限价过低，并营业费用增加，无力周转。为维持职工生活，只得售卖期货，结至年终，亏欠期货火柴两千九百余箱，欠债达十五万元之谱（伪金圆券）。在此营业无法维持之时，加以伪国民党在津反抗人民解放军，至本厂遭受炮火数十处之多，全厂几全被损害，房间无一完整，大仓库三十二间被焚（内储存原料以硫化磷、轴木两种，平均可造火柴二百余箱及烧毁成品九十三箱，其它配合原料甚多）。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本厂尽力筹划，一面发放工厂年假饭费，一面筹借资金补充原料，准备复工。适逢旧历年关，职工生活窘困艰难之状况非言语可以形容。后蒙天津市人民政府施放工人赈粮，蒙获实惠，良非浅鲜。在本市各火柴厂均未开工之际，本厂提前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复工，以迄至今。（以下略）

五原誓师后军事纪实

沈家五 整理

说明：本书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印，三十二开本，封底印有“非卖品”字样，封面右上角印有编码号，当时为内部参阅资料。全书记载了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在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被于右任先生及原国民军将领们公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于1926年9月17日誓师就职，整率所部，经历靖甘援陕、规复河南，参与北伐，攻克徐州、济南、京津等各次大战全部军事纪实。是研究西北军史的基本资料。

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叙述五原誓师后制定军事行动方略；平定陇东陇西叛军，西安解围，规复陕西。第二编叙述出师潼关，攻克洛阳、郑州、襄宛与开封各次战役，并分别记载在郑州与国民党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汪精卫、谭延闿等会谈和在徐州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李宗仁等会谈情况。第三编叙述肃清后方，包括克复同州，歼灭麻振武部，讨伐靳云鹗，剿灭韩（有禄）、黄（得贵）与田玉洁军。第四编记载国民联军与直鲁联军在马牡、兰封附近两次大战，以及攻克徐州。第五编记载参与北伐的鲁西大战、会师济南与漳河附近之战，直至攻克北京、天津。

本书纪实事详，是一部难得的军事珍贵资料。现整理刊出，以供研究军事史参考。

第一编 五原誓师靖甘援陕

一 五 原 誓 师

民国十五年一月，总司令离国去俄^①，九月十五日归抵五原。

是时，于右任先生、孙禹行先生及徐军长永昌、第二军弓师长富魁、国民军第五军方军长振武、鹿总司令钟麟、宋都统哲元、石军长敬亭、赵师长守钰暨全体将领会议，公举总司令为国民联军总司令。

总司令以大义难辞，遂于九月十七日通电宣誓就职，接受党旗，军心大定。誓词如次：

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时，韩复榘军驻归化附近，陈希圣军驻武川附近，石友三军驻包头，张万庆骑兵师驻和林附近，杨兆林骑兵师驻固阳附近，赵守钰骑兵师驻大余太附近，方振武军、弓富魁师、冯治安旅均驻五原，刘汝明师驻临河、磴口一带，孙连仲师驻平罗、宁夏一带。合计各部，除原驻甘肃者外，数不满五万。器械复杂，弹药缺乏，费用浩繁，给养维艰，兼以漠北早寒，冬衣无着，伤病者无医乏药。时总司令惨淡经营，历一阅月，部署始克粗定。时甘肃内部反侧者未靖，而西安被围已阅八月之久，纷电求援，急如星火。当时敌军新胜，寇焰大张，我北伐大军方与敌军相持于武胜关及江西境内。本军各部如以全力出包头取京绥，则敌强我弱，且与北伐大军形势不接，难以援应；若由包头及秦陇两路并出，则兵力不足，遂决计放弃包头一路，而以全力由陇入陕出潼

^① 指冯玉祥于1926年5月1日去苏联。

关，以与北伐大军会师中原。遂于十一月初间，赴包慰劳将士，即归五原，督师西进援陕矣。

二 平定陇东陇南

十五年四月间，我军主力正在南口与直、奉、鲁逆各军剧战之际，吴逆佩孚以甘肃督办及省长名目饷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使之叛变，以图兰州。张、孔两部为其所诱，相续各率部众万，进犯皋兰。

刘督办郁芬猝得警讯，即调孙师长良诚督率梁冠英旅布防兰州城、东响水子，张维玺旅占领城南冠山一带，安树德旅占领城西沟洼山等处抵御。

七月上旬，张、孔两逆亲率所部，向我阵地施行总攻击。各将士与敌激战兼旬，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已成孤立之势。敌人恃勇猛攻，前仆后继，卒被我军沈着击破，乃分向平凉、天水等处溃退。是役，以少克众，转危为安，缘各将士，均隶属直、鲁、豫等省，远地从征，团结精神，迥异寻常，加以平日训练，临时指挥，均能得当，遂能击破逆敌，固我根基。

张、孔败后，分向平凉、天水回窜。刘总司令郁芬即令孙师长良诚率梁冠英旅、吉鸿昌旅向平凉追击，令张旅长维玺率所部及安树德旅之一部手枪团，向天水方面进击。

张逆兆钾节节抵抗，至八月间追抵平凉。该逆凭险死抗，激战三昼夜，该逆精锐丧尽，始溃围逃窜，遂于九月初间克复平凉。张旅长维玺于八月中旬追抵天水，孔逆繁锦率众顽抗。经张旅长猛烈攻击，敌势不支，即率余党数百人，向汉中方面深山中逃去，遂于下旬，占领天水。

三 长安解围

自戡定张、孔叛乱后，即实行援陕之计。当于九月上旬，任

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由第一路方振武部，第三路孙良诚部，第四路马鸿逵部，第五路石友三部，第六部韩复榘部，第七路陈希圣部及刘汝明、孙连仲、韩占元、韩德元各师，骑兵郑大章、张万庆等旅，次第进发，并令孙总指挥良诚率前方各军，即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攻击前进。另以驻天水之张维玺师进取陇县、汧阳，以掩护大军右翼。

十月初，第一路方振武部由五原出发，孙连仲师由宁夏出发，第四路马鸿逵部自固原出发。

绥包方面之奉军，见我革命势力之将复兴起，遂派大军西来，图将我军根本消灭。我军遂任命郑金声为东路（即包五一路）总指挥，督率第五路石友三部，第七路陈希圣部，第二路及骑兵游击队，骑兵第三、第四各师，第五师之第二旅各部，在包五一一带步步防御，渐次西撤。十一月下旬，总司令督饬第六路韩复榘军、韩德元师、冯治安师、韩占元、赵守钰骑兵师之一旅，移驻宁夏，节次入陕。各军处无衣无食之境，跋涉冰天雪地之中，经五原、临河、磴口、平罗、宁夏、固原、平凉、长武、邠州、乾州、醴泉、咸阳以至长安，为程七千余里。所以得成此功者，官兵均能了解革命真义故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总司令在磴口接孙总指挥良诚报告：我军于二十三日进至兴平、醴泉之线，围攻咸阳，敌闻风撤退，遂于是日占领咸阳。即以方总指挥振武所部及陕军一部为左路，向泾阳东南进展，攻长安城北附近之敌。马司令鸿逵所部为右路，向鄠县东北方向进展，攻长安城南附近之敌。是时适值雨雪纷飞，官兵虽长途跋涉，而勇气不为少挫也。孙总指挥良诚率本部为中路，由咸阳进攻长安。敌人集中兵力，作最后之决斗，猛力向中路来冲。我军以远征之师，应数倍之敌，幸赖各将领沈著处之，卒收最后胜利。

刘汝明师赶到，即令由左翼向敌背后十里铺方面施行迂回攻

击。刘汝明师者即守南口之第十师也。孙连仲师到后，即由右翼向蓝田、临潼方面施行绕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击。激战一昼夜，刘汝明部已绕至十里铺，敌以后路被抄，全线动摇，于是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遂于二十七日午前十二时解西安围。

我军乘胜跟进，左路方振武部进至同州，即将麻振武一部，围困于城内。

右路马鸿逵部追抵蓝田一带，孙师长连仲进达商雒等处，中路刘师长汝明追过潼关，其先头部队至河南境之阌乡县。是时围解，军事告一小段落，在原地点停止待命，严密警戒。孙总指挥良诚所部进驻渭南。是役，毙敌无算，夺获大炮枪械子弹甚多。

第二编 出师潼关会师中原

一 出师潼关

十五年十二月上旬，总司令由宁夏移驻平凉，并令冯治安师、韩德元师开赴西安，以厚兵力。陕西各将领以西安解围后，诸待整理，迭电促总司令入陕，主持一切。国民政府亦屡次催促出师潼关，共同北伐。遂于十六年一月下旬进驻西安。哀鸿遍野，疮痍满目。一面赈济饥民，一面积极整顿军队，准备北伐。在此军民交困之际，闻京汉路方面，奉逆已伸至许昌。长江方面，直、鲁逆军及孙传芳军，与我北伐军激战于苏赣境内。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又勾结川将杨森及鄂北驻军，希图乘虚直扑武汉，倾覆政府。本军为援鄂攻豫，会师中原，计定三路出师，分向鄂、豫、晋、绥四省。进展如次：

一、中央军由总司令自兼，集中河南阌乡一带，沿陇海路直向陕洛进展，并令孙师长连仲率所部及冯治安第四师、韩德元第五师、第十六路张耀枢师为右路军，进出荆紫关，向老河口、南阳

一带进展。徐总司令永昌率所部及左路军假道山西，直趋石家庄。

二、岳维峻为南路军总司令，督率原国民军第二军留陕，各部由盩厔、鄠县、富平、柞水一带，集中商雒。

三、宋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集中所部于宁夏，东连绥远商部，进出察、热，待命进攻。各路兵力如次表：

(甲) 中央军

中央总司令冯玉祥	第一路全部	第三路全部	第四路全部
部 第六路全部	第十师	骑兵第一旅	骑兵第二旅
			炮兵旅

(乙) 南路军

总司令岳维峻	第八路全部	第十二路之一部	第一师
第二师 康保杰旅	何全升旅	张德枢旅	王彦俊旅
			胡景铨旅

(丙) 右路军

总司令孙连仲	第十四路全部	第五师	第十六路之一部
--------	--------	-----	---------

(丁) 左路军

总司令徐永昌	第十五路全部	第九路全部
--------	--------	-------

(戊) 北路军

总司令宋哲元	第七路全部	暂编第一、二师	第二十二师。骑兵第五师
--------	-------	---------	-------------

因左路军应须进出晋境，行军不便；南路军，则该军各部队怀土恋乡，未能依时动作。故直接作战者，惟中央右路而已。

时，中央任命总司令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遂于十六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动节期，在西安新城宣誓就职。誓词如次：

谨 奉

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新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

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五月五日，中山门落成，翌朝移驻潼关，督师东下。

二 克复洛阳

我中央军于五月五日，由河南阌乡向东进展，迭克灵陕、卢氏、洛宁、渑池等县。沿途之敌数万人，均退守铁门、新安一带，并在铁门附近构筑坚固阵地。

二十一日，我军进至渑池东二十里镇，即以第一路全部攻敌正面，以第三路一部攻敌右翼，以一部绕攻敌之左侧背，骑兵第二师向磁涧方面活动，截击敌之后路。

二十二日，各按任务运动，于拂晓攻击开始，激战数小时，敌大部退入新安城内，一部沿铁路东退，遂占领铁门高地，即将新安城包围，猛烈攻击，敌势不支，于是，开城投诚缴械。计官兵六千余人，炮十六门，机关枪十二架，步枪五千枝，军需物品无算，外有车皮百余辆。缴械官兵，各令给洋五元，遣散回籍。其沿铁路敌之一部，被我磁涧部队截击，夺获枪械甚多，敌人四散逃窜。

总司令在潼关接孙总指挥良诚、方总指挥振武克复新安捷电后，即令火速尾追，使敌无喘息整顿之暇。

五月二十三日，第一路方总司令督率所部，进攻至磁涧时，有奉逆增援军五旅之众，由逆军长万福麟统率，合张治公部，不下四万余人，占领娘娘庙、杨冢沟之线，重叠设三道阵地。兼以奉军炮火剧烈，于二十四日进击急切，未下。

二十五日，孙总指挥分兵两路：以石友三率第一路第三师、第三路王和民旅、第五路之部为右翼；以方总指挥率第一路第一、二师为左翼。于二十六日拂晓，施行总攻击，我军仰攻，激战四小时，始将敌之第一道防线击破。敌人退守第二线顽抗，至十点即占领敌之第二阵地。

敌始惊惶，溃退至西工。是时，第一师由麻屯镇绕洛北邙山，击敌右侧背。第二师于午后绕袭后路，郑大章骑兵抄袭洛阳之东偃师一带，敌势不支，分途逃窜。奉逆军长万福麟乘火车头东遁，张治公率残部窜入南山。

我军跟踪追击，占领洛阳。此役，俘敌四千余人，三八式步枪三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架，山陆炮十余门，迫击炮二十余门，弹药颇多，辎重物品数十火车。

三 会师郑州

本军占领洛阳后，即令孙总指挥良诚率本部第三路，由黑关、巩县，沿陇海路向郑州。方总司令振武率第一路由登封向禹州分途进展，援助北伐军，以收夹击之效。以第四路马鸿逵部担任洛阳一带警戒。第五路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方面进展。骑兵集团由巩县向河阴，荥泽方面活动，断绝敌人后方交通。

二十七日第五路占领孟津，二十八日过偃师，二十九日，敌之增援部队至后，合溃敌占领黑石关，顽强抵抗，意在拆运兵工厂及施以破坏。我军即向该处猛攻，激战终日，敌遂不支，向孝义方面逃窜。第三、第五两路会合，向敌跟踪追击，至三十日，占领孝义。同日，骑兵集团已进出现县以东，向汜水、郑州方面追击。我第一路由登封小道，亦抄到密县，敌处夹击地位异常恐慌，纷纷向东、北两路溃退。我骑兵乘机截击，夺获敌之枪炮甚多。遂于是日午后占领郑州。并派骑兵第一旅向荥泽方面追击，第三旅向开封方面追击。

三十日，第五路全部抵郑州，同日，骑兵旅追达黄河桥时，铁桥北部被敌破坏两孔，遂占领黄河南岸警戒。第三旅旅长张华堂跟追敌人，达开封附近，敌人溃败，即占领开封。

六月一日，第三路全部抵郑州。黄河南岸已无奉逆踪迹，遂对于黄河南岸及开封以东各要隘渡口等，严密警戒，以待北伐军

到郑，共定大计。

本军除留甘、陕两省后方部队不计外，出关作战兵力，不足十万，子弹平均每兵不过五十粒。以此弹乏械窳，转战数千里，疲敝之众，而击倍我之劲敌。开战以来，敌人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者，皆官兵明白主义，抱定有贼无我，有我无贼之决心，富有牺牲之精神故也。

四 郑徐会议

六月四日，北伐军抵郑。六日，中央委员汪同志兆铭、谭同志延闿、徐同志谦、唐总指挥生智等，联袂到郑州，并派员来潼关迎总司令。九日抵郑州。十二日开联席会议。到会者汪委员兆铭、谭委员延闿、孙委员科、徐委员谦、顾委员孟余、唐总指挥生智，结果，关于军事上，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之敌，推第二集团军担任，而唐总指挥所部各军，则一律撤回武汉，休息整顿。第二集团军改路为军，当即分别编制以第三、第四、第五各军为第一方面军，孙良诚为总指挥。以靳云鹗部为第二方面军，靳云鹗为总指挥。以方振武部为第三方面军，方振武为总指挥。以宋哲元部为第四方面军，宋哲元为总指挥。以岳维峻部为第五方面军，岳维峻为总指挥。以在陕各军为第六方面军，石敬亭为总指挥。以在甘各军为第七方面军，刘郁芬为总指挥。以刘振华部为第八方面军，刘振华为总指挥。是月中旬，总司令赴开封、归德等处抚慰军民，视察一切。时，蒋总司令所部大军，已由津浦路进展至徐州。总司令即于十七日，应蒋总司令约至徐州，商洽北伐军事。十九日到徐州，与蒋总司令及李、白、黄三总指挥见面。二十日，在南京方面中央各委员胡同志汉民、吴同志敬恒、李同志石曾、李同志协和、张同志人杰均到徐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于次日总司令与蒋总司令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即于是日回汴部署一切。

五 奠定襄宛

民国十六年五月初，大军出潼关时，唐总指挥生智率湘、鄂各军，方与奉逆鏖战于许、偃之间。吴逆佩孚率其残部窜走南阳，会合于逆学忠，号召襄樊驻军及徐寿椿、马文德各部，占据襄、宛，分由钟沙、隋枣两路，拟袭汉口。我革命军事将濒于危绝之地，唐总指挥及汪、谭两委员，深以为虑。联电嘱出师襄、樊，以图索制。乃令孙总指挥连仲率队出荆紫关，以缀襄宛之敌。时襄樊驻军为张参赞联升，所部已受编于中央，为陆军第九师，复来使表示合作，遂委以五十八路总司令名义。既闻吴逆将南窜，又为于逆学忠所迫，该部自恐势孤，复与于合。孙总指挥克浙川后，复遣支队于十七日占领内乡。时于、张所部，不下四、五万人，孙总指挥所部，兵不满二万。虽强弱不侔，未可痛击。然为大军制该敌，不使进犯汉口，危我革命根本计，除去一切顾虑，举全力直攻邓县。敌人大惊，遂纠合全部兵力来援邓县，遂未能东下犯汉口。牵制目的已达，乃令孙总指挥引次于李官桥之线，构筑阵地，坚壁不战。敌退则进，敌止则守为主。牵制于、张各部于鄂、豫之间，北伐军得一心一意在偃、许之间与强敌激战，而无后顾之虑。

是时，奉逆已溃，黄河南岸业已告清。惟吴逆南奔，乌合尚众。乃于六月四日电令孙总指挥连仲所部，进攻邓县。岳总指挥维峻所部，由内乡向南阳前进。方总指挥振武所部，由襄城向南阳前进。以期解决宛南，肃清吴逆残部。

方总指挥于六月二十五日占领南阳，吴逆率其残部千余人向邓县逃窜，其余众悉数缴械。吴逆抵邓后，惟于学忠倾心附之。其麾下胜部已向孙总指挥输诚。秦建斌部及于学忠所部，均向张联升部输诚。毛思义部亦徘徊观望，不肯听命。孙总指挥探知情形，大举进攻。吴逆遂率其残部向鄂境溃窜，意在渡汉入川。时

张联升已归编，乃饬所部分途截击。七月二日，吴逆抄由小路窜至樊城上游三十里之行筱铺地方，觅船渡河，经张部葛旅跟踪追至，三面围攻，吴逆率其妻子及卫士二三百人，觅得划船，仓猝渡河，狼狈逃去，余众悉被俘虏。

吴逆窜去，于逆只身变服逃走。所部均由孙总指挥收编。孙总指挥于六月二十九日占领邓县。

吴逆既遁，各部就编。即调张联升部到洛阳训练。孙总指挥率阎、秦、毛各部，开至确山一带训练。襄樊一带，由方总指挥前往接防。襄宛遂定。

六 进 兵 河 北

奉逆退过黄河北岸，东自开封，西至孟津，皆以骑兵监视，其大部均向新乡以北退去。道清铁路沿线，亦只有敌之骑兵掩护。据此判断敌已无心固守河岸。

七月三日，令孙总指挥良诚向河北分途进展，明修黄河铁桥，暗由巩县进兵渡河。五日微明，吉鸿昌师全部由巩县渡河，在河口俘敌守兵两营，得敌虚实，即向清化、焦作进展，乘机仍向修武、新乡探进。旋游击队占领怀庆。同日，梁冠英师及赵登禹旅，由汜水渡河，向武陟前进。是日早六点，敌人将黄河铁桥破坏，敌原拟破坏九十三、九十四两孔，而因事先九十三孔被我军将电线割断，故仅炸九十四孔一孔。安树德师乘势以一旅由黄河桥上猛攻，渡过北岸。另一旅向阳武搜索，主力向新乡进展，以与吉师会合。

七日午后，吉鸿昌师张印湘旅占领新乡。敌有一部约千余人，顽强抵抗，被我张旅猛攻击溃，俘虏百余名，夺获枪械百四十余枝，机枪两架。余众向彰德方面溃退。跟踪追击。八日，占领卫辉。九日，占领汤阴。先头骑兵已达安阳以北地区。敌人退守磁县、邯郸等处，且筑有坚固工事，势在防御。时以我军津浦方面，

尚未进展，而宁汉两方，正有争执，遂与敌在安阳方面对峙，待机进展。时郑大章骑兵军进至东明、菏泽；梁寿恺军由东明渡河，克汝南、乐渡，攻大名不克。至八月初，向道口撤退。

七会攻徐州

时，宁汉两方争执正烈，津浦军事致受牵制。王天培军挫于滕县，马祥斌部挫于金乡，遂于七月二十三日由徐州南退。蒋总司令闻讯，亲至前线，督师进攻。当时总司令在洛阳，得徐州失守信息，即电约蒋总司令在津浦至少须增生力军两万，以二十天为准备期间。原因，本军在前方者只有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三军，合计不满五万。方振武军已至襄樊，郑大章骑兵军则在菏泽，韩复榘军尚在陕州、潼关一带。而河南各军，如靳云鹗、李镇亚等部，态度不明，处处均受牵制。欲调韩复榘军为攻徐主部，必须陕甘军队节次前移，故必有相当之时间。后得蒋总司令电，约于七月二十六日，即须向徐州行总攻击；后复延期至八月一日。时间甚促，不得已，遂命鹿钟麟为东路军总司令，率杨虎城军、王金铭师及新编之李元藻师、王鸿恩师、王钰棻师、常好仁师，合共两万五千余人，星夜向徐州前进。时，各部有由陕州起行者，有由洛阳及河北起行者，有由襄城及南召各处起行者，昼夜赶行，集结于归德、砀山一带。时陇海铁路只有机车七辆，车辆尤缺，运兵极其困难。自二十四日起，下令进兵，至八月四日进抵徐州城西九里山，探得津浦我军于前一日在徐州西南，战甚激烈。本日已不闻炮声，正踌躇间，敌以全力来攻，杨虎城军稍受损失，引次马牧集。敌张敬尧部分三路乘胜来犯，再杨虎城军、王金铭师协力击却之，俘获甚多。遂与敌在马牧集、杨集间相持。

另于东日电令郑大章骑兵军，自菏泽取道金乡、巨野，限四日围攻济宁。该军于六日进攻济宁，围之。别以一部断兖、徐间

铁道。后以徐州大军均已后引，敌以大队来援，该军仍撤回菏泽，渡河时颇受损失。至八月间，敌刘志陆部来犯菏泽，该军撤回开封。

第三编 肃清后方反动

一 克复同州

麻逆振武为秦中积匪，杀人越货，几无宁日，民众恨之刺骨。十五年，麻逆在潼关勾结吴逆佩孚，据关叛变，使我河南国民二、三军退无归路，全军覆没。

自我军解西安围，进出潼关，该匪负固同州。初以方振武军围之，继以韩复榘军监视之。七月间。遂令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为攻同州总司令，第二军军长刘汝明为副司令，率部积极进攻同州剿除。该匪率众顽抗，凭藉坚城，力攻殊难，遂掘坑道进攻。二十五日，城北所掘之坑道竣工，装置完备，即于二十六日施行总攻击。遂令赵凤林、王丙申两旅攻城东北面，梅岩峻旅攻西关，第二军刘部攻南城。是日拂晓，开始攻击，匪众凭城力抗，激战至下午四时，北城坑道雷发，轰毁城墙一段，赵、王两旅长，亲冒弹雨，同时身先抢入，即占领北门。梅旅攻破西关念石村魏园一带之敌。刘军长部占领南门。麻逆振武变装由南门闯走，已不成军，该逆身中四弹，毙于同州东南仓头铺。是役，毙匪无算。第十三军获野、山炮各一门，机关枪两架，步枪一千余枝。第二军获迫击炮两门，步枪两千余枝。

二 讨靳之役

靳云鹗屡次抗命，不听调遣。又复勾张宗昌、孙传芳及红枪会，阴谋乘我大军北进，袭我后路。为消隐患计，于十六年九月

五日，即将兵力集结，先发制人，以肃清心腹之患。其布置如次：

一、第一方面军着担任由新郑向许昌、临颖、郾城进攻，以一部对禹县方面警戒，限六日下午六点以前，集结于密县、新郑之线。第二师集结密县附近，第六、第十九两师集结新郑、洧川附近，第九师集结于中牟，其余分驻郑州、荥阳。马腾蛟部警戒黄河两岸。赵登禹旅仍驻焦作，担任河北警戒。马军长鸿逵率马斌部及军部直属队，即日开驻开封，接收城防事务。

二、第二方面军着派第六军两师到登封、临汝附近，三十八军一师分扎自由、伊阳一带，限六日下午六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为牵制李振亚部不使援靳，该部出城野战，则设法歼灭之。

三、第九方面军孙总指挥连仲所部，自襄宛开至京汉路，即令担任南路，向郾进攻，除一部留驻信阳外，其余部队驻扎驻马店、确山一带，限六日下午六时以前到达。对于汝南方面，应设备相当警戒。

四、东面郑大章军，准备由尉氏、鄢陵向临颍东方抄击，候令出发。王鸿恩师俟马鸿逵军到开封，即开驻尉氏待命。

五、此次拟定作战计划，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先解决其一部，直攻漯河。靳若东走，则由骑兵袭击，务使其溃不成军，永无后患。

九月七日，开始攻击，第一方面军孙总指挥良诚部，由北向南进攻，十一日占领郾城，克复漯河。靳残部向上蔡、项城方面溃窜。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部，由南向北进攻。十二日占领西平，新收之阎得胜军内部，有杨、毛、马三师叛变，从信阳进犯确山、驻马店。幸漯河已解决，孙总指挥连仲旋即迎击，该叛兵即星夜东窜皖境。

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部，八日占登封，九日克复白沙河，向禹县前进，围攻禹城。

二十四日，靳乘汽车四辆到艾亭，收容溃兵，希图再举。被我第五军军长石友三率部追至。靳亲自督战，不支。午后三点，向东南遁去，其汽车陷于隘路中，靳乘马向东逃窜，狼狈已极。是役，获陆炮三门，山炮三门，迫击炮十五门，机枪十架，步枪千余枝。

二十日早五点，韩总指挥复渠克复禹城，李逆残部，向南四散逃窜。分途截击，获枪炮子弹辎重车马甚多。

三 剿灭黄韩

民国十五年四月间，吴逆佩孚乘我南口鏖战之际，唆使平凉镇守使张兆钾叛变，希图覆我根本。当被我军击败，张逆仅以身免。其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约三千余人，散布平凉、泾川等处左近，扰害地方，劫掠商旅，交通梗塞。为廓清后路计，故令第六路总司令韩复渠督率所部剿办。该匪率众远飏。及韩部东开，匪众复集骚扰后路，遂决计大剿。于十六年七月中旬，任命北路总司令宋哲元为剿办黄、韩股匪总司令，移驻固原，督率北路各军，分头兜剿。九月底，黄、韩两匪率残部窜入陕西富平，受田玉洁庇护。田丧心病狂，于十月间凭据三原、泾阳两城叛变，匪众约六千余人。故仍命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督师往剿，以第八师及第七师围攻泾阳，第三师及张万庆骑兵师攻三原；城坚池深，急切难下。且田逆玉洁、黄逆得贵以资产家口，均在泾阳，亲率所部及所请援兵胡德辅等众五千余人，占据白杨村、汗堤洞、徐家堡之线，与泾阳城遥为声援，思解泾阳之围。宋总指挥遂命第三、第八、第二十二各师，抽出一部及骑兵第三师全部，计三千以上之兵力，十月二十四日，向该匪中央防线进击，于正午突破敌阵地，该逆全线向三原石桥镇一带溃窜，田逆率五百余人，困守徐家堡，已被我军包围。二十七日，我军攻克徐家堡，生擒中下级官十余人，兵二百余名，击毙三百余名，田逆只身逃遁，夺

获械弹无算。

二十九日，准备再行猛攻泾阳时，逆旅长张九才以大势已去，均愿投诚。三十日，收缴步枪千九百二十一枝，大炮六门，机枪八架，投诚官兵三千余人，均给资遣散。韩逆有禄在我军攻城时，受炮伤而死。黄逆得贵以只身远遁。十一月十六日，以徐以智、马鸿宾两部接三原之防，匪乱遂平。

第四编 豫东鲁西大战及戡定徐州豫北

一 马牧之战

八、九两月中旬，方同志声涛、刘同志治洲往来晋、豫间，接洽晋、豫间军事合作办法；议定直隶境及以北各地区军事，归晋军担任，山东方面军事，则归本军担任。于十月九日，同时动作。我军本此协定，即分兵为三路，部署如次。鹿总司令钟麟率庞炳勋军、杨虎城军、吕秀文军、王金韬师、王鸿恩师、肖之楚师、王钰棻师、常好仁师共五万人，为第一路，由马牧集经砀山攻徐州。刘总指挥镇华率第八方面军全部五万余人为第二路，由考城向济宁。孙总指挥连仲率本部十四军、梁寿恺军、秦德纯军四万余人为第三路，由大名向德州。韩复榘军、孙良诚军、石友三军、马鸿逵军、郑大章骑兵军共约九万人，集结开封、郑州一带，为各路总策应。正布置间，阎总司令因时机迫促，于九月二十八日，先期举兵，与奉逆鏖战于新乐、保定之间。我军仍按约定十月九日之期，开始动作。

第二路刘总指挥镇华所部，内部分子复杂，调兵迟缓，未有战事。

第三路孙总指挥连仲所部，因友军关系，未能远出，亦未有战事。

第一路鹿总司令钟麟所部，于十月十日即遇敌于杨集、马牧集之间，敌为直鲁逆军徐源泉、王栋、褚玉璞、袁家骥、方永昌等部，人数约有十余万，在前线者已有五万，众寡悬殊，我军与战不利。时，刘镇华方面，军内有姜明玉、梅发魁、慤玉珍等部，相继叛变，执郑副总指挥金声送济南，与敌部刘志陆、潘鸿钧合据柳河李八集等处，断第一路军归路。斯时，侦知敌人此次以全力来犯河南。外有强寇，内有叛军，情势甚紧。而第一路军与敌激战，自十日起至十四日连战五日，战况不甚得利，遂令第一路放弃归德，向太康、柘城一带南撤，而别筹奇计破敌。

二 兰封附近第一次大战

时，津浦方面，何总指挥应钦率大军与敌孙传芳相持于明光以北。山西方面，阎总司令与奉逆相持于雁门、五台、娘子关一带。直鲁逆军分三路来犯，思欲击破我军，占领河南。以褚玉璞、王栋、程国瑞、方永昌、徐源泉、姜明玉等军，合八万众，任中路，由陇海路来犯。刘志陆、潘鸿钧等部精锐约四万余人，任右路，由菏泽、金乡来攻考城。张敬尧、张继武、袁家骥等部约四万余人，任左路，进犯我太康、陈留等处。此三路皆以开封为目的。别遣孙逆殿英、袁逆振青率众三万余人，由大名进援豫北。合计敌人在黄河以南、陇海路附近者，约有十六万人，在河北者有三万余人，来势极猛。按此情况判断，敌军在黄河以南为主攻，在黄河以北为助攻。遂决定如左之方略：

以一部队防御黄河以北之敌人，集中全力于黄河南岸，先击破敌之主力军。黄河以北两军之胜负，于全局不生重大之关系，即使引退黄河南岸，敌亦无如我何，黄河南岸，则全军生死利害关头，不能不竭力以赴之也。其部署如次：

- 一、第十四军除留一师驻河北外，余两师均调驻开封。
- 二、以梁寿恺军防彰德、汤阴一带，秦德纯军防道口、滑县

一带，孙总指挥连仲率一师驻新乡指挥。

三、以孙良诚军、马鸿逵军、石友三军、郑大章骑兵军、孙连仲第十四军之两师驻开封、通许、陈留一带，韩复榘军驻郑州，控置待敌；留杨虎城军守归德。余部十月十六日，即令鹿总司令向西南撤退。时，刘镇华方面军所属姜明玉部、梅发魁部、魏玉珍部叛于曹县、宁陵、睢县一带，适当第一路归路。遂令刘总指挥镇华率其不变之部队，均开陇海铁路以北，其不听令调者，均令石友三军设法安置。东路军既南撤，敌由陇海路西进围归德，杨虎城军、王金铭师于十六日突围南走，并围王鸿恩师于虞城，即以全力长驱西犯。我军遂令马鸿逵军于十九日进驻兰封。旋得情报，敌铁甲车已至内黄，总司令比命马鸿逵军即夜放弃兰封，西退三十里诱敌西进，并选定杜良寨、杞县之线为本阵地，其全般之部署如次：

一、孙总指挥良诚率第三军及马鸿逵军，在杜良寨一带之线，占领阵地，左翼倚托黄河南岸。

二、石友三军由陈留进驻杞县，在该县城东选筑阵地。

三、鹿钟麟军阵于杞县以南至太康之线。

四、郑大章骑兵军即向归德以东以西，相机袭击。

五、韩复榘军及十四军之两师，集结郑州、开封一带为总预备队。

六、刘镇华方面军，阵于考城以东，以御敌刘、潘等部。

敌之长处为钢甲车及迫击炮，其精锐军队皆在铁路两旁，我欲破之，必须在铁路上有沈勇耐战之军队，与之作持久战，而别以精兵击破其一翼，则敌之全军可破。又陇海路铁路路线，自兰封稍折向东南行，由杞县东出，则直截敌之后方铁路联络线，其速甚捷。故当时所选定之阵线，铁路正面，则取退后之配备，而以石友三军阵杞县之东，鹿钟麟军阵于太康以东，则更东出。全阵线取以右翼兜击之势，以待敌军。

自二十一日起，敌军大部日益逼近。二十三日起，铁路正面即起战斗。二十六日起，自黄河南岸起，至杞县，发生剧烈战斗，昼夜不息，彼此以白刃冲杀，恶战至三十日，凡五日间。

韩复榘军三师，于二十七日至前线，二十八、九两日，乘夜向杞县方面运动，布置既妥，于三十日拂晓，即与石友三军及梁冠英师并力出击，即击破敌吕屯田、康寨、杨堌集之阵线；敌方永昌、姜明玉、程国瑞、张敬尧各军东溃。石友三军向李坝集急追；韩复榘军向柳河急追。十一月一日，孙良诚军占领兰封。铁路正面敌军亦溃。鹿总司令所部即向榆厢堡、睢县前进。骑兵军即从右翼向敌包击。二日，孙良诚军占领内黄，石友三军占领李坝集，韩复榘军占领柳河，俘敌钢甲车五列。三日，孙良诚军分途向归德、考城、石楼、贺集追击。时，刘镇华为敌刘、潘等部围于考城，刘、潘等闻正面逆军已败退，遂于是日遁去。五日，韩复榘军、庞炳勋军占领归德，俘敌袁家骥军全部。六日，石友三追过马牧集，骑兵军追至砀山以西，鹿钟麟军屯归德。综计是役俘敌三万，获枪两万余枝，钢甲车五列，大炮四十余门。时，津浦方面何总指挥正率大军谋取蚌埠，与本军形势尚未衔接。此次敌虽败，其受创最重者，为敌之左翼部队。正面虽失钢甲车五列及俘获其一部敌众，然受创不重。敌之右翼刘志陆、潘鸿钧等部五万余人，颇为精悍，并未受创。我军若乘胜进攻徐州，则左侧五百里地带，处处暴露，危险异常。即严令前线军队放弃所得各地，仍引次兰封附近之线，诱敌深入，并以牵制徐州敌人之兵力于陇海方面，俾津浦方面我友军作战容易。

当时前线诸将领于大胜之后，气势方盛，均欲乘胜直取徐州，忽奉退兵命令，出于意外。虽遵令后退，均不能免于疑惑。

三 兰封附近第二次大战

各军均遵令后退，其部署如次：

孙良诚军、马鸿逵军集结于兰封以东，左翼仍倚托黄河。石友三军仍集结在杞县东北柿园集附近。鹿钟麟军以一小部守归德，余仍向太康、杞县一带集结。韩复榘军两师留郑州，以一师转赴黄河以北。十四军两师开往黄河北岸，归还建制。别调刘汝明军由陕西同州急行东进。各军正在转进间，敌人自济南调兵十八列车增援陇海方面，见我军忽然撤退，疑我军内部起有变故，复分三路西犯，其右路为刘志陆、潘鸿钧、贾济川、姜明玉、王振、柴云升等部五万余人；刘志陆为指挥官，由城武、单县进窥考城，扑开封。中路为褚玉璞、徐源泉、许琨、王栋、方永昌等部，约五万人；徐源泉为指挥官，由陇海正面西犯。左路为张敬尧、张继武、袁家骥、张子铎、毛思忠、毛思义等部，约二、三万人；张敬尧为指挥官，由夏邑经商邱、宁陵、睢县向杞县、太康前进。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十六日敌之右路刘、潘等部，复与刘镇华军在考城以东接触，激战三日，考城遂陷。刘镇华军退阵于考城。以西爪营之线刘、潘等部，乘胜西侵，势甚猛烈。

时，津浦方面，何总指挥应钦率大军已攻蚌埠。陇海、津浦两方面军事动作，已渐能协同审察敌人情势。其右路张敬尧等部，受创已深，心存畏沮，进兵颇为滞迟。中路虽系褚玉璞自率，然以前次甫受挫折，其进兵不如前次勇锐。其右路刘、潘等部，则以上次未经受挫，其进兵极锐，全部兵力，均已展开于前线，与刘镇华军搏战。

又敌军素质复杂，统系各别，各将领通报，均侈言进取，互相欺骗，其确实情况，皆不肯告，联络上毫不确实。至二十三日，刘镇华军与敌刘、潘等部激战于爪营之线。而陇海正面敌人之先头，尚未至野鸡岗。敌之左翼部队，尚未至睢县，乃取各个击破敌人之计划。于二十四日拂晓，转取攻势，其部署如次：

调韩复榘军仍到兰封附近，与石友三军为中路，以韩复榘为总指挥。东路军为右路，以鹿钟麟为总指挥，孙良诚军、马鸿逵

军为左路，孙良诚为总指挥。第八方面军在左路之左翼。当时定计，先歼灭刘、潘等部，并一面以大军向徐州东进，击攘敌人。其各路用兵情形如次：

左路以第八方面军及马鸿逵军牵制刘、潘等部之正面，而以孙良诚军之吉鸿昌师，由红庙、贺村向考城北面行迂回攻击。梁冠英师由石楼、定陶直抄该敌之后方联络线。二十四日上午三点，开始动作，遂将考城刘、潘一带等部全军包围。击毙敌军长潘鸿钧，俘其旅长以上军官四员，兵两万余人，获枪万余枝，敌向东星散，遂乘胜进攻菏泽、单县，并围姜逆明玉于曹县。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克之，击毙姜逆明玉，尽俘其众三千余人，无一脱者。

中路于二十四日早，与左路同时动作。韩复榘军从铁路正面进，石友三军由柿园向柳河进，韩军在野鸡岗与敌前进部队遇，击破之。二十五日，进至柳河附近，与敌徐源泉部三万余人遇，遂阵于张庄、赵老家庄之线，石友三军遇敌于寄岗集，击破之。进至李坝集，与敌王栋所部两万余人遇，复击却之。二十五日，进至柳河附近，敌众复行抵抗，石友三军遂阵于李家庄，至李庄及伯网集之线，褚逆玉璞率卫队两千余名，亲来前线督战，奋斗彻夜，二十六日早，韩、石两军乘雾猛攻，大破敌军，毙敌两千余名，俘敌四千余名，余众向东溃走，乘胜连日追击，至十二月一日至砀山之线。

右路二十三日由杞县击进，击破蓼堤岭、马头集之敌。二十四日击破榆厢铺之敌，尽俘之。二十六日占领睢县。二十七日庞炳勋军收复归德。十二月一日收复夏邑。是路，所值敌人为张敬尧、张继武、袁家骥、张子铎、毛思忠、毛思义等部，约四万余人。

四 会攻徐州

时，山西方面，奉逆大举进攻甚烈，势极危险。欲解山西之

围，非急下徐州，不能分敌之势。遂决计乘胜直攻徐州，以胁迫津浦线上徐州以南之敌，使不得不放弃其所守之阵地，而向徐州以北撤退，俾津浦线上我军，容易进展，遂下令向徐州进击。

韩复榘军于十二月一日占砀山，二日占领黄口，敌溃军正在九里山一带整顿。我郑大章骑兵军自右翼绕出其后，进占卧牛山，破之，敌军大溃。韩复榘军遂于三日进抵徐州城下，占领陇海徐州车站，截断津浦徐州车站，围攻徐州城垣。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此日被围于徐州城中，敌乃调徐州以南以东及在济南后方部队，悉数调来徐州，负隅抵抗。

我军自兰封、杞县之线，追至徐州城下，昼夜兼行六百余里，而阵线正面，亦五百余里，阵线未能整齐。韩复榘军在铁路正面，路途较捷，故进攻较早，三日在徐州城下激战。石友三军在铁路南，四日抵卧牛山，与敌激战，将该敌击溃。鹿钟麟军于三日克萧县。至七日，庞炳勋军抵徐州南之二十里铺三保车站。

我军以阵势未整，师行过劳，且韩复榘军行师七百余里，当数倍之敌，恶战已达四日，而后方土匪溃军，四处蜂起，截我后路；杨集附近铁路电线，屡被截断，附近三堡，为敌张逊廷部占据。乃令韩复榘军、石友三军、鹿钟麟军暂向后引阵于李庄、黄口之线，待津浦我军夹攻徐州，并调刘汝明军驱灭杨集附近盘据之敌人，肃清后方交通。接何总指挥电，津浦方面，我军前线，已于九日进展至曹村之线，约我军于十四日夹攻徐州，遂令韩复榘军在中央，由铁路正面东进，石友三军在铁路以北东进，击破当面之敌。褚、徐各部三万人，以徐州北方毛村为目标，以期包围徐州之敌。鹿钟麟军向萧县与津浦线上我军相策应，抄击徐州之西南。我军定十四日攻击，敌军于十三日即由津浦路反攻，为我军击破，本军复自陇海蹑击其后，敌人遂于十五日放弃徐州，前线敌军，分路向北溃窜，我军遂于十六日占领徐州。

五 截定豫北

当在黄河南岸兰封附近一二次大战时，黄河北岸我军兵力颇单，敌孙殿英率众约一万人，于十月中旬，由大名进扰豫北；围梁寿恺军于彰德，并陷汤阴、临漳各县。即命韩德元师、高树勋师、张子厚师进援彰德。于二十日，击破孙殿英于彰德城下，遂解彰德之围，并克汤阴。敌退回隆集一带。时兰封附近战事正急，十四军之韩德元、冯治安两师皆南调，敌军复分路来犯，孙殿英率众一万余，由内黄、长垣经延津，十一月四日，乘虚袭入卫辉。谢玉田、袁振青等部三万人，围攻彰德，彰德守兵于十一月七日弃城走，汤阴、淇县皆陷。时，我军已在兰封附近第一次大破敌军，遂调韩复榘两师驻郑州，以一师与十四军之一师增援河北，进击由彰德南下之敌，连战皆捷，进至彰德附近，并围攻汤阴、淇县两城。时，兰封附近第二次大战将起，韩复榘军之一师，仍调黄河南岸。豫北方面，遂改取守势，其部署如次：

以秦德纯军围攻卫辉城垣，张子厚师固守滑县、浚县、道口一带，十四军之三师负京汉线防守责任，引至淇县以南青龙、史家庄、王庄之线，构筑阵地，与敌相持。敌军长孙殿英入卫辉后，以任增祺守城，本人即回大名，纠兵三旅，约万余人，于十二月上旬，由濮阳绕滑县以南，图解卫辉之围，分两支：一支在卫辉以东上乐、李原屯、武安屯之线，与秦德纯军对峙，一支在滑县以南董固、英固集之线，与张子厚师相持。时，张垣、封邱、原武、阳武，均为敌人及当地会匪所占，据我军既克徐州，遂调攻徐部队，以戡定豫北，并巩固后方。

调韩复榘军至郾城、漯河、许昌一带，因樊匪钟秀倡言率兵二十万来袭本军后路，其众悉由鄂豫边境向北移动。故令韩军南下防守。

调郑大章骑兵军由黄河铁桥渡河至黄河北岸。调刘镇华方面

军及鹿钟麟部，由兰封、东明以北渡河，集结于长垣、内黄等处。

孙良诚军、马鸿逵军、吕秀文军驻归德、曹县、柳河、定陶、菏泽一带。石友三军之许长林师，调驻新乡，余两师分驻开封、兰封。调韩占元军至滑县，攻击滑县以南之敌人。

郑大章骑兵军于一月二日渡河完竣，即从原武、阳武、延津绕出滑县以东，沿路驱除匪类，即由浚县以东，经五陵集，渡卫河，向彰德以南以北袭击敌人。

孙总指挥连仲率十四军全部，于八日举行总攻击，敌军大溃，跟踪追击，连复淇县、汤阴、彰德、临漳各县，遂于漳河以北择地驻守。

镇华军于一月二日渡河完竣，即由长垣分向内黄、濮阳前进，连克内黄、濮阳、清丰、南乐、濮县、观城六县。

鹿钟麟军于一月九日渡河完竣。时，先在滑县、卫辉间与我军野战之敌，见形势剧变，即退窜长垣以西，滑县以东郭固集、朱照集、上官村一带，利用堡寨构筑工程，负嵎固守。鹿钟麟军即与韩占元军东西夹击。于马日将该敌解决，尽俘其人械。鹿钟麟军即移驻汤阴。

二月二日，秦德纯攻克卫辉，敌军长任增祺以下均就擒。至此，豫北境内，已无敌踪迹。惟林县天门会匪猖獗如故，实为北伐军事上之大障碍。

豫北直南天门会匪，势力极盛，蔓延二十余县，其老巢则在林县，逼近京汉铁路。奉逆北遁，该匪截得军械甚多，崇尚妖术，不服政令，乃决计将该匪根本铲除，令庞炳勋军由彰德经水冶、科泉攻林县，另以许长林师由辉县、鹤壁前进，以行助攻。庞炳勋军连战皆捷，十七日攻克林县，十八日克油房、焚除伪官殿。自三月十一日起，开始攻击，至十八日止，凡八日，匪患悉平。从此豫北廓清，大军北伐，无内顾之忧矣。

第五编 北伐大战

一 大战前一般情况

本军既戡定豫北，克复曹县，后方已告肃清，遂有漳河以北临漳、南乐、观城、濮县、菏泽、定陶、曹县、单县之线，与敌相持。

山西方面，我军在偏关、雁门、繁峙、井陉之线，与敌相持。

津浦方面，我军在丰县、沛县、利国驿、海州以北一带，与敌相持。

蒋总司令于二月十六日来开封，决定北伐大计及作战方略如次：

彰德、大名方面及山西方面，先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山东方面之敌。

我军作战部队如次：

甲、用于山东方面者：

第一集团军 第一军团刘峙 第二军团陈调元 第三军团贺耀祖 第四军团方振武

第二集团军 第一方面军孙良诚 第三军孙良诚 第四军马鸿逵 第五军石友三 第二十一军吴秀文 骑兵第二军席液池

乙、用于河北方面：

第二方面军孙连仲 第三方面军韩复榘 第八方面军刘镇华 第九方面军鹿钟麟 第一军韩占元 第二军刘汝明 第十三军张维玺 第三十军刘骥 骑兵第一军郑大章

丙、用于山西方面者：

第三集团军全部

时，第一集团军作战部队，正在调集，奉逆攻晋甚急，其目的在乘我大军未进攻以前，先陷山西，以遂其各个击破之计。总司令①乃于三月初七移驻黄河之北岸新乡，昼则运兵北进，夜则运回，故作进攻之势，一以大军制京汉线之敌，以分其攻晋之势，一以诱敌主力于彰德方面，而使我主攻方面，进展容易。

二 鲁西大战

四月初，作战部队均将调齐。蒋总司令至徐州督师，总司令②遂于二日移驻兰封。时议定部署如次：

第一军团刘峙部，担任津浦正面。

第二军团陈调元部，担任郯城、沂州迤东一带；以上两军团，在微山湖以东地区作战，由蒋总司令直接指挥。

第三军团贺耀祖部，由丰县、沛县、单县进攻鱼台。

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由归德经曹城、定陶攻敌之金乡。

第一方面军孙良诚军、马鸿逵军、吕秀文军，由菏泽攻巨野、嘉祥及郓城。席液池骑兵军，由郓城以北绕汶上宁阳，截击敌之后方联络线。

以上各部队在微山湖以西作战，归冯总司令指挥。敌军在微山以东，为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在微山湖以西为孙传芳所属之全部，杨清臣、袁家骥、柴云升、王振及直鲁逆军之一部，约共九万余人。在郓城、巨野、金乡、鱼台之线，构筑坚固阵地。原定八日，为全线攻击开始日期，第二军团则先一日开始攻击动作，施以准备未完，延二日，于十日开始攻击。第二军团则于九日开始攻击。

刘峙军于十日攻下台儿庄，十二日攻下韩庄、枣庄，进至滕县附近，攻击敌军第二道阵线。吕秀文军于十一日占领郓城，即向汶上前进。贺耀祖军于十二、十三两日，战况不利，稍却。孙

①② 指冯玉祥。

逆传芳以为有机可乘，亲督主力军五万，向徐州方面猛进，连陷丰县、沛县，其先头已至黄口集附近。石友三军两师，时控置于兰封、柳河一带，为总预备队，于十五日闻警，即调该军，并益以野炮兵一团，用火车输送。一日夜，运至砀山。十七日进攻丰县，毙敌军长袁家骥。敌军复在鱼台附近抵抗，我军奋击，大破之，遂于十八日攻克鱼台。

孙传芳之悉锐南下也，留李宝章率两万余人守巨野，孙良诚军于十五日攻克之。跟踪追击，同日克嘉祥。十六日进攻济宁，占其四关。时，孙传芳在鱼台闻警，即分兵为五：一留鱼台抵抗，一援济宁，一向安居镇，一向嘉祥，一出巨野、嘉祥之间。各路并进，拟包击孙良诚军。

孙良诚军即撤济宁之围，固守安居镇。时，城中之敌，兗州来援之敌，及孙传芳自前线抽回之两路，合攻孙良诚军于安居镇。旋石友三军将鱼台之敌击破，与贺耀祖部急向济宁前进。方振武军已将金乡攻克，麾军前进，正与敌孙传芳部由鱼台向嘉祥、及嘉祥巨野之两路遇，截击破之。围攻安居镇之敌，于十九日为孙良诚军击溃。

席液池骑兵军，自宁阳进击敌之后路，破坏曲阜、兗州间交通，于十八日乘虚占领兗州，滕县敌军闻讯，遂于十九日溃走。

孙良诚军马鸿逵于二十一日攻克济宁，孙逆传芳部众溃乱，向肥城、东平夺路窜走。我军四面兜击，各军俘获极多。计敌军此次损失当在五分之三以上，溃退之众，士气颓丧，非经长时期之整顿，已不堪再战矣。

三 会师济南

我军占领济宁后，蒋总司令至野鸡岗，决定乘敌新败，不使其有整顿余暇，直攻济南。盖泰安以北三十里之界首，为济南最高门户，山势甚险，敌若固守，攻之极难。今当敌军新败之后，

心气不固，取之较易也。其部署如次：

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展开主力于莱芜附近，一部在新泰附近，向济南以东进展。第一军团刘峙部，居津浦正面，展开于天宝寨、临汶之线，向界首一带进攻。第三军团贺耀祖部，居第一军团之左，展开于大舍、大石桥之线，向当面之敌进攻。

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居第三军团之左，展开于孙伯庄、朝阳庄之线，攻击前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马鸿逵军、吕秀文军、席液池骑兵第二军，居最左翼，展开于陈家山、东阿之线，由东阿、平阴，向长清进攻。

以上各军，均以济南为目标。于二十六月开始动作。正面各军，奋勇追进，连克界首、张夏等处要隘。敌兵北溃，于四月十一日退出济南。我军遂于五月一日占领济南城垣，敌兵大部均遁黄河以北，一小部由胶济铁路向东窜去。孙总指挥良诚所率第一方面军，由东阿、平阴迂回，向济南前进。路线过长，沿途粮食缺乏。又因济南驻兵过众，遂于五月三日分扎于长清、涿口、新城一带。

四 漳河大战

当山东方面，战事将起时，奉逆正猛攻山西，势甚危急。遂命豫北各军，于四月六日向磁州、大名之敌进攻，以分敌势，期解山西之围。其部署如次：

孙总指挥连仲率第十四军、第二十三军、郑大章骑兵第一军，由彰德向磁州进攻。庞炳勋军驻林县，与彰德为犄角。刘总指挥镇华部第八方面军，由清丰、南乐，向大名进攻。于观城、濮县，对东昌方面取守势。韩占元军驻道口，为刘镇华军策应。鹿钟麟为北路军总司令，豫北作战各军，悉听指挥。

时，敌军计划，第一步对晋猛攻，逼入山内。第二步对晋封锁，以全力击破本军在黄河以北作战之部队，第三步即用全力解

决山西。敌既达第一步目的，遂实行第二步之计划。于五日由彰德方面，先行对我军进攻，来势颇猛。我军以整备未完，前哨部队，略有损失，两军相持，激战激烈，自九日起，濮县、观城、南乐、内黄，皆起剧烈战事。

刘骥军自洛阳、刘汝明军自禹县、张维玺军自潼关连续均调至豫北。刘骥军、刘汝明军加入彰德方面；张维玺军至道口，为刘镇华军、韩占元军策应。时，刘、韩两军在观城、濮县、南乐、清丰、内黄之线，与敌相持。张维玺军以樊匪叛乱，运道中梗，仅有二分之一开到河北。

敌在磁州方面者，为奉逆精锐三、四方面军及附属各部队，计戢翼翹军，富奴英军，万福麟军，窦联芳军，战斗激烈。敌人之主攻方面，即选在此处。自五日开战后，觉敌力甚优，十八军及刘汝明军、刘骥军，均加入前线，兵势总不能优于敌人。我军阵线，原在安阳城垣以北二十里韩陵山、柳园、洪河屯之线，作一外弧形。经连日战斗，我军两翼后，引成一以彰德城垣为顶点之锐角形，右翼阵地至崔家桥，左翼之阵地即靠近京汉彰德车站附近。

第四集团军李总司令宗仁所部，节次北伐，此时派叶军长琪，率部先进漯河，接韩复榘军防务。

韩复榘军，即星夜北调，于十六日集中彰德以南，即于十七日拂晓，向敌之右翼猛攻，将崔家桥占领，连夺三十余村堡。敌人复于后方增加大部兵力，占据村寨，顽抗不退，激战至夜，韩复榘军师长三员，均受重伤，又伤旅长两员。虑黑夜发生意外，遂仍退归原阵地。

时，全线激战激烈，敌军后于大名、东昌两方面，增兵来攻，观城遂陷。

我军以敌势甚锐，乃决定计划，先以深沟高垒，固守待敌，一面集结精锐于相当地点，俟敌人久攻力疲，相机反攻。时，刘

镇华军、韩占元军放弃南乐、濮县，在内黄、清丰以北及濮县以西地带，选用村堡，构筑阵地，与敌苦战。张维玺军开至道口，即左右策应，前线一有危险，经张军驰往夹击。

彰德方面，改取守势后，敌军连日猛攻，我军所守村堡，房屋均为敌炮火所击平。而我军工事甚坚，官兵沉着发枪，虽敌兵一日猛扑数十次，终为我军击退。

我军后方兵力，均以增加前线。山东方面，正在会攻济南。而樊匪钟秀正在扰乱洛阳、巩县一带，兵已无可再增，欲求胜敌，惟有官兵以大牺牲之精神，坚忍至最后之时间而已。

敌连攻至二十八日，其气势已稍衰。我军乃于彰德方面，全线反攻。其部署拟次：

第二军向东行义、中家店方面出击。第十八军、第二十三军均向当面之敌出击，奏功后，即向左发展。

第四师附第十五师之一部，由魏师长指挥，须击溃宋唐村一带之敌，与二十三军取联络。我正面之部队第六十师、第二十三师、第五师、第三十二师及第一师之第二旅，左右出击之时，各在其阵地前方，多派便衣队，向敌扰乱，待我左右两翼出击部队奏功后，即协同出击。韩复榘率第十四师及第一师之一部，第七十师又骑兵第十三团、炮兵旅之一部、唐克车队，由左翼向徐口、曲沟集方面之敌出击，奏功后，即向右发展。

钢甲车在纺纱厂附近，以炮火协助我左翼军出击，并堵止敌人左后方，施行扰乱。

廿九日进击以后，敌军抵抗甚烈，连战至五月一日夜，敌军全线溃退。我军即于当夜全线向敌举行追击。濮县、观城方面之敌，亦于二日溃去，我军即于三日收复顺德。五日收复大名。各路均向敌跟踪猛追。

五 驱除樊匪

樊匪钟秀于我军兰封附近第二次大战时，声言率兵二十万众来抄我军后路。故于克复徐州后，即调韩复榘军驻扎漯河、许昌一带，以防其侵袭京汉路线。及北伐大战将起，策樊匪必有逆谋，乃调宋总指挥哲元自西安移镇潼关。及彰德战事激烈，韩复榘、刘骥军、刘汝明军，均先后调离洛阳、许昌、禹县、漯河一带。樊匪得讯，即乘虚大举分袭洛阳、巩县一带；先陷郏县，围禹州、登封，即分两路，一由临汝攻洛阳，一由登封袭孝义兵工厂，旁股窜陷偃师、巩县、密县各城。四月二十二日，陇海铁路及洛、郑间电线，均为匪毁。洛阳及孝义兵工厂，同时吃紧。当时守洛阳者为石训练总监敬亭，率各级教导团约五千人，任攻防之责。张维玺军自潼关开赴前线，运输过半，交通中断，遂留在洛阳归石总监指挥助剿，守孝义兵工厂者为赵廷选师及手枪旅，共四千余人。匪兵号称十万，实数约五万，虽系乌合，然人数过多，漫山寨野，防剿极难。乃调宋总指挥哲元，率驻陕各部，尽开洛阳，只留一旅守西安，马鸿宾军守潼关，任宋为剿樊总司令、石敬亭为副司令。宋总指挥于二十七日到洛阳，二十八日击破侵犯龙门之匪，约二万余人，毙其伪军长李万如。五月一日克复偃师。时，石军长友三，在鲁西作战；自砀山于四月二十二日追匪至济宁，即调援孝义，两日夜到柳河，输送至荥阳，于二十九日克复巩县。同日解孝义之围，即令宋、石分两路追击，遂复临汝、自由、密县，解登封、禹县之围。樊匪残部，遁入鲁山、襄城、方城一带。

此次樊匪扰我军后路，实系受张作霖之勾结，得贿七十万，并约奉逆取郑州以东，樊匪取汜水以西，又与陕西李逆虎臣等，皆有勾结。因通信不灵，李逆发动，迟延时日，宋总指挥所部，得以先驱樊匪。而陕西仍不至疏失也。时，大军正在北进，陕西

李虎臣逆谋将作，故未远追。

六 攻克平津

我军既克济宁，蒋总司令因急欲回京，主持政务党务，将以前敌军事相嘱。约至济南会商。总司令^①遂于二日晚，由新乡起行，五日至党家庄，于途中闻日兵在济南与我军起衅，详情未甚明悉。及至党家庄，蒋总司令于是日晨暨宋、方两总指挥等，即由济南来会，询知日兵起衅缘由。遂决定对济南日兵，不与交战。于济南以南相当地点，配兵监视之。大兵不经济南，在长清以西渡河，加多京汉线上兵力，积极前进，贯彻北伐本旨。六日，即由党家庄至张夏，旋即起行，于九日到郑州，十日转赴新乡。蒋总司令返驻徐州，旋至京，并以第一集团军作战事，嘱归指挥。时，京汉线上韩总指挥复榘，率第六军、第十八军、第二十三军、骑兵第一军，猛追奉逆。于五月十一日到达石家庄，因铁路电信，均为敌大破坏，未及报告。山东既起事变，又因敌在京汉方面溃走者，未蒙甚大之损失，虑敌乘变反攻，乃令韩复榘军到石家庄，不得前进。乃电令已发，韩复榘军时已过望都。接令请示进止，当复以即在原地停止。韩总指挥以通信不便，恐误军令，未及待接。第二次电令，即引至石家庄，其时津浦线上部队渡河，尚未完竣，而河间、高阳均驻有敌之重兵，京汉线上未可急进；进则陷于孤立，将为敌各个击破，为战术所忌。时，第三集团军与敌相持于保定、新乐间，即命钢甲车两列，在正面助战，以郑大章骑兵军向安国、蠡县出动，以巩固其右翼，并命韩复榘军负策应之责。津浦我军大部，已经渡河，地狭人众，粮食极缺，后方输送，皆改由道口从卫河水路输送，至临清分发。一时未能运到，前敌官兵，极为困难。进战则生，退守则死。乃命积极进攻，席液池骑兵军，遂于五月十三日占领德州，即定部署如次：

^① 指冯玉祥

陈总指挥调元所部，由吴桥、南皮、沧县之线以东地区前进线上属之。方总指挥调元所部，由吴桥、南皮、沧县之线以西，景县、交河、杜生堡之线以东地区前进。孙总指挥良诚由景县、交河、杜生堡之线以西地区前进线上属之。刘总指挥镇华所部，由枣强、武强、肃宁之线以西地区前进线上，归该军担任。方总指挥鼎英部，由铁路随第四军团后方跟进。

此时，最可顾虑者，沿津浦、京汉两铁路进展之部队，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铁路中间四、五百里间，我军尚未进展。敌于河间、高阳，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各处之残敌，尚未扫清。京汉铁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尚无部队担任，故决定俟第四集团军先遣军到达定县、新乐、石家庄各地，即以鹿总指挥钟麟之北路军，全部移至京汉线以东地区，与孙良诚方面军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遂于十五日电令津浦线各军团，以一部在前方监视，主力均在后方集结，待机进攻。

蒋总司令于十九日抵郑州，决定部署如次：

京汉、津浦各军，限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务须在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将主力集结，准备进攻。

津浦各军作战部署照前。

京汉线上第三集团军应维持现状。

白总指挥率第四集团军作战部队，即到正定附近集结。

韩总指挥复榎所率各部队，即在晋县附近集结。

至二十五日即下令全线进攻，规定攻击部署如次：

津浦路第一集团军各军团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由衡水、饶阳、肃宁、雄县之线迤东地区，向沧州、河间之线攻击前进。限于本月二十八日前，攻击开始，关于作战部署，统由朱总指挥培德主持办理。

京汉线上第二集团军北路军全部（刘总指挥镇华部在内），由衡水、饶阳、肃宁、雄县之线以西地区，驱逐博野、蠡县、肃宁

之敌，向高阳方面攻击前进。限于二十八日前进至肃宁、蠡县、望都之线。左翼力求与京汉路第三集团军确实连络。关于作战部署，由鹿总司令钟麟主持办理。衡水、饶阳、肃宁、雄县线上，属第二集团军北路军。

各军正进展间，蒋总司令于二十九日至柳卫，为军事进展，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遂会发命令，其要旨如次：

前方各军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北路军于二十九日击破小旺、董庄之敌，攻克蠡县，三十日占领雄县，三十一日攻克高阳。第三集团同日克保定。

孙良诚军于六月一日克河间。

津浦线上敌军，于二十九反攻，与陈总指挥调元部发生剧战，击却之。二日，我军攻下沧州，张逆作霖见大军进逼，于二日夜遁走，在途被炸毙，所部残留在北京、天津一带。韩复榘军于六日下午占领南苑，不令一兵入北京城，遵总司令命也。天津残敌负嵎，我军皆扎在三十里外监视，一面以武力压迫，一面劝谕，受编者遵令退出，顽抗不服者，均遁距津东一带。大军遂定京、津。旋奉国府令，改北京为北平。各部案卷，均送南京。全国政令遂臻统一。

结　　言

古训有言：师克在和，不在众。又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察此次革命军事，所以赖挫之故，及其成功之原，可以为鉴矣。当革命军起于广州，兵数不逾八万；总司令自五原移师秦陇，亦只七、八万人。敌众无虑百万，兵势若风发河决，不及一年，而戡定湘、鄂、苏、皖、闽、浙、赣、豫、秦、陇等省。军阀势力，已将垂天。岂有异术哉？心志一，而用力齐也。及后宁汉相疑，徐州、蚌埠、滁州等处先后沦陷，

长江以北，悉为贼地。本军以孤军支柱鲁、燕、皖、苏之郊，竭尽智虑，仅能自保，非贼势之转强也，内部不一致，而纵敌长患也。自汉宁合作，定都南京，而孙传芳六万之众，歼于龙潭。蒋总司令复职，大举北伐，两月而定平、津。于以见和者胜之，端成功之源，古今中外，未有和而不能成事者也。亦未有不和而能成事者也。今国是初定，庶政未理，内则匪患不靖，外则强寇侵逼，吾党同志，责任艰巨，其亦知所勉矣。

百战归田录

刘玉春

编者按：刘玉春字铁珊，河北省玉田县人。刘在吴佩孚直系中以英勇善战知名于世。1927年与北伐军战于汀泗桥、贺胜桥，最后固守武昌城，城破被俘。其出身行伍，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诸多重大事件。《百战归田录》系刘晚年自述生平，所记颇多史料价值，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原书刊印于1930年，流传极少，现整理刊出，供研究民国史参考。

玉田刘玉春将军《百战归田录》叙

岁丙寅九月，余从大总统曹公至郑州，孚威^①郊迎，军中诸大将咸在，方议战守策，皆曰急攻武胜关，武昌故未失，铁珊犹在也。议定，预计孰宜武汉军民两长者，曹公遽曰：督理必以畀铁珊，铁珊者玉田刘玉春。孚威将去汉阳时，令以残兵万二千人困守武昌者是也。余不识铁珊，颇忆民国二年辅卫军从冯国璋攻南京，军中将有刘玉春者，以兵二百人渡江，收降江南岸敌兵丙师三万余人，大总统袁公手令记名旅长，未省即此守武昌孤城之刘玉春否也。已而曹公去郑州居开封，闻武昌城开，曰铁珊已矣，为泣下。客有自武昌军中来者，则曰刘玉春犹在，党军将礼遇之。徐谦组法庭责问刘玉春不当闭城拒守至四十余日之久，多伤党军士卒。玉春慷慨动颜色，气凌厉出徐谦上，徐谦噤不能更

① 吴佩孚曾授孚威将军。

问，党人观者皆叹息，以故共产党必欲死之，国民党不可持，玉春至今无恙。余闻之深服党军持正义，不雠对生，南北界划，为知大体也。曹公还天津，余辞往北京，久之复至天津，始识铁珊聂公子维城家。铁珊自言尝事袁公为辅卫军中人，乃知铁珊果即当时以兵二百人渡江，收降江南岸敌兵两师三万余人之刘玉春也。岁己巳，余自上海北来，住友人刘参军厚同家。厚同者，辛亥革命故秦州军政府军政长，任侠尚气节，与铁珊善，故得常过从。一日铁珊谓余曰，玉春中国一崛强食力男子也，自食其力，非其食不食，人生至难忍者饿，至可畏者死，玉春平生与饿与死相习至久，都不之畏，所重视者惟信义二字。宁饿宁死，惟恐失信义，以故愈崛强愈厄塞，愈厄塞愈崛强，交相为病，以至于此。子愿闻之乎？余曰幸甚。于是铁珊又曰：玉春自八、九岁时，一日不作苦即一日不得食。十六岁时为劳工，自劳工为兵，自兵复为工，为武备学生，自学生为教习，为队官，复还为学生，为兵；十五六年间一日不为兵，亦一日不得食。三十后入第八师为兵官，从冯国璋复南京，从李际春多伦击蒙古叛兵，从王汝贤河南毙白狼，从李长泰北京定复辟，是后从王汝勤转战湖南北。自入第八师，大小数十百战，转战五、六省，纵横数千里，官不过一旅长，以百死易一官，卒之中谗罢去，何厄塞之甚若此耶！抑玉春崛强之过，果有以致此耶！玉田刘氏家世业儒，先君子家居以授徒自给，至玉春乃贫不能更读。古人云：读书学问，变化气质。玉春之硁硁信义，不由读书学问中得之，何气质变化之足言乎。当孚威之以武昌委玉春也，稍解形势明利害者皆知其危，独玉春百不之计，但以一死报孚威而已，而卒不死。然则崛强者人厄之，且天固未必果厄之也。言既，因出所著《百战归田录》示余及厚同。厚同曰：此铁珊肝胆所在处也。文长子盖为节录之。余为节录竟，以归铁珊，乃谓之曰：余往从袁公治军事，凡文书言军事者无不知之，击叛蒙，毙白狼，历历如所言。

南京之役记名旅长，袁公口令之，余手书之下所司，以袁公治事之明，爱才之切，赏功之信，而独失之于铁珊者何哉？然孚威竟能得铁珊，铁珊亦果以国士之报报孚威，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恨，百死何足惜哉。旧史官桂阳夏寿田拜叙。

玉田刘玉春将军《百战归田录》叙

孙子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以攻。顾孙子言：攻城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绝未尝言守城之法。专言守城之法者，独墨子《备城门》篇，神明其意而用之，尽善守之能事矣。民国十六年丁卯，荣河傅将军之守涿州也，兵不满万，当十倍之敌，守至九十六日之久，攻者无如之何。先一岁丙寅，玉田刘将军之守武昌也，兵万二千，武昌城大，周围三十里，守至四十五日之久，攻者亦无如之何。两将军者，余皆善之，得闻其所以守城之计划纤悉，且尽要之，皆能使敌不知其以攻，神明于墨子之《备城门》者也。顾两将军者皆退然不自以为功，而忧惕于孟子论人之言，感伤蛾。傅杀人之烈，为之愀然不乐。古人有言：三世为将，道家所忌。两将军之用心若此，此虽为将而固可无忌也。余曩为《孙子》释证时，读《虚实篇》，释善守之言曰：虚实环生，莫能为攻也。而证之以周亚夫之守昌邑，吴兵奔东南，亚夫备西北，以两将军观亚夫，古之于今，未必能远过也。玉田将军，字铁珊。民国初年以营长从冯国璋复南京，以兵二百降敌军三万人，两师长、五旅长、八团长聘贻受命，莫敢枝梧，其气有以慑之也。冯国璋以是开府两江，铁珊仍一营长也。白狼蹂躏河南、陕西、甘肃百数十州县，奔突越万里，铁珊一战而蹶之襄城，七千人星散，白狼只身遁。赵倜得狼首，以是树纛开封，铁珊仍一营长也。复辟之役，铁珊以团长为前卫司令，五日而京师肃清，

得荆门、沙市一隅之地而镇守之。军民和会，五六年间，称小康焉。然则铁珊非仅偏裨一将之才也，以之建旗鼓领方州，展其骥足，未可量也。以铁珊之智之勇，忠于所事，勤于所守，军府最百战之功，甫得一迁为旅长，而谗口随之，继以罢斥。此北山诗人所以太息于从事独贤也。吴孚威知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遇之以殊礼，重之以重任，武昌之寄，诚所谓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危急之间也。其必欲尽瘁以酬一顾之恩，岂待问哉。岁庚午，铁珊还自武昌，偃息津沽间者三阅岁矣。以其自述《百战归田录》示余及桂阳夏编修，同读之再三竟，余谓编修曰：子尝为荣河将军纪涿州之战，此两将军皆以信义闻天下风百世，又同有守城事，武昌之事子不可无言。编修应曰：然顾铁珊自述语皆英雄本色，无一字雕琢出之，使读者千载下想见为人，文长节录之可也。于是编修节录之为上下二卷，余为之叙。

庚午正月解梁刘文星拜叙

《百战归田录》序

日月九跳，大地轮转，积时而为日、为月、为年，周而复始，靡所止息。浮生寄身其间，数十寒暑，足不出于里闾，名不称于乡党，一旦溘同朝露，则与草木同腐耳。夫如是，而吾友刘公铁珊所著《百战归田录》者洵足多矣。铁珊童年请缨，拜爵中将，策名将军，作诸将之领袖，实军界中所仅见。至其仗气节，具肝胆，见危致命，博施而爱人，则不独军界中所仅见也。《归田录》者，历述其身世，自甲午榆关从军起，至丙寅武昌守城止，综三十多年之事迹萃于一编。其艰险则入死而出生，其忧危则卧薪而尝胆，国家资其捍卫地方，赖以治安，吾知他日修史乘者必取材于是，而以为根据焉。余有羡于铁珊之不虚生，敬弁简端，

以志景仰，后之览者，循名责实，当知非朋好之阿其所好也。民国十九年一月岁次己巳。乡愚弟张廷谔拜撰。

《百战归田录》叙

吾邑刘公铁珊，事迹行伍，致位方面，见知于蓬莱吴公，人多荣之。余于铁珊为通家，情感尤笃，然所以为铁珊荣者，则不在名位之尊，而以丙寅年武昌守城一役为足垂不朽也。当汀泗桥之溃退也，各军残部都不过万余名，铁珊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慷慨登陴，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概，虽古之张、许亦无以过。洎夫旷日持久，粮尽援绝，士卒垂毙，依然效死，则其得军心，固众志，又有令人可惊者。虽因敌人行间城破被执，而不屈不挠，甘心就死，言论气概，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宜乎党军将领识与不识皆刮目视之。己巳岁暮，铁珊所著《百战归田录》既成，属余为之序，余敬书所见，复从而赞之曰：孚威善任，有将如虎；黄鹤楼头，英风万古。己巳腊月通家弟玉田王彻拜撰。

《百战归田录》跋

民国十有二年岁次癸亥，余始缔交玉田王子军原，次年同至河东佐丰润张公直卿治鹾。一日谓余曰：子知吾乡刘公铁珊乎，是将膺方面系安危，有大造于国家者，子好交，诚不可不识刘公。余矍然有间，谨志之。丙寅夏月，闻公北征驻军长辛店，劳生忧迫及不遑谋接进。是冬假馆蠡县署，报载公守武昌如何如何，率以忠信果敢为誉，久之民军夺门，公被执，旋以惨害哄于时，则望空咄咄，托文字纾悲愤，并柬军原，盖有感于公之义烈不期然而也。又久，知之子虚，复色然喜曰：天之报施，顾不

爽哉。公旋北归，寄隐于津。戊辰八月偕友作西山游，过燕市始获瞻丰采，气静神恬，发眉甚古，不以显名高位略形于容止间。尝读晋书，叹儒雅若羊公、风流如谢傅，后世不可复作，至此遂爽然如有所失。今年居津门久，不时晤公，将以所著《百战归田录》一编付剞劂，命司雠校，余以先睹为快，不敢以谦陋辞。既藏，于公之行藏出处节操气概知之尤详，其功绩著于国，德泽加于民，洵足以倾一时而示百代，信乎军原之说为有故也。余不文，不敢赞一词，幸结墨缘，谨书其端委如右。民国十九年岁次己巳腊月八日，古渔阳郡李葆良谨跋。

《百战归田录》卷一

玉春，字铁珊，玉田之石庄人也。父建恒公，母氏汪。玉春兄弟三人，伯玉堂，出祧；季玉宝，早逝；玉春其仲也。以清光绪四年岁次戊寅二月二十七日生。建恒公早年出嗣，旋为争嗣者媒蘖被摈逐，一贫如洗，以教读为生，困苦至极。玉春八九岁时，日则樵采，或漉鱼虾，赴市易升斗米以济日食；夜无所事，建恒公就灯下授以书，以故不能毕一经。

十四岁，就都城为商肆学徒，性复不耐，去之口北为劳工。遇乡先辈张大儒，挈之山海关，入水师营为学习雷兵。

十六岁，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之战。五月，玉春以雷兵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至朝鲜，与日本接战牙山，兵败退走。炎风烈日中，奔驰四十日夜，始达平壤。中途为朝鲜人要击几死。时叶志超为总统，左宝贵、马玉崑、聂士成各部三十馀营，皆属之。八月再战，左宝贵阵亡，叶志超宵遁，平壤被围，四方火起，兵退时大雨倾盆，大众争出城北门，人马拥塞，城门倾圮，压毙数千人，玉春幸不及。日本于城外设卡数十道，凡突围出者辄死，尸

横如山。玉春匍匐田沟中三日夜嚼生瓜豆食之，渴饮泥水，几被擒者七次，皆苦斗得脱。是时不知畏死，但愿不为俘虏足矣。逃至九连时，残部集合不及三分之一。叶志超下狱，宋庆代之。一战于九连，再战于缸瓦寨及由庄台、牛庄等处，大小数十战，玉春无役不在，幸不死。卒至不能成军，被遣散还乡里。

二十一年乙未，岁大旱，道殣相望，父母兄弟聚处，日谋一食不可得。玉春乞贷于村中长者张云普，得束钱二千，折合制钱三百枚。复至山海关充钱路小工，屡转入正定练军为炮兵，选入山海关武备学堂肄业，月饷银三两六钱，既扣火食，又衣帽鞋袜皆自制，所余无几，尚得养家，贫苦可为至极。凡居堂中五年。

二十一岁，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至山海关，学堂解散，玉春回里，贫乏如故。

明年春，遵化、玉田、丰润三州县集资开采三屯营纪家庄金矿，玉春以遵化乡绅孟秋轩荐为护矿马步队队官。矿产不旺，旋罢。

又明年，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招集武备旧生于保定，至则期过额满，闻山西巡抚岑春煊招兵，乃从学堂中旧友陈瑞周假银币一元，往投之。保定距太原千里，一元不足，中途又质单衫，得钱五百枚，至太原南关只余二十五枚而已。岑春煊迁四川总督，募兵作罢，自念生路绝矣。彳亍之间，邂逅友人何文泉，亦穷途中人也，解衣推食，令人有日暮王孙之感。未几，投入山西常备军左翼马队第一旗二棚为正目。

次年，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划一全国军事教育，玉春得选送保定弁目学堂专门马科练习。逾年毕业，送回山西，大同总兵孔庆池委充马小队队官兼续备军全军教习。

三十一年，孔总兵去职，玉春亦告退。六月，往奉天，奉天全省警务处委充中路中营左哨哨官。是时奉天红胡子横行，红胡子每人一枪一马，有一人两枪者，踪迹飘忽，一日数百里。玉春奉令办案，一岁中五六十起，无不肉薄决生死枪弹间者。

三十三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立东三省讲武堂，玉春入堂肄业者一载，仍回原差。

宣统元年春，四川总督赵尔巽奉调朱庆澜教练新军，玉春随之人蜀。经巴东之官渡口入巫山三峡，古所谓猿鸣三声断人肠者，是其地也。入峡出峡三十里，每有狂风暴起坏舟。玉春舟至金扁担时，适遇之，舟覆，玉春伏船内不得出，船浮沉数十里，始攀登船背遇救登岸。至成都，充第十七混成协六十五标二营督队官。

宣统三年三月，川粤汉铁路国有令下，蜀人反对甚烈，土匪乘之四起。金堂聚众至五千馀，谋夺县城。玉春奉令剿办，以兵四十名击毙匪八百馀，城赖以全。是后玉春往来剿匪无虚日。一日，行至新繁县之龙桥，我兵两连，被匪三万馀人围攻昼夜，援兵隔绝，弹尽粮竭，两连长相对哭泣，束手待死。玉春奋臂一呼，兵气复振，大雨滂沱中突破重围，与援兵会合。时新繁县城已为匪据，玉春急选奋勇兵百名，乘雨夜不备，克复之。起五月，讫十月，大小四十余战，土匪闻刘玉春三字，无不望风逃窜者。优奖记大功三次。是时协改为镇，第十七镇兵士每见玉春，辄言愿隶部下，使玉春闻之颜汗也。

武昌民军起事，两川响应，四川总督赵尔丰让政权，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蜀人意未已，倡议蜀人治蜀。十月二十一日，陆军及巡防军同时哗变，焚掠四日夜，蒲朱皆出走，尹昌衡为都督，自是蜀中文吏武官无一省外人矣。玉春北归，路出简州。简州方治乡团自保，要遮诸逃兵杀之。玉春适至，亦被缚，白刃在颈矣，玉春愤甚，厉声叱之。观者见玉春气度非常，皆言不可杀，乃诘姓名。玉春先尝驻防于是，无不知者，遂得见释。旅囊已失，不能复前行，还成都，依故友新标统林德宣以居。十一月，林标统出防嘉定，招集散兵四千余人，推玉春为首领，据嘉定。玉春念客将拥众非计，辞之去，循长江而下，渡海

北归。

还里后，孑然一身，无所事事，乃趋京师，求得一军职自效。旁皇竟月，衣囊典质皆尽，逆旅主人不肯更留客。友人敖盛周者，介见拱卫军统领王汝贤，一言投契。时备补军五营驻卫辉、新乡间，即委玉春往勘验之，令每日报告一次，限两星期复命。玉春报告至第三次时，王统领谓其参谋长曰：刘玉春可大用，观其报告知之矣。即委为第三营帮带。时玉春犹未勘毕复令也。即还京，即令就职。临行训示谓，该营营长不知军事，汝往整顿之，不可顾情面。时第三营驻卫辉，八月调驻京畿。

二年一月，拱卫军前路第四营谋变甚急，调委玉春为该营帮带，整理之。玉春至，严惩数人主动者，馀众伏不敢动，分别淘汰之。四月，擢第三营营长。是时备补军改名为辅卫军。七月南京二次革命独立，中央命冯国璋为左军总司令攻南京，段芝贵为右军总司令攻芜湖。玉春随左军出发，八月初至浦口，奉令即日渡江攻下关。玉春以精兵二百名渡江，江流迅驶，必逆溯二十馀里乘势放达对岸。船工失于测度，遂至江南岸之双闸镇。再登岸，侦知前有敌军三千馀人，所乘船皆已离岸远去。前临大敌，后阻长江，无不相顾失色。玉春念兵临绝地，必死则生，急戒兵士占地势为阵。敌至临近，突出射出，伤亡无算，敌兵狼狈后退。问俘兵，言后方尚有大队三万，奉令芜湖集合，前卫三千人探此路并无北军一人，故放心前进，未曾戒备，致有此失。玉春急中生智，乃扬言告之曰：我总司令早侦知尔军必经过此路，预派大兵四万在此等候。我为前卫营长，尔军自投罗网，焉有生路，不如迅速投诚，免此大劫。俘兵内有营副一员，愿以此言回报其两师长，玉春即作书付令去，密戒兵士严守阵地，不许俘兵移动尺寸，窥我虚实。我兵亦知此时一露破绽，大事即去，各各振作精神，镇定以待。一炊时许，营副回报，言两师长均愿投诚，但须有中级以上官长前往共商条件。是时惟玉春一中级官，

恐其窥见情实，即告该营副曰：尔等能体余相救之苦心，余甚欣悦。当请示总司令指示办法，尔在此静候勿动可也。玉春言毕，即以单骑驰向后方，逾刻复驰还，称总司令甚嘉尔等知机，命余与尔等师、旅长接洽。遂携一护兵同至敌军，目击军容，知所言非伪。二师长、五旅长、八团长向余要求官兵位置仍旧，发一月全饷，接济给养，玉春皆慨诺之。同行之次，指示某处大队若干，某处大队若干，均待令开火。遂指江湾空地一区名棉花湾者告之曰：尔军集合于此，不可轻动一步，倘致误会，全军尽覆，悔之晚矣。既返，急遣一精明排长，驰白冯总司令，请速派兵舰数艘赴江湾镇压，另由东北两方派陆军若干堵截，并速送各种食物以安其心。是夜饬各兵加意戒备，不可忽略。玉春又亲诣敌营，以饼干罐头多品馈其高级官长。一夜之中，玉春往返照应，一方安敌之心，一方警醒部下，几乎足不停步，目不停视，耳不停听，口不停说，幸免意外，天未明，兵舰运到大米五百包、碱菜千五百斤，分发讫。天明，高级参谋官来收军械，各旅团长皆有难色。玉春厉声曰：事已至此，岂可犹豫，不见兵舰在彼，大兵在彼等处耶。遂指一空处令曰，悉置枪弹于此地，一点钟后有一枪一弹者处死。诸人至此，无可如何。计缴枪两万枝。玉春令立刻运入兵舰中。日中第四师参谋长赍总部令至，每兵给洋五元。官长三十元，师、旅长另有优遇；善后事宜交师长杨善德办理；营长刘玉春有胆有识，办事妥当，特保中校，著即带部回浦口休息。于是率队返浦口待命。

八月，改编陆军第八师，玉春任第十六旅第三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九月，蒙匪犯多伦，八师奉命往援，以第三十二团炮兵营、骑兵第一旅、淮军五营为混成支队，任李际春为司令。玉春本营凡四连，两连掩护前方炮兵，两连掩护后方接济。玉春率前队两连前进，初败蒙匪于召苏乃木东南十里，再败蒙匪于奎苏南三十

里。奎苏之战，蒙匪以骑兵二千猛袭我军左翼，断我后路，方危急间，玉春分兵一连护炮兵，亲率一连驰出左翼前，夺据山头，雨点射击，乘胜追越七个山头，我军转败为胜，一战成功。叙功晋授三等文虎章。十二月回防。

次年，民国三年一月，八师奉命剿白狼，火车至漯河，转赴周家口。白狼者，流寇也，以轻悍飘忽为能，出没无定，遇官辄走。官军在豫中者，素与匪通声气，但尾追，莫敢迎击。白狼枪弹皆官军暗中输给之，以故纵横不可制。自第八师至，遇辄痛剿，白狼始知畏官兵，见则狂窜。而八师追剿之兵，则昼夜奔命，经沈邱、项城而至固始；自固始经光山、光州、罗山而至信阳、许昌；自许昌经襄城、叶县、南阳、镇平而至荆紫关，八师未尝一日停趾，即玉春亦未尝一日休息。白狼既窜入陕西，徐匪中巨股则有宋一眼、宋老大等猖獗豫南。于是八师奉令以十五旅入关追白狼，以十六旅留豫办徐匪。七月白狼回窜，其时玉春适在襄城县之辛店，以其地要冲，玉春计白狼必经窜皖北，请拨炮兵两连、机关枪四挺助守。布置甫就，白狼众七千馀果以夜至，伏兵四起，枪炮丛射。白狼大创，弃其驼载而逃，七千人星散。白狼自此一蹶不能更豕突矣。狼党尊白狼为大哥，大总统购白狼急，白狼匿宝丰县乡间病死。镇嵩军中人伪投白大哥，问狼党，始知白大哥已死，往祭其墓，于是以告赵倜。赵倜令掘坟取其首，以报大总统求赏。

玉春自辛店移驻东颖桥。一日晨起，闻东南方枪炮声甚急，遣骑驰探，久久无回报。玉春率兵一连寻声而往，中途回骑仓皇至。问之，则安寨本师步炮兵四营为匪所围，陷危险中。玉春自思不当坐视，而东颖桥兵单，不能更分，不得已，即以一连往援，自率冲锋队以白刃冲破匪阵，阵毙匪千馀人，生擒五十馀人，我兵只伤一人。事闻，王师长谕优奖。两月以来，大小战数十百次，战无不胜，保升步兵上校衔。是年王师长辞职，李长泰

继之。三年九月，调驻保定。

四年一月，玉春升任本师三十一团团长。四月，大总统派员检军，考验内外教育课、内务课本，团皆最优，记大功一次，有令褒奖，著以陆军第八师第三十一团为全国陆军模范。九月移驻马厂。

五年一月，云南独立，攻四川。八师奉令援川，驻守泸州。六月，大总统袁世凯薨于位，黎元洪继任，八师北还，玉春奉令驻军夔州，掩护撤退。夔州城外伏匪诱城内警兵谋变，陆军中亦多被蛊惑者，旅长以故先赴宜昌，委责玉春。玉春计事已急，无更犹豫地，乃召集守土官及军警官商会长等，议弭变策，皆曰知之而无如何。玉春乃曰：变在目前，岂能坐视不救。今城外伏莽遍地，城中又内应，防不战防，余愿一人负责任，但须众人共守约束。皆曰愿听令。玉春即令曰：无论何地何时或火警或暴动，警察归局，军队归营，商民归家，街道上不许有一人行走，不许有一警站岗，余亲出巡街，见有人即行枪毙不问。皆曰莫善于是，愿皆听令。玉春下令实行，有违令者斩数人，悬首街前。于是谋变者计阻，不得暴动，地方宁谧，军行无阻。玉春所部八月还驻马厂。

六年三月，陆军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免职，以杨玉书代之。玉春奉命驻军杨村，监视交替。两月事竣。七月，张勋复辟之变作，国务总理段祺瑞微服至马厂，集军议讨伐。玉春首先表示赞同。于是冯玉祥旅长，以第十六混成旅为右翼纵队，第八师三团为左翼纵队，玉春为左翼纵队指挥官。玉春所部攻击万庄，敌兵败走。又令玉春为追击队指挥，追击至丰台。北京城门闭，又有令以玉春为前卫司令，进攻北京。时玉春中暑暴病，长官见玉春病甚，令不必亲往前敌。玉春曰：病不过死，畏敌之名有甚于死。逾城而进，登永定门楼指挥。敌兵退保天坛，玉春且病且指挥作战，困极，就门楼下地铺毡而卧。五日之内，北京平定，

八师仍回马厂，玉春得受三等嘉禾章，升陆军上校。

是后，冯国璋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论平复辟功，旅长王汝勤与师长李长泰争功，段总理以李长泰为步军统领，王汝贤复任第八师师长。十月，湖南永零镇守使刘建藩独立，段总理下令讨伐，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王汝贤为湘南剿匪总司令，王汝勤代理第八师师长。讨伐军分三路：王汝勤为中路司令，以第八师之十五、十六两旅、炮兵一团及第二十师之全部，进攻衡阳，为一路；商震为右路司令，以第八师之二十二团及山西第一混成旅进攻宝庆为一路；陈德修为左路司令，以安武军十五营为一路。中路王汝勤先发，玉春为援队司令，第三十二团驻湘潭，兼任湘潭警备司令。王汝勤进至护湘关，南军屡退，追过衡山二十里之贺家山，南军大至，激战不利，飞檄玉春增援，始得保住战线。自是冒雨苦战，相持匝月。左路顿兵株州，观望不前。右路攻保庆，败退湘乡。是时督军与剿匪总司令不协，傅良佐潜离长沙，广西援军大至，中路退却令下，玉春任后方掩护司令。护湘关已失，中路军当沿湘江东岸行，集合株州，以船只少，不能悉数载渡，遂分沿两岸行。追兵甚急，玉春以卫兵一连断后，非待一兵一卒尽过，不肯先行，以此幸免奔溃。中路军退竟，玉春所部始沿东岸退株州。闻安武军怀复辟前仇将报复，王总司令临时下令，易集合地于湘潭。师行纷纭，命令不能遍达。玉春集合所部，仅得二营长、一连长及目兵百余名，令守候江滨。玉春率二弁诣商会接洽驻军事。日停午，饭未竟，枪声四起，出门则广西兵已遍街巷，触目皆敌。玉春以曾驻防于此，熟知路径，自僻巷驰达江边，而部兵已先去矣。方伫望间，广西兵已取半月式向江岸包围而来，愈迫愈紧。适有小空船，跃登其上，撑之离岸，至江心，水深篙短，舟旋转不前。枪注如雨，急投水中，泅登对岸，狂奔至夜，始抵长乐。足肿彻胫，几不能举步。其时颇讶广西兵来何以迅速至此，其后乃知我军驻湘潭之团长疏于防范，桂

军便衣队早潜伏其间，玉春至时适遇其暴发也。

晨起入城谒王司令，则已于先夜乘轮去，军事无明令处分。玉春不得已，只好招集散兵，缘长岳铁路北行。经一铁桥，桥长里许，兵士充塞无隙，火车从后来，突冲而过，凡死二千余人。离玉春过桥才俄顷间，回顾时犹见其血肉狼藉也。是日宿小村中，忍饥终夜。次月遂分队行，以便就食。日中后方来车一列，满载溃兵，蝇缘蚁附，部兵鸣枪止之，请玉春附乘以行。玉春告以争车不义，失军人体统，且冒危险，吾不乘也。于是兵士亦不果乘，纵之去。移时，又来一车，众又将附乘，玉春仍坚持不可，又纵之去。次日，行次遥见铁路间有卧车，近视之，则昨日行过之两车，后列冲前列，前列皆破碎成木屑，死亡亦不下二千人。

余兵至岳州，见拒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遂至城陵矶下集合，令兵士以次来归，仅缺额五十余名。他部如十五旅之二十九团两营被俘，余一营仅百三十名，三十团一营被俘，余二营数不满百；十六旅之三十二团二营被俘，余一营；炮兵团陆炮十八门尽失，余山炮四门。工兵辎重丧失逾半。约计第八师全部官长失三分之二，兵不足四千名。兵士精神颓败，秩序紊乱，至此极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员检阅，或云遣散，或云改编。中央旋命王汝贤复师长任。王汝勤复旅长任，各部调后方训练。于是玉春所部第三十一团奉命开驻新堤。新堤有鄂军第三旅先在，故造流言，拒绝开入，再三强之而后可。玉春为八师名誉起见，诫兵士谨守军规，部下亦各兢兢业业，格外慎重，所有命令，尺寸不敢稍越。王督军知之，改编之议以寝。

是年年底，沔阳县匪数千占据仙桃镇，王督军欲试验八师尚有战斗力否，令选部往剿。玉春奉命开拔，至仙桃，一战肃清。于是八师名誉复大振，玉春受剿匪司令兼警备司令之命。沔阳、潜江、汉川三县公请玉春为团练监督。以剿匪功，授二等大绶嘉

禾章。

七年，八师全师兵力补充完全，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调八师移驻荆、沙。

八年八月，师长王汝贤辞师长，以授其弟汝勤。于是旅长张九卿愤愤辞职去。第十五、第十六两旅长缺，师中咸属望玉春。玉春终不预选。

九年夏，直皖两军战于京畿，皖军败。吴光新有四混成旅，其三旅驻岳州、汉口者皆已缴械。一旅驻荆州，旅长为刘文明，王督军令旅长赵荣华率十八混成旅来监缴械。王师长阻勿来，请独以八师监之。刘文明伪听命，请渡江南岸而后缴械，王师长许之。玉春甫受命为荆、沙警备司令，其日薄暮，巡行江边，见该旅士兵运物匆遽，小轮升火待发。玉春察其将逃，逃则第八师负嫌疑，急以情白王师长。王师长尚犹豫不即断，玉春曰：事急矣，彼军一逃，祸即及我。王师长乃悟曰：吾见不及此，全权畀汝。其时该旅已有一团南窜，玉春一面派兵监视刘文明，一面请王师长饬十五旅堵截，十六旅追击。于是缴械事竣。玉春兼令晋陆军少将，任第十六旅旅长。

三年以来，八师无时不在危疑惊恐中，自是团结日坚，根基亦日固矣。惟有一最困难之事，则饷项是也。第八师直隶中央，中央初尚月发几成，向后渐渐竟至断绝。湖北更不肯接济一文。饥兵最难驾驭，又有各处逃兵流匪多方勾串，时时有哗变之虞。玉春百计防备，提心吊胆，深恐一旦失防，声名堕地，前功尽弃。此苦何人知之也。一夜忽闻枪声，率弁出巡，行至街中，忽暗处连发数十枪，子弹飕飗而过，幸未中伤。玉春深知为兵之痛苦，不能不委曲求全，向地方绅士商会商议，或假货，或分派，以为救济法。商民出少钱免大劫，以玉春能实负保障责任，亦乐为之，地方方秩序，赖以维持，久之，军政各界及地方团体公请王督军任玉春为荆、沙一带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五年之中，地

方安宁，从无兵变抢劫之事。

其时荆、沙罂粟私商托人秘密运动，愿每月报效二万元。玉春以军人不当私庇非法，即以之充军饷亦不可，严词拒之。

十年五月，湖南省长赵恒惕联川攻鄂，王督军令湖北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率部守汀泗桥、第八师分守鄂西监利、石首、公安等处，孙传芳败退，武汉告急，鄂督求援于直鲁豫副巡阅使吴佩孚，于是直军入鄂。不旬日，复岳州。王督军去职，萧耀南继之，鄂湘军为第八师击退，而川军突出围宜昌。八师奉令往援，玉春奉令为总指挥，率十六旅全部及二十九团一团、炮兵一营即日沿江南岸进发。经宜都、长阳等县前进，乱山重叠中，行军困难万状。玉春以奇兵出大江南岸，袭击川军，宜昌之围以解，吴巡阅使令三纵队追击之，卢金山为中路，孙传芳为右路，玉春任左路司令，自宜昌南岸安安庙出发，向施南前进。此次行军，较宜都、长阳一路更困难，非上山即下山，从无半里之平者，道之难，莫难于此也。玉春所带步兵三团、炮兵一营以道路崎岖，进军甚难，乃选兵一团、炮二门为前锋，随玉春先进，其余以之运粮兼掩护后路。山路行军，战斗员居其一，而接济掩护居其二，非如此不能万全也。所幸川军乏战斗力，追至巴东县东南之大竹坪，川军纷纷投诚。左路肃清，驻军镇慑其间者，凡六阅月。

十一年二月，移师回防。是役玉春叙功授陆军中将，给二等文虎章。王师长擢任长江上游总司令。

十二年一月，八师移镇宜昌。宜昌为川、滇、黔三省之门户。三省罂粟运出者，以犯禁敌，依托军人为之包庇，大利所在，彼此交争，甚至以此兴兵，为日久矣。而军中正饷从来无著，故宜昌一地，自玉春未至以前，兵变至四次之多，皆由无正饷故也。八师既至，绅商请从权抽税助饷。以积弊已久，奸商不易禁止，军人包庇一层，尤不易杜绝，公议设鄂西陆军联合总督

察处，专司其事。推举玉春为总督察处处长。玉春以利权所在，坚辞不就。萧督军闻之，径下令并电王总司令敦促就职。玉春不得已，出任事。期年，报收五百余万元。凡第八师、第十八师、第七师、第三混成旅、第十八混成旅之饷项，皆取给于是。第八师欠饷半年，亦皆清结。以所余为第八师修营房，建昭忠祠，又为地方立贫民工厂，拨助学校经费，及各种慈善事业，有求必应。

《百战归田录》卷二

玉春之为陆军联合督察处处长也，忠于所事，反以忠而见疑，勤于职守，即以勤而被谤。

十三年五月，奉政府令，刘玉春著免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职。其时愕然，不解其故，久乃知之王师长密电中枢，谓玉春跋扈难驾驭，遂有是命。即日结束交代。北还至京师，僦屋而居，闭门不问世事。一日，友人赵锦堂自洛阳来电，谓孚威念川湘旧功，属望一来。玉春念孚威大将，如玉春庸才见赏，难矣，未之应。月馀，敦劝电又至。良友高谊，不容已于，行至洛阳后，忽觉此来无味，又不欲进见者久之。适遇河南省长李倬章自开封来，强玉春同往谒孚威。孚威一见，慰劳备至，即日聘为高等军事顾问，令每日入幕备谘询，坦然相与，有若故交。玉春忽焉不觉感激入骨，原为之死。

是年江苏与浙江衅起，直军以五旅往援，玉春为督战员兼任指挥。直奉战事起，孚威入都设陆军参议厅于四照堂，玉春充参议主任。复奉大总统令，任玉春前敌军政总执法，率宪兵二连至喜峰口外之宽城镇。左路兵变，玉春被围，岳维峻为解得免。是时孚威自山海关退天津，玉春奉命至芦台收容队伍，无效，复命，

而孚威已南行矣。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入为执政，玉春取海道至汉口。闻孚威在鸡公山，往谒，奉谕暂住汉口待命，毋远离。八师军官闻玉春至汉口，遣代表来言，昔年八师屡遇风波，旅长一手维持，始有今日，今师中决议逐去王汝勤，推戴旅长为师长。玉春念此为乘人之危，必不可。代表坚求一言同意。玉春乃曰：苟国事危急时，孚威有命，玉春不敢辞，此时不可造次。代表屡屡至，玉春皆以此答之。已而，执政授意王汝勤，联络湖北将领，令劫执孚威送京师，而以王汝勤代萧耀南。王汝勤意动，将发。萧耀南惶惧，以玉春得八师军心，令孙旅长建业约玉春面议销弭策。玉春以孚威安危所关，不容坐视，遣人向八师军官告以大义及利害，皆不当背孚威。其事中止，王汝勤计阻，恨玉春甚，密告汉黄镇守使杜锡钧，令捕玉春。萧耀南既得安位，置之不问，亦不禁止杜锡钧。

十四年春，玉春遂微服走香溪。香溪者，八师十六旅防域也。王汝勤令人于监利、沙市、宜昌沿路要击玉春，受令者皆畏服玉春，不敢动。玉春既至香溪，旧部官兵一致欢迎，感情更厚于平日十倍。王汝勤闻之，猜忌愈甚，顾不敢显为仇对，乃遣孙团长定贤及绅商代表多人持高等顾问聘书诣香溪迎请玉春。旧部同侪皆谓王汝勤为人叵测，不可往。玉春素性坦白，不以恶意待人，慨然前往。旧部皆不放心，仍密派有力军队一团，在宜昌上游预备有事援应，玉春谢之不得。既晤王汝勤，彼此交相引咎，尽释前嫌。军中全体要求复玉春旧职，王汝勤以众意难违，勉如所请，于是玉春复任十六旅旅长。王汝勤以第八师皆与玉春同心，无法摇动，更与北方军阀结合，必欲达驱萧逮吴目的，玉春等皆在秘密拿办之数。事机不密，全师官兵激于义愤，一时皆动，王汝勤惊惶失措，即欲潜逃，犹恐不免，求玉春为之排除。玉春曰：部属以师长背孚威为不义，故致暴动。师长能表明心迹，既无他事。师长欲行即行，若潜逃则有伤体面，殊可不必。于是王汝勤

托病就医而去，军中仍以礼送行。登舟时，玉春左右拥护不离跬步，防变起万一也。王汝勤既去，师中一体推玉春继任。玉春曰：若如此，则是玉春乘人之危以为己利也，决不可。众不能强，乃举十五旅旅长刘建章权代师长。玉春从僚属之意，迁为十五旅旅长，而以张福臣继十六旅旅长。萧耀南是时亦促玉春就师长职，玉春答之如前。中央迁怒玉春，密令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及各将领通电讨伐玉春，既知玉春并未就师长职，乃无辞而罢。孚威是时移居岳州。

十四年八月，孚威自岳州来汉阳，设计贼联军总司令部于查家墩，檄玉春率八师之十五旅驻刘家庙。时国民二军二十万众在河南，国民一军复奉段执政令肃清京汉，其意皆在孚威也。总司令部会议，诸大将皆在，玉春独先发言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疑之有。玉春愿以一旅为先锋。孚威以为然。遂决进兵之计，任寇英杰为总司令，率八个混成旅先发，攻河南。至信阳，与蒋世杰部相持凡二十余日，不能进。玉春奉令为鄂军前敌总指挥，率八师第十五旅增援。既至，寇总司令拟将玉春所部分五路加入战线，玉春持不可。于是亲赴战地，自入散兵线视查两日，见城北杨山颇得形势，足以制敌死命。是夜与寇总司令议定，以玉春所部为主力军攻杨山。拂晓进兵，日中占领山头，乘胜扫除残敌间，适各队争夺敌军辎重，玉春严勒所部，扼守杨山，避与各部冲突。敌军乘间入保信阳城。寇总司令遂沿铁路北进，收复郑州，论功为河南督军。信阳城残敌困守二十馀日，始缴械肃清。至是孚威令下，玉春始任第八师师长。自初入八师，至是十四年矣。

十五年四月，孚威北上，玉春率本师第二十九团随行。至石家庄，孚威下令免东路总司令靳云鹗职，令玉春责令以往。靳云鹗部众过十万，其总司令部在保定。玉春至保定，靳云鹗即日辞职。六月，奉军总司令张作霖与孚威约日会北京。奉军先入北京

者凡五混成旅，玉春率第二十九团止西便门外，孚威皆不许入城，独玉春一人从孚威预会。会罢，孚威出至三家店视师，令诸将急进兵攻南口之国民一军。诸将犹豫，孚威令玉春指挥所部前行。孚威步行入山数十里，诸将力请，孚威复返，玉春随还总司令部。在长辛店两月，南口事竣，玉春以功授玉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广东革命军至长沙，鄂军自汨罗江退保岳州，再退汀泗桥。孚威仓卒南行，命玉春为联军第八军军长。战事急，玉春至汉口，即率随身之兵一团，从孚威赴汀泗桥前线作战。行至贺胜桥，遇汀泗桥溃兵纷纷退却，孚威止贺胜桥，玉春率部挺进二十余里与敌接战。次日旅长于信臣率第三十团至，激战竟两日夜，阵亡连长六员、兵千余名，第三十团团长陈献斌身受重伤七处，犹忍死不退，日“非战死不足报刘师长”言次又受一弹而死。战至第三日，本师补充团二营续至，兵力稍可支持。两翼友军忽不战而出，玉春陷重围中，血战冲出，而于信臣所部未得脱，玉春复救出之。时补充团第三营又至，玉春集合后方兵力，谋再战。是时左翼一山有友军两营据守，因命炮队依山布阵，藉彼掩护。布置甫毕，敌已大至，而山上友军又无故退却，炮兵以无掩护不得不退。敌兵抄袭后路，于是复陷围中。玉春以后方敌兵多，欲退不得。乃反进攻，肉搏冲锋者数次，前方兵少，竟得脱险，退至贺胜桥。桥上满布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孚威亦自贺胜桥还武昌。是为八月二十五也。集合本师查点员名，计十五旅及补充团、炮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卫兵连凡五千员名，伤亡三千〇五名；团长三员，陈献斌阵亡，韩伟重创，周楫被俘；营长九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七员；连长四十二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二十五员。其排长以下，不能遍举。其他各部，所余陈嘉谟一师余三千名，其卫队一团余一千二百名；宋大需师二千名；孙建业一旅四百名；张占鳌一旅三百余名；荫森一旅二千名。孚威之卫队一旅，亦仅余一千〇五名。

并玉春所部总计之，不满一万二千名，皆从汀泗桥、贺胜桥苦战脱归者，服装不完，器械不足，一时诸将惟有相对痛苦而已。

孚威召集诸将领开紧急会议，命玉春以败残所余之万二人，为武昌守城总司令，湖北督军陈嘉谟为警备司命。适河南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率一旅至，并属玉春节制之。与议诸将领皆言，武昌城大兵单，不易守，不如退师江北，整顿士卒，候河南兵至，再图恢复。孚威言，尔等在湖北多年，当为湖北守省城，若弃省城，是弃湖北也，持不可。玉春知守城难，且非计，念所以报孚威者在此，不可避难苟免，遂受命，请示给养方略。孚威曰，汉口每月以兵舰输送必无阙，俟河南大军至，两翼反攻，城内应之，敌军不难歼灭。于是孚威渡江，玉春集将议防守。

武昌一城周回九十里，城凡十门，以河南第三师之一旅守城南三门，十七混成旅守城东二门。东北城隅蛇山之尾，山势突出，城外为全城命脉所寄，失蛇山则武昌不可守，以十编三混成旅负其责，加二十五师之一团共守之。又编宋大需师残部二千人营山下，为预备队。玉春躬率卫队连、工兵连、辎重排、炮兵等监视之，相机援应。小东门以八师之十五旅守之，兼领东半城及北半城，其城西三门临大江，并大北门之防务，以孚威卫队四营守之。部署既定，首以沙袋塞门，督作防御工事。玉春亲阅三周，甚为完备，历时才一日顷耳。自是玉春昼夜在东北角蛇山尾监视。

二十七日晨，始闻敌军枪炮声。二十八日拂晓攻城，以城东北角蛇山尾为最猛烈。此处面积不过三十米达之见方，于二小时中阵亡我军官十三名、兵士三百余名。彼军阵亡至二千余人。此第一日也。第二日更猛烈，我军阵亡五六百名，彼军伤亡五、六千人，十倍于我矣。飞艇四只，轮流飞来抛掷炸弹，大约每艇每日抛炸弹十二枚，皆以玉春之司令部为目的，因彼军熟察城内情形故也，自是之后，昼夜攻击皆此，夜间尤甚。天甫明，则飞机至矣。

八月三十日，守武昌城之第四日也。湖北第一旅反戈，汉口、汉阳皆失守，孚威仓卒北行，武昌一城遂弃之不能复顾矣。孚威前令兵舰运送粮食，三日之内并未送来，及遇此变，兵舰皆开往下游，此一万二千之败兵，自此又为饥兵，直陷绝境矣。武昌城中人民，凡三十万，向来薪米之属皆恃汉口、汉阳以时输入，储蓄无多。开始数日，搜罗市肆，每日尚可得半饱。其后谷糠食尽，至于草根树皮亦皆食尽。城内饿死之人每日数十。街巷中往来之人，无不面色青黄，不过饿莩中之尚能行动者耳。兵士面目无人色。一日拂晓，敌以重炮机关枪掩护，兵士堆集棉絮于大北门前，灌火油燃烧之，烟焰飞腾，守兵逃避，敌乘机夺门。玉春闻报，率卫队连自蛇山飞奔而至，见城上已无我兵一人，玉春亲冒火焰冲上城头，将敌兵击退，亦云险矣。

此时，武昌之东有江浙之兵三十万余，鄂西有我军之兵五六万，北有河南之兵二十余万，皆坐兵不进，玉春一人如之何哉。然南军军令之森严，与士气之勇敢，不能不使玉春为之心折也。南军中有张发奎一部，称为铁军者，一日以一团来攻，激战久之竟至无一生还者。明日又至，仍复如前，盛气不为少挫。其转战千里，终以制胜，固有其道也。玉春至此困守武昌者，将两月矣。支持复支持，无衣无食，待死不死，触于目者，断胫折足之官兵也；入于耳者，雷轰电掣之枪炮也；身世至此，死生一呼吸耳。战败残军，据守孤城，一日两食不可得，犹昼夜肉搏作战，此可曰反败之罪也。目见城中百万菜色，饿殍累累，谁实使之至此。谁无父母，谁无儿女，一念及此，岂非用兵之故耶。

一日，敌军遣夏口县知事王绳高、商会董事赵典之偕来，以构和罢兵为言。自思无粮无援，终归于尽，不如从权应允。问之各将领，意见皆同。订约十条，我军退出武昌城，划出鄂城县、葛店两处为驻扎地。往返数四，其议始定。南军主帅蒋中正、唐生智、刘佐龙皆签名讫，刷印数千张，通告城中军政商学机关团

体一体知悉，汉沪各报亦相继披露。玉春因此将极严重之防御线撤退，预备十月八日为两军交代之期。忽来知照，和议暂缓，不知何意。至九日下午十一时，闻有南门守将受贿开城消息，召之不至，仓卒间忽报南门已开，敌军竟入。黑夜之间，一切设预调遣皆不及。即率卫队出，预备最后巷战。旅长于信臣跪玉春前，哭曰：兵士饥饿至此，何能战？战亦何益，徒送多命。于是军官皆跪，哭声振天，玉春至此，亦惟有一哭而已，尚何言哉。

部众簇拥玉春至一学校。未几，敌兵即至，露刃持枪，若临战阵，将缚玉春。玉春叱之曰：吾为国家大将，尔辈亦军人，并军人大体亦不耶。其团长急止之。时南军司令部设城内阅马厂省议会，玉春至其司令部，即有一军官相迎登楼。问之，则副军长陈可钰也。相将入室坐定。玉春抗声曰：吾刘玉春也，吾为守城司令，所有我军官长士兵守城作战，皆遵吾令行之，彼等不负责任，愿皆释放回家，吾一人承当罪名足矣。吾辈有夙仇，战败者死，有何可言。惟同是军人，军人可死不可辱耳。时革命军人在室外者皆答玉春曰：刘将军是英雄，是好人，吾辈是早知之，请自珍重，决无生命危险。玉春曰：诸君不必以生死为言，吾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惟愿速死。言次，陈副军长顾其副官邹武曰：房屋备好，速请刘将军休息，供应无阙。邹诺诺引入室，陈设全备，又送来棉衣被褥，备中西餐茶果乳酪之属，待遇厚而防围严，是亦事所必然也。初与诸将佐同往党军司令部，至即分别隔绝之。副官李新功抱玉春足痛哭、监者强制去。

十六年二月，玉春被困于此者四阅月矣。徐谦建议，组织法庭，设护庭司令官、审判官共二十余员，兵二团环卫于外，列机关枪四挺，手枪队八十余名，警卫森严。徐谦为主席，厉声向玉春曰：“尔为何将武昌附近人民击毙，房屋焚毁？”玉春答曰：“两军作战、枪炮互发，责任不能归诸一方。”徐谦曰：“尔何不早降？”玉春曰：“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见枪

诸公以为何如如？”徐谦又曰：“尔是反革命。”玉春曰：“汝言又差矣。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徐谦之欲死玉春也，党军将领皆不同意。直军司令靳云鹗及将领等十九人自豫中联名来电，请党军持正道，勿伤南北感情。鄂西荆、沙人士以玉春驻防时有维持地面之功，亦以为言。是后法庭不更开矣。

玉春以受刺激甚，愤甚而病，饮食不进者累日。党军指挥张发奎自余初至其总司令部时，即来相慰藉，情意殷切，及是闻玉春病，频来看问，并属其参谋长专为玉春觅医生，义足至感。党军司令部参谋陈冲者，即八师参谋长也，以玉春故，屈就南军参谋，时时请张指挥为玉春谋恢复自由。适宁鄂有战事，张指挥以玉春为北军旧将领，可襄助军事，囑诸总司令唐生智。唐生智总司令言，若玉春能以友谊为之效力，则可恢复自由。张指挥以告陈冲，陈冲径代玉春允诺，于是即日委玉春为军事参议，令陈冲持委状来。时十六年六月也。

张指挥迎余至其司令部，彼此情投同于故旧。次日谒谢唐总司令，唐言南北本一家，军人同为国家效力，此后愿无分界限，室内外者皆答玉春曰：刘将军是英雄，是好人，吾辈是早知之，慰劳备至。自是起居出入皆无阻。玉春归心甚切，但此时决无私行而去之理。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至前敌应战，约玉春同往参画军事。至安庆，以军中多玉春旧部改编者，唐总司令以玉春为北路总指挥，坚辞不允。部署甫竟，而宁鄂两军休战，唐不得已宣言下野。宁再以人来招玉春，仍以北路总指挥见处，玉春谢之而已。遂取道上海渡海北还至天津，盖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也。

玉春有子女五人，当武昌被围时，继室解氏率儿女辈寄居宜昌。宜昌有我军数万，八师之十六旅骑兵团、炮兵团并在，为党军以次解除。乱定，解氏始率儿女辈北归，僦居天津。玉春入门，重睹细弱，忽如隔世。一时悲感庆幸，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大石
金大石
金大石
金大石
金大石

• JINDATISHIZILIAO •

(京)新登字030号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卞修跃
居之芬

封面设计：一 涛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 代 史 资 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8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经 销

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 印张 201 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ISBN 7-5004-1114-6 /K·161 定价：4.95元